

# 施耐庵

—— 绝代奇才

SHINAIAN  
JUEDAI QICAI  
林昌宇 著

上册

S  
N  
A

# 施耐庵

——  
绝代奇才

孙昌宇  
著

## 目 次

一	钱塘县青衫灭门 淮泗道翠羽喋血 .....	1
二	觅豪客书生闯乌桥 斩红妆都主排貔貅 .....	18
三	刘福通弹铗述痛史 施耐庵洒泪祭亡灵 .....	37
四	娓娓道来国仇家恨 依依离去茜裙寒月 .....	48
五	获秘笈全凭扁舟一叶 说兴亡笑谈笔剑双绝 .....	66
六	待水荷风柔情万种 嫉心诡谋恶浪千叠 .....	87
七	侠书生星夜走长堤 莽总管月黑奋短兵 .....	101

---

八	界首镇恶道索秘笈 汪家营神偷戏魔头	117
九	析警诀书生踏北斗 觅神工族首走东台	146
十	白虎堂上铸大错 红灯影下宵小灭	159
十一	宋碧云城厢施绝手 金克木荒郊逢魔劫	172
十二	老雕工单斗金钟罩 髻龄女双殉红巾义	190
十三	荒村野店影如烟 鬓乱钗横杯酒似血	205
十四	龙港河惊逢屠龙手 武家庄忽遁江湖客	217
十五	乡场新聚群雄惊异变 梁山旧事孤女誓苍天	230
十六	烛影红裙书生添豪兴 刀光剑气女杰寄肝胆	244

---

十 七	宴会园顾逖飞柬帖 闯淮安鸾雄设奇谋	255
十 八	张士诚炫威试袞冕 小帘秀拂袖救危难	273
十 九	莽小二荒店戏娉婷 侠书生夤夜逢魑魅	294
二 十	秦梅娘痛洒红衫泪 施耐庵聊作虎帐吟	314
二十一	徐奉辉兵退临河集 罗刹女血溅漳州城	335
二十二	拦江劫客二童施威 引虎入彀三女逞能	354
二十三	时不济千里走洋河 秦梅娘绝谷困群雄	366
二十四	述痛史梅娘饮血 葬红裙耐庵悟道	381
二十五	荒岗石庙义士歼仇 小镇秘宅书生探奇	396

---

二十六	密语窃窃惊怪杰 墓碑历历会群雄	411
二十七	呼天彻地索大秘 六杰八义显真容	434
二十八	施奇袭扩廓增兵 分锦囊铁口逞能	447

## 钱塘县青衫灭门 淮泗道翠羽喋血

一条黄尘大道蜿蜒而来，左侧，古淮河上落日如血，波光跳荡；右首，秋峰如垒，一带寒山伤心碧。时值元朝至正年间的一个深秋季节，这淮泗古道上，好一派衰草斜阳、西风瘦马的凄凉景象。蓦地，岸边的芦苇丛中一阵簌簌的响声，接着几只鳧鸟扑愣愣窜起，只见一个灰色人影奔上岸来。

这是一个年约三十五、六的壮年汉子，一身庄户人家服色，尽管风霜困顿给他双颊涂上浓浓的一层青黑油垢，一双突出的瞳仁依然精光射人。他双目朝古道两端略一睥睨，脸上警惕神色顿时舒展，整整衣襟，大步跃过古道，攀上路畔的山岗。

此时，秋山寂寥，残阳褪尽余晖，暮霭朦胧中传来两三处犬吠鸡啼；足下卵石嶙峋，藤莽牵衣，他停足凝视这一派苍凉景色，仿佛触发心机，蓦地转过身来，伸开双臂，发出一阵凄厉而悠长的啸吟：“噫吁兮——啊——啊——”

霎时间群山回响，秋叶簌簌应和，那凄厉的长啸久久在淮泗古道的上空回荡。啸声甫歇，那人倏忽间消失得没有一丝踪迹。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古道南端响起了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一队骑者挟着滚滚黄尘向北疾驰。这一队骑手屏声敛气，

马摘鸾铃，冷月寒星的微光之中，只有迎风飘拂的旄旌和骑手那精湛的控驭马匹的身手可以分辨出：这是一队蒙古科尔沁铁骑，元朝皇室最精锐的禁卫军。马队愈驰愈接近那个丘岗，一声惨烈的嘶鸣忽地响起，马队前的那一名什夫长固勒尚未回过神来，猛觉手中缰绳一松，正要仰身收缰，胯下马早已人立起来，浑身一阵震颤，只一声短暂的喘息，连同驮在背上的两个骑者硬生生地瘫倒在地上，后面的马队来不及收住奔驰的势头，随着一阵“咳咳”长鸣，早有两人两骑骨碌碌撞了上来，跌了个人仰马翻。

后面的几名元兵一时回不过神来，勒马环视。周围，是静谧的秋山，眼前，是阳关大道，数十年的铁壁清剿，这京杭大道早已是“盗贼”敛迹，草木无惊。慢说是拦路的豪客，便是大队绿林，也不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来撩元室禁卫的虎须。猝逢的狙击来得如此突兀，就连这些久经战阵的科尔沁铁骑，一时间竟也惊得目瞪口呆。

只听得“嘿嘿”两声冷笑响过，岩畔早转出那个庄户打扮的汉子，他眉梢微挑，瞟一眼那匹被斩断前蹄正在地上挣命的战马，叹了一口气，信手撩起衣襟，气度雍容地揩了揩剑刃上的马血，浅唱低吟般说了句：“三尺青锋，十年磨砺，仅斩得一双马足，惜哉！”

什夫长固勒闻声跃起，右手疾速抽出腰间长刀，厉叫一声“儿郎们小心了”，一展刀锋护住了腹心，抬头打量眼前这孤零零的敌手：只见他目深眉浅，面带青黄，腰不盈围，筋不束骨，一只瘦骨支离的手上软软地捏着柄湛卢宝剑，全无抱元守一之势；两脚挪着方步，浑不见龙盘虎踞之形。这汉



子略趋两步，仿佛三家村学究般吟道：“桀纣鹰犬，大漠强虏，茹人血而刮民脂，辱衣冠而屠村墟，天人共愤，恶贯满盈，斯时至矣——看剑！”

什夫长固勒不觉怒叫如雷。堂堂皇室铁骑受阻于一介穷酸，他心中早已又气又恨，这一阵文绉绉的絮聒，更叫人恶向胆边生。他一抖长刀便扑了上去。

那汉子迎着什夫长固勒的刀锋，略皱一皱淡眉，撤一步，从容撩起袍襟，赞一声：“来得好！”晃一晃手中剑，约摸走得两个回合，忽地喝声“着！”瞅个空子，将什夫长固勒“扑通”一声剁下运河，那柄剑收势不住，划过的一道弧线，竟自挑断了被缚在第一匹马上那人背上的绑绳。

众元兵见这汉子眨眼之间便将偌大个壮墩墩的什夫长固勒剁下运河，哪里还敢怠慢？发一声喊，立时栲栳圈围了上来，七、八个蒙古近卫骑士溜缰下马，挺刀步斗，七、八把长刀直舞得虎虎生风，将那汉子围了个铁桶也似。

望着这森森的刀网，那汉子脸肉不觉微微一抖：八十年来，呻吟在元室高压下的黎民，见了这蒙古长刀，谁人不心中发怵？当年蒙古大军饮马长江，这元兵的长刀阵，就曾令南宋兵将们闻风丧胆，且不说蒙古民族多少人在大漠风沙中生生息息，秉性剽悍，也不讲他们祖祖辈辈为抵御外侮，防范猛兽，练就了无数极为精深的兵器冶炼技艺，真可谓寒泉冷铁、霜刃电芒。便是那马上马下的刀术劈刺、阵前阵后剁捌搅刺，几乎从娘胎里一出来便须练得娴熟，犹如耕耘纺绩，日日不辍。虽没有什么神奇幻化的名色，但那狠辣绵密、泼风啸海，委实是浑然天成。襄阳之役，厓山一战，宋兵数十

万众在这铁马长刀之前溃于旦夕，至今令人扼腕长叹，心忧色变。眼下，面对这险恶景象，怎不叫那汉子竦然而惕然？

那汉子屏息凝神，一柄剑架格着七、八把蒙古长刀，不敢有丝毫怠慢。约摸走得十余个回合，渐渐觉得气力不加，两臂疲软，加之背上的伞囊碍手碍脚，一时间只得遮拦架格，慢慢被众元兵遇到了路畔的断崖。他心中一声“不好”尚未叫出，七、八把蒙古长刀早裹着寒风天罗般罩了过来，他猛觉着左肋一凉，紧接着一阵刺痛。元兵中早有人狂叫起来：“呵呵，蛮子中刀了，倒也，倒也！”

那汉子略一趑趄，复又站稳，此时，他不仅未曾“倒也”，反而双目如炬，嘴里竟又浅唱低吟起来：“烦恼耶，快活耶？生死俄顷，阿叔在天之灵庇佑，湛卢剑休要误我！”道毕，身形忽而变得夭矫敏捷，手中剑也挥舞得煞是古怪。倏忽之间，剑刃到处，早有两名元兵眉心中剑。那汉子也不敢恋战，托地跳出圈子，攀上路畔断崖，长啸一声，仗剑疾走，眨眼之间便钻入了密密的丛莽。

一场意外的狙击来得猝然结束得也猝然，此刻，古道长河上的金铁交鸣之声戛然止息，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刚才那一场生死搏斗。只剩下漫坡野草在风中絮语，淮河在苍茫夜色中泛着隐隐的波光。

稍顷，距离断崖不远处的丛莽中，他重又手仗长剑，警惕地站了起来，屏息凝神，聆听着一周遭的动静：哪里有什么马嘶人喊，哪里有拨草撩枝、追踪寻查的长刀。一旦确信这令人放心的寂静确非幻象，他才拭去额上的冷汗，轻叹一声“惭愧！”纳剑入鞘，解下肩上的伞囊，调匀呼吸，倚坐在

一棵山榉树旁，撕下一块干净的衣襟，揩干左肋下的血迹，那长刀划处，只割破了一层油皮，未曾伤筋损骨。他忙忙地裹好创口，将伞囊系上肩头，扎一扎衣襟鞋带，循着原先的方向大步撩衣奔了过去。

恰才走得数步，他忽地停了下来，一双眼里显出惊讶和疑虑的神色。那一队骄横不可一世的元兵哪里去了？难道这一番截杀他们就肯如此罢休？平素日汉人藏一把钢刀他们都要追查，何况一个连伤三命的“凶手”！直到此刻，一番激斗之后异样的静寂才使他诧异起来：难道元兵就地安营扎寨，还想困住他不曾？蓦地，他忽然想起，就在剑斩什夫长固勒，割断缚在第一匹战马上那个人身上的绑绳的一刹那，他仿佛眼前闪过一抹红色，依稀是南国女子腰间的短裙！疼惜之心，敌忾之慨，立时涌起，他捂着伤痛的腰肋，仗剑而起，悄悄拨开丛莽，走到崖畔，举目一看，他不禁惊得呆了。

崖下的古道上，九匹马悠悠然在路畔缓步蹀躞，啃着半青半黄的草梗，缚在马上的人早已踪影杳然！

那汉子怔怔地站在崖畔，又惊又疑又纳罕：除开自己亲手格杀的两名元兵，这剩下的七人是谁杀的？难道是那个被割断绑绳的人？倘若她真是位南国女子，又怎能斗得过这七名剽悍的蒙古禁卫骑士？生死相搏，又怎能不闻一丁点激斗的声响？哦，中国之大，古往今来，女子也有武功卓绝的宗匠，敢情她竟是一位巾帼中的反叛义士！可是，她既有这样的武术造诣，又为何束手就擒呢？不，绝不可能！元朝九十年入主中原，暴政高压，摧残绿林，禁锢妇女，慢说是一个娇弱女子，便是那些驰骋草莽、啸聚山林的赳赳夫，都早已

藏踪晦迹。必是哪一位抗元好汉，隐迹山林，此刻危急中现身，救了那九名被缚的女子！

他揣着颗忐忑的心，走下丘岗，伸足翻过几具元兵的尸身，仔细审视。只见每一具尸身的喉头都插着一枝四寸短箭，那射中的部位，仿佛用墨尺丈量，高下左右，不差毫分！

他心头一热，禁不住奔上丘岗，注视着黑森森的丛莽，朗声叫道：“小生钱塘施耐庵，为报父君之仇，夤夜忧思，哪一位英雄前辈，请现身！”

四周只有无边的岑寂和飒飒的秋叶在与之应和。他不觉打了个寒噤，忙忙地束好伞囊，纳剑入鞘，最后望一眼刚刚经过了一场生死搏斗的地方，大踏步登上了丘岗，隐入了漫漫的丛莽和茫茫的夜色中。

离钱塘县城八里左右的驼背岭下，有一户人家，户主姓施，人称施三员外。这家人重节操，有骨气，从不夤缘官府，附媚豪强，讲究个仗义疏财，怜贫惜弱，除了口口不离仁义信达，从不妄论是非。自蒙古大军蹂躏江左，目睹民族灾难深重，黎民辗转呻吟，这一家人也不禁感叹唏嘘。好在及早躲入深山，家居又不在闹市，倒也没碰上什么三灾六难。谁知到了施三员外五十岁这一年，竟撞了一场大大的晦气。那年是元武宗刚刚登基，这位皇帝开了个恩典，要在全国选拔博学鸿词的文士到京城燕都为他凑兴。钱塘县令铁尔帖木儿明明是一介武夫，偏要附庸风雅，在碧涛馆设宴酬唱，待到第五个歌妓唱到：“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身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这几句的时候，铁尔帖木儿忽然拍案而

起，说是辱骂蒙古皇上，妄图煽动谋叛。立时将歌妓拿下，酷刑逼供，要她交出指使人物。那歌妓禁不住荼毒，立时画了供词：说是仓猝应命，临时到驼背岭后施家借了一册词书，胡乱献艺。这一来，给施家招来了灭门大祸，满门四代三十余人连夜被逮入大牢，只走了个九岁的儿子耐庵。可怜施三员外夫妇在牢狱中受不住凌辱，相对自缢身亡，好端端的一户人家就此灰飞烟灭。施三员外一个远房堂弟施元德收养了耐庵，将他带到苏州尽心抚养。这一场家庭惨祸，给早已懂事的耐庵种下了反叛的骨血。加之堂叔施元德常年走山东、山西、河北一带经商，因为客途莫测，常常结交一些朋友。免不了夹杂几位平日打抱不平、风高行侠仗义的人物。夏夜纳凉，隆冬向火，或是酒后狂语，总能听到一些叫人毛发悚然又叫人拍手称快的秘事。即便是那堂叔偶尔性起，也时不时露出几招拳脚功夫，撩拨得小耐庵心痒难熬，无心攻读书史。可是，无论他如何眼馋，如何苦苦哀求，施元德总是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喝一声：“去去，家败人亡，还不安分守己么？”光阴荏苒，倏忽间又过了二十多年，小耐庵早已成家立业。虽然他也曾入庠游泮，那心里总和元朝当道者格格不入，仍然是课读为生。这一年冬末春初，施元德忽然染了重病，弥留之际，他把耐庵叫到床前，那双平素冷冷的眸子里闪着奇异的光彩，柔声说道：“耐庵贤侄，你恨叔父么？”

耐庵含泪答道：“叔父救我于危难，视我如亲生，哺育教诲，哀哀劬劳，侄儿恨不能粉身相报，怎会恨你？”

施元德摇摇头笑道：“嗯。我知道你恨我，你心里还记着那个铁尔帖木儿，记着父母血仇，无日无夜不在想着身负绝

技，手刃仇讎。叔父明明有功夫，二十年来不向你传授半分，你怎不恨我？！”

叔父生性坦荡，出言粗豪，耐庵深有感受，要说恨他，耐庵绝不承认。可巧他那几句话又恰恰说到自己心病上，耐庵百感交集，却又无言对答，只是潸然下泪。

施元德喘喘地撑起身子，对下人决然吩咐道：“把东西拿来！”两个下人答应一声，取下墙上那幅米元章虹县诗的条屏，撬开两块活动的砖头，墙上竟然露出一个黑黑的洞口。一个下人从洞中掏出了一只长长的锦缎包袱。

耐庵精神一振，正要双手去接，只听叔父厉声喝道：“等一等！”他招呼下人递过锦袱，双目忽然焕发出神奇的光彩，深情地抚着锦袱，喃喃说道：“可惜呀可惜，好剑哪好剑！”说毕，扯脱锦袱，陡然露出一把二尺龙泉。施元德颤巍巍地坐了起来，右手执剑，左手食指“铮”地一声弹向剑刃，刹那间迸出一阵“嗡嗡”的鸣响，余音绕梁三匝，令满屋人悚然而又惕然。蓦地，施元德翻身跳下病榻，仿佛沉疴霍然而愈，他双目精光暴射，须发戟张，拔剑出鞘，“登登”几步走到耐庵面前，唤着他的学名说道：“彦端侄儿，你过来，阿叔有话问你！”

施耐庵跨上一步，惊疑地睇视着叔父的脸庞，此刻，施元德那双严峻的眼里忽然漾满了温暖与慈爱，他轻轻地摩娑着施耐庵的肩膀，仿佛父母抚爱着即将长行的子女，一字一顿地问道：“贤侄，你认得这把湛卢剑么？”

施耐庵瞟一眼叔父手中的三尺青锋，摇了摇头。施元德忽然冷笑道：“呵呵，连这祖宗传家之宝都不认识，好一个数

典忘祖的不肖子孙！”他双目凝望着充满无物之物的虚空，滔滔地讲道：“许多年以前，咱们施家门中曾经出过一位造反班头。跟着那些替天行道大英雄、大豪杰纵横河朔、叱咤疆场，于百万军中夺得这把旷世宝物湛卢剑。临终之日，他除了满身金创，没有留下一房一舍，一田一垌，只留下这把剑和如山重誓：凡我施氏子孙，当效法这三尺青锋，铁骨铮铮，光焰灼灼，遇善愈柔，逢恶愈刚。生生世世，宁作刀头下的冤鬼，不做暴政下的顺民。若是违背祖训、玷污令名，则非我施门族类，一柄湛卢宝剑，人人得而诛之！”

施元德说到此处，微微喘息。施耐庵望着那柄长剑，咀嚼着这番话语，心下不觉肃然。

只听施元德又道：“不幸这些年饥荒流离，施家竟尔后嗣乏人，子侄一辈，只剩下贤侄一根孤苗，却又突遭破家惨祸。我把你接到苏州抚养，原本想你能成就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哪存想，你不仅身体羸弱、秉性迂懦，而且自幼便泡在那书馆黉门，埋头于八股科举，吟风弄月，咬文嚼字，全无一丝毫恢宏抱负，哪有乃祖乃宗傲世啸天的豪侠风骨？！唉唉，这些年来，叔父我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几次三番想把这柄湛卢剑传给你，因为你是唯一有幸继承这传家至宝的人；可是，俺又怕这柄寄托着祖宗厚望的宝剑，倘若传给了一个只知诵经读史的腐儒，一旦玷辱了施氏门风，将来撒手尘寰，叔父我有何面目对先人于地下？”

施耐庵默默地听着这席话，叔父虽然气息微弱，那一字一句却铿然有声，仿佛敲拨着心弦。他不觉循着叔父的目光望去，在那充满无物之物的虚空，此刻竟是金戈重重、战旗



猎猎，他仿佛看到先辈们喑呜叱咤的雄健身影，看到他们从血泊之中艰难挣挫，把湛卢剑一代一代传给后人时，那充满信赖与期待的目光。

施元德喘息一阵，忽地双膝一屈，跪倒尘埃，他双手平捧着那柄湛卢宝剑，两眼微闭，嘴里喃喃有声，仿佛在向冥冥之中祈祷。有顷，他慢慢睁开双眼，翻身站起，眼底闪射着决绝的光彩，对施耐庵说道：“贤侄，毒蛇螫指，壮士断腕，亡秦三户，博浪一锥！叔父这么多年潜踪晦迹，只缘时世不济，如今当道残暴，民怨沸腾，也顾不得许多了！这把施家祖传的湛卢宝剑，还有——”他指着床上的锦袱，那里面还包着薄薄的一本册子，施耐庵正欲去取出观看，施元德又厉声叫道：“不要动那本书籍，先看我演试一通这‘快活剑’！”

施耐庵不觉一惊，叔父病体支离，这剑诀使将起来伤筋动气，他怎禁当得起！叔父怜念我报仇心切，拼残躯教演剑法，怎能让叔父再损病体。想到这里，他疾步抢上，扶住施元德道：“叔父，这剑法侄儿不学也罢！”

谁知施元德一听此话，仿佛被人兜头唾了一口，双肩颤栗，怒目欲裂，“啪”地扇了耐庵一记耳光，接着喘吁吁地骂道：“甚么，不学剑法！杀父之仇、辱母之羞、毁家之恨，你、你竟都不顾了么？好一个不肖的孽种！”

耐庵惶愧无地，呐呐地说道：“叔父，我是说，我是说——”

施元德毫不理会，疾促地说道：“时不待人，时不我予，这是最后的机会了！看剑！你要不仔细地看进骨子里去，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说毕，他一抖袍袖，右手一招“举火烧天”，左手扯开衣带，一侧身褪下衣袖，剑交左手之时，划过一道弧线，墙上灰泥“簌簌”掉落。他右手顺势抓起褪下的长袍，上下撩动，早将偌大件外衣卷成一团，抛上虚空。脚下走圭步，踏罡步煞，游走恰似精灵，刹那间身躯早已变了几个方向。就在那一团衣袍落下，即将坠地之际，呐一声喊，剑光照周天三百六十度划了一个整圈，“嗤”地一声，剑锋斩上衣袍，不偏不倚，可可儿地剁下骨牌大小一片布来。耐庵俯身拾起，那正是每个汉族百姓缀在后肩上的“南人”二字！二十余年，除了偶尔见过几套拳脚，几曾见叔父竟有如此神异的武功，耐庵早已惊得呆了。

此时，只听得施元德喘息愈来愈急促，脸色逐渐变得惨白，双手抖抖索索，几乎不能把持。耐庵惊惧之余，正欲上前搀扶，施元德忽然双手将宝剑举过头顶，昂首悲呼：“苍天啊苍天，空有三尺湛卢，奈国仇家恨何！”说毕，双手一软，宝剑凌空落下，割断了喉管，颓然倒在地上。

施耐庵目睹这一出惨剧，揪心裂肺，眼看着人们伏尸大恸，他却没有一滴眼泪，依然痴痴地站在当地，望着叔父那清瘦的病容，不觉肃然起敬。二十余年来，他爱戴叔父，感激叔父，畏惧叔父，因为叔父是好人、亲人，是一个普通的炎黄子孙。适才这一幕，竟然使他觉着，这个朝夕相伴的长者，是做人的师长，是高比丘岳的伟大，是可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楷模。

三年庐墓，施耐庵以生父之礼尽心哀悼了叔父的逝世。三年里，他潜心钻研了那本“快活剑诀”的精髓，只是在演试

之际，他才觉出了叔父临终前那话语的份量。三年的照诀演练，好在敌忾在胸，又加生性聪慧，施耐庵已从剑法上把握了那套“快活剑诀”的大旨。于是报仇之心复炽，大有“十年磨一剑，霜刃今朝试”的心境。只是虑及叔父家里还有嚶嚶十余口，加上妻子的苦劝，他只好捺住性子，等待时机。

这一段时日，为了赡养家室，施耐庵又请岳丈季老员外介绍，在祝塘镇寻了一处学馆，靠每月束脩勉强度日，渐渐结识了一些隐居林下的奇人异士，每逢霁月清风、莺飞草长之时，便与那鲁渊、游谦、刘伯温等人慷慨悲歌，畅谈兴亡之事；年节之际，便趑到书会戏场、勾栏瓦舍，听几段英雄讲史，听到入港处，常常抚膺长叹，泪下沾襟。花朝月夕，他便一人独自登上虎丘山顶，凭栏眺望那如画的山河，引颈长啸，抒发胸臆。中夜难寐，他轻抚着湛卢宝剑，击节而歌，倾吐一腔悲愤。浅唱低吟之际，辛弃疾“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豪语，李易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悲呼，无时不令他热血奔涌，不由得手握三尺湛卢，攘袂而起，在小小的庭院之中洒一圈寒芒，演试几路剑势。

转眼间又早过了七年，施耐庵已由一个弱冠书生长成壮年，不知不觉额间添了皱纹。此时，元顺帝受欢帖木儿登基有日，朝政益发颓坏。有道是“乱世出奸雄”，新任丞相伯颜广植党羽，把持朝政，厉行高压，穷搜极敛，弄得江南一带哀鸿遍野、赤地千里。这里那里早传出绿林造反的消息，施耐庵自恨一介寒儒，请缨无门，只盼手刃仇人，以雪破家之恨。

事有凑巧，时机到底来了。这一年，朝廷派出丞相巡视

江南，官船停在镇江，要江浙行省文武官员前去晋见。此时，那个铁尔帖木儿早已升任江浙行省平章副使，理当在晋见官员之列。恰好耐庵的婶母娘家迁到苏北，因叔父无子，加之哀伤过度，娘家将她接走，耐庵劝妻子随婶母一起出游，顺便照料老人。待到一切安排妥贴，耐庵将屋宇托邻居照管，将早已准备的夜行衣靠结束停当，日夜兼程，赶往镇江。到镇江时是傍黑时分，只得借金山寺下一家茅店住下，伺机行事。

这一天，听得人们纷纷传言，那元室丞相今早回京复命，其他大员有的返任理事，有的随那丞相打道金陵，只余下江浙平章副使铁尔帖木儿还要到金山寺上香还愿。施耐庵不禁大喜过望。心想，这真是天赐良机，合该这狗贼遭报！于是，他一大早便在脸颊上涂了油泥，花几分银子从一个乞丐手中换了套褴褛不堪的衣服，混进看热闹的人群，挨进了金山寺的外院，乘着人头涌涌之际，躲到了一丛矮树之中。

约摸午时，远远地响起了开道的锣声，接着二十四对执戟的蒙古亲兵拥着官伞卤簿从山下走上来，紧跟在后面的便是八名长刀手护卫的一乘蓝呢大轿。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施耐庵不觉双目喷火。铁尔帖木儿的这顶蓝呢大轿，他不知见过多少次。在杭州，这顶轿子抬到哪里，哪里就要遭殃！夺人字画，淫人妻女，残人家室，害人性命，真是千夫戟指，万人切齿！施耐庵强摄心神，紧握剑柄，双眼紧盯着那顶轿子一步步走近身旁。

五丈、三丈、十步、八步，就在官轿接近树丛时，耐庵腾起纵到前面两根轿杠之间，尽管复仇烈火早已烧红了双颊，但还是从容而斯文地朗声说道：“众位乡亲父老，轿子里坐的

就是蛇蝎心肠的铁尔帖木儿，晚生今日为黎民除此之害。”

此时，风波乍起，寺庙场院狭窄，人群惊慌闪避，刺客又夹在两名轿夫之中，纵然有三十二名蒙古亲兵，又哪里救得及？说时迟，那时快，施耐庵剑锋划出一道弧圈，连轿身拦腰横劈，只听得木框折断声、锦缎撕裂声中夹着一阵惨凄的哀嚎，施耐庵右臂一振，剑尖早挑起一团粘着血肉的官服，紧接着便是半截官轿轰然倒地。

施耐庵长舒大气，正要收剑入鞘，猛听得身后一阵狂笑，嘎哑而又狂傲，仿佛空山泉鸟，令人浑身起栗！笑声甫歇，从庙院侧门走出一伙人来，居中那个马脸虬髯的官员，正是仇人铁尔帖木儿。只见他一挥手，吩咐左右亲兵：“拿下了！”

此刻的施耐庵，几乎气得昏倒在地，这个黠贼，竟然不在轿中。二十余年盼复仇，不想今日中了圈套！这时，人群散尽，数十名亲兵如狼似虎地扑了过来，他不敢恋战，好在夜色早已浓重，撒出一圈剑花，忙忙地隐入了丛林。

这一夜，施耐庵既是沮丧又是悔恨，茫茫然向北而行。他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铁尔帖木儿，为何知道自己行刺的行踪？居然找了个替死鬼，让自己复仇的愿望落了空。他知道，这个恶魔心狠手辣，决不会轻易放过自己，杭州是万万不能回的了。到何处安身呢？去苏北寻找妻子，万一被侦缉查出，岂不要连累妻子和婶母满门？！忽地，他记起叔父的一个朋友曾经提起：淮泗一带白莲教盛行，有一个叫刘福通的豪杰集合了一批武林志士，啸聚山林，如今世道险恶，难以安身立命，不如去投奔他们。

他一路打听，向北迤邐行来。行至盱眙一带，不觉吓了

一跳，只见各城门要隘、通衢路口以至客栈酒楼，都挂出了自己的画影图形，盘查得甚紧。幸喜早已有备，换了一身庄户人的打扮，又找个走方郎中讨了点草药。把肌肤揉得十分糙硬，方才未曾着了道儿。不过，形格势禁，他再也不敢白天行走，只好昼伏夜行，专拣那僻静荒径奔走。看看要近淮泗，可巧就碰上了这一队押解被缚女子的元兵，又遇到这无声无息之间击杀七名蒙古骑士的神秘高手，又怎不勾起他复仇的怒火，勾起他对那些潜藏在暗夜中的武林壮士的向往？！

奔波到黎明时分，施耐庵又渴又饿，两眼金星乱冒，他唯恐昏糊之际，被人发现，硬撑着爬进一蓬茅草丛中。一阵困乏袭来，他不觉朦胧睡去。

不知过多少时候，施耐庵感到喉头冷冷地抵着一点寒铁，蓦然惊醒。只听耳畔响起一声娇叱：“不要动，动一动，我就杀了你！”

施耐庵揉一揉眯朦的睡眼，眼前寒芒闪耀，一柄长剑紧紧地抵着自己的喉头。他迷惘中循着剑尖看到剑身，顺着剑身看到剑柄，只见握着剑柄的竟是一只柔若无骨的白皙小手。他慢慢抬起头来，不觉惊得呆了。眼前，婷婷立着一位年约三十的妇人，徐娘半老，风韵撩人，头上的发髻系着一抹红巾，白底撒花窄衫外扎一条茜色红绫的短裙，拦腰系着一条白色素罗衣带，略略下坠处簇成海碗大小一朵莲花，双目凝视着剑尖下的施耐庵，不嗔不喜，不怒不怨。

施耐庵心下一动，红裙女子，敢莫她就是前半夜在运河边被自己割断绑绳的被缚人？眼前，她那身法步态，气度功

力，那几名元兵又岂是对手？那妇人冷冷说道：“看一看，我手中这柄湛卢剑是哪家的？”

施耐庵此刻才发现，自己临睡时紧紧握在手中的剑鞘空空如也，那柄剑不知何时到了这位妇人手中？他连一点知觉也没有，好便捷的身手！

施耐庵叹道：“唉，家传至宝，可惜我无才无德，难用它杀贼报仇。大姐既然爱它，如今元人残暴，生灵涂炭，倘若能代天下苍生一雪家国奇耻，那——你就拿走吧！”

妇人冷冷一笑：“哼，家国之仇？！如今有多少人天天在重复着这句话，可是能有几人挺身而出，抛头洒血，去膏蒙古铁骑的马蹄，染元朝卫士的长刀？！不要说了。我问你，昨日傍黑，你可曾路过淮河边的古道？”施耐庵点点头。

妇人道：“哦。那么，是你杀了两名元人铁骑？”施耐庵心中一动，他打量着眼前这个挺剑欲刺的妇人，猛地撑起身子：“是的，苍茫暮色，古道长河，晚生不才，剑斩双凶，救了一位南国女子！”话未说完，猛觉喉头一紧。

那妇人柳眉倒竖，手中剑往前压一压，将施耐庵逼到地上，声调变得严峻：“不要动！我告诉你，你救的那个俘虏就是我！”

施耐庵一听，心中长舒一口大气，竟然双手一摊：“那么，你就这样地报答我！”

那妇人斥道：“老实些，正因为你救了我，我才要杀你！”  
施耐庵愈加纳闷，问道：“这又是为何？”

妇人道：“这不是你应该问的。死到临头，你还有什么要讲？要是没有，明年的此刻便是你的忌日忌辰。”

施耐庵此时面对一位纤弱女子，眼观森森剑刃，不觉百感交集，悲从中来。原以为普天下受蒙古、色目当道者践踏的百姓，尤其是身处底层的“南人”，无不心心相印，同仇敌忾。对汉人妇女所遭受的屈辱，他一向寄以无限的同情，想不到这个妇人，这个自己舍身相救的女子，竟然白刃相向！实在叫人百思难解。想到此，他禁不住涔涔泪下，喃喃说道：“大姐，晚生死不足惜，只恨遭逢末世，有一桩宿愿未了。李太白曰：‘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晚生不才，也有两句心里话，那便是：‘国仇家恨等闲看，但愿一识大英雄’，如今天下糜烂，民怨沸腾，晚生已知以一己之力，去反抗暴虐，犹如飞蛾扑火。久闻白莲教红巾帮刘福通大龙头揭竿举义，为民请命。晚生临死别无他念，但求大姐将一颗劣顽头颅割下，呈交刘大龙头，就说钱塘施耐庵的一腔热血，谨祝他早日荡除暴虐，重光天日！”说毕，挺颈瞑目，只等那妇人剑锋勒下，魂归太虚。

等着，等着，施耐庵忽然觉得咽喉上那一点寒铁倏地消失，身子失了重心，不觉向前一倾，心头惊疑大起，睁开双目一看，眼前那个妇人早已离去，漫坡上衰草摇曳，如泣似诉；只有那柄湛卢剑搁在面前的草丛之中。他急忙爬起，茫然四顾，适才死生俄顷，此时大难解除，他仿佛丝毫没有一点庆幸的感慨，反倒叹息连连，一股奇怪的惆怅袭上心头。无奈何，他收拾起宝剑伞囊，漫步走下丘岗。

约摸走了不到十步，忽然觉着脚下踏着软软一团物事，抽身俯视，只见草丛中平摊着一幅白绫。捡起抖开一看，只见白绫上用利器点出了两行小字：“欲寻大英雄，循淮径向东。”

## 一 觅豪客书生闯乌桥 一 斩红妆教主排貔貅

距离淮河以南八十里左边有一座千户人家左右的大镇，靠北首一所极大的场院外，一溜枝干偃蹇的大树荫里掩藏着灰黄色的砖墙。从元廷失道之日起，这里早已消失了“乌衣巷口夕阳斜”的宁静景象，此时，浓绿拂风的场院里隐隐露出肃杀，金铁撞击之声，嘯嘯嘶鸣的战马声，刁斗鼓角之声，无一日不在这镇子上空激荡。只要稍稍走近院墙，就能看见那上面早已黑魆魆地凿满了土铳的炮眼和雉堞箭垛。这里，便是白莲教红巾帮的总坛所在地——乌桥。

此刻，偌大个场院阒寂无声，数百名教中兄弟列成方阵，每个人头上都一式系着红色头帕，扎着簇成白莲状的宽幅腰带，脸色庄重而隐隐露着愁思，仿佛期待什么严重的事情降临。

正中的大花厅上，蜡炬高照，香烟氤氲，一百单八名神态威严的大小会首按剑肃立，只有左首最末的一个位置空着。一个高挑身材的大汉双手捧着一把长剑从廊后转出，他走到当堂，转过身来，朗声喝道：“掌坛龙头升帐——”

满场院响起一阵轻微的响动，大家都转过头来，朝着大厅上注目凝眸。

一串“登登”的大步响过，一位铁塔似的红脸大汉疾风



般地转上正厅。那位高挑身材的人立即高声喝道：“拜圣母——”一头说，一头将捧在手中的那柄剑郑重地递给了掌坛大龙头刘福通，刘福通手执宝剑，俯首低声祝道：“圣母娘娘，弟子聚众立威。请示尊容。”说完，拔剑出鞘，用左手食指在剑刃上弹了三记，立即从两廊一边走出一名红巾红裙的少女，双手合十，对着香案跪拜三次，然后扯动廊壁上的锦绳，“唰唰”一阵响动，神龛上的锦缎帘幕徐徐开启，露出一尊衣袂鲜明，妙相庄严的佛象，只见这佛象颇似南海观音形貌，但眉目间少慈悲而显英武，手中托着的不是净瓶杨柳，而是一枝蕊瓣洁白的莲花。两旁塑着的也不是善才龙女，而是关羽、穆桂英。

说起这白莲教的规矩，倒有一段来历。白莲教史载兴起于南宋末期。斯时宋康王南渡组成偏安小朝廷，终日沉湎酒色，搜刮黎民。金兵铁骑饮马长江，虎视吴楚，村社丘墟，人民涂炭，却不闻不管。百姓们走投无路之际，便将愿望寄托于神灵身上，一时间传说蜂起。不久，金国海陵王大军南侵，江北千里赤地，偏偏宋兵以羸兵馁卒在淮泗一带打了个出人意外的大胜仗。百姓们欣喜若狂，奔走告慰，说是正在鏖战之时，从天上降下一位女菩萨，不知便了什么法术，一时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将海陵王的几十万大军扫荡净尽。有人说那女菩萨拿的是净瓶杨柳，有的却说拿的是一朵白莲。另一种传说，却是湖广德安府有一位美貌善良的少女，出嫁后事翁姑至勤至孝，待叔伯小姑们谦和仁爱，谁知丈夫一病不起，她尽心服侍汤药，无奈大限到时无药救。丈夫死后，邻里有恶人妄图欺凌于她，她不屈投湖，变成一株洁白的莲

花，化作仙人惩治了恶人。此后，只要乡里有求，她是应答如响，常常现身罚恶济善。乡人们怀念不已，立庙祭祀，称为白莲圣母。

这传说尽管不免虚缈而附会，百姓们却寄托了向往。慢慢地，传到了那些啸聚山林，驰骋草莽的绿林豪杰耳中。淳熙末年，浙江清溪洞方腊余党中的有识之士，为了广招伙伴，争得民心，竟将白莲圣母奉为护佑神人，立坛塑象，号令部众，第一次打起了“白莲教党”的旗号。慢慢地，又将义重如山的关羽奉为圣将，把抗敌保国的穆桂英尊为护国神女。待到元初，会首们慕当年水泊梁山的气势，在“白莲圣母”坛前，会首龙头驾下，添了一百零八名大小坛主，称之为一百单八将。教中的规矩，也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简到繁，搞出了凛然不可违犯的礼仪规章。除了会首龙头和一百单八将外，那名擎剑司仪的高挑身材的人物，便是有名的“护教总管”。

传到第四代坛主杜三枪、曹老大这一辈，元朝正值鼎盛时期。朝廷慑于“南人”的反抗情绪，加之几十年的浸润，对于华夏的文明和百技百业的精湛技艺倾心敬慕，朝政宽弛，奖励农桑，那严酷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种制度也稍稍淡缓一些。白莲教首受到这些“仁政”的迷惑，建教时的那强烈的民族气节和规复意识日渐淡漠，许多教友已由呼吁“杀鞑子，扶汉家江山”，转而趋向行医布道、济世救人一途，大小会首们也乐得啸傲林莽，混迹市曹，有的甚而结交富家，奔走庙堂，做了达官府中的清客、林泉下的富家翁。迄至顺帝初年，朝野腐败，丞相伯颜等一帮穷凶极恶的大臣把持中枢，残害贤良，为达禁锢天下的图谋，朝仪纷纷以为：白

莲教会党日众，又是以规复汉人天下相“煽惑”，实是乱党渊藪，心腹大患。于是经过周详部署，各行省、州、县一时发难，大捕会党，屠戮教众。白莲教一时竟被打了个旗倒坛坍，落花流水，两年之中，六省数十万教众一时星散。朝廷大狱人满为患，城头荒野悬头积尸，酿成了一场惨祸。

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就在朝廷额手共庆升平之时，湖广、江淮一带白莲教韩山童等起义失败后，白莲教一个小会首刘福通经过数年经营，拉出了一支人马，杀官差，劫饷银，掳钦差，焚城廓，徐、宿、淮、颖一路官兵望风而溃，一时金戈铁马、鼓角刁斗，东南一片天地竟尔搅起了漫天的烽烟。

就在举国志士注目中原战场之时，谁知这支红巾军近日却是偃旗息鼓，不闻动静。有人传说元廷派出王保保和察罕帖木儿两员科尔沁骁将追剿刘福通，大刀长矛的会党抵挡不住强弓硬弩的蒙古铁骑，濮、卫一战，红巾军全军覆没，首领刘福通被押解燕都，凌迟而死。又有人悄悄传言，说是刘大龙头雄心勃勃，早已订了一条神奇的计谋，已经与朝廷中的几个要人结下内应，潜踪晦迹，全军化作百姓，分几十路向燕都进发，只等八月十五禁阙会师，直捣黄龙，杀了蒙古皇帝，重建大宋江山。老百姓们疑信参半，不过，数月之内红巾军的确是不再轰轰烈烈，古淮河两岸委实是极少再看到那些头系红巾、腰扎白莲的战士了。

谁知此刻，这支义军却在这个镇上聚众议事。这个镇子东临高邮湖，数百里盐滩人迹罕见；西边是淮河边淤积的沼泽，常年只有扁舟双桨方能出入外界。眼下，这镇子上的

百姓家家都是会党，青壮男子都参加了红巾军，连稍稍胆大的少妇少女也都当了女军。刘福通禁令森严，不许一个人走露红巾军在乌桥驻扎的风声，所以，除了这数百名义军和蜚居陋室的乌桥妇孺，外边没有人知道，红巾军的总坛三个月前早已移到了此处。

此刻，两名女兵拉开帘幕，白莲圣母坛前，只听得齐刷刷的一阵衣衫窸窣之声，大厅内外数百名会众，包括刘福通、一百单八将，掌坛总管和场院里的弟兄们，一齐虔诚地匍伏在地，喃喃诵道：“天灵灵，地灵灵，白莲圣母降凡尘，治病驱邪魔，白莲救苍生。三才天地人，土木水火金。天地人，风调雨顺，四海廓清；水火金，胡虏早灭，佑我黎民。”

诵完这一段不成章句的祷词，掌坛龙头登上蒙着虎皮的座椅，厅上、院内的会众们方才站起。

只听大龙头声如洪钟，凛然说道：“众位教友兄弟，今日本坛在此聚众，重阐教旨，不为别事，只为本教中出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大事！”他说着，双目忽地暴睁，红通通的脸膛上须发猬立，倒背双手站起，朝掌坛总管厉声问道：“总管兄弟，本教教规第四条是如何讲的？”

掌坛总管略一躬身，朗声背诵道：“教中弟兄姊妹，凡经受执事差遣，勿论何种境况，都须克尽阙职，遵令行事，毕事回报。有临事畏缩，怠惰废事，或擅自变易行事有误差遣者，轻者驱除出教，重者立坛斩首，血祭圣母。”

刘福通一挥手，等到掌坛总管退下，便返身坐下喝道：“将那个花碧云押上堂来！”

廊下一阵吆喝，两名刀斧手押着一位女红巾军首领走上

堂来，只见她那端丽的脸上依然是一副不慎不喜、非怒非怨的神态，略略低着头，站在当厅，她正是施耐庵在淮河边救了的那个妇人。

花碧云朝佛龕匍匐顶礼，默默祈祷：“弟子花碧云触犯教规，自甘领死。乞圣母慈悲为怀，泉下超生。”祝毕站起，朝大龙头施一礼，说道：“参见掌坛龙头。”刘福通满脸阴云地俯视碧云一阵，眼里洋溢着怜惜与痛恨的神色问道：“花旗首，你可知罪孽深重？”

花碧云答道：“弟子知道。”

刘福通道：“既然你知道，那就请你在执行教规之前，血祭圣母之际，将你犯律条的前后经过向在场教友们复诉一遍。”

花碧云点头答道：“是。龙头。”她慢慢地转过身来，穿堂风拂起她的鬓发，飘起她腰间短短的红裙，尽管她脸色冷峻，但在这森严的大厅里，忽地显得这般娇弱，显得这般楚楚可怜。她冷冷地说道：“弟子花碧云此番奉命率飞凤旗下八名姊妹前往徐州，扮作民女，让元顺帝派出的铁骑当作彩女掳进京都，混入禁苑，以打探蒙古皇室木兰秋狩的行踪，为大龙头一举擒拿蒙古皇帝的宏图大略规划日期路线。谁知弟子受不起胡虏凌辱，行至淮河边淮泗道上，违抗龙头军令，触犯教规，擅自杀了九名元朝禁卫铁骑，致使红巾军这一次大举功败垂成，毁于一旦，弟子身为飞凤旗旗首，有负圣母和列位祖师教旨，有负龙头重托，愧对教中兄弟姐妹，今日死而无怨。”

秋风飒飒之中，花碧云这一席话，直说得满场教众叠起

叹息，尤其是飞凤旗下的百余名女红巾军战士，更是悲不胜情，掩面唏嘘。忽然，从飞凤旗下奔出八名少女，匍匐在花厅前的阶沿下，齐声说道：“大龙头，花旗首为救弟子们不遭鞑子凌辱，才杀死那一队铁骑。倘若龙头身临其境，也会为解除弟子们的束缚，免遭胡人的凌辱而拔刀相向的。倘若要杀，弟子们愿与花旗首同死！”

男教众中也响起叫声：“请龙头赦了花旗首！”刘福通满脸怒容，拍案而起：“大胆！谁要喧哗，教规从事！”待到场院里静下来，他对八名女子斥道：“你们这几位姊妹，辜负了圣母的教诲！多少年来，我白莲教中人，素以能忍受大悲大苦，奇险异劫，方才有今日的局面，圣母常常给俺托梦说道：唯有吃得非人之苦，忍得非人之辱，方能感动上苍，救我黎民。可是你们不过暂受一点绑缚之苦，颜面之辱，竟然忘了教义，忘了受苦的苍生，还有脸在这里罗唆！还有胆在圣母面前为花碧云开脱！念你们初入教中，又非主谋，不予追究，倘若再敢求情，教规不容！”

一席话说得八名少女唯唯而退，满场哑然。

正在此时，掌坛总管忽然走到当厅，俯身禀道：“大哥，花旗首触犯教规，罪不容诛；姑念她身为女子，怜悯心重，元兵暴虐，情难自禁，弟子斗胆求情；看在她先祖曾是大忠大义的豪杰，家中被奸贼害得灭门绝户，多年来为本教出生入死的份上，赦其死罪，重重处罚罢！”

刘福通不觉一怔：“怎么，总管兄弟你也替她求情？”

总管答道：“恳请龙头网开一面。”

刘福通怒道：“哼，你身为掌教总管，竟要我自乱教规么！”

总管连忙答道：“小弟不敢，此时此事，倒是别有隐情。”

刘福通冷冷一笑：“嘿嘿，隐情，总管的隐情本龙头多少风闻一些，兄弟可要小心哪！”

一句话说得满厅会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有总管忽然双颊抹上一圈红潮，霎时便即消褪，他呐呐说道：“弟子隐情弟子自己知道。不过，今日之事，却是为了白莲教红巾军的抗元大业，圣母在上，弟子若有点滴私念，甘受天谴！”

刘福通霍地立起身来，手抚剑柄，双颊上肌肉微微颤抖，掠过一丝阴云。满厅会众早看惯了龙头的神态，晓得他此刻的神情，已是按捺不住满腔怒气。止不住为掌坛总管捏着一把汗，巴不得他及早退避，不再去撩虎须。

可是，这掌坛总管不仅不曾退下，反而跨上一步，朗声禀道：“龙头大哥，要正教规，小弟意思，还是得问清事情的始末根由。”

刘福通霍地拔剑出鞘，声音低沉而严厉地斥道：“当众顶撞会首，难道这柄剑就杀不得你这个掌坛总管么？”

总管冷冷答道：“杀是自然杀得的。不过，只怕不能服众，白莲教大业难成！”

刘福通凝视着掌教总管镇静从容的神态，宝剑慢慢插入鞘中，依旧冷峻地问道：“你说有隐情，不妨当众言明，我们要叫花碧云死得明白。”

总管又禀道：“此事不难。不过，弟子还有一事相求。”

刘福通道：“讲！”

总管道：“圣母有训，教中执法之剑，不斩教外汉人！请龙头赦免作证之人！”



刘福通道：“除开贪官劣吏，自然依你。”

总管点点头，转身喝道：“带作证之人！”

廊下一声吆喝，一名随从引着个头蒙黑巾的人走上花厅，只见他肩背伞囊，腰悬长剑，一身庄户人打扮，衫裤上灰泥溅满，显得步履踉跄。掌坛总管一把扯下那人头上的黑布，这人正是施耐庵。

满厅会众一见，不觉又是一凛。眼前这人打扮，气派，看得出不是绿林中人。此时此刻，掌坛总管竟然将一个来历不明的“溜子”带到总坛，却是一桩不可捉摸的奇事。此刻，施耐庵脑中昏昏糊糊，这两日发生的事情，委实叫人迷惘。他揉了揉蒙花了的双眼，向四周巡视，心中猛地一亮：呵呵，敢情此时已经来到久已慕名的白莲教红巾军驻扎之地。他禁不住手舞足蹈，吟了起来：“寻寻觅觅，风风霜霜雨雨。天涯走遍，丘山留迹，踏破铁鞋无觅处，偏寻伊人不见，回首处，伊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满厅会众起先尚自嘀咕，及至见了施耐庵这副混沌迂腐模样，不觉心头一阵轻松，有人竟而至于响起了笑声。掌坛总管喝道：“放肆！还不拜谒圣母。”施耐庵一听，心中一动：白莲圣母，敢莫便是江南百姓传言藉藉的那位护国佑民的神圣，晓夜梦想一睹风采，今日恰逢其时。他在拜垫上趴下，叩了三个头。一边叩头，一边偷眼朝那香烟氤氲的佛龕上瞟去，只见袅袅的青烟之中，面相庄严的白莲圣母一双朗目，正俯视着自己，那慈祥蕴藉、外柔内刚的面容竟莫名其妙地令他心中蓦起一股热流，禁不住又叩了三个头，暗暗祝祷道：“久慕清誉，素仰威仪，佛生九天，泽被四海，弟子不才，有幸



瞻仰仙容，神兮圣兮，早降福祉。”

祝毕站起，久久凝视那圣母的仪容，心中忽然一动，他仿佛在何处见过这端丽无比、柔刚互济的面貌。掌坛总管又喝道：“拜见掌坛大龙头！”

施耐庵闻声转过双目，心中又是一阵悸动。掌坛龙头，不就是久已倾心仰慕的大英雄刘福通么？在北上的途中，他不知听到多少关于这位大豪杰、大英雄的传说。百姓们曾描绘过刘福通的形态，说是他身高一丈二尺，一杆夺命铁枪力敌万夫，双臂能开百石硬弓，当年揭竿起事，一拳打塌过阜阳府衙的门前照壁；更有人说他骑马杀敌，能在水上驰骋，临阵斗勇，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元人见了他那杆大旗，便逃得无踪无影。尤其是他那把松纹古剑，深得前辈高人真传，使得性起，呼吸之间能同时取十余人性命。如此神奇的大英雄，千古一人！施耐庵日日向往，不想此时竟能睹面相逢，那一腔喜悦，自是不可形容。他俯在坛下，仰目睇视，只见会首座上高踞着一位红脸大汉，浓眉抹额，豹眼环睛，满腮虬髯犹如根根钢刺，虎虎生威，一股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他恭恭敬敬地说道：“拜见大英雄、大豪杰、一代大侠、白莲教红巾帮大龙头！”

听到这一串话语，刘福通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微笑，问道：“你是何人，竟敢闯坛作证？”

施耐庵莫名其妙，连忙问道：“作证 晚生不知要作何证？”

掌坛总管插言道：“这位是钱塘秀才施耐庵。”他转身对施耐庵说道：“施相公，请这厢来。”说毕，搀起施耐庵，引他走了几步，说道：“你抬头看一看，可曾认得这个女子！”

施耐庵顺着总管手势望去，只见两名刀斧手拥着一位女子从大柱后面走了出来，刚一照面，他不觉大叫一声：“怎么，是你？”谁知那女子毫无反应，竟将双眼转向一边，冷冷相对，仿佛从来就没有见过眼前这个书生一般。

施耐庵心下兀自纳闷，这个行迹怪异的女子，分明在那生死关头、荒郊野岗两次相逢，此刻怎么好似陌路之人？这几天，他仿佛梦中一般，简直弄不清自己面对的这桩桩件件究竟是真是幻。他记得那日循着这女子留下的白绫所指的方向，迤迤行来，当晚到了淮河南岸一个小村。该处接近白莲教活动之境，元兵不敢夜间巡逻搜索，他才敢寻着一爿客店，开了一间僻静客房，饱餐漱洗之后，一头躺倒，刹时便进入了梦乡。睡到夜半时分，他忽然被窗外一阵絮语惊醒。他一个骨碌，翻身爬起，抓起湛卢宝剑，躲到窗户后边，倾耳聆听。人声尽管低沉，在这万籁俱寂的静夜之中，显得十分清晰。只听得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这件事非同小可，百口莫辩，你还是不管为好！”

一个男人低声说道：“那不成，俺与你的情谊乃是生死凝成，旁人的事不管，此事非管不可。”

“你要还把我当成知己，就不要管了！要管，那我就与你断绝情意。”说话声中夹着“铮”地拔剑出鞘的声音，那女子的声音继续说道：“我，我宁可杀了你，也不愿牵连一个教外的好心人。”

施耐庵不觉一凛，要杀人？他想出去看个究竟，转念一想，听屋外这两人的声调，似乎十分亲睦信赖，也许是闹着玩儿的，自己出去，岂不尴尬？想毕，他摄住心神，伏墙聆

听。

那男子说道：“你是为报先辈血仇才入白莲教的，国仇家恨难道就此罢手，满身绝世武功，难道就此抛却？”

那女子低声答道：“想起这一切，我怎忍割舍？可是，那个人不是寻常的人，他便是我父亲千叮万嘱、藏着百年秘籍的人。”

那男子“哦”地惊叫一声，沉默了一阵，忽然说道：“他在哪里？”

女子道：“唉，我真后悔，都是我铸成大错。还是你讲的对，天下的女子之所以屡遭屈辱、难成大器，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肠太软！唉，我死不足惜，担心的倒是牵连了他，九泉之下，有何面去见含恨死去的父亲！”

那男子劝道：“不要急躁，不要自暴自弃，有俺在，会找到办法的。嗯，有了，你过来。”

女子说：“当心有人。”

话音未落，残苇丛里响起轻微的脚步声，重浊的呼吸离窗户愈来愈近，刹时，窗户纸上印出一个人头的影子，一晃即便消失。施耐庵欲待偷听，窗外两个人脚步声早已渐行渐远，那语音也渐趋微弱，甚至听不见了。

施耐庵心中有事，也顾不得再去招惹是非，返身躺到床上，黑甜一觉，鼾鼾睡去。他万万想不到，待他醒来，竟然被人蒙了双眼，摺在一个潮气薰人的房间。两日来，倒也好酒好饭，无甚虐待。此刻，糊里糊涂被带到这个大厅之上，重新见到了这位两次相遇的奇女子，心中真是百思难解。

大厅上的人们静观待变，窃窃絮语。施耐庵又听得那掌

坛总管说道：“休要打岔，我问你，两日前的傍晚，是不是你在淮河边杀了两个元朝铁骑，割断了这个女子身上的绑绳？”

施耐庵正要回答，那冷冷伫立的女子却抢先说道：“不是他杀了元兵，是我杀的。”

掌坛总管斥道：“负罪之人，不准插言！”说着，眼睛悄悄瞟过一抹制止的眼色。花碧云毫不理会，斩钉截铁地说道：“众位坛主、会首、旗首，众位弟兄姊妹，想那元兵铁骑身手不凡，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又怎能杀了两名蒙古铁骑！”

大龙头刘福通颌首道：“花旗首讲得在理。”

掌坛总管急道：“花旗首，此事大为蹊跷，你也不必冒名顶罪。我问你，元兵被杀之时，你早已双手反缚，又怎能拔剑杀人？”

厅中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觉得花碧云立论有据，有的觉得掌坛总管言之成理，一时喧哗之声大起。此时施耐庵却是越发糊涂。明明是自己先杀了两名元兵，救了眼前这个什么花旗首，她又为何偏偏争着要讲是自己所杀？这白莲教红巾军起事以来，不知道杀了多少元兵，此时大厅上众人肃立，竟不过为了杀两名元兵而争执个不休不已，这到底是什么缘故？事情原委尚不清楚，施耐庵见插不进嘴去，索性缄口不语，静观动态。

这时，那花碧云挺身说道“龙头大哥，想那细细一根麻绳，以弟子的功夫，挣断绑缚，跃起杀人，那还不容易？”

刘福通频频点头。说道：“总管老弟，你说的隐情也不过

如此，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掌坛总管此时早已急得额头冒汗，他狠狠盯了花碧云一眼，花碧云却冷冷地转过头去，不与他照面。掌坛总管搓手跺足，忽然想起站在一旁的施耐庵，奔过来抓住他的双臂，大声叫道：“你这个酸秀才、蛀书虫、臭腐儒，自己做事自己当，你开口，你开口啊！”一边说，一边双目喷火，拼命摇撼着他的身躯，恨不得将他藏在肚里的话语一股脑儿抖擻出来。施耐庵顿时觉得双臂仿佛被夹上两支铁钳，彻骨生疼，他吃力地挣脱开来，嘻嘻笑道：“大哥，休要强人所难。”一边说，一边凑近掌坛总管耳旁，低声吟道：“杀敌建功，手刃仇讎，当世壮举。君不闻‘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君子不敢掠人之美，贪天功据为己有，这位花旗首英姿飒爽，功力卓绝，区区一介书生，怎敢把杀敌救人的功劳算在自己的帐上。”

这一席话，酸溜溜，文绉绉，说得个掌坛总管简直想哭，盛怒之下，挥手照施耐庵脸上“啪”地一掌，吼道：“你算什么鸟君子，鸟丈夫！敢作不敢当，你是恶棍、草包、饭囊、贪生鬼！”

这一掌直打得施耐庵眼花耳鸣，脑血翻涌，他抚着脸上那肿起的五条红梗，又伤心又委屈，自己明明一片好心，成全那花旗首的功劳，他却为何反要打我一掌，真真岂有此理。施耐庵正在自怨自艾，猛听得座上那个刘福通一声断喝：“将失职责事的飞凤旗首花碧云斩首沥血，祭献圣母！”

廊下一声吆喝，两名半赤臂膊的刀斧手立时抽出麻绳，将那花旗首双臂反剪，七手八脚地缚了个紧绷严实。满厅会众

屏息凝神，静候这一场执法行刑的庄严时刻。

看到这一幕，施耐庵几乎吓得呆了，他不明白这白莲教为何竟将一个杀敌立功的人斩首沥血、祭献到圣母坛前？那掌坛总管也顾不得地位尊崇，双目含泪，朝着施耐庵吼道：“你这个懦夫、孱头！眼见一个好端端的女子身首异处，还不吐露实情！你、你、你、你还长着心肝么？！”

施耐庵猛地惊醒，他觉着这里头大有蹊跷，至于是何种蹊跷，一时他还不明白。此时千钧一发，得尽快说出真情，以免酿成惨剧。想到此，大叫一声：“刀下留人。晚生有隐情相告！”

掌坛总管不觉惊喜万分，连忙奔到刀斧手面前喝道：“慢！”

座上的刘福通呵斥道：“有话快讲！”

施耐庵搔搔头皮，对大龙头恭恭敬敬打了一躬，说道：“是，晚生一定遵命。”

说毕，他几个方步踱到花碧云跟前，挥手遣开两旁的刀斧手，俯身端详花碧云，悄声问道：“大姐，自古道：‘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当日在那断崖之下，你曾因我说了句‘是晚生救了大姐’，立时拔剑相向，似乎不愿我救你。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晚生又想救你一命，不知你可答应？”

花碧云冷冷答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何必多管闲事，请你快走！走得越远越好！”

施耐庵道：“好，晚生遵命。不过，晚生要将杀人的事讲明才走。大姐，不知你可俯允？”

花碧云抬起冷峻的双眼，厉声说道：“不要讲！你要讲了

我九泉之下也要恨你！”

施耐庵一愣：“哦，那么，我要是不讲，你会不会死？”

花碧云眼含幽怨，挽首不语。

施耐庵又问：“那么，我要是讲了，你就一定不死？”

花碧云尚未作答，站立一旁的掌坛总管早已抢先答道：“是的，是的！豆腐上的青葱，清清楚楚，你还罗嗦些什么？”

施耐庵对花碧云一揖到地，说道：“大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恕晚生再多管一次闲事，话说完立刻便走。”

此时，满厅会众焦躁无比，高坐正厅的大龙头刘福通早已按捺不住，厉声喝道：“你这穷酸，鬼鬼祟祟干什么，再若不讲，刀斧手立即行刑！”

施耐庵起身答道：“大龙头稍安勿躁，晚生即刻便讲。”他走到当厅，清了清嗓子，慢慢吟道：“忆昔书剑走天涯，茫茫淮泗已无家，淮河畔，起宿鸟，邯郸道，夕阳斜——”

没想道生死俄顷之时，这酸秀才竟掉起文来，满厅人又好气又好笑。大龙头刘福通喝道：“兀那秀才，此处不是三家村私塾，休要做文章，拣那要紧的快些讲来。”

施耐庵忙道：“好，拣那要紧的讲。”他想了想，说道：“嗯，那是两日前的事，晚生正在丘岗上躲藏，忽见一队元人铁骑驰上古道，押着几位被缚的女子，晚生敌忾之心顿生，拔剑奔下丘岗。”

满厅会众惊讶地“啊”了一声。施耐庵禁不住眉飞色舞，继续说道：“斯时矣，电激夜色，芒刺星斗，胸中血，手中剑，化作长虹走龙蛇，风掣飙起抖飞雪，偏偏独取单于头——”

大龙头刘福通不禁“扑哧”一笑，斥道：“哼哼，你这书

呆子，又来了，快讲！”

施耐庵忙答：“是。于是，晚生激斗一时，剑斩两凶，割断了花旗首臂上的绑绳，后来……”

掌坛总管插嘴说：“后来的事就不必讲了。”

大龙头刘福通犹自不信，问道：“空口无凭，有何物为证。”

施耐庵道：“有的，有的！”说着，转过身来，露出肋下那被蒙古长刀割破的衣包和兀自扎缚着的伤口，说道：“众位请看，这便是晚生与元兵激斗之时受的伤。”

满厅会众响起长舒大气的声浪，那飞凤旗下的女兵们更是高兴得叫出了声音。

刘福通听完这席话。脸色舒展，吩咐道：“替花旗首松开绑缚。”

掌坛总管哪里等得及，大步登登奔了过去亲自为花碧云松开了绑绳。

花碧云揉了揉被麻绳勒得麻木的双臂，满腹幽怨、满腹感激地对掌坛总管说道：“总管大哥，你救了一命又害了一命，叫我该是谢你还是恨你？”

掌坛总管哈哈一笑：“只要你还能驰骋疆场，哪里顾得许多。”

此时，施耐庵望着他们两人窃窃絮语的情景，心中涌起快慰，走到大龙头的座前，一揖到地，说道：“谢大龙头召见，晚生死可瞑目，告辞了。”

谁知那大龙头脸色忽地一沉，双目顿露杀气，厉声说道：“好一个穷酸秀才，你往哪里走？”

施耐庵不觉一凛，忙道：“大龙头尚有何事吩咐，只要为



大龙头效力，晚生摩顶放踵，万死不辞！”

刘福通冷笑道：“好。你此刻还有未了之事么？”

施耐庵不及思索，朗声答道：“晚生飘蓬断梗，无牵无挂。要说未了之事么，噢，是了。”他指着早已走到一百单八将未位的花碧云说道：“大龙头果真再不杀这位大姐？”

刘福通道：“不杀。不过，此刻却要杀你！”

施耐庵不觉大惊，忙道：“大龙头名闻遐迩，百姓景仰，为何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出此玩笑之言？”

刘福通喝道：“什么玩笑之言！你这个穷酸多管闲事，坏了本帮军机大事，刀斧手，上绑！”

施耐庵正要分辩，两名刀斧手早已恶狠狠地扑了上来，七手八脚，将他绑了个四马攒蹄。施耐庵此时方才明白端倪，原来九个女子被元兵缚去，果然是一桩计谋。此时，他不觉又悔又恨又悲又喜。悔的是自己只凭血气之勇，藏在丘岗上好好的，却偏偏不问来历，不分皂白，插手管了件不该管的闲事；恨的是当时心中明明想到其中大有蹊跷，就该尾随那队元兵，待他们宿营之际，偷偷打听出这件事情的始末根由，再作区处。偏偏自作聪明，鲁莽行事，帮厨打翻了锅灶，坏了白莲教义军的大计；他悲的是日夜向往白莲教义军，本想投身效命，一报家国深仇，二报黎民苍生，哪曾想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更有甚者，不是死在战场之上，死于抗敌之际，竟是死在抗元义士手里，真是毕生大悲大戚之事；喜的是自己挺身而出，到底救了一位身负武功、胸怀奇志的女豪杰，即便死得糊糊涂涂，倒也心有慰藉。想到此处，他禁不住朝着左侧那末一个位置上的花碧云投去了长长的一

瞥。

此时的花碧云，挽首侍弄着腰间的裙带，迎着施耐庵的目光，回了他满含感激、歉疚、埋怨的一瞥。

## 三 刘福通弹铗述痛史 施耐庵洒泪祭亡灵

施耐庵双臂被缚，闭目等候高踞在正厅上的大龙头一声令下，便撒手尘寰，追随泉下的父母。等着，等着，大厅上渐渐足声杂沓，衣衫窸窣，一阵嘈杂之后，瞬息间归于沉寂。他睁眼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刚才森严威武的大厅上，早已阒无人迹。不过呼吸之间，这么大的一帮人进退迅捷，到底是久历戎行的抗元义军，号令严明，约束整肃，真可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此时，施耐庵不觉又想起今日之事，那位外柔内刚、形迹古怪的奇女子花碧云自不必言，那位心地善良、脾气急躁的掌坛总管也自然可爱，就是那一众会中首领，个个正气洋溢、威武雄壮。唯独对那位久已仰慕的大英雄、大豪杰、红巾帮大龙头刘福通的行事为人，心中却大不以为然。这个大人物不仅出言粗鲁，而且头脑简单、胸襟褊狭。面对花碧云这桩公案，其实中间委曲甚多，这位大龙头既无条分缕析的谋略，更无出人意料的决断。施耐庵知道：自古以来，武林中人，对待女子，尤其怜惜尊重，轻易不肯假以颜色，动辄绑缚羞辱，只要有一丝机命，都会宽容优礼、法外从权。而这位大龙头却对一个义军中少有的女中俊杰，死缠烂磨，随意摧折，若不是自己一口承担了杀死元兵铁骑的责任，那位可怜可敬的花碧云，此刻恐早已身首异处……他

正在思忖，忽听得身后响起一个语言深沉的声音：“何方竖子，竟敢闯我白莲教总坛！”

施耐庵不由心中一动，连忙转身观看。

身后，不知何时早已站着一个身高不过五尺，瘦骨嶙峋的矮小老人。他红巾兜头，一根金箍将红巾抹额圈住，两道花白的长眉斜插进鬓角，深深凹陷的双目精光灼人，颧眉凸现，双颊瘪入，仿佛两座山丘接着两个深谷；颌骨棱角分明，颌下飘着五绺雪白如银的长须，穿一身血红的锦袍，束一条极宽的白绫腰带，正中那朵白莲，比适才那些人大了整整一倍，扎得也极其细致而精神。他稳稳地立在当地，仿佛渊停岳峙，瘦小的身躯里有一股逼人的刚气。

施耐庵早已被这位矮瘦老人镇慑得手足无措，他忙忙地跨前一步，正欲一揖到地，那知双臂不听使唤，此时他才记起，双臂的绑缚尚未解除。

那老人忽然哈哈一笑：“呵呵，好一个愣头愣脑的书呆子，束缚未除，怎可冒昧相认！”一边说，一边昂头喝道：“来人！”

廊柱后立时应声走出两名彪形大汉，匍匐请命：“太师父，有何吩咐。”

那矮瘦老人朝施耐庵一指，说道：“还不给他卸了绑绳？王擎天这混小子，坏了俺白莲教的待客之礼！”

两名随从急忙走上来，给施耐庵卸下绑绳。施耐庵顾不得双臂麻疼，连忙长揖到地，说了句：“晚生钱塘施耐庵参见、参见……”他不知如何称谓，急切间想起了刚才两名随从的称呼，也顾不得合适不合适，冒叫一声：“参见太师父！”

老人连连摆手：“你错了！俺平生最恨那些好为人师的半

吊子人物，俺与你素昧平生，何来什么‘太师父’一说？”

施耐庵一时语塞，只好垂手候教。老人踱了几步，那步履仿佛铁锤“咚咚”砸地。踱着、踱着，突地停下脚步，双目炯炯地盯视着施耐庵问道：“秀才，你可真是钱塘施家的子孙？”

施耐庵没存想他开口便是如此一问，心中暗忖：好巧，今日敢莫他乡遇故人，这老儿八成与施家有旧交。他随口答道：“正是，一点不假。”

老人忽地伸出一只蒲扇般的大手，又问道：“有何为证？”

这一问倒提醒了施耐庵：在这厅上罗唆了半日，肩上竟兀自驮着伞囊长剑。他想了想，从背后取下宝剑，双手奉给老人，说道：“太……哦哦，老伯请看，不知此物可否为证？”

老人双目一亮，迅即接过长剑，在手心里掂得一掂，“铮”地拔剑出鞘，先仔细地看了看镌在剑身上的铭文，旋即长身而起，猿臂轻舒，长须飘飘，凌空撒一路剑式，一霎时白眉耸动，脸色疾骤变幻，呼吸之间，早已纳剑入鞘，不知是冲那柄宝剑，还是对着面前的施耐庵，微微颌首，脸色稍霁，低沉地唤得一声：“好秀才，随俺来！”拔步径直走下厅去。

施耐庵心下茫然，那老者语气中满含威严，他心里尚未转过弯来，两只脚早已不知不觉随着老者走了过来。

两个人穿廊过庑，也不知走了多少回环复道、幽幽曲径，终于来到一间碧瓦青砖的屋前。那老者对守卫在屋门口的教友挥一挥手，那个头裹红巾，腰扎白莲的义军卫士便忙忙地开了门锁，将他们让进了屋内。

只见这间屋子虽觉异常宽敞，却是无窗无隙，也不曾燃着一根灯烛，黑古隆冬，伸手不见五指。施耐庵一跨进屋子，便觉着一股凛人的奇寒扑面而来，令人发竦股栗。他正自惊疑，那低沉的声音又仿佛洪钟般地响起：“秀才，过来，左走三步，再扶着墙柱右走三步，放开胆子，过来！”

此时，施耐庵也顾不得胆怯，照着老人的吩咐左弯右拐，恰才走过一道石壁，猛觉着眼前豁然一亮，面前奇境般地现出了一道洞开的石门，门内灯烛煌然，照耀如同白昼，那老人远远地站在屋子当中，正朝他招手点头。

施耐庵走进这间密室，展眼一看，只见当堂悬着一道极大的锦帐，玄黄缎子的帐沿上满满镶着黑边，锦帐前燃着瓣香红烛，浓郁的异香中人欲醉，空寂的四壁，窸窣作响的锦帐、摇曳不定的香烟，使人觉得肃穆而诡秘。

老人冷冷说道：“秀才，看在你是施家后人份上，俺不敢叫你空走一遭。”

施耐庵看着这神异莫测的空星，惴惴地问道：“太……哦老伯，这是什么所在？老伯要晚生做什么？”

老人也不答话，走过来一把抓住锦帐一角，说道：“秀才先看看这里面的物事。看完之后，俺有件事要问你。”说毕，手腕轻抖，猛听得“唰拉拉”一阵骤响，那一道锦帐霎时滑向两旁，竟然露出了两个黑黢黢的大穴。

施耐庵心中“扑扑”乱跳，双腿战战地蜷到那两道大穴前，探头一看：只见左面那道大穴里密密麻麻堆满了一朵朵白绫扎就的白莲，与日间所见的那些白莲教众扎在腰间的一模一样，不过，每一朵白莲都显得肮脏破敝，有的沾着硝烟

污垢，有的缀着弹洞刀口；右边大穴里却整整齐齐叠着一堆红绫短裙，茜红的绞绡在烛光下仿佛失去了鲜艳的色泽，显得褴褛而黯淡，仔细看去，那每一条红裙上依稀都有着创伤与血污。

施耐庵心下一动：是了，日间所见的那些白莲教女教友的腰间，正是系着这样的红裙。他一边端详两个大穴中的白莲与红裙，心中委实纳闷：这些白莲红裙，在乌桥大营比比皆是，为何要藏之大穴，而且锁进这间密室？这个古怪老头，煞有介事地将自己引到这里来看这一切，又是何用意？

施耐庵正自纳闷，猛听得身后响起唏嘘之声，他回头看去，只见那老者早又在香炉之中添了三炷香，鼻翼疾速抽动，爬满密密皱纹的眼眶里汪着泪水，嘴里喃喃念道：“诸位殉教的兄弟姊妹，俺今日又来致祭，一瓣心香，愿达英烈魂灵之所，佑俺白莲义军早建大业、规复朗朗乾坤，噫噫呜呼，伏乞尚飨！”

施耐庵听毕一震，他不觉回头望了一眼锦帐后的大穴里那些褴褛的白莲和血污的红裙，忍不住脱口问道：“老伯，这两处墓穴，敢莫是红巾军阵亡将士的衣冠冢么？”

老人闻言猛地转过身来，“蹬、蹬”地走近两步，深陷的两眼里倏地闪射出一束灼人的光芒，厉声道：“什么衣冠冢！这两处福地洞天里住着俺同生共死的兄弟姊妹，撼地擎天的英雄豪杰！”他说着便走到墓穴前，俯身睇视那些没有血肉魂灵的白莲红裙，仿佛它们都活了过来，正在与他叙着离情别绪。

老人一边注视着墓穴，一边喃喃絮语：“啊啊，四千七百

名血性男儿，六百六十四位巾帼豪侠，身膏豺虎，魂混衰草，如今只剩下这破碎白莲、带血红裙，真叫人揪心泣血哪！”说毕，他抬起头来，声音抖抖地对施耐庵说道：“秀才秀才，你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殉难的吧，”他指着满盛着白莲的大穴说道：“这四千多名白莲教弟兄，有的是在疆场搏杀中死于蒙古兵长刀硬弩之下。有的是杀富济贫之时，死于奸臣赃官的钢铡铁斧之前，有的是伤重被俘，坚贞不屈，被朝廷鹰犬剖腹开膛、剔鼻剜眼，甚而剥皮抽筋、熬油点灯而死！”

施耐庵几曾听过如此骇人听闻之事，禁不住浑身毛发直竖。只见老人又指着那安放着大堆红裙的墓穴叹道：“唉唉，这六百余位教中姊妹，死得更是令人痛惜！她们之中，有的是待字闺中的髫龄女儿，为抗暴政，坦然战死在阵前，有的弃下家中呱呱待哺的孩儿，壮烈殉教于锋镝之下。宿迁一战，四百名被俘的红巾女儿，惨遭污辱，受尽摧残，那些禽兽不如的朝廷爪牙，将她们挨营轮奸之后，又将蛇蝎缚入裙内，用长箭戳进双乳。四百位红裙姊妹没有一人变节求饶，最后被一齐吊死在从宿迁到符离集大道旁的树林里！”

施耐庵直听得血脉贲张，不觉失声叫道：“如此残暴，天地难容！你们，难道就不想为她们报这冤仇，难道就不想叫那些朝廷鹰犬偿还血债么？”

老人默默地踱了两步，忽然驻足说道：“讲得好！你这书呆子倒还有点血性，那俺便有一桩事情要向你讨教！”说着，他轻弹着握在手里的那把湛卢剑，问道：“俺问你，你果真是这把湛卢剑的传人？”

施耐庵点点头。老人紧接着逼问：“那，你的家族中可有



个名叫施维诚的人物？”

施耐庵又点点头答道：“那正是晚生的曾祖辈。”矮老人“哦”了一声。施耐庵隐隐觉着他那深陷在眼窝中的瞳仁里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奇异光彩，电光石火，不是他此刻对这位神奇的老人倍感兴趣，目不转睛的睇视，那简直难以发觉。

矮瘦老人又猛地转过身来，厉声问道：“那么，你可见过一本封着火漆的《御批千家诗》？”施耐庵不觉一惊，这个老人到底是什么人物，竟然对千里之外的施家世事如此了然。不过，他说的那本什么《御批千家诗》，自己却委实从未见过。

他见老人尽管神态凝重，眉目间显露出一丝急迫的神色，他似乎觉着这本《御批千家诗》大有名堂，一时逗起好奇之心，不去回答老人的问话，竟然以问对问地说道：“太……哦，老伯如此垂问，难道那本寻常的《千家诗》里有什么克敌制胜的法门？”

那老人脸上掠过一抹狡黠的笑意。试想这样深沉老辣的人物，还能瞧不出施耐庵耍的小小花招？他问道：“施维诚临死之时，你可在病榻之前？”

施耐庵见这老人精灵无比，不敢再耍花招，据实答道：“晚生其时尚未出世。”

老人接着问道：“你父亲临死之时，可有什么叮嘱？”

施耐庵答道：“有的，有的。他对晚生嘱咐道：‘好孩儿，为父归天之后，你不要再去攻读孔孟，一把火烧了这间祖屋，远走高飞，四海为家，好自成人。’还有——”

老人一挥手打断他的话语，问道：“那么，你父亲还有没有兄弟？”

施耐庵答道：“晚生还有一位堂叔，名叫施元德。”

老人紧走一步，伸手抓住施耐庵的手臂，脸上掠过一丝隐约可见的惊喜之色，不过，他旋即自觉失态，立时显出冷峻的神色，问道：“你这位叔父习文还是习武？”

施耐庵答道：“晚生亲见，叔父是一位身负绝世武功的林下高士。”

老人再也按捺不住，奔过来急迫地问道：“他现在何处？”

施耐庵答道：“已于几年前去世。”

老人又“哦”了一声，默默踱了几步，施耐庵看得出，他那骨立的双肩在微微颤栗。

老人慢慢踱到施耐庵面前，仔细地睇视一阵，忽然目眦怒张，抬起右臂，从那硕大无朋的袍袖里伸出一只枯枝般的手掌，猛地拍到施耐庵的胸膛。

霎时，施耐庵觉得胸口仿佛压上了一座大山，一股翻江倒海般的力道直撞进五脏六腑，几乎喘息难继，那雄劲无匹的力道经过九经百骸，直透脑际丹田，太阳穴两端仿佛立时便要炸裂。

昏糊之际，只听耳畔嗡嗡响起那沉重的声音：“施公子，俺从屠刀下救了你的性命，此时此刻，俺只要你说一句：你们施家的那本祖传秘籍现在何处？”

话音未落，胸口上的掌力略松一松，施耐庵喘息方定，喃喃道：“老伯，晚生委实是不知道。”

矮瘦老头掌力又紧了一紧，问道：“俺四十年来杀人不眨眼。此时生死关头，你是枉死，还是说出那本《御批千家诗》的下落？”

施耐庵几乎窒息，一股临死前震颤霎时涌遍全身。他仔细在脑海中搜索着记忆，从五岁发蒙读《幼学琼林》起，到读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经史子集，以第一等的考绩中了秀才为止，读过的书真可谓汗牛充栋，可从来就没见过家中有一本什么《御批千家诗》。这怪老头说的那本什么祖传秘籍，大约便是与这本《御批千家诗》有关。此刻，瞧这矮瘦老头的神色，早已认定施家有这么一件宝贝，而且必欲得到而后甘心。要是据实说不知道秘籍的下落，这怪老头一怒之下，下手再狠一点，自己的性命必然不保。就在这窒息难忍的片刻，施耐庵脑中思绪急骤，焦虑万端。最后，也顾不得圣人教诲的“信之于人，三致意焉”的做人规范，竟决定开一个大大的玩笑，以解脱眼下这难忍的痛楚。

他艰难地从喉头挤出两声微弱的呼叫：“我说，我——说。”

一句话，仿佛求下了神灵，胸口那窒人的重压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施耐庵喘息如牛，犹如大病脱体，浑身筋骨如醉如酥。他望着眼前这位阴鸷而决绝的矮瘦老头，惴惴地说道：“老、老伯，晚生家中确实有一本打着火漆印的《御批千家诗》。”

老人冷冷问道：“它现在何处？”

施耐庵心下暗暗失笑，说道：“唉唉，家门不幸，惨遭荼毒，那本秘籍由曾祖传给祖父，又由祖父传给家严，家严临终之时，本欲将它转给堂叔施元德珍藏，不料被元朝狗官铁尔帖木儿闻讯抢走，至今下落不明。”

老人默默听完，沉吟半晌，转过身来，脸色忽然变得温

和，他走过来，随意在施耐庵的肩背上拍了拍，竟然全身血脉畅流，四肢百骸舒服无比。

老人冷冷说道：“秀才，你可知汉人之中俺最瞧不起什么人？”

施耐庵答道：“晚生不知道！”

老人说道：“俺最瞧不起那些衣冠楚楚、咬文嚼字的读书人，你，就算一个。”

施耐庵大惑不解：“自古读书知礼，治国安邦，老伯却瞧不起读书人，这是何故？”

老人连连摇头，说道：“什么知书识礼，治国安邦？古往今来，有几个读书人打下江山，又有几个读书人战死沙场？好端端一个大宋，要不是一个啃书本、写字画的昏君赵佶，要不是出了蔡京、秦桧这样的状元宰相，又何至于宗庙播迁，惨遭亡国之祸！好了，不提不提，说起读书人的坏处，俺浑身是气。告诉你，俺曾立誓，凡是胆敢闯进乌桥镇来的书呆子，俺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今日破例，你是从俺手下逃了性命的第一个！”

一席话说得施耐庵毛骨悚然，好一个怪老头！他不由得一揖道：“谢老伯掌下超生。”

老头淡淡地说道：“罢了！这可是看在你远祖的份上，也看在你说出了祖传秘籍下落的份上，你可休要自鸣得意！”

此时的施耐庵心在打鼓。适才为了从掌下脱身，胡乱说了那“秘籍”的下落，尽管那谎话编得巧妙，可眼前这古灵精怪的矮瘦老头可不是等闲之辈，万一他瞧出破绽，那可要大祸临头！他既然见着读书人便杀，何况我这个骗了他的读

书人！

想到此处，施耐庵长揖到地，说道：“老伯，该问的问了，晚生该答的答了。章台虽美，难为栖身之所，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地，晚生告辞了。”说毕，仿佛逃离龙潭虎穴一样，拔腿便走。

老汉身形一晃，早已拦在面前，冷笑道：“莫忙，你这秀才为俺讲出了秘籍所在，功不可没，俺为感谢你，留你在此小住十日，尽情享受，十日之后，待俺取回秘籍，再放你离开乌桥。”言毕，不由分说，唤过两名彪形大汉吩咐道：“请这位秀才到观澜阁那间小屋里歇息十天。”施耐庵一听，脑子里“轰”地一声，几乎吓瘫在地上。

## 四 娓娓道来国仇家恨 依依离去茜裙寒月

“观澜阁”是乌桥镇有名的赏心娱性的处所，三面环水，一面用浮桥与岸相接，彤柱髹漆，画栋雕梁。一溜三间小屋。推窗临水，抬头闻莺，一年四季荷水荷风，风帘雾幕，的确令人心旷神怡。

施耐庵被留在这里，住进临水的一间布置雅洁小屋。只见香炉壁橱，琴剑花架，琳琅满目，床上珠帘锦帐，绣被绒褥，备极华丽。每日里两名头裹红巾，身系长裙的女教友端茶送水，服侍周到。然而施耐庵心中怀着鬼胎，时时想着那矮瘦老头临别的那席话，那意思很清楚，他已经作为换取那所谓“秘籍”的人质被软禁在这里，十日之后，倘若证实那本秘籍竟是子虚乌有，他施耐庵便只好自认晦气，引颈就戮了。

一想到此处，他如坐针毡，悔不该当时在那老人的巨掌之下直陈有“秘籍”，哪怕毙于当厅，也胜似此刻忧思焦虑、担心受怕。俗话说：长疼不如短疼，这软刀子锯心委实难以忍耐，哪里还有心思留连胜景。每日里望着那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捏着筷子难以下咽。一旦到晚，那绣被锦帐也仿佛成了荆棘，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他平生还未遭逢过这种度日如年的境遇，两天下来，早已忧愁得心瘁神疲了。到了

第九天晚上，施耐庵难以入睡，爬起身走到窗前，四面眺望。天上的一轮皎月，眼前的粼粼波光，一齐映入眼帘，他不觉沉醉。此刻，他忽然心胸豁然开朗。想到这两日的烦恼煎熬，不觉失笑。人生自古谁无死？自己堂堂一个啸傲风月的读书士子，六尺高的须眉丈夫，为何把这生死看得如此认真？他又记起这几年的风尘遭际，有多少次死里逃生？多少回命悬一发？就拿几天前在那断崖之下，又如两日前，在那大龙头面前，几乎命在呼吸之间。此刻，有这等良宵美景，自己却戚戚然在生死之间感叹唏嘘，岂不可笑可卑？

想到此处，他大步走到桌前，将日间送来的好酒咕碌碌斟满一杯，走向窗口，举杯过顶，一时兴起，披发吟道：“人生苦短，对酒当歌。举樽邀月，三杯泪落。风荷动，纤纤影，柳梢摇，舞婆娑，且与皓魄作归依，聊将白莲比嫦娥。千里风尘，此生谁料，心在大漠，身老淮河！”吟毕，一口饮尽，大呼三声：“呜呼，大英雄，大豪杰何在？晚生施耐庵在此，愿与你一醉！”

忽然，耳旁响起一声清丽婉转的声音，吟道：

“劝君莫惜杯中酒，人生自当对酒歌，雄心化烟云，壮志空自多，若将热血寄婵娟，错、错、错！”

施耐庵听毕，不觉浑身清爽，酒意全消。他循声四顾，窗外只有残荷啸风，鱼跃清波，明朗的月色下，纤毫可鉴，哪里有甚么人影！难道果然是神仙下界，嫦娥临凡？他正在冥想，忽听得身后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不觉猛一回头，只见从窗口射进屋内的朦胧月色之中，立着一位衣袂飘飘的女子，一身素白衣裙，清丽绝俗，在水光月色的映衬之下，愈发显

得婀娜娉婷，令人不敢仰视。

施耐庵一时还沉浸在忘形的境界之中，恍恍惚惚，不能自持。稍顷，那个仙人般身影款款问道：“施相公，你是人是鬼？”

施耐庵闻言一惊：是人是鬼？这是什么话？我施耐庵堂堂六尺汉子，有声有影，这个女子为何出言如此唐突？衣裙窸窣之声又起，那个身影走了几步，又说道：“你要是鬼，且在这里尽情领略良辰美景，你若是个活人，请快快离开此地！”

施耐庵默默凝视着对方，不及作答。渐渐地，他从恍惚的境界回到现实之中。那个女子的声音、步态，竟然是这般的熟识！惊喜之余，他不觉趋前数步，叫了起来：“啊啊，是你，花大姐，花旗首！”

那女子后退两步，制止道：“不要过来！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而且，你此刻是人是鬼，尚且叫人猜详！”

施耐庵驻足答道：“花旗首，晚生不是好端端一个大活人，你如何要咒我死？”

花碧云款款移步，围着施耐庵打量了一圈，依然呐呐地自语道：“不可思议，出乎意料！你怎么能活得下来？他杀过那么多的读书人，你怎么逃得他的手掌？！”

施耐庵忙问：“花旗首，你说的，敢莫便是那个矮瘦老者？”

花碧云点点头说：“嗯。他是当世第一位大仁大义大德大威的大英雄，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曾经发过誓愿，成事之前，他要杀死任何一个敢于闯进白莲教红巾帮总坛来的读书人。夺得天下以后，便要杀尽天下的读书人！”

施耐庵淡淡一笑：“哦，这一些，他已经都告诉过我。”



花碧云惊异地问道：怎么，他把这一些都告诉你了，最后，却又没有杀掉你？”

施耐庵点点头。

花碧云道：“哦，我明白了，一定是你的这身庄户人家的衣著，还有你的花言巧语骗过了他。”

施耐庵道：“不，我没有骗他，我第一句话便是：晚生钱塘施耐庵。”

花碧云道：“你真有胆量。他也是一个有胆量的人，一个气吞山河又铁石心肠、使人琢磨不透的人。”她猛地抬起头来，说道：“他，也是一个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脾气的人。施公子，你能从他手里活下来，真是当世奇迹！”

施耐庵问道：“请问，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物？”

花碧云答道：“他么，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着要去追寻的当世大英雄、大豪杰——刘福通。”

施耐庵诧异莫名，叫了起来：“什么，他便是红巾帮的首领刘福通？！”说着，他又记起了高踞在总坛正厅上的那个彪形大汉，问道：“那么，当日要处你极刑的那个大龙头又是谁？”

花碧云道：“这是白莲教太师父刘福通的智计所在。那个王擎天，只不过是刘大龙头的替身！”

施耐庵不觉恍然大悟。好一个刘福通，难怪得百姓们传言他有三头六臂、用兵如神，天罗地网也钻得出去，果然是奇诡难测，狡兔三窟！

他想着想着，忽然记起尚未给花碧云让坐，连忙说道：“花旗首，你深夜造访，晚生何以克当，请坐请坐。”

花碧云也不谦让，掣裙就座。

施耐庵奉上一杯茶，举到案头，说道：“花旗首，你我素昧平生，未曾想到竟尔三次邂逅，这也是冥冥之中若有神助，当此月白风清之夕，晚生也顾不得那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一定要请你饮这三杯！”

花碧云道一声谢，也不作什么客套，接过施耐庵斟上的三杯酒，一饮而尽。

施耐庵起先还有些拘束，平生第一次为一位陌生女子敬酒，他心下忐忑。尤其想到两次相遇，她都是那样凛若寒霜，谨严端庄，实在担心会讨个没趣。岂料这花碧云此刻豪爽豁达，落落大方，刹时饮下三杯烈酒，坦然相对。他心中的敬重刹那间又平添了几分。唉唉，绿林中的女子果然与寻常妇女不同，这坦荡胸怀，恢宏气度，方才是英雄本色。淮河畔、断崖下两次相逢，他施耐庵还孜孜然以大丈夫气概怜惜这位女子，此刻她露出真实气质，施耐庵顿觉惶愧无地。

只听花碧云说道：“施公子，你不恨我这个忘恩负义的女子么？”

施耐庵突闻此言，不觉一愣，忙道：“花旗首何出此言？”

花碧云道：“淮、泗古道上你剑斩丑虏，救我于鬼门，可是，我至今未曾向你言一个‘谢’字，在那断崖之下，竟尔拔剑相向。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我如此为人，你心中又作何感想？”

施耐庵放声大笑：“花旗首，晚生不过逞一时血气之勇，图报私仇；自承过失，乃每一个凡夫该当本份，与你们报国除奸的大智大勇相比，那又何足挂齿？花旗首不要再提了。”

花碧云道：“不，今日乘兴对月，巧遇施相公，也是天意

使然。你两次救我于生死之间，我定要谢你。施公子，你说，这举世之中，你想要何物？”

施耐庵闻听，不敢再推辞，沉默片刻，说道：“花旗首既然如此，晚生倒有二事相求！”

花碧云听了，不觉一笑。这个读书人倒也奇特，自己欲以一物相谢，他竟不知高低，一口说出“二事相求”，倒是个直性子。

她答道：“施相公请讲。”

施耐庵站起来，自己斟上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问道：“花旗首，晚生与你见面以来，深感你心地深沉、胸怀浩渺、义薄云天。不过，晚生似乎觉得，你眉宇之间，愁云厚重，身姿言貌，异乎常人，举动飘忽，行事奇特，仿佛胸中有无限块垒，身世有不凡遭际，倘若不嫌唐突，请一叙你的过去未来。”

花碧云一听，浑身一颤，猛地站起，抚在案头的手指索索抖动，一字一顿地问道：“怎么，你要打听我的身世？”

施耐庵点点头。

花碧云款款移步，喃喃地说道：“不、不，往事如烟，断魂凝血，怎可轻以示人！”她默默地踱到窗前，清冷的月色下，那窄窄的双肩在抖索不已。

施耐庵心中一震。这女子身世中有什么样的非常变故？为何如此激动不宁？此时，他真后悔不该提出这一问，触动了她心头的隐痛，他惶恐地趑过去，嗫嗫嚅嚅地说道：“花旗首，都是晚生好奇心重，勾起你的隐痛，你、你、你万万不可介意。”

花碧云默立半晌，忽然转过身来，脸色惨白，两滴晶莹的泪珠挂上腮边，在朦胧的月光映照下，仿佛两串剔透玲珑的合浦珍珠。她双唇如血，双目如炬，凝视着施耐庵说道：“不，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

说着，她走到案头，正襟危坐，朝施耐庵点点头道：“施公子。请你再给我一杯酒！”

施耐庵斟上一杯酒，郑重奉上。

花碧云一饮而尽，讲了起来。

“元朝至元初年，寿春城西六十里的一派山峦之中，有一户人家，户主名叫花九叔，妻子名叫卢美容，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年方十四。这一家人乃是梁山好汉神箭将军小李广花荣的后代。花九叔少年时候随着南宋抗元名臣文天祥、张世态转战鄂州、临安，不久元兵南下，他又投到一支抗元义军的麾下，逐鹿中原，转战淮泗。后来宋亡东南，元人入主中原，花九叔便隐居到这寿春山中。一家三口不问世事，老少敦睦。那花九叔从祖上继承下了神箭绝技，寻常时百步穿杨、半空射雁，万马军中箭射上将咽喉，出手之快、控弦之准、开弓之力，教人目夺神摇，令敌酋闻风丧胆，二十岁时便在江湖上留下一个美名：‘赛养由基’。眼下隐居山林，时日充裕，精神闲适，他便每日在丛山林间演习一桩神异的武功。他觉着携强弓挟硬弩，驰骋疆场为官家效力，已是永不再有的往事，在这豺狼当道的世道，须得为后辈传下一桩护家防身，夜黑复仇的精巧绝技。于是，便将马上功夫略略变通，化为马下功夫，将长弓健弩稍稍演进，苦练出一套‘流莹箭’的暗器功夫。那流莹箭长不满四寸，重不足二两，用纯钢点了箭

镞，打出麦芒样一道倒挂须钩；那箭羽更是奇特，乃是用野鸭腹部的茸茸羽毛缀成，出手之时，鸭绒便可消除短箭飞行的呼啸之声，任你听风辨器的功夫再深，也难在仓促之间觉察出来。发箭之时，能将十支短箭电射而出，十名敌手瞬息间便可饮羽而亡。花九叔为了不致引来江湖上的暴客，既不留什么‘警诀’‘秘籍’，也不显山露水，除了自己演练之外，便是将这门招式传给自己的女儿。”

听到此处，施耐庵心中恍然，他又记起了运河边上那七名元兵咽喉上的短箭，原来自己苦苦追寻的“前辈高手”远在天边，近在咫尺，正是面前这位衣裙飘飘、弱不禁风的女子！

花碧云续道：“就在这一年的一个冬夜，一家人围炉品茗，花九叔把独养女儿唤到跟前说道：‘孩儿，你今年已满十七，为父一生劳碌，未曾与你留下什么家业，女大不中留，该是了却你终身大事的时候了。’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封信来，递给娇羞无比的女儿说道：‘按祖辈传下的规矩，俺花家世代只与梁山好汉的后代通婚。因为当年祖上立下家训：凡我梁山子孙必须心存忠义，救民于水火之中；如有贪图富贵，附逆投敌、助纣为虐者，群起而攻之。为父在文丞相军中，巧遇当年梁山好汉卢俊义的远孙卢杰兄弟，也就是你母亲的堂弟，曾经作了大媒，将你许配与当年梁山泊好汉双枪将董平的后裔董大鹏贤侄，近日听说大鹏贤侄为人忠厚、品德端正，又是一位读书识礼的士子，这桩亲事就此定了。倘若孩儿你心下也肯的话，明天为父就要托人将这封信送到扬州，叫大鹏贤侄前来迎娶。’”

施耐庵听得入神，叹道：“梁山好汉这家训立得好！花旗首，那女儿她答应下这门亲事了么？”

花碧云仰首望着虚空，默默一阵，叹道：“唉，答是答应了。可是，却铸成了终身难泯的绵绵遗恨！”

她接着讲道：“那一日过后半月，花九叔喜孜孜地将那茅屋布置得灯烛荧煌，喜气盈庭，那女儿见过远道来迎娶的新郎，见他身形高大，倒也别无他言，婚筵办得十分丰盛，一家人喜气盈盈，唯一的缺憾便是大媒人卢杰舅父因事阻隔，没能来参加婚礼。”

“由于是独养女儿，母亲卢美容舍不得新娘离去，硬是留女婿在家里住了三日。新婚的第二天，女儿突然找到母亲诉说道：‘新郎董大鹏行为放肆，言语鄙陋，更有一桩难忍的是，他那身上仿佛有一股羊膻之气。’可当时母亲沉溺在喜气之中，也不细究，反而劝道：‘如今元人入主中国，胡汉混杂，风俗渐移，加之董公子家世坎坷，曾随父亲在军中效力，餐风宿露，免不了沾染上塞上的膻腥。一席话说得女儿再无疑虑，加之新婚情浓，也就把这点心头的疙瘩抛到脑后了。三日内，女儿领着董大鹏登山眺景，穿林探幽，的确是赏心悦目，两情依依。三日过后，小夫妇辞了父母，洒泪南行，于是回到了扬州郊外的董家。公公、婆婆一见新媳妇秀外慧中，勤谨有礼，自然也欢欣不已。’”

说到这里，花碧云忽然打住，小屋内只剩下两人呼吸之声。施耐庵又起身替她斟了杯酒，双手奉到面前。花碧云接过酒，问道：“施相公，这后半截的事，却是极无味的了。你还往下听么？”

施耐庵道：“正讲到兴头上，就请大姐把它讲个结局罢。”

花碧云叹了口气，又接着讲道：“唉，施公子，你是个聪明人，我想，讲到此处，你已经明白，我讲的这一户人家，便是我的父母，那个糊里糊涂嫁到扬州的女儿么，便是小女子我了。”

“到扬州董家过五、六年，我渐渐发觉，董大鹏常常和公公婆婆拌嘴，两位老人也仿佛对他日渐疏远，尽管我也劝过他，他却只是笑一笑也就罢了。不过这人却有桩好处，那便是对我谦恭有礼、殷勤体贴，大凡小事，言听计从。这情份也兼及我的父母，每当上元、端午、中秋、重阳，他都要带着我不远千里，去寿春归省双亲，常常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对那栋茅屋、对那郁郁葱葱的野岭荒山，他仿佛有着无限依恋。”

说到此处，她的语调变得严峻了：“这一年端午节后不久，我与他从寿春回到扬州，他忽然对我说道，朝廷开科取士，他想去碰一碰运气，倘若有幸中了几甲几名，也能挣得一点俸禄，使我日后免除饥寒之忧。本来，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大多隐迹草野，耻于到元朝为官。可是董大鹏说得恳切，我一个妇道人家，自幼受的是夫唱妇随的教诲，再说赶考也可检验他的学业，就应允了。”

“他一走，我便担起了家事的重压，侍候公婆，教导姑侄，内督纺绩，外事耕耘，终日劳碌，废寝忘食，只盼着他回来之时，大家相见，亲热无比。可是他，这个狼心狗肺的贼子，这丧尽天良的恶棍，却是一去杳如黄鹤，久久不闻音讯！”

“我等呀等呀，整整等了两年，几乎熬干了眼泪。我想，千里迢迢，路途险恶，舟车倾覆之祸，盗贼剪径之虞，时时

皆有，数年不归，那必是遭遇不测了。一个风高夜黑的隆冬晚上，我正在油灯下纺绩，自叹着一生命苦。忽然一个黑影从窗外闪了进来，只见他身着元军参将的官服，脸蒙青巾，腰悬长剑，一闯进来，直奔到我面前，一把抱住了我的身躯。”

施耐庵禁不住“啊”地叫了一声。花碧云挥挥手，讲道：“你不用担心。倘若这暴客真是一个夜闯民宅的恶少，那倒还不可怕。你简直不能相信，抱住我的竟是比恶棍更可怕十倍、百倍的豺狼！当时，我一把挣脱，退到墙角，暗暗将平日藏在那里的短箭取在袖中，喝了一声：‘贼子，再过来，我就要你尸横在地了！’那人似乎毫不在乎，径直逼了过来。我一见形势危迫，衣袖一抖，一根短箭激射而出，说时迟，那时快，瞬息之间，那根短箭直取对方咽喉。而他却丝毫没有知觉。就在我等着他血溅颈脖，砰然倒地的时刻，忽见他右臂微微一抬，伸出双指，在间不容发的奇险之际，轻轻地夹住了那根短箭！我不禁大惊，心想父亲这一手天下绝招，除了我们父女，世上再无第三人知道，俗语道：识功方能破功，这是什么人，竟然毫不费力就破了花家的‘流萤箭’？正在我惊惧万分之际，那人忽然哈哈一笑，一把扯下脸上的青巾，我一看，不觉惊得呆了：这个夜闯民宅的蒙面人，竟然是我的丈夫董大鹏！”

施耐庵又“啊”了一声，听到此处，他的一颗心才从嗓子眼落进肚里，不觉问道：“那么，你们这对夫妻久别重逢，必然是亲热无比了。”

花碧云道：“那是自然。”

施耐庵又问道：“不过，他那手接箭绝招又是从何而来



呢？”

花碧云又长叹一声，讲了起来：“当时，我一见他风尘仆仆，尽管心头许多疑窦，也就暂时咽住未问。待到他梳洗饮食完毕，我才问他：“为何这许多时杳无音讯？这身参将衣服是从何处得来？这手接箭功夫又是何人所授？他却一句也不回答，只是笑着说道：‘不用问了，只要一到我的任上，你什么都知道了。’我见他那喜孜孜的样子，觉得他把天大的喜讯留着，要让我高兴，也就不再追问了。”

施耐庵听到此处，忍不住插言道：“哎呀，你错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你应该当场问个清楚！”

花碧云点点头，说道：“唉唉，我如今才知道错了！可是，你也明白，久别的夫妻一旦相见，情意蒙了眼哪！过了几日，我们收拾家当，一齐上路直奔海州上任，一到地头，我吓了一跳，原来竟是一个雕梁画栋、森严无比的将军府第。迎接董大鹏的都是当地的官吏豪绅和戎装贯甲的蒙古铁骑。那董大鹏戚戚赫赫，趾高气扬，好一副少年得意的神态。当天晚上。他在后堂摆了一桌丰盛的酒筵，屏开众人，只留下两名蒙古装束的丫环侍候酒菜。那董大鹏默默地敬了我二杯酒，一直不说话。我等得急了，问道：‘大鹏，今天你神色间恍惚怔忡，有什么心事，你就直说了吧！我们是夫妻，还有什么顾忌的呢？’他仍然一言不发，又过了许久，他忽然嚎啕大哭，直哭得我心碎神裂，他才收泪说道：‘碧云，有一件事我不敢对你说，我瞒了你许久，我真该死！’我见他神色异样，忙问：‘无论什么事我都经受得起，你只管讲吧。’他停了停，才说道：‘两个月前，朝廷发现你父母都是梁山泊好汉的后裔，又

与淮南、太湖的那些绿林反叛有牵连，派重兵围住那小茅屋，把两位老人都杀了！’我一听这消息，仿佛天塌地陷，哪里经受得住！长嚎一声，哭倒在地。当时也顾不得追问他做官的经过和学武的奥秘，第二天便结束行装，赶到寿春山中那间小茅屋所在的地方。只见茅屋早已烧成一堆灰烬，只剩下荒岗乱树，寒鸦悲啼。我按他说的方向找到了父母的坟墓，烧纸祭奠，望着那两丘土，又想起了父母一辈子养育之苦、教诲之恩，自己连送葬都没有来得及，真是悲从中来，直哭了一天一夜，在坟头昏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阵脚步声将我惊醒，我想：这荒山野岭，来者定不是好人，立即起身藏进了树丛。不久，只见一个老人颤巍巍地来到坟前，俯身泣道：‘花九哥，美容姊姊，我卢杰对不住你们，都是我瞎了眼，把一个豺狼引到你们身旁，叫你们一家惨遭巨变。小弟无颜再立身上。今日赶来，与你们泉下赔罪吧！’说着，只见寒光一闪，那老人拔剑勒向咽喉。我伏在树丛之中，早已认出他便是舅舅卢杰，顾不得荆棘牵衣，大叫一声：‘慢些下手！’奔了出来。卢杰舅父一见是我，不觉又是老泪纵横。他问道：‘怎么，你还跟那个狗贼在一起？’我不知所以，问道：‘舅父说的狗贼是何人？’舅父恨恨地说道：‘就是那个董大鹏！’接着，他便讲出了那叫人撕心裂肺的经过。原来，那个董大鹏根本就不是梁山好汉的后代，他早先本是一个投靠蒙古贵族的鲜卑人。董大鹏父母早年养下大鹏，不想十二岁上出痘而死，两位老人伤心惨目，心境孤凄，盼子心切，却总无子息。董老汉出外经商，偶遇那鲜卑无赖，见他孤身一人，伶俐勤快，便将他收为义子，顶替了已死的儿子大鹏的

名讳。这假大鹏常常为了几两银子的施舍，悄悄为元军作眼线，杀戮忠直之士。及至与花家联姻之时，三日盘桓，这个狡黠的贼子发觉九叔秘藏的怪异兵器，心生恶念，假借赴考之名潜回寿春山中，每日偷偷看花九叔的演试，这贼子本来就隐着武功底子，加之心地灵敏，不到两年，竟然把那手‘流萤箭’学了个八九不离十，不巧有一日老母送饭入山，发现了他的行迹，这贼子竟然杀心大起。谎称在山野发现了乱党头目，告到寿春元将的名下，那元将惯于杀人邀功，连夜带兵围住茅屋，两位老人猝不及防，待要取‘流萤箭’抵抗，哪知秘藏的短箭早已被那重大鹏盗走，二老手无寸铁，双双惨死在元兵屠刀之下。那董大鹏为此换得了一顶海城参将的乌纱。临赴任前，为了消灭罪证，他又带人烧了茅屋！”

施耐庵不觉拍案而起，说道：“好一个丧心病狂的奸贼！真是枉披一张人皮！花旗首，你为何不将他杀掉，以报血海之仇！”

花碧云道：“我何尝又不是如此想的。当日我就赶回海州，装作一切都不知晓的模样，与那贼子周旋。待到夜晚他鼾鼾入睡之际，我举剑便向他斩去。谁知剑刃刚要剁向他那头颅之际，被中忽地伸出一只手来，那手上竟执着一个剑鞘，事出仓促，我的宝剑被他磕掉，他反而跃起将我擒住，拾起宝剑架在我颈上说道：‘哼，乱党余孽，我好意待你，你还要行刺我，休怪我无情！’说着，命人将我缚住手脚，绑在柱上，唤出一个花枝招展的蒙古女人，当着我的面寻欢作乐。打算第二天便将我押解燕都，再去邀功请赏。谁知就在那一夜，刘福通太师父带着白莲教红巾军夜袭海州，把元兵打了个丢盔

卸甲，在虎口之中将我救下，从此，我便成了红巾军手下的一名弟子，跟随刘大龙头杀贼报仇了。”

一席话说完，早已鸡鸣天曙。施耐庵此时已经被花旗首的身世深深打动。此刻，他才明白，这个如此端丽孱弱的女子，为何竟变得冷若冰霜，刹时间心底涌起一股莫名的愤激和同情，他凝视着面前的花碧云，说道：“大姐，倘若有朝一日晚生撞上了这个贼子，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花碧云浅浅一笑，摇摇头走到窗前，冷冷地说道：“你不能，他会杀了你。”她说完，忽然转过身来，脸上哀戚的神色早已收敛，又换上那不嗔不喜、不怒不怨的神色，她说道：“这么多年，刘福通大龙头为小女子打抱不平，曾经派出许多高手前去刺杀董大鹏那个狗贼，可是没有一个人生还！为了我，牺牲了不少好兄弟，我已经不再想这件事了，再提它，只会增加我的罪孽！”

施耐庵大惑不解，忙问道：“哦，有仇报仇，有怨报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大姐如此消沉，又是为何？”

花碧云眼底掠过一丝隐约可见的痛楚表情，讷讷地说道：“老天有眼，世道浑浊，人生善恶哪里还有道理可言？”她一步步走到施耐庵面前，两眼汪着泪水，愤激地说道：“举世之人，都说女子是祸水，是亡国破家的祸水！说我们这些为人世昭雪怨仇的人，这些血性男儿、含愤女子是草寇、强盗、贼！可怜那些为我去复仇的好兄弟，负伤走避的时候，居然没有人开门掩护！居然有许多肉眼凡胎市井小民，为官兵指路，大喊‘捉贼’！当义士们不屈而死，头悬城门之时，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拍手称快！唉，这人世啊人世，哪里还容得心怀正

义的忠烈豪侠?!”

施耐庵万万想不到，这个只能舞剑弄枪的女子，此刻竟能说出这样哲理深邃的话来。其实他也想过：这么多心怀忠义，为人正直的男女英雄，为何空怀报国之心，徒负恢宏之志，长年出没草泽、命悬游丝，却总是被人视为么么小丑、乱世盗贼？许多年来，施耐庵自负经天纬地的才气，大有时不我予、怀才不遇的愤慨。可是，此刻面对一个草莽女子如此浅显的质问，自己却目瞪口呆，无法解答。

他惶愧地说道：“大姐，只怨晚生少谙邦国之策，倘若有这桩大学问，晚生将竭智尽心，学成之后，再来解答你心中的疑问。”

花碧云忽地浅浅一笑，不以为然地说：“施相公，你又错了。你知道太师父、大龙头为何要杀你？为何立誓打下江山之后，杀尽天下的读书人？”

施耐庵想了想，答道：“晚生琢磨，必是他的家族之中出过什么失节投敌，破国亡家的不肖读书人！”

花碧云摇头说道：“你这就更错了。大龙头常说：‘是一个读书人造出了‘草寇’、‘盗贼’这四个丑字，又是读书人写出的史书上骂倒了千千万万绿林志士、血性男儿！若不是他们助纣为虐，不知有多少草泽英雄打下了江山！古往今来，读书士子有几个敢站出来为我们这些官逼民反的人说一句直话，鸣一回不平？这，你该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憎恨读书人，为何发誓要杀尽天下读书人的缘故了吧？”

施耐庵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一切，又似乎一点也不明白，他笑道：“怪不得，在那断崖之下，你差一点刺穿了我的咽喉。”

花碧云抿嘴一笑，说：“不。我恨读书人，我也偏偏喜欢读书人。当时，我一见你，就想起那个董大鹏，真想一剑杀了你！可又觉着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和那个狼心狗肺的奸贼不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我喜欢听你吟的那些词句，和这里的弟兄竟是如此的不同，它们又使我想起寿春山中的爽风绿林、野花泉水！正因为这些，我才在你睡着的地方来回走了许久，终于忍心没有杀你！”

一席话，犹如拂水荷风，润物春雨，说得情真意切。施耐庵望着她，心里的敬重又添加了几分。这么多天的血雨腥风。颠沛流离，第一次听到草莽之中竟有人如此蕴藉坦诚的说这一番活，他的心里暖洋洋的。

施耐庵正要说什么，花碧云早已起身敛衽，意欲告辞。

施耐庵急忙拦住：“大姐，哦，花旗首，明日，哦，天已亮了，该是今日了。今日是大龙头刘福通十天期限的最末一天，倘若他回来，晚生的性命便要保不！晚生死不足惜，可惜的是大姐适才说的题目，晚生倒想琢磨他十年八年，万一琢磨出来，也许可以一解大姐心头疑窦，甚而至于教太师父、大龙头收起他那把意欲杀尽天下读书人的无情剑！”

花碧云沉思一阵问道：“施相公，你怎么晓得太师父回来，便会性命不保？”

施耐庵道：“因为，因为晚生家中从未见过什么‘武林秘籍’，晚生斗胆，骗了大龙头。”

花碧云听毕，脸色唰地惨白，忧心忡忡地说道：“施相公你好大胆，太师父平生最忌有人欺骗他。这件事，只好听天由命了。”说完，整衣而去。远远响起几声鸡啼。施耐庵正自

---

惶悚无计，忽然听得岸上传来一串令人战栗的呼喝：“太师父升帐——”

施耐庵两眼一黑，几乎瘫倒在地上。

## 五 获秘笈全凭扁舟一叶 说兴亡笑谈笔剑双绝

白莲教红巾帮总坛的花厅上，此刻又是烛火荧煌、香烟缭绕，两班列着一百零八名会首、旗首，一个个肃容饬装，脸色严冷，只等着掌坛总管擎剑出厅，大龙头、太师父刘福通升帐。今日，正座已不再坐着那个李代桃僵的王擎天，而是虚席以待。由于是真正的大龙头升帐，气氛更加肃穆，更显得神秘莫测。

不多时，掌坛总管擎剑走出，司仪叩见白莲圣母已毕，满厅教众鹄立静候着大龙头刘福通升帐。如此这般的阵仗，这些义军首领们早已司空见惯，一个个表情冷淡，神态宁静。唯独站在左首最末一位的飞凤旗旗首花碧云此刻心中犹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昨夜风清月朗，她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一时兴趣萌动，换上女儿装束，打算到那观澜阁上一吐郁积之气。没曾想无巧不巧，却可可儿地在那间临水的小屋里遭到了被软禁的施耐庵。她始而惊讶，继而欣慰，事后竟被这位书呆子热诚感动，吐露了自身的家世和惨痛的巨变。

她怎么也想不到，花厅上那一幕悬心的场面过后，大龙头刘福通竟然没杀掉这个败了义军大事的读书人。她私下忖度：或许是那一本什么“秘籍”打动了太师父的心，才使他



慈悲大发，格外开恩，留了那书呆子一条活命。及至听说他竟然欺骗了堂堂的大龙头，不禁万分担心。她想：大龙头寻常士子都要杀，这个大行诓骗的书呆子今日绝然难逃活命！

她本想施以救援，无奈大限临近，大龙头心思深远，智谋百出，自己又有何德何能，敢在虎口拔牙，蛟龙嘴里取珠？眼下，她的心早已悬到喉管，胸口扑扑乱跳。一想到那个心热意诚的读书人，一想到昨夜月白风清之下的一席长谈，一个见义勇为、有胆有识的书生，再过片刻便要丧身在无情剑下，自己眼睁睁无可奈何，不禁在心底涌起一股惭愧和怜惜的感情。此时，即便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下界，也休想挽回这场惨剧，一切只好听天由命了。

花碧云五内如焚，一双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紧紧盯着廊后那扇红漆门，少时，两个刀斧手就要押着五花大绑的施耐庵走上厅来，接着便是大龙头瘦脸如铁的大步登上正座，一声轻哼，刀光闪过，一条性命便要了结，那就再听不到那个书呆子吟词咏物了。满厅会众屏息凝神，也都一齐盯着那扇门，空气都似乎凝结。

等着，等着，已经过了一盏茶的时辰，厅上的烛炷又矮了半寸，那扇门里却依旧声息全无。厅上众人禁不住窃窃私语起来。大龙头一向行事果决，动作迅捷，今日却是什么缘故，竟然久久不见踪影。

正在众人疑虑之时，只见那扇门徐徐开启，走出了两个人来。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没有凶威凛凛的刀斧手，走出去的一个是大龙头刘福通，另一个竟然是换了一身簇新装束的施耐庵。只见刘福通携着那读书人的手，满脸笑意，边走

边谈，并且异常亲切而投契。

满厅会众惊得呆了。大家大眼瞪小眼，如入五里雾中：大龙头今日竟然和一个读书士子携手絮语，简直是天下奇闻。花碧云见此情景，更是诧异得无法形容。施公子诓骗大龙头，按教规罪不容诛。大龙头今日为何大发慈悲，法外超生？她惊喜之余，心里又不觉打了个寒噤：啊哟不好，大龙头一向行事诡秘，说不定杀人杀得腻了，今日要用一种新鲜的办法处死这个书生？

只听掌坛总管大声叫道：“拜见太师父，大龙头！”众会首一齐施礼。刘福通走到正座上坐下，立即吩咐：“还不快给这位施相公设座！”

廊下应声走出两名亲兵，抬上了一把铺着缎面的交椅，搁到刘福通的一侧。施耐庵畏畏葸葸，不敢就座。刘福通笑道：“好一个脓包秀才，俺叫你坐你就坐，还讲个什么鸟礼数？”

施耐庵坐到椅上，不敢仰视，满厅会众见大龙头竟对这个酸秀才如此眷顾，更加议论纷纷。

有的说，“太师父今日只怕撞了邪”

有的说：“大龙头上了普陀山，受了观音圣母的教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刘福通环视众人，忽然厉声叫道：“你们吵些什么？俺刘福通今日要让你们开开眼界！”说着，他一指施耐庵，眉开眼笑地说：“诸位会首、旗首，诸位教中兄弟，这位是俺请来的贵客——钱塘施家的施相公！你们或许在嘀咕，俺一世讨厌读书人，一柄剑下不知斩了几多屈死鬼！今日行事奇特，让人奇怪！”他说着，豪迈地一阵大笑，然后正色说道：“要想

猜透俺的心事，那可不易得很哪！俺刘福通是天下头一名九窍皆通的玲珑鬼！”

这一席话，又引起满厅会众的嗡嗡议论。蓦地，只听得刘福通怒吼一声：“王擎天，你出来！”

站在右侧那一排里的王擎天抖抖索索地走到当厅。此时，他早已不似十天前假扮大龙头时那般威风凛凛的模样，偌大个狼狽身材，佝着腰，耸着肩，一颗巴斗大的脑袋缩到了胸口，活象只弓背大虾米。他讷讷地说道：“太师父，弟子王擎天这厢拜见。”

刘福通斥道：“好一个大胆的王擎天，前日要你代掌总坛，你为何要杀这位施兄弟？”

王擎天答道：“太师父，弟子怎敢擅权乱杀无辜？只因这个书——哦，不不，这位施兄弟鲁莽行事，坏了本帮破敌之计。故尔小弟按照教中规矩，处以死罪。”

刘福通喝道：“住口，胜败乃兵家常事，怎可乱杀忠勇之士！”

王擎天口里唯唯，心下嘀咕道：你大龙头杀过多少贻误军机、临阵逃脱的人，你杀得，偏俺就杀不得。他抬头望一眼大龙头，大龙头脸色铁青。只得仗胆答道：“弟子只顾执法，未曾细想。”

刘福通：“哼，执法执法，哪有连个身世来历都不问一声就要胡乱开刀的道理？”

王擎天心下更是不服：咦，这也奇了，你大龙头这多年来，只要见到闯坛的读书人，拿着便要开刀，又何时问过一什么身世来历？这真是只准龙头放火，不许俺王擎天点灯！

他不觉愤愤答道：“太师父既然叫弟子代掌总坛，弟子怎敢逆太师父的惯例行事，俺不就是跟太师父你学的！”

刘福通气得呼地站起，正要怒斥这个敢于在众人面前顶撞自己的王擎天，他嘴巴张开，却半天道不出一个字来。王擎天尽管鲁莽，可他一句话却说中了自己的心病。他刘福通虐杀读书人，每一回都是在众人眼前干的，这满厅会首、旗首亲眼得见，记忆犹新。眼下对王擎天的质问，他这个大龙头委实无法反驳。

满厅会众一时被这情景吓得呆了。各人心中都在嘀咕，脸色变幻繁复，有的惊讶，有的快慰，有的担忧，有的愤慨。大多数却是揣着两桩心事：一是眼见浑浑噩噩的会首王擎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顶撞、讥刺万人尊崇的太师父，忒也无礼妄为！另一种心思便是觉得太师父滥杀读书人确也毫无道理，平日敢怒不敢言，今日被王擎天揭了痛处，处境尴尬，他们一个个心中快慰。

众人正在各自揣想。座上的大龙头刘福通忽然巍然站起，那双隐藏在深深眼窝里的瞳仁精光暴射，朝着满厅众人扫视一周，嘴唇微微抖动，霎时，大厅里响起一阵沉重浑厚的声音：“王兄弟说得在理，俺刘福通身为总坛大龙头，律身不严，教弟兄们走了邪路，学了坏样，俺心里头不自在！”

“想俺刘福通自从十七岁干起了杀富济贫的勾当，几十年来，只想为啼饥号寒的百姓做主，与贪官污吏寻仇，与昏庸无道的胡儿皇帝作对！几十年来，承蒙百姓们抬爱，众位兄弟两肋插刀，倒也做过几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博了个江湖大英雄的美名。不过，俺今日却忽然发觉，俺哪里是什么江湖

大英雄，俺是一条埋头乱撞的野牛，一个没长眼的草头王！俺觉得，几十年天天叫唤为民取义、替天行道，却自己给自己脸上涂屎！正所谓：日日吃素，到头来灶中烧的竟是菩萨架下的佛经！”

“众位兄弟或许要问，俺这位太师父，大龙头今日是触动了脑子里哪道机括，绊动了肚里那根经络，为何自打自脸、自悔自恨，该不是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满厅会首竖耳聆听，惊诧莫名。刘福通略顿一顿，走下座来，双手扶起在一旁的施耐庵说道：“不是，都不是！而是这位兄弟无意闯坛，教俺刘福通开的窍！”

他将施耐庵扶坐下，接着滔滔地讲了起来：“那日王擎天兄弟掌坛执法，俺听说要斩的是一个姓施的读书人，心中一动。俺想：这些年俺红巾帮总坛见不得书呆子，此人敢闯龙潭虎穴，莫不是有些蹊跷！于是，俺那日便在廊后仔细打量。一见施兄弟的模样，一听说他祖籍是钱塘，俺心里又一动，记起了二十年前一位朋友讲过的一件事。说是江湖上流传着一本‘武学秘籍’，委实是旷世难得的奇书，其中记载，不仅有行军布阵、奇门遁甲、邪正两道的兵刃器械，更有千载难睹的神功绝技、怪异心经，此书二百年方在世上现身一回，豪杰大侠、草泽壮士，只要有幸到手，下者便可占城略地，作乱世枭雄；中者便能裂土封疆，立节开府，作一路诸侯；上者即可囊括宇内，统驭六合，南面称王！这本‘秘籍’自梁山泊宋江死后，不知隐入何处，二百年后，据说又在钱塘施家出现，乃是施家老兄施维诚四十年前得于杭州六合塔下的石隙之中。因此，俺大喜之余，便命人救了这位施兄弟的死

罪，连夜直奔江南钱塘，去找那本兴邦立国、称王图霸的绝世奇书！”

满厅人众“哦”地一声，方才明白了当日大龙头释放那读书人的缘故。

花碧云的心里更是既高兴又担心。她想；那位施相公看起来不过是一位读书人，而且一见他那衣着打扮，气色神情，就能猜到他祖辈大概既无达官显宦，更无公侯将相，充其量不过是三家村的学究！谁知他的家里竟然藏着这本绝世的“武学秘籍”，也不知祖上哪位先人头上罩了灵光！不过，此时。她愈是高兴，就愈是担心。昨日水榭之上，那施相公明明说道：他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武学秘籍，只不过为了从大龙头手下脱身，才撒了个弥天大谎！俗话说，福中藏祸，乐极生悲，此时大龙头愈是高兴，待会儿骗局揭底，那结局愈是堪虞！

只听得大厅上又响起了大龙头那沉重的声音，他详尽地讲起了南下钱塘惊心动魄的遭遇。

那一日，刘福通一路风尘赶到了杭州，按着施耐庵所指的方向。直奔那深院高墙的平章衙署。当时，正值夜深人静，星月无光。他一纵身跃进院子，只见一个更夫敲着梆子迎面走来。他一把揪住，问明了那个狗官副使铁尔帖木儿的卧室所在，便将他封了穴道，拖入马槽。待到来至那个狗官的卧室。只见窗纸上透着灯光，他用唾沫点破窗纸，张目一望，简直把他气得炸了肺，只见那狗官袒着毛糙糙的一身横肉，将四、五个汉人女子前拥后抱，极尽猥亵！他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脚踢开窗户，拔剑便刺向那狗官的胸口！

他满以为这一剑会结束了那狗官的性命，谁知他走了几十年江湖黑道，这一回可差点着了这狗官的道儿！就在他刚刚跃进窗户之时，猛见窗棂上唧唧有声，他叫声不好，正待缩身退避，呼吸之间，窗棂上下一合，几十把钢刀狼牙般地插在窗框之上，直砸向他的头脚。亏得他身手尚自不慢，间不容发之际疾退而出。饶是如此，那狼牙刀也将衣襟扎了几个窟窿！此时，他想这狗官可恶之极，旋即使出开山掌，怒喝一声，毕平生之力，拍在墙上，那道墙壁立时哗啦啦土崩砖洒，直拍向屋内那个狗官，刹时血浆飞溅，惨叫连声，几个少女早已在刀网下坠之时躲出卧室，一面崩墙可地将那狗官砸了个脑浆迸裂，血糊胸膛。刘福通乘着那声巨响，跃了进去，正欲到他身上搜寻藏秘籍的行走线路，忽听得哈哈一声哑笑，一队蒙古亲兵拥着一个官员围到了身后。

来者正是铁尔帖木儿，适才被砸死的竟是一个偏将。只听那狗官冷笑道：“何方草贼，竟敢夤夜行刺本官，今日你将插翅难逃！”刘福通心中想道：适才鲁莽行事，只当这狗官不过是个无拳无勇的酒色之徒，也忒小觑了此人。吃一堑，长一智，此时劲敌相逢，他哪里再敢掉以轻心？静心宁神之后，便装成害怕的样子，可怜巴巴地说道：“大人，小的只因穷得无路可走，才来此处行窃，不料惊动大驾，小的死罪，万望网开一面，回去侍奉八十岁的老母！”谁知那狗官眼力不低，他笑道：“好一个狡贼，你当本官没看见你掌劈厚墙！你这小子倒有几斤膂力，休想瞒过本官！不过，再大本领也不可在此撒野。左右，给我拿下！”立时，几个亲兵便如疯狗般扑了上来，刘福通本待展开“翻江剑”法，将他们一齐结果，转



念一想，来此非为杀人，乃是为的那绝世秘籍。于是装成剑法拙劣的三流小辈，胡乱格了几招，忽然大叫一声，让一个亲兵在臂上划了一道浅浅的刀伤，乘着血光一闪，顺势倒在地下，大叫：“总爷饶命！”那狗官忙喝道：“住手，留下活口。”此时他戒心未除，问道：“草贼，怎不使你的开山掌？”刘福通装傻卖痴，哭声说道：“老爷看岔眼了，你那墙壁年久失修，砖松泥落，一推就倒，只要大人饶了性命，待明日俺替你邀几名工匠砌面新墙，将功赎罪。”那狗官听了，犹豫一阵，又叫一名亲兵挺刀刺下，刘福通索性大叫饶命，让那刀锋在腿上划一道口子。那狗官一见，沉吟不语。刘福通见他松懈无备，乘势就地十八滚，电光石火之际，滚到那狗官路前，一式“翻江剑”扫向他的双腿，饶这狗官跃起迅捷，也早已迟了半拍，刘福通那“翻江剑”下不知斩过多少高手，这狗官一声惨叫，双脚从踝部被那把剑齐齐斩断，倒在地上。刘福通一把挟住惨叫的铁尔帖木儿，一支剑指东杀西，转南斩北，刹时叫十余名亲兵命丧黄泉。然后剑尖直指狗官咽喉，问道：“狗官，快说出那本《御批千家诗》的去处！”

那狗官双眼一眨说道：“好汉，下官一介武夫，哪里知道什么《御批千家诗》？”刘福通一听气往上冲，手上一紧，剑尖直透肌肤，狗官怕死，连忙叫道：“好汉饶命，我说，我说，那本《御批千家诗》确实藏在下官的家中！”

说道此处，刘福通忽地戛然而止。满厅会众鸦雀无声。只有花碧云惊讶万分。她知道施耐庵明明说过，他家中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御批千家诗》中藏着的“武学秘籍”，而此时大龙头刘福通却讲出那知府一口应承家中确实藏有这么一本绝



世奇书，这件事实在令人诧异莫名。于是，朝坐在刘福通身边的施耐庵投来了长长的一瞥，那眼光似乎在说：“你这书呆子，到底是在骗大龙头，还是在骗我？”

刘福通接着讲了起来：“当时，俺也怕这狡猾的狗官要什么鬼花招，横剑一勒，厉声说道：‘俺这把剑可是不饶人的，若是找不到秘籍，俺可要杀你的满门！’那铁尔帖木儿连连说道：‘好汉放心，好汉放心，下官把藏秘籍的地方告诉你。’说毕，从怀中掏出一张白绸，那白绸上竟用朱笔划着整个衙署的房屋场院路径图，他指着一处打着黑点的所在说道：‘往西第四进有一个小院，院内有一个照壁墙，撬开灰泥，墙上第三排第四块砖缝里便夹着那本火漆封固的《御批千家诗》！’俺接过地图，将他几道麻穴都重重地点了。然后直奔西院，走过两进小门，俺忽然想道：这狗官既然防范如此严谨，对这秘籍必然看得重于性命，既然有了这地图，何时去取都是一样，可千万再休着了狗官的道儿。想到此，俺转身便奔回原处，展眼一看，不觉惊得呆了：那狗官躺下的地方，只剩下一滩污血，哪里还有他的影子？”

施耐庵正听得入神，如此景象大出意料，他不觉无限惋惜地“唉”了一声。

刘福通续道：“原来那狗官功夫不弱，在俺忙着取书之时，闭了全身穴道，所以被点穴之后尚能行动。俺一离开，他便发出暗号，招来侍卫，将他背走。”

满厅会众心中暗叹：没曾想蒙古狗官中也有这等好手。

刘福通道：“哈哈，众位兄弟一定嗤笑俺这位太师父无能，被一个胡人小辈玩了。倘若果真如此，俺刘福通还有何面目

对天下英杰，有何脸面号令你们这些义军首领？那狗官大奸大猾，岂知俺刘福通姜老愈辣，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哪知俺临走之时，已将带在身上的‘臭蓟引路丸’放进他的衣带之内。你们知道，这蓟草奇臭无比。将它炼成药丸，只要一放进敌人身上，一路上便会留下气息，任他藏到王八肚里，也能循迹找到。而且此丸的气味，只有常常习闻久嗅，方能寻出那股异味，敌手自身因体气掩盖，反而难以察觉。当时，俺循着那股臭气，疾步追踪，一直追到离衙署四条街巷的一道小土坡上，果然见几个元兵拥着一乘小轿在疾步飞奔。俺知道，一翻过这道土坡，便是元朝杭州将军的大营，那里千军万马，禁卫森严，再擒这狗官便不容易了。于是几个纵跃，抢到轿前，一路‘翻江剑’撂倒了轿夫卫兵，伸掌击碎轿身，揪出了那个狗官！”

满厅会众立时欢呼：“大龙头智勇超人，可喜可贺！”

刘福通得意地点点头，说道：“喂，时间紧迫，当时俺在早已被开山掌击得半死的狗官身上搜出了那本秘籍，只见黄缎面上绣着两行字，道是：“‘绝世秘籍，万古警诀’。俺当时也顾不得细看，施展轻身功夫，迅即离开那道士坡，改形换貌，奔走两日两夜，到了扬州渡口。秘籍到手，俺急不可耐，藏在江边芦丛之中，乘着月色明亮，打开了那个黄缎面包着的秘籍。”

讲到这里，刘福通故意卖了个关子，叫道：“拿酒来！”随从捧出热酒，刘福通笑盈盈地替施耐庵斟了一杯，然后自己斟满，慢慢品尝起来。

听到那绝世秘籍到手，满厅会众心痒难搔，而大龙头此

刻却慢条斯理地品起酒来，实在叫人哭笑不得。

只见掌坛总管走上一步，禀道：“太师父，弟子们都等着瞧那本秘籍，敬请太师父及早赐众位会首们一观。”

刘福通品一口酒，美美地咂了咂嘴唇，说道：“忙个什么？早忙，你都添了儿子娶了亲，省得偌大个汉子还是条光棍！”一句话说得掌坛总管哑口拙舌，不觉朝左侧末位上的花碧云瞟了一眼。花碧云霎时羞红双颊，投来嗔怪的一瞥。

刘福通一杯酒下肚，兴致又起：“众位兄弟，那日俺在江边芦丛打开黄缎包袱，只见里面又用牛皮紧紧包着数层，扎着密密的麻绳，俺一一解开，最里边果然是一本火漆封着的《御批千家诗》！”

刘福通说着瞟了施耐庵一眼：“施家兄弟，如何？俺可没有骗你，你却骗了俺这堂堂总坛大龙头！”

施耐庵连忙起身打躬：“大龙头息怒，晚生委实是为了脱身！”

刘福通笑道：“罢了，这便是弄假成真、歪射正着，要不是你瞎说，俺只怕要去翻遍你施家的坛坛罐罐！”他接着讲述道：“待俺打开《千家诗》一看，不觉大叫上当。原来那书里除了什么‘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一类的老古董之外，哪里有一个字的武学秘诀？”满厅人一齐失望地“啊”了一声。

刘福通续道：“当时，俺一遍一遍地翻找，也没找到一个有用的字句，一气之下。几乎将这本破书一把撕得粉碎，撒进那茫茫大江之中！事后一想，这本书既然举世瞩目，那狡黠的狗官铁尔帖木儿又如此珍视，只怕其中大有奥妙，只因

俺书读的忒少了，悟解不出，因此捉摸不出其中精义。此时，要是有一位知书识礼的秀才在眼前，岂不甚好。想到此处，俺忽地脸红心跳，唉，怎么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那些读书人被俺这把剑杀破了胆，哪还敢来撩虎须？此时，俺后悔不该把天下读书人都看成废物，胡乱诛杀，如今再去求他们，岂不是自找没趣。一路上俺自怨自艾，愧悔难当，无意中忽然想起了这位施家兄弟，如今正禁在观澜阁中，拿回去让他瞧瞧，倘若瞧出奥秘，俺便改换主意，不仅不杀他，还要重重地赏他。倘若解不出来，俺便这么一剑，喀嚓斩下他的头颅，以消俺这晦气！”

花碧云望着施耐庵，眼里透出欣慰的目光。心想：一定是施耐庵早已解出书中的无穷奥秘，大龙头才如此优礼相待，他才能从阶下死囚变为座上宾。

刘福通又道：“昨夜五更左右，俺到底赶回了乌桥，不及喘息便直奔‘观澜阁’水榭，找到了这位施家兄弟。”他说到这里，忽然站起身来，走到施耐庵面前，抱拳齐眉，说道：“施家兄弟，往后的事，文绉绉疙里疙瘩，就请你代劳了。”

施耐庵连忙回了一揖，慢慢清了清嗓子说道：“太师父、大龙头、刘老伯！”

一句话未说完，满厅会众竦然一惊：“什么刘老伯？！这书生一介寒儒，何德何能，竟然与总坛大龙头攀起亲戚来了，好大的胆子！”

施耐庵倒不在乎，朗朗说道：“众位会首、旗首，昨夜五更，只见刘老伯匆匆而至，一身风尘，倏然来至晚生面前。斯时矣，刘老伯掸几案、展黄袱、解丝绳而展秘籍——”

会首中几个急性子的大汉早已听得又腻又烦，不觉大叫：“兀那秀才，休要咬文嚼字，快讲快讲！”

大龙头刘福通闻言大怒，拍案而起：“哪一个兄弟如此放肆？俺就爱听施家兄弟这如珠谗语。你们这些人，只会刀枪会友，出口伤人，哪一位能谄出施家兄弟这样的文章来，俺刘福通跟他磕三个响头！哼哼，还不跟俺老老实实听着。”说着，回头对施耐庵和颜悦色地笑道：“好兄弟，讲！”

施耐庵点点头，续道：“四目对视，一番琢磨，便将那《御批千家诗》中的奥妙，彻底揭开！”

满厅会众一时又惊又喜、又妒又恨。喜的是这“绝世秘籍”终于揭出奥妙；恨的是，区区一介穷酸，竟然压倒了大龙头。

施耐庵对刘福通说道：“刘老伯，请将那本《御批千家诗》赐晚生一用。”

刘福通说声好，从怀中掏出一个黄缎子包袱，捧给施耐庵。施耐庵慢慢打开，露出一本赭色书皮，徽州熟宣装订的《御批千家诗》。

施耐庵翻开数页说道：“众位会首、旗首，相传这《御批千家诗》出于宋朝徽宗皇帝手笔，乃是攻书入门的必读之书，故尔人称；只须诵熟千家诗，不会吟诗也会吟！不过，这本标着‘大宋宣和元年刊印’的《御批诗》，却是一本假冒的书！凡是读书人都知道宋徽宗书法天下一绝，飘逸饱满、铁骨银勾，大有上追虞、王，下比颜、柳之慨。可是这些批笔，形似而神非，外逸而内不劲，故尔晚生知它是一本假冒皇帝御批之书！”

这一席话说得深入浅出，在列会众听得十分有兴味，就连那几位胸无点墨的会首也对这竟敢假冒皇帝批文的印书人大感敬佩。

施耐庵续道：“于是，晚生便在这御批之中寻找奥妙，竟然发觉那些批语不仅不是颂扬皇帝功德、宣扬伦理教化，竟是处处隐着反叛朝廷的意思！”

他翻过几页，说道：“比如这首李白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明是见月思乡之意，这批语竟写着：‘月是清平世界，霜如昏君奸相，不除贪官污吏，英雄誓不还乡’！”

厅下会众中听了这段批语，竟有人大叫：“好一个读书人，写得解气！”

施耐庵又翻了几页，说道：“再看这一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上面批道：‘民如春草，岂惧焚燎，一旦点着，烧尽蔡高！’”

“晚生一番诵读，终于猜出这本书的来历，此乃当年梁山泊义军所编！”

众会首一听此言。不觉纷纷议论起来。大多数都道：梁山泊好汉劫富济贫，尽是三山五岳的好汉。整日大碗酒大块肉，白刀进红刀出，几时听说还编过什么《千家诗》？

施耐庵笑道：“晚生揣摸，一是只有北宋人熟识徽宗笔迹，熟识方能草仿；二是这批语中的蔡、高，必是指奸相蔡京、高俅，别无他解；第三，传说梁山泊上有一位圣手书生萧让，惯会摹仿他人字迹。这包书的牛皮封套，至今已经绝迹，乃是当年梁山泊大破连环甲马之时缴得牛皮鞞甲所制，有此几宗，

这本《御批千家诗》，必是梁山山寨传下之物无疑！”

众人见他条分缕断，说来头头是道，个个听得频频点头，刚见面那股凌人盛气早已跑到爪哇国去了。此刻，这伙钢刀烈火临头，眼都不眨一眨的绿林大豪，犹似刚刚入塾的蒙童，生怕听漏了一个字。

施耐庵轻轻拍着那本《千家诗》道，“晚生接下来又想：梁山泊义军军务倥偬之时，金戈铁马之际，竟然如此用心摹仿，精雕细刻，印了这样一本极普通的诗集，其中必有深意。于是。晚生便循踪觅迹，在字里行间找奥秘，果果不然，那奥秘到底被晚生找到了。”

“你们看，这每道批语都是用正楷书写，但每道批语中总夹着一、两个用行草写的字迹，实在不易辨识。不过晚生幸而读了几年书史，这点学问倒是有的，一见这事蹊跷，便细细挑拣，将书中所有行草写就的字都拼了拢来，竟然拼成了一首宋词，这词牌便是岳武穆填过的《满江红》。”

说毕，他从袖内掏出一卷纸，双手捧给刘福通道：“刘老伯，这首词晚生已缮写在此，请老伯为众位会首、旗首们展示。”

刘福通倏地变得庄重虔诚，稳稳接过那卷纸，高举过头，手腕轻抖，只听得唰地一声，纸卷抖开，一首墨迹未干的《满江红》赫然展现在眼前。

施耐庵朗朗诵道：

“义薄云天，师老矣，起凤腾龙。复山河，败虎屠蛟，莫叹西风。怨海愁山今何处？兵车辘辘向垂拱。不将这热血膏荒野，精诚雄！剑似雪，与君共；笔如椽，两心同。绝域时

时间筭策，唤得水泊飙风动。醒沉寐，举擎天玉柱，世事如钟。

人日吟于梁山之阳。”

施耐庵手舞足蹈，琅琅上口，直读得意气风发、神彩飞扬。哪知满厅会众听完之后，有几个稍通文墨的首领尚在咀嚼其中的含义，有几个兴致细腻的会首只觉这文绉绉的词儿听来有如唱曲儿似的，铿锵起伏，抑扬顿挫，十分过瘾。而那些鲁莽大汉则听得味同嚼蜡，如撞木钟。又是那个王擎天走了出来，指着施耐庵叫道：“兀那秀才，弄了半日，文绉绉、咕碌碌罗嗦了一篇臭文章，你说的什么武学秘诀在哪里，你寻的奥妙又在何处？俺瞧你只怕是为着骗这身新衣裳，混这把烂交椅，在这儿胡扯乱说，卖狗皮膏药。”他朝刘福通嚷道：“太师父还不将这书呆子一顿好打，赶了出去！”

刘福通面色和蔼地站起来，对王擎天招招手道：“擎天兄弟，说得好，你过来！”

王擎天一副直肠，只道大龙头赏识他刚才那一席话，忙地奔到刘福通座前，说道：“大龙头有何吩咐？”

刘福通倏然变色，一把拧住了王擎天的耳朵，直扯到施耐庵面前，怒道：“好一个狼狽大汉，你只知三百斤傻力气胡乱使，跟施家兄弟扯衣提鞋都不配。要冲你，天下的宝贝搁在面前你都不识：如今罚你替施家兄弟搦笔磨墨，牵纸提书，看你还敢胡说八道不！”

王擎天耳朵生疼，杀猪似地嗥叫起来，连连说道：“弟子不敢乱说，不敢乱说！”

刘福通脸色肃穆，按剑说道：“众位弟兄，俺们都是生死



相共的朋友。眼下，施家兄弟立即要宣读那秘籍上的精旨。请诸位向白莲圣母发誓，有谁再敢不遵号令，褒贬秘籍，休怪俺大龙头手下无情！”说毕，拔剑出鞘，寒光闪过，身后的椅背立刻断了一角。接着，他一把扯开佛龕上的帘幕，俯首默祷。众人一见，一齐匍匐在地，跟着刘福通通道：“圣母在上，弟子倘若褒贬秘籍，有如此椅！”

祷毕，刘福通说道：“请施家兄弟为我白莲教红巾坛大众兄弟宣读秘籍精义。”

施耐庵不敢怠慢，语调庄严地说道：“众位会首、旗首，适才这一阙词乃是一首藏头之诗。请看，这首词每句头一字一旦联贯，便是如下一首五言绝句。”

他一字一顿地诵道：

“义师起复败，  
莫怨兵不精；  
剑与笔两绝，  
唤醒举世人！”

念毕，满厅人众鸦鹊无声，只听得见粗重的呼吸之声。这首诗四句二十字，明白通畅，含义浅近，这一众会首、旗首们猛觉得仿佛有一个人将自己头脑中日思月虑的疑难，豁然揭开。又仿佛在那弯曲迷蒙的山径之中跌跌撞撞，猛地眼前峰回路转，视野开阔，一马平川，恍然欣然之余，大有不知所措之感！一时间，满厅之人怔怔忡忡，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大眼瞪小眼，心中都明白之至，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此时，只见大龙头刘福通慢慢地走下座来，从施耐庵手

中接过那本《千家诗》，一步一步走到当厅，长眉微微抖动，五绺长髯飘飘欲仙。双足顿地，似踉跄而又似轻捷，那神态好象刹时间老了十岁，又好似年轻两成。他双手捧着那“秘籍”，犹如捧着心肝宝贝、稀世奇珍，走到大厅正中，一双眼睛从那深谷似的眼窝射出如电的炬光，一个一个地巡视着在列的众位会首、旗首，声音抖抖地发出话来：“众位兄弟姊妹，俺刘福通一身傲气，两袖清风，凭着满腔血仇走遍淮、泗，仗一柄‘翻江剑’打遍天下凶顽。几十年来，靠着众位兄弟的帮衬，也曾叫奸佞丧胆，义士感叹，成了朝廷眼中的洪水猛兽，也博得个绿林魁首的英名！可是，今日，俺第一次觉着俺刘福通哪里是个什么狗屁英雄，俺哪配作绿林魁首，俺不过是糊涂混子、井底蛤蟆、草内秋虫！”他说到此处，不禁须眉疾张，声调发涩，连忙稳了稳心神，接着说道：“打俺懂事起，俺就立志学那历代反暴虐的猛士豪杰，俺平生最敬重的不是什么三皇五帝、公侯将相、历代圣人，而是陈涉、吴广、绿林、赤眉，是唱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冲天大将军黄巢，是那替天行道、食菜事魔的宋江、方腊！可是俺这许多年苦练马上马下武功技艺，详研那行兵布阵的六韬三略，一心要作一个乱世的魔头，济世的英雄！苦心经营这许多年，兵不可谓不精，将不可谓不勇，这‘翻江剑’不可不谓天下一绝！可是这几年来，屡战屡败，闹了许久，只剩下乌桥镇这一小片土地！倘若再闹下去，只怕死无葬身之地，为天下人落一个笑柄！”

说到此，这个深沉厚重的江湖豪客，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血火锤打的铮铮铁汉，双目内竟然涌出了两行热泪。伸开两

支瘦骨伶仃的长臂，双手戟指，两眼望着虚空，后仰的头上白发如雪，直披上双肩。

大厅里刹时响起了犹如受伤的猛兽般的悲呼：“苍天，苍天，请恕俺刘福通愚鲁无知，致使勋业未成，壮志未酬，大梦不醒！”

满厅会众跟随刘福通这么多年，几时见过大龙头如此失态？不觉一个个竦然惕然，浑身热血奔涌。刘福通渐渐冷静，他摩娑着那本“秘籍”，长叹道：“昨夜五更，俺叫这位施家兄弟揭破这道秘籍的奥妙之时，方才大梦惊觉，那四句藏头诗真不愧是千古秘诀，旷世奇文！四句诗胜得过庙堂上的韬略经纬、四海五岳的各派武功！胜得过整个绿林中十万高手，御林军的百万貔貅！”

他见会众犹自不以为然，又道：“好一个‘剑与笔两绝，唤醒举世人’！好哇，好哇！众位兄弟，不知你们如何想的，可俺却从中悟出了两个字：‘人心’！”

他对众人扫视一遍，又道：“众家兄弟姊妹，俺们在杀富济贫、济世救民，可又有几个百姓晓得俺们的心肠！那些读书人一想到俺们之时，口口声声‘草寇’、‘盗贼’，一写到纸上，便是千古定论，百姓们相信书本，有几个相信俺们这些打家劫舍的‘强盗’？”

“百姓们恨打仗，读书的恨杀人，可俺们却偏偏生就是打仗的坯子，杀人的魔星！而偏偏还要杀读书人！俺们越杀，他们便越骂，百姓们就越怕，那——俺们失了天下人心，还造个鸟反、行个什么鸟道！”

“剑与笔双绝，好，好，好！俺从今日起再不杀读书人，

尤其是汉人的读书人，俺对圣母起誓：若是再乱杀无辜，天打雷劈，死无葬身之地，俺要叫天下的读书人都信得过俺这个草莽英雄，再不骂俺是‘草寇’、‘盗贼’，而是拿那支笔，去骂那暴虐无道的狗皇帝，骂那些贪赃枉法的奸佞！”

他说毕，吩咐随从：“这本绝世秘籍，是俺的性命，也是白莲教红巾军的镇坛之宝，放在圣母座前，俺要朝夕礼拜！”

这一席肺腑之言，直说得满厅会众个个首肯，人人动情。施耐庵更是心绪翻腾。好一个大龙头！竟然将这几句藏头诗详解得如此明白、警辟！一时不觉对这个威严冷峻的老英雄肃然起敬。

刘福通又对施耐庵说道：“施家兄弟，多亏你的这本祖传秘籍，救了俺，也救了俺这支红巾义军？若蒙不弃，俺愿在圣母坛前拜你为掌坛军师！”

施耐庵听罢一惊，连忙说道：“刘老伯，晚生只念得几句诗词，手无缚鸡之力，胸无用兵之计，岂能担此大任？”

刘福通一听，只道这书呆子嫌军师地位卑微，猛地一把脱下自己身上的大龙头长袍，解下那系着极大白莲的腰带，说道：“俺一介村夫，今日才知读书人的可钦可敬，这把大龙头交椅，就让给施家兄弟了！”

施耐庵心想：刘福通虽是个粗鲁之人，倒也十分爽快！尚能汲取血与火的教训，幡然悔悟，我离家出走，就是为了寻找义军，解民倒悬之苦。今日有此机缘，岂可错过？于是说道：“军师之位不敢当，坐头把交椅更是折煞晚生了。如大龙头不弃，晚生愿随左右，早晚躬听驱策。”

## 六 荷水荷风柔情万种 嫉心诡谋恶浪千叠

从总坛花厅回来，施耐庵又徘徊在观澜阁的水榭，信手推开窗户，任那荷水荷风扑面而来，饱览这柳条拂浪、鱼跃清波的幽雅景致，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一个面临杀身大祸的阶下囚徒，凭三寸不烂之舌，竟然一举折服了众多豪杰，甚至赢得了那举世闻名的造反魔头刘福通的青睐。今日大厅之上的那一幕场景，委实是令人难以忘怀。及至此刻，他腋下兀自冷汗浸浸。

此前，他也曾在书肆勾栏听过许多绿林故事，心中也曾隐隐勾划过那些江湖豪客的形神体态，那些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草泽英雄，充其量不过是胸无点墨，面目粗豪的引车卖浆者流，是一群凭血气之勇劈杀打斗的莽汉。及至经过这番耳闻目睹，花碧云、刘福通，还有满厅的红巾军将士，一个个活蹦乱跳地展现眼前，浑不似自己心中想象那种鲁莽灭裂的人物。刘大龙头的深沉果决、机警豪爽，委实是深不可测；花旗首的外柔内刚、坚毅冷峻，也叫人刮目相看。倘若将这些活生生的绿林英杰书之竹帛，传之后世，纵不能垂之青史，在那些黎民百姓中世代传诵，岂不也可令人击节叹赏、浮一大白么？

想到此处，他心中一动：既然那刘大龙头盛情挽留，自

己既不能出谋献策，又不能行兵布阵，何不借一支狼毫、几叠素笺。写下心中的感慨，描摹红巾义士们的音容笑貌呢？

他疾步奔到案头，饱蘸浓墨，在稿笺上写下一行大字：“江湖豪客传”，正欲再往下写，忽听得窗外传来一阵莺啼燕啭般的嘻笑喧闹，夹杂着铿锵有致的金铁磕击之声和桨橹划水的声音，施耐庵忙忙地起身一看：只见窗外的水道上早雁翅儿摆开两溜快船，船梢上红裙飘拂、白莲耀日，战旗啸风、刀光灼灼，看那模样，竟是红巾军女营水上操练收兵回营，望着女红巾的那威武雄健的情态，施耐庵不觉啧啧称羨起来。

忽地，身后传来一声轻唤：“旋相公好兴致！”

施耐庵回头一看，花碧云不知何时早又站在房内，此刻，她头上漫挽秀发，抹额扎一条红巾，浅绿团花战袄当胸贴着护心镜，腰间的红裙轻罗拂风，露出了鱼鳞重铠，一条狮蛮勒甲绦扎缚得十分紧凑，益发显出一种久历戎行的飒爽与英武，比起那一夜的长裙翠袖，别是一番情趣。

施耐庵连忙施礼让坐，一边遥指窗外的女营水军说道：“花旗首治军不让孙武，委实令人钦敬。”

花碧云微笑着摆摆手，说道：“施相公过奖了。小女子此番打搅，乃是奉太师父之命而来。只因近日盐城会首张士诚在苏北举义，自称‘吓天大将军’，太师父已亲自前去打探。临走之时，他命小女子路过观澜阁之时，问候施相公饮食起居。”

施耐庵忙道：“多谢花旗首关照。花旗首来得正好，晚生正有一事求教。”

花碧云肃容端坐，问道：“施相公有何事相询？”

施耐庵奉过一盏浓茶，又道：“那日凭吊红巾军阵亡义士衣冠冢之时，晚生才从大龙头口中听到宿迁一役的惨烈景象。这些时，晚生一直在暗自思忖：花旗首身为女营魁首，竟能从那刀山血海之中脱险，必有一番闻所未闻的奇逢异遇、大智大勇！倘若不嫌唐突，敢请花旗首赐告一二。”

花碧云听毕，清丽的脸庞倏地罩满了乌云，她拢一拢鬓发，叹道：“唉唉，休提什么大智大勇了！一想起那惨酷景象，真叫人毛发直竖啊！”

她啜一口茶，絮絮说道：“那是小女子平生遭逢最惨烈的一场拼杀。当时，河南会首棒胡临阵反水，向元廷通报了红巾帮义军的秘密营地，夤夜间，五万蒙古铁骑偷偷围住了八千名白莲教战士，仓卒之中，人不及甲，马不及鞍，不到半日，全军将士便被打得七零八落。激斗之中，小女子身受五创，最后一箭射进胸膛，便昏倒在血泊之中。”

说到此处，花碧云缓缓站起，双目炯炯，依稀又看到了当时的景象，续道：“待到小女子苏醒之来，眼前的场面叫人心都凉了，只见满地都是红巾军女兵的尸体，一个个死得煞是壮烈凄惨，窄窄的山谷之中横躺竖卧着二百多位殉难女子，她们有的被长刀研断头颈，有的被剁掉了手足，有的被拦腰斩成两段，有的被洞穿了躯体，许多死难姊妹的胸腹之上，竟然还插着带血的长刀！”

施耐庵一边听着叙述，一边睇视着花碧云那张冷艳无比的脸庞，心中叹道：经历过如此惨厉境遇的磨炼，难怪她有这样峭拔冷峻的性格。

花碧云续道：“咳咳，当时，那汨汨流淌的鲜血飘起了死

难女兵们的红裙，耳旁不时传来姊妹们临死前那惨痛而娇弱的呻吟，呼呼的秋风裹着刺鼻的血腥，令人窒息，漫天盘旋的乌鸦和枭鸟哑哑怪叫，叫人毛骨悚然。一阵悲愤挟着伤痛袭来，我又晕死在血泊之中。”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身体仿佛被人触动，胸口插着的那支箭，撩起一阵钻心的疼痛，我呻唤一声，又睁开了双眼：只见面前围着一群元兵，手里拿着绳索长刀，正虎视眈眈地凝望着我。一见我苏醒过来，元兵中立即有人叫道：‘活的活的，这是第四百个女俘虏！’‘绑起来，送进平章府大牢！’说着，便有一个元兵将我拦腰抱起，恶狠狠地反剪双臂，绳捆索绑起来。此时我又羞又恨，可是无数的伤口几乎使我的鲜血都已流尽，胸口插着的那支长箭又疼得浑身酸软，只好眼睁睁让他们捆绑起来，驮上战马。这时，我才发觉，就在我昏晕之际，元兵们早把躺满尸体的山谷搜寻了一遍，他们在殉难的姊妹中间逐个翻找，寻出尚未咽气的红巾军女兵，作为他们剿灭‘叛孽’的辉煌战利品，向朝廷邀功请赏。”

施耐庵点点头，他曾读过元朝的法令，那上面明确规定：“追剿乱民叛孽，杀一人赏银二百两，生俘一人赏银千两。”这些朝廷鹰犬，为了多得几个赏钱，真是什么事也干得出来。

花碧云接着说道：“说也巧，经过一番搜寻，竟然被他们查出六七十名受伤未死的红巾军女营战士，他们将这六七十名身插刀箭、血污红裙的姊妹们逐一绑缚起来，横担在马背之上，就连那些伤重濒死，奄奄一息的娇弱女子也不放过。然后，长刀硬弩，押着这一队俘虏离开了那令人怵目伤心的峡谷。一路上，由于伤痛和蛮横的绑缚，六七十名被俘的姊妹



不时发出阵阵令人揪心裂肺的呻吟，六七十条被血泊浸透的红绫短裙，重甸甸地从马背上垂下来，一路滴沥着鲜血，一直滴到了元兵的宿迁平章大营。”

“一到宿迁，我们便被推进了一座临时充作俘虏营的谷仓。那里面，早已关押着三百多名红巾军女营将士，她们大多数是在仓猝被围之时，手无寸铁，被元兵捕获的；有的则是夜黑风高之际，误入敌阵被缚的，还有的竟是在睡梦之中束手就擒的。姊妹们在龙潭虎穴中重见，我心中又悲又喜：除了躺在峡谷血泊中那两百名殉难女儿外，‘飞凤旗’下剩余的四百多位英雄姊妹竟又聚首。大家痛哭流涕，感叹唏嘘，一齐立下誓言：纵然是刀山火海、斧钺汤釜，也决不变节求生！”

“那两天中，不时有几个姊妹被押出谷仓，接着便听得远远地响起惨厉的呼叫和娇声怒斥，押走的女兵们便一个也没有再回牢房。不久，忽然听到有人唤我的名字，接着便有两个元兵径直走到我的跟前，说道：‘这个女子便是红巾叛匪的飞凤女营旗首。’说着，便将我押出了谷仓。”

“此时，我心中早作了必死的准备。我知道：元朝暴虐，对造反者处刑惨酷，而对造反的‘南人’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至于造反的女子，尤其视为万恶之首，那摧残凌辱最为骇人，对于既是南人，又是女子，而且是造反‘女妖’魁首的我，更知道会有怎样的折磨，我暗暗打算着：一旦挺不住酷刑，就嚼碎舌根，自戕而死。”

施耐庵听到此处，一颗心几乎提到嗓子眼，禁不住问道：“啊啊，花旗首，这一番摧残蹂躏想必是罕见旷闻的吧！”

花碧云抿一口茶，叹道：“哪里！天底下常常有许多奇巧

难测之事。那一回，不知是白莲圣母的护佑，还是小女子吉星高照，竟然在自必死之际脱却了厄难。当时，两个元兵押着我刚刚走到一条冷僻的巷子之中，一个高大的元兵忽然闷叫一声，捂着肚子歪歪斜斜地倒了下去，这一下变起仓卒，我还未明白过来，另一个元兵早已一边揩着长刀上的鲜血，回身朝我走过来，只见他一把掀开头上的毡盔，解开身上的元兵衣甲，我展眼一看：站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个英武和善的汉族青年壮汉。他用道地的江南口音说了一句：“花旗首受苦了，小人救助来迟，望乞恕罪！”便扶着我奔出街巷，躲入了一处极隐秘的地方。”

施耐庵长吁一口气，说道：咳咳，真是吉人自有天相！那么，你们又是如何逃出那重兵把守的龙潭虎穴呢？”

花碧云道：“那就平常得很了！总之，一路之上，幸得那汉子细心照料、严密防范，倒也顺利地混过了沿途的盘查，找到了一条东去乌桥的冷僻山路，尤其令人可喜的是，这青年汉子不仅胆大心细，而且秉赋极精深的武艺，是他，为我解开臂上的绑缚，拔出了胸口上的长箭，沿途采些草药丹石，为我治疗满身的金创，一直把我小心地护送回了乌桥镇红巾军大营。”

花碧云这席话说得委婉而动情，施耐庵从她那双晶莹的眸子里看出了这个女子深深的感激与眷恋，于是问道：“好一个心地良善的汉子。花旗首，不知此人何入了元营？”花碧云笑道：“小女子便晓得施相公会问这件事的。就在他为我解缚裹伤之时，早已将身世告诉了我，他说：他家世代为江南佃农，只因欠了财东的田租无力偿还，便卖身充了壮丁，被

收录进元兵大营作了个马弁，多年来目睹元兵屠杀生灵、蹂躏汉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早已切齿痛恨，久怀叛离之心，只因时机不巧，又无尺寸之功，不敢轻易举动，这一回乘救我之机，一举投奔到了红巾军行伍之中。”

施耐庵忙问：“这位弃暗投明的英雄姓甚名谁？现在何处？”

花碧云一听，一抹红潮暮上面颊，冷艳的脸庞变得俏丽，她微微拈着裙带，正要回答，猛听得窗外一个女红巾娇声呼唤：“请旗首归队！”她趁势站起，说了声：“姊妹们列队点卯，小女子不奉陪了！”说毕，红裙轻罗一闪，早已出了阁门。

施耐庵遥望花碧云的背影，止不住思绪绵绵。

他正自沉思默想，猛听得阁门“吱溜”一声开了，大步流星走进一个人来。施耐庵回头一看，不由怔住：原来这个鲁莽造访的不速之客不是别人，竟是那面庞英俊、身材高挑的掌坛总管。只见他面带微笑，颇有礼貌的打了个躬，说道：“施相公，小弟潘一雄这厢有礼。”

施耐庵慌忙还礼，一边斟茶让座，一边说道：“掌坛总管驾到，晚生有失远迎，恕罪恕罪。”说毕，施耐庵见他人物俊秀，彬彬有礼，心中顿生好感，便一把推开窗户，说道：“潘总管，此刻秋水澄碧，云天气爽，真如当年王勃所书‘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期而遇，晚生多承照应，请总管在此与晚生共饮一杯。”

潘一雄挥挥手，冷淡地答道：“不必多礼，小弟此来，乃是要告诉你一桩极不好的消息。”

施耐庵一惊：“哦，什么极不好的消息？”

潘一雄道：“今晚二更，有人要来杀你！”

施耐庵先是惊异，接着摆摆头道：“总管说笑话了，晚生在此地无冤无仇，不会有人来杀我。”

潘一雄冷笑道：“哼！俺这龙潭虎穴之中，都是些脾气火爆的杀人魔君，你今日得罪了那么多的会中兄弟，还说无冤无仇么？”

施耐庵愈发奇怪，问道：“晚生自来这乌桥镇上，小心翼翼，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谨小慎微，执礼谦恭，何曾得罪过哪位义军兄弟？”

潘一雄道：“施相公你错了。俺这些绿林中人，抛头洒血，视如儿戏，只有一桩看得比性命还重，那就是辱没不得颜面，受用不得糟践。今日大厅之上，你一人扫尽了所有兄弟的脸面，还敢说谨小慎微，非礼勿动？”

施耐庵心中一震：今日正厅之上，自己除了破解那本《御批千家诗》，未曾多说一说话语，又何曾扫了义军兄弟的颜面？这真是天下奇谈。

潘一雄瞟了他一眼，续道：“相公试想，俺白莲教红巾军本来在此打家劫舍，坐地分金，快活舒坦，清闲自在，你，却偏偏要藏下一本什么‘绝世秘籍’，惹得俺太师父千里奔波，几乎丧命江南。”

施耐庵渐渐明白，原来是为了这桩公案。

潘一雄道：“今日大堂之上，你又不知用了什么谄媚手段，哄得大龙头将你捧为上宾，竟在圣母佛龕之下，太师父宝座之间占了那一席之地！”

施耐庵心想：这都是大龙头心甘情愿，与我何涉？

潘一雄越说越气愤，脸上竟然红光闪烁，他道：“事后，你又捧出那本不知何年灶下未曾烧完的破书，花言巧语，故弄玄虚，欺着俺弟兄们胸无文墨，拉扯到什么‘剑与笔两绝’上头，为你们这些书呆子吹嘘，想要压倒俺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好汉！指着和尚骂贼秃，讥讽俺们只知舞枪弄棒，脑袋迟钝愚鲁！”

施耐庵按捺不住，问道：“潘总管，难道你今日此时，是来与我争个是非曲直的么？”

潘一雄淡淡一笑：“不是。施相公，小弟此来，乃是将军中弟兄们的气愤之情转达与你，这些，都只是小弟耳食之言，倘不是尊敬你施相公，俺潘一雄何必前来？又何必与你讲这一番肺腑之言？”

施耐庵望着他那俊逸的风采，觉得此人心地倒也不坏，点点头道：“潘总管如此关照，晚生感激不已。请问：教中兄弟们还有什么议论？”

潘一雄道：“唉，议论尚多。不过，小弟就不一一转述了。”

施耐庵道：“还是请总管详细谈来。”

潘一雄拇指一甩，赞道，“好！施相公有度量，那俺便索性告诉你罢：弟兄们纷纷言道，俺们跟随太师父冲锋陷阵，洒血抛头，多少强仇凶敌都奈何俺义军兄弟不得，想不到今日被一个穷酸一齐耍了！若不杀却此人，俺们弟兄往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的绿林好汉、江湖豪杰！”

施耐庵道：“难道，太师父那一席话竟然他们都没有听进去？”

潘一雄笑了笑道：“嘿嘿，俺这些生死弟兄，天生的牯牛

脾气，慢说是一首诗，一席好话，便是生公说法，如来讲经，也休想改换他们那只知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秉性。”

施耐庵道：“那么，大厅之上，他们为何又不出言相诘？”

潘一雄道：“太师父威镇全军、德高望重，何人又敢当场撩虎须？弟兄们是怜念太师父年岁大了，一时糊涂轻信，才未有当场对你发作，不过，事过境迁，一把钢刀，两段麻绳，乘着无人之际，只消来得一两个亡命兄弟，将相公你拖到水边滩头，就这么喀嚓一下，神不知，鬼不觉，立时了帐！”

一席话直说得施耐庵浑身起栗，他战战地说道：“那、那、那他们就不怕太师父追查出来？”

潘一雄道：“呵呵。追查？太师父日理军机，哪里顾得了许多，即便记了起来。弟兄们一齐作证：或是失足落水，或是黑夜潜逃。人死无有对证，还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施耐庵听了这番话，不觉又惊又怕又气又怒，想不到这些绿林中人，这些率领教众血战凶顽的会首、旗首们竟然如此愚鲁、凶狠。他悔不该千里迢迢追寻到此，悔不该费尽心思夤夜详解那本秘籍中的精髓，一番热心，一片至诚，换得来的竟是这样的误解与凌辱，以至顷刻便有杀身之祸。

想着想着，他疑虑地抬起头来，又一次审视着站在面前的潘一雄。只见这个英俊威猛的青年汉子眼里显露着毋庸置疑的坦诚，一张清秀白皙的脸庞上看不到丝毫的邪恶与狡诈，一边焦急地来回疾走，一边绞扭着双手，不时倾听周围的动静，朝施耐庵投过焦急而关切的一瞥，仿佛此刻杀身之祸随时皆可降临，而他，正准备为眼前的施耐庵分担灾难。

施耐庵止不住心头一阵悸动：好一个仗义的热血汉子，尽

管那一切听起来难以令人置信，可他那双充满关切与热诚的眸子，叫人不得不相信这场即将临头的杀身大祸决非虚妄。他对潘一雄长揖到地，说得一句“多谢总管急难传信！”忙忙地埋头收拾衣服行囊。他七手八脚收拢了案头的书稿笔砚，刚刚走到床头，蓦地，帐钩上挂着的那袭血红的锦袍赫然印入眼帘，他胸中猛地一热：哦，太师父珍重相赠的锦袍！立时，耳畔又响起刘福通那深沉豪迈的话音：“施家兄弟，多亏你……俺刘福通方才大梦惊觉！多亏你……救了俺，救了俺这支红巾义军！若蒙不弃，这把大龙头交椅，就让给施家兄弟你了！”

施耐庵又犹疑地转过身来，对潘一雄讷讷地说道：“潘总管，我相信你的真诚与善意。可晚生总觉得，太师父是英明睿智的，红巾军的兄弟姊妹们是明察善恶的，他们，难道真的忍心冤杀我一个无拳无勇的读书士子？”

潘一雄脸上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阴影，冷冷笑道：“绿林军中，难免鱼龙混杂，兵戈岁月，岂少覆盆之冤？俺这乌桥镇上，何日没有仇杀之事发生？唉唉，施相公你也太迂腐了！”

话音未落，湖面上忽然响起桨橹咿呀之声，施耐庵扬首往外一看：只听得一阵“簌簌”的荷梗芦叶之声响过，莲塘内早悄悄地划出一只船来。只见一个头扎红巾的义军小头目在船尾划着桨，那船梢头却躺着一男一女，男的头戴贡缎万字巾，身着寿字长袍，女的则是紫色绣襦，银青比甲、蜀锦销金长裙，一副乡宦封君服饰，两个人都一式地倒缚着手脚，嘴里塞着麻团，腰间各系了一块巨石，横躺在船板上，徒劳地扭动挣扎。

施耐庵扭头问道：“潘总管，这个义军兄弟待要作甚？”

潘一雄剑眉一扬：“作甚？俺军中的弟兄整日干着玩命洒血的营生，困在这乌桥镇上，心里头一股无名怒火憋得紧，除了杀人泄愤，还能找到别的乐趣？”说着，他朝小船噜一噜嘴，又道：“这汉子是俺‘黑虎旗’下的小头目，当年投效义军之前，沿街行乞之时，曾被这夫妇二人劈脸啐过一口唾沫，今早趁太师父远赴盐城，瞅空子捉了这一对男女来，挂石沉湖，以了宿怨！”

施耐庵忙道：“那么，大哥身为掌教总管，难道就不能管一管？”

潘一雄双手一摊，说道：“唉唉！毗睚必极，便是这些鲁莽汉子的本色。管得张三，管不了李四，管得今日，难保明日无事，俺红巾军还靠这些弟兄冲锋陷阵，这种事儿，连太师父都睁只眼闭只眼，叫俺如何去管？”

话犹未了，只听得窗外“扑哧、扑哧”两声，那船头的两个男女早被抛入湖中。两团水花溅过之后，那只船又悄悄儿划入了密密的莲塘。

施耐庵望着那两圈涟漪，摇头乍舌，半晌回不过神来。

他一时惶急无计，疾骤踱步。潘一雄望着他那恐惧焦虑的神情，脸上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这时，只见施耐庵猛地转过身来，焦急地问道：“潘总管，你说，他们一定会到此来杀我？”

潘一雄道：“唉，一定的，来此之时，我已看到有一条大汉磨刀霍霍。只怕他少时便到！”

施耐庵忙问：“他是谁？”



潘一雄道：“就是那个大龙头的替身，前时就要杀你的王擎天！”

施耐庵一听，又记起了王擎天那凶神恶煞的模样，记起他浑浑噩噩的神态，记起了那天他不问青红皂白，先要杀花碧云，后来又要杀自己，那目眦欲裂的骇人情景，要说别人磨刀霍霍来杀他尚自不信，说是这个王擎天，他再没有什么怀疑了。

施耐庵直搓双手，忙请教潘一雄：“潘总管，事急燃眉，还请大发慈悲，替晚生指条生路。”

潘一雄面色恳挚，凑到施耐庵身旁，一阵耳语：“施相公，如今只有一条路，那便是：走！尽快离开这龙潭虎穴，去找你的锦绣前程。”

施耐庵不觉犹疑，说道：“晚生离家出走，一心便是想找到救世济民的英雄大豪杰，以伸家国之仇，一展平生抱负。太师父对晚生义重如山，晚生怎可不辞而别？”

潘一雄怂恿道：“哎呀，施耐庵，倘不当机立断，王擎天一到，悔之晚矣！如今普天之下，英雄豪杰所在多有，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太师父处俺改日与你致意。你可不要迂腐，赶快走吧！”

施耐庵一听，尽管心中尚在彷徨，但觉着此刻已不是有理可伸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走、走、走！

潘一雄见施耐庵主意已定，道一声珍重，身影一闪，出了观澜阁水榭。

施耐庵匆匆收拾好行囊，疾步奔到门口，忽然，一股眷恋之情不能自己，他又想起了太师父那豪迈深沉的面容，想

起了这个小屋里曾经婷婷立过的花碧云那娟秀的身影，又记起了满厅会首、旗首们那粗犷淳朴的相貌，他不觉驻足回身，走到桌旁抄起狼毫，饱蘸浓墨，留下了一张字条：

风尘际遇，萍水相逢，感知遇之厚爱，慕草泽之龙种。道不同，心相通，何日里，婵娟共，且将这一支秃笔，满腹经纶，写尽那，沉沙折戟，骏马高风。

受恩士子施耐庵再拜

写完之后，他紧束伞囊，长剑出鞘，掷笔长叹一声，趁着暮色将临，奔出了观澜阁水榭，奔向那水光掩映的莽莽秋山。

## 七 侠书生星夜走长堤 莽总管月黑奋短兵

施耐庵离了观澜阁水榭，借着苍茫暮色的掩护，沿着烟柳如织的长堤奔到乌桥镇口。他展眼一看，不由得心下打鼓，只见镇口设着关卡，头缠红巾的义军兵士在持刀把守，盘查十分严紧。倘若一旦发现自己乃是擅自私逃，岂不是后果堪虞。

忽然，他记起自己此刻身上尚自穿着日间大龙头赏的锦袍，红巾白莲，想必是白莲教红巾帮中地位尊崇的人物的服饰，既然连大龙头刘福通都如此看重，这些义军兵士也许不敢唐突！事已至此，只好心存侥幸，硬着头皮闯他一闯了。他壮了壮胆子，装出一副大咧咧的模样。径直朝关卡走去。事情竟然出乎意料。那些红巾军士兵一见他这身装束，竟然一齐持刀肃立，注目致意。一个小头目打扮的教众一躬到地，说道：“总坛军师在上，弟子们在此把守关卡，请予指教！”

施耐庵心中一喜：想不到这身衣服竟有如此大的威风。他一时又暗暗好笑，原来尚未入教，那大龙头刘福通竟然早将总坛军师的衣裳赐与了自己。他不敢逗留，扬扬手，说了一声：“好！好！”便扬长过了关卡。

前面，便是通向岸边的一条土堤，野草如茵，杨柳如盖，施耐庵步履匆匆，直奔大路。此时，天色已渐黑定，四周寂

静。他想不到这次潜逃竟然如此顺利。

忽然，柳林之中响起一串急促而又沉重的脚步声。施耐庵驻足聆听，发觉那脚步声竟是沿着长堤、循着他走的路线而来，而且愈来愈近。他听得出，那人足力强健，比自己快了许多，他不觉心头一凛，莫非自己私逃之事已被发觉，大龙头派人前来追赶？

他想，以自己的功力，奔得再快，此刻也逃不过这个对手。他想了想，身躯一缩，躲进了路边的一株老树之后。脚步声愈来愈近，施耐庵从树后悄看，几乎吓得失声叫出：来者正是王擎天！

施耐庵还记得潘一雄适才的一番话，真是冤家路窄，果然偏偏逢上了这个凶神恶煞！已经看到他那悬在腰间的宽刃朴刀。施耐庵吓得双腿索索直抖，不由得手握剑柄，指望万不得已之时，拔剑抵挡几招。

王擎天奔到大树跟前，又赶了几步，手搭凉篷望了一眼，忽然停下步子，自言自语道：“咦，明明就在面前的，怎么一忽儿便走得没有踪影”？

此时，施耐庵只盼着他快快离开。谁料那王擎天竟然又走了回来，恰恰停在他藏身的大树跟前，半晌，忽听他那粗哑的嗓子低声喝道：“施相公，休要躲了，快出来！”

施耐庵吓得毛发直竖，这个莽牛，怎么就晓得自己躲在此处？王擎天叫毕，钻进树丛仔细地搜寻起来，口里嚷道：“出来吧，俺看见你了，出来吧！”

施耐庵见这模样，才知他不过是瞎咋呼，其实并未见着自己，悄悄舒了口气。

忽然，王擎天“唰”地拔出了宽刃大朴刀，“嚓嚓嚓”地砍起堤上的茅草来，一边嚷道：“再不出来，俺这把大朴刀可认不得人了！”

看看那闪闪刀光就要砍到头上，施耐庵顾不得许多，一纵身跳了出来，心一横，拔剑当胸，对王擎天叫道：“王大哥，晚生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何苦死死相逼？今日有死而已，休想让晚生受你羞辱！”

王擎天一见树后跳出个人来，先是一愣，及至认出面前站着的竟然就是紧紧追赶的施相公，立即扬起巨臂，高举起那柄寒光闪闪的大刀，眼看就要凌空劈下。施耐庵脑子“嗡”地一声，本能地举起宝剑，护住咽喉。他知道，凭自己这几分气力，怎挡得这力拔千钧的大汉大山一般凌空劈下的这一刀？

他剑虽举了起来，却早已闭了双目，只等那大刀劈下，身首异处。谁知寂静之中，忽然“哐当”一响，接着“扑通”一声，耳边响起王擎天粗嘎的声音：“施相公，小辈王擎天多有冒犯，特来请罪！”

施耐庵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睁眼一看，只见一条大汉跪在自己面前，草丛中躺着那把宽刃大朴刀，这一切发生在瞬息之间，施耐庵惊诧莫名，如入五里雾中。

只听那王擎天跪在地上说道：“施相公，小辈王擎天愚蠢无知，少读诗书，今日听了相公拆解秘诀，受了太师父一番苦口婆心的开导，俺方知道自己不过是一条莽牛，一名无知无识，只知逞血气之勇，不识尊卑，不明大义的匹夫！”

施耐庵略怔了一下，伸手扶起王擎天，感慨万端地说道：

“王大哥，休要折煞晚生，快快请起！”

王擎天眼里露出诚恳而喜悦的神情，天真地问道：“施相公，你真的饶恕了俺？不怪罪俺？”

施耐庵连连点头，一把将他扶起说道：“王大哥，你专门赶来，便是为了此事？”

王擎天挽首憨笑，仿佛一个大孩子，呐呐地说道：“俺，俺是来留你的。”

施耐庵道：“留我？”

王擎天抬起头来，眼里露出十分真挚的神情，说道：“施相公，你肚子里装着许多学问，为人又很爽快，俺这红巾军总坛缺的便是你这样的人，连俺的太师父都如此器重你，喜欢你，你就留下来吧。俺一定照着太师父的吩咐去做，天天为你搥笔研墨，牵纸提书！决不偷懒懈怠！”

一席话又勾起施耐庵对义军的依恋之情，他回首望了望隐在树丛水色中的乌桥镇，攥着王擎天的那只大手，久久无言。猛地，他想起潘一雄那番话，想起大龙头那执著要自己当总坛军师的决断神情。心想，留在此处，那些军中弟兄一时也许不能融洽相处，倘若大龙头一定要自己当那总坛军师，又如何推辞？倘若当上了军师，自己这点本事又怎么能胜任？想到此处，他一把推开王擎天的大手，说道：“王大哥，恕晚生愚鲁，不敢照你的意思留在此地。”

王擎天说道：“这是为何？”

施耐庵想了想，这个大汉心地虽好，但脑子太直，一时哪里能对他说得清楚？于是，他笑道：“晚生家中尚有七十岁的老母，等晚生为她送了天年，再来红巾军为大龙头效力！”

王擎天为人重孝，一听此言，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依依不舍地说道：“施相公奉养了老母，一定再来相聚！”施耐庵点点头，整一整衣襟，大步奔上了路径。

他回头一看，只见王擎天那高大的身躯仍然久久立在朦胧的林荫之中，向他频频挥手。密林中传来他那粗嘎而质朴的声音：“施相公，明年的今天，俺还在这里接你！”

施耐庵乘着夜色，一路奔出长堤密林，来到一个渡口。渡口上的义军梢子一看他的装束，二话没说，将他渡过水面后，还上岸送了一程。

走着，走着，浙渐又接近了当日来乌桥镇住过客店的那个小村镇。就是在此处，他被人糊里糊涂的弄到了白莲教红巾帮的总坛，经历了这几日的奇境异遇。

一进小镇，深恐又有红巾帮的人来拦阻，也就顾不得饥疲，径直穿过镇子。穿过一片小树林，便是南北通衢大道，认着来时的路径，疾步而行。看看走进那漆黑的林子，猛地，头上掠起一阵轻风，一个疾如飞鸟的身影电射而过。

施耐庵心头一凛，莫不是剪径的强徒？抑或是来挽留的义军高手？

他正在犹疑，蓦地，前边不远的树后转出一个白色的身影，衣袂飘飘，仿佛是个女子的模样。

施耐庵仗剑在手，正要发问，那个身影竟发出了熟悉的声音：“施相公，请留步。”

施耐庵心中一动，啊，原来是花碧云。她如何知道自己私自出走，又怎么如此快就赶到了这里？

花碧云缓步从树后转出，走到施耐庵面前款款施礼，说

道：“施相公，你临走之时，为何都不道个辞？”

施耐庵收剑回礼，问道：“夜寒露冷，花旗首为何来此？”

花碧云浅浅一笑，说道，“施相公，你猜得出来么？”

施耐庵猛地醒悟，问道：“啊，原来你也是来挽留晚生的？”

花碧云收住笑容，说道：“未必临走来会你的，都是挽留你的么？”

施耐庵一时语塞：“那你是——”

花碧云说道：“小女子此来，是催你快走的！”

施耐庵心中不觉一冷：“催晚生快走？”

花碧云道：“是的，形势危迫，再要逗留，恐怕有性命之忧。”

施耐庵惊道：“怎么，有人要来追杀？”

花碧云道：“嗯，有人在太师父面前告了你的状，说是你鄙视义军，欲报当日捆绑软禁之仇，想去附近元军大营告密！”

施耐庵不觉怒道：“可耻可耻。是何人如此无中生有？”

花碧云道：“形势紧急，相公就不用问这底细了！”

施耐庵一时发了倔劲，放下伞囊说道：“不成，俺一定要回去，向刘老伯、众位义军兄弟对证清白！”

花碧云道：“休要如此。实话给施相公讲吧，便是无有这告状的事，小女子也要劝你走的！”

施耐庵正要说什么，只见花碧云将一件东西递到了他的面前，说道：“施相公，临别之际无物相赠，谨将这件传家之宝送与你，以壮行色！”

施耐庵郑重接过，原来是一个红绸小包，他轻轻地打开一看，红绸之中包着的是一个犀牛角琢就的精致绝伦的小小



箭囊！那箭囊触手之际，隐隐可以摸到，那上面镂着十分繁复的花纹。

施耐庵正自惊叹，花碧云早已整衣而起，说道：“施相公，茫茫宇内，无边无涯！来世之中，艰险叠出，你任重道远，愿白莲圣母庇佑你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说到这里，忽然挽首弄着衣带，低低而神色惨淡地说道：“小女子薄柳陋质，有幸相识，此生难以再图相见，倘若公子还念这大千世界之内、草泽绿林之中，有小女子这样一位‘女强盗’，将来在你的传世佳作之中书以只字点墨，小女子死而无憾！”

施耐庵手捧绸包，心情难以抑止。平生遭逢家族横祸，他早已对女子十分冷淡，此刻，面对这个草泽中的受难女子，竟然莫名其妙地涌起一股依恋难舍之情。

正在二人短暂默然相对之时，倏地荒林之中响起了一阵急骤的呼啸。接着电光石火之际，一个黑影“嗖”地从树后窜出，落到了施耐庵和花碧云之间。施耐庵一看，不觉惊得呆了！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英俊的掌坛总管潘一雄！潘一雄双脚站定，双目冷冷地扫视了施耐庵和花碧云一眼，忽地转身对花碧云说道：“你一个女子，此刻到这里来干什么？”

花碧云默默不答。

潘一雄见花碧云不答，显得有些局促，旋即走上一步，对施耐庵说道：“好，好！你这个穷酸，竟敢在白莲教红巾军众多英雄的眼皮底下，私逃出境！我告诉你，自从俺作掌坛总管以来，就没有一个人逃出过这乌桥镇！”他说着，嘿嘿一阵冷笑，猝然一把揪住了施耐庵的领口说道：“好好儿跟俺回去，

倒还罢了，倘若你敢说个不字，”说着，他“铮”地一声拔剑出鞘，寒芒森森直指施耐庵的咽喉，厉声说道：“俺这柄剑下你顷刻便要丧身！”

施耐庵压根没有料到此刻竟有追兵赶到，先是吓了一跳，及至看到来的竟是这位曾去观澜阁水榭好心报信的掌坛总管，心里稍稍舒展。此刻，这位身材伟岸、面容英俊的好汉脸上的神色竟是如此的阴冷可怖，使他又惊又怕。正在危急之时，只听一阵衣裙惊风之声响过，接着“当”地响起金铁交鸣之声，只见花碧云倏忽来到二人中间，一柄长剑隔开了潘一雄的手中剑。

潘一雄脸色愠怒，问道：“碧云，你真的要向着这个穷酸？”

花碧云还剑入鞘，奔上去一把扶住潘一雄的双肩，恳切地说道：“一雄，你听我说——”

潘一雄怔了一会，忽然一把甩开了花碧云的双手，爆发地叫了起来：“我晓得，自从这穷酸在运河边上救了你之后，你便喜欢上了他，忘了咱们生死血火中换来的情份！你当我不知道那一夜观澜阁水榭上的事么？眼下，你又不顾俺的面面，百般袒护他！”说到此处，双眼掉泪。

花碧云一见这七尺高的英武汉子竟然如此伤心，心肠顿时软了。一张冷峻的俏脸上蓦地抹上一种温存柔婉之色，樱红的双唇蠕蠕翕动，仿佛有满腔衷肠欲待诉说，一时又无从说起。她望了一眼默立在一旁的施耐庵，轻轻扯了扯潘一雄的衣袖，说道：“一雄，有话请到这边来讲。”说着，裙裾飘飘，一闪身遁入了浓密的树丛。

潘一雄略怔一怔，冷冷地对施耐庵吩咐一句：“要走，须

待俺讲完话回来再走，否则，休怪俺潘一雄剑下无情！”身影一扭，随着花碧云隐入了那一片树丛。

此刻，只剩下施耐庵一人留在当地，踌躇不安，进退维谷。眼前种种，似梦非梦，顷刻之后，吉少凶多。他原以为只要一走出乌桥镇大营，便似脱钩之鱼，立时便可远走高飞，另寻栖身之所。哪里会料道，这一走不打紧，竟然惹出了许多麻烦！走好还是留好，实在是叫人不好决断。

他正自忐忑不安之时，只听得沙沙的树叶声中传来忽高忽低的絮语：

“一雄，我一向都是钦敬你、信赖你的，没有想到你今日竟会做出这宗糊涂绝顶的事！”这是花碧云温婉而冷峻的声音。

另一个低沉的声音闷闷地响着：“拳拳之心，唯天可表，俺潘一雄没有做错事情。”

“不，你错了，一雄！你当我不知道么，你到观澜阁上，用恐吓之词，吓唬施相公在先，安排‘黑虎旗’那个小头目在湖上施行仇杀在后，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作下这样的恶剧？”

“这还不清楚，俺恨这个穷酸，俺不愿他留在红巾帮大营，他不走，俺一日也不得安宁！”

那个温婉的声音渐渐变得严峻：“施相公刚直坦荡，两次救过我的性命，恩德决不可忘；再者，他拆解了那一桩《御批千家诗》里隐藏的旷世奇文，为红巾军早建大业指了条明路，大功更不可没。连太师父都将他视为知己，众多义军兄弟姊妹也都倾心折服。施相公留在乌桥大营，只会襄赞绿林

豪杰的抗元大业，而你却要千方百计地赶他走，这不是糊涂绝顶又是什么？”

那个粗重的声音说道：“碧云，是你糊涂，太师父也与你一样糊涂。难道你就忘了一生中遭际的那么多的痛楚和凌辱？太师父呢，更不该忘记宿迁一战那血流漂杵的惨景！”

“这些，和施相公又有什么干系？”

粗重的声音突地变得愤懑：“什么干系？当年，你若不是轻信了那斯文一派、儒雅风流的新科举子董大鹏，怎会闹得父母双亲死无葬身之地、一个清白女子含垢偷生！两年前，若不是轻信了棒胡这个满口子曰诗云、假充至诚君子的落第秀才，太师父怎会与他合纵连营，以至于惨遭偷袭，闹了个全军覆没、一蹶不振？唉唉，轻信，轻信！如今听了这姓施的穷酸一番花言巧语，你们又忘了往日的惨痛，将义军的安危，将自己的……唉唉，全都交给了此人！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碧云，俺潘一雄这也是为了义军的抗元大业，为了你我的……难道……难道你还不明白我这番苦心么？”

只听得那柔婉的声音呐呐地说道：“不，我总觉着：施相公与董大鹏、棒胡是两路人！”

那粗重的声音问道：“两路人？那俺问你，这施耐庵文章经济、身有功名，为何要来造反？他手无缚鸡之力，军中又无三亲六眷，为何偏偏要投奔俺乌桥镇大营？他口口声声说道要为绿林豪客树碑立传，古往今来，又有何人见过这等罕世奇书？即或写出来，难道他如此聪明绝顶，就不曾思过：举世之上决不会有这样的疯人，愿将这样的禁书刊刻流传，去惹来杀身灭族的大祸？这穷酸完全是一派谎言，居心叵测！”

絮絮争论渐渐低沉。稍顷，忽听得花碧云那柔婉的话音又响了起来：“我不信施相公是奸贼，我也不想他再留在此地，所以，我特地到这里来为他送行！”

那粗重的话音也响得十分决绝：“此一时彼一时，要不是瞧见适才的一切，俺早放他走了。可眼下，除非他留下那颗头颅！”

花碧云的声音：“你怎么这样狠毒？”

潘一雄道：“人怕伤心，树怕剥皮，你问你自己！”

花碧云的声音变得惊诧莫名：“问我自己？”

粗重的声音几乎怒吼起来：“哼，不用装了！我问你：你送给这穷酸的红绸包里装的是什么？是不是定情的信物？”

那柔婉的声音又道：“想不到你七尺男儿，心肠如此褊窄！小女子岂是那种朝秦暮楚的人？那红绸包里，是一桩与你我不相干的物事，你不必追问！”

那粗重的声音急不可耐：“碧云！难道你我之间还有不可告人的隐秘？”

花碧云的声音喃喃地响着：“不能，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也毫无用处！”

一阵短暂的沉寂之后。猛听得树枝“刷拉拉”一阵猛响，花碧云、潘一雄一前一后从浓密的树丛中奔了出来。只见花碧云秀发蓬乱，柳眉紧蹙，脸色惶惑，踉跄的步履早已透露出她心底的矛盾与痛楚。紧跟在她身后的潘一雄更是一改素常那英俊挺拔的风采，只见他脸色青黄、双目失神，鼻翼抽搐，双肩颤抖，疾奔几步赶到花碧云面前，忽地扑通跪到地上，一把抓住她的裙带，竟然嚎啕大恸。他一边抹泪，一边

惨声说道：“碧云，碧云！难道你忘了在那宿迁死牢俺为你舍生救难的情景么？忘了在秋风冷雨中为你拔箭疗伤的场面么？忘了这些年月俺为你马前马后小心护侍、行军宿营解衣推食的情义么？此时此刻，你竟如此待俺，天理难容，天理难容啊！”

花碧云默默地仰头兀立着，胸脯在短短的罗衫那软滑的薄绢下急骤地起伏，一任林隙的夜风翻飞着披散的秀发，仿佛一尊塑像，长久地缄默着，一语不发。

潘一雄停住了嘶哑的哭叫，略顿一顿，“呼”地站了起来，忽然“铮”地一声拔剑出鞘，仿佛一个醉汉，趑趄趑趄走了两步，嘴里发出凄厉的喃喃之声：“罢了，罢了，俺知道，一个胸无点墨的村野汉子，一个只知舞刀弄杖的绿林莽夫，是无法与一个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的白衣秀士相比的了！只怪俺，只怪俺，一片痴情换来今日之辱，俺潘一雄此时此刻只有横剑自戕，了却这一桩孽债了！”说毕，便要举剑自刎。

花碧云被弄得手足无措，连忙轻抚着潘一雄的肩背，深情地说道：“一雄，你何必多心？难道你还信不过咱们的情份。咱们当着太师父起过誓，天塌地陷，也分不开咱们！”

潘一雄呜咽说：“那，我要你亲手杀了他！”

花碧云呐呐而起，说道：“一雄，你、你休要强人所难。”

潘一雄脸肉扭曲，神色阴冷，厉声说道：“向着他还是向着俺，此刻便是表你心迹之时！”

花碧云痛楚徘徊，迷迷糊糊拾起长剑，朝着施耐庵走过来，走过来。

施耐庵此时心中仿佛打碎了五味瓶，酸麻苦辣，样样俱

全。直到此刻，他才明白，面前这两个善恶如此不同的男女，竟然是一对感情久远的恋人！本来，在潘、花二人争论之际，他完全可以脱身逃走，可是他不能！他担心，好好儿一对情侣竟然拔剑相交，都是为了自己。他要是一走，这个对自己寄予了如此厚望的女子，将会在她的恋人面前接受痛苦的折磨，甚至与这个英俊的壮士决裂。他不忍心让花碧云这个经历过人世巨变的女子再经受一次痛苦的惨变。他双目紧闭，等待着那寒芒森森的剑刃刺向自己的咽喉。

忽然，耳旁响起了一声痛苦呼喊：“不能，我不能杀了施相公！不能哪！”

施耐庵浑身一震，他睁眼一看，只见花碧云早已抛掉了手中的长剑，双手捂着眼睛，靠在一株大树身上，双肩颤抖，嚤嚤啜泣。

潘一雄此时也慢慢地站了起来，只见他脸色惨变，双颊痉挛，浑身一阵阵抖索，仿佛老了二十岁。他双目神情呆滞，两手高举长剑，向着施耐庵逼了过来。堪堪走过三步之遥，他吼一声，挥剑欲劈。

谁知那长剑挥到半空，潘一雄手腕一抖，长剑“哐啷”落地。他忽然发疯似地双拳捶着太阳穴，惨声叫道：“苍天、苍天，你救救俺吧！”叫毕，长啸一声，身影犹如鹰隼凌空，刹时便失了踪影。

此刻，经历了这一番奇异莫测的变故，树林里忽地变得寂寥可怖，只有黄叶落地有声，草中秋蛩悲鸣。

施耐庵半晌才从迷惘中醒过来，刚才发生的这一幕，真是出人意外，匪夷所思！他抬眼四顾，只见朦胧的夜光之下，

草丛中闪着两道清冷的幽光，那是抛在地上的两柄长剑。他怔忡忐忑地收拾起行囊，再次环顾了四周一遍，拔步便要离去。

刚刚走了两步，忽然寂静中一阵轻轻的鼻息之声隐隐传到耳中，他循声觅迹，蓦地发现：花碧云尚未离去，她早已昏迷在大树下的丛草之中。施耐庵屈膝蹲下，轻声唤道：“花旗首，醒来，花旗首，醒来！”

几声呼唤，花碧云悠悠醒转，看到施耐庵她忽然神色紧张地叫了起来：“你还不赶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施耐庵不敢违拗，深深一揖，说道：“多谢大姐救助，晚生没齿不忘。花旗首，后会有期！”说毕，他大步向林外奔去。

看看走出密林，忽听得身后又响起喘息之声。施耐庵心中一凛，正要躲入树丛，只见风声飒飒，衣裙飘飘，花碧云早已跃到自己面前。

施耐庵惊诧之余，忙道：“花旗首，风寒露冷，你该回去了。”

花碧云点点头，仿佛在感激施耐庵的关照。然后，她伸出双手，说道：“施相公，请把小女子交给你的那只箭囊拿出来。”

施耐庵不知所以，小心翼翼地怀中掏出了那个红绸小包，双手奉给了花碧云。

她的脸色刹时又恢复了那无嗔无喜、不怨不怒的冷峻神情，说道：“施相公，小女子特地赶来，是由于适才那一桩惨变，使我忘记了告诉你，这绸包中的箭囊，乃是家父亲自托人打就的稀世珍物。当年，那个狼心狗肺的贼子董大鹏，施



展狡计，偷学了家父毕生绝技‘流萤箭’的武功，勾结朝廷，害死家父。当时，他也曾从旁人口中听说，小女子家中除了这‘流萤箭’之外，还有一桩传世之宝，但他却不知那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珍宝，在灰烬之中翻找了三天三夜，都未找到。本来，他在杀父毁家之后，早已投靠官府，娶了三妻四妾，将小女子忘到了脑后。只是为了从小女子口中打听那件珍宝的秘密，方才设下圈套，乘小女子前去报仇雪恨之际，将我擒获。但是，任他软硬兼施，我也未曾告诉与他。

“忽然有一天他恼羞成怒，将我带到卧室之内，剥了衣服，命丫环养娘们毒刑鞭打、肆意凌辱，小女子仍然不屈。他竟将我缚在卧室柱上，冻了整整一夜。

“谁知就在这一夜，我看到搁在书几上的传家之宝——‘流萤箭’箭囊！原来这贼子夺得箭囊之后，以为不过是寻常的器物，随手抛掷，竟然被小女子无意发现。就在当夜，太师父率兵攻入海州，救了小女子。我便乘董大鹏仓惶逃命之机，夺回了这只箭囊！”

说到此处，她谆谆嘱咐道：“家父在日，曾亲口告诉我：箭鞘上刻着几个字，无人可识。倘若有人识得，则将成为绿林魁首，造反魔头！相公才识过人，小女子才将它郑重相托，若于相公有益。于江湖义师有助，上可慰家父在天之灵，下可遂小女子毕生之愿！”说完，她衣袖飘飘，微微敛衽，道声“珍重”，倏忽之间，隐入了沉沉的夜幕。

施耐庵兀自呆立，望着那一闪而过的素衣红裙，深情抚摸着那个红绸小包，喃喃地吟道：

“似水柔情，如山嘱托，倘不能抒尽草泽胸臆，何颜见江

东父老！”

吟毕，振臂而起，奔向那莽莽的征程。

## 八 界首镇恶道索秘笈 汪家营神偷戏魔头

施耐庵离了盱眙县附近的乌桥镇一带，过莲塘，经铜城，在廖沟集附近渡过浩渺的高邮大湖，迤迳东行。不几日，又经马棚湾、红土岭，一路上免不了变易装束，晓行夜宿，餐风饮露，备历辛苦。

这一日，转过一排小丘，霎时一座人烟稠密、屋瓦鳞次的大镇子出现在眼前。原来，紧赶慢赶，竟然走到了界首。

施耐庵趁着天色将晚，找到一家僻静的客店住了下来。梳洗已毕，酒保掇来了一壶双沟大曲，两碟小菜，半斤馒头。多日奔波，他一路带着干粮面饼，饥饿时就着溪水山泉，胡乱啃上几口，嘴里淡得实在够呛。此时见着这热腾腾的饭菜，禁不住口涎都流了出来，忙忙地斟了酒，举箸便要尝菜。

这时，只听得屋门“吱呀”一响，走进一个人来。施耐庵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缁衣黄冠的道士笑盈盈地立在门口，这人面目清秀，白净净的脸上缀着两道浓眉，一双枣核眼，五络微须在颌下微微飘拂。他将手中拂尘朝肩上一甩，稽首问讯：“施主可是姓施？”

施耐庵心中奇怪。他想，在这界首一带，他既无亲戚朋友，更不识道观中人。刚刚往下，便有人登门问讯，不由得起身说道：“道长少礼，在下钱塘施耐庵，请坐，请坐，不知

道长有何见教？”

那道士也不谦让，径直朝椅子上坐下，一双眼滴溜溜地上下打量着施耐庵，半晌不言声。

施耐庵被他瞧得心下发毛，饭菜也咽不下喉。

他捺住性子等了一阵，到底忍耐不住，问道：“道长素昧平生，何以便晓得晚生姓施？”

道士依旧不语，仍旧坐在一旁打量。

施耐庵心想：道观中人，常有五性不全、智能不佳的角色。休管他是何人，倒是先吃饭要紧。于是，抄箸便要吃饭。

那道士一见，竟然将椅子往前一挪，挪到案几旁，说道：“施主也不道一声‘偏了’，便一个人吃起酒来，世上恐怕没有此等待客之礼罢！”说毕，伸手就在桌上拿起个馒头。

施耐庵一见，气往上冲，不觉拍案而起，说道：“兀那道士，晚生一不看风水，二不想修仙入圣，并未有请仙驾光临。如此无端骚扰，晚生一忍再忍，道长竟然得寸进尺，到底是何缘故？”

那道士嘿嘿一笑，依然是和颜悦色地端坐在面前，慢慢地嚼完口中馒头，接着便操起施耐庵的竹箸，挟起一箸牛肉，径直往口里送去。

施耐庵劈手一把夺过竹箸，厉声说道：“好个牛鼻子道士，再要胡闹，晚生就要叫人来将你赶了！”

“牛鼻子”道士朝他眨眨眼，笑嘻嘻地说道：“施主，远行在外，风险难测，你不想卜个吉凶祸福么？”

施耐庵连连摇头。

那道士道：“施主，你是信不过俺的占卜手段？！”说着，

他便从怀中掏出一片卜筮，捏在手中摇了几摇，抛至地上，然后装模作样地端详一阵，忽地大叫一声：“有了，俺已卜出，施主乃是从湖西而来，嘿嘿，乍离龙潭虎穴，又寻五服亲眷！看：施主面带愤激草野之色，想必是不久前遇到过山贼水寇！”

施耐庵不觉一惊：这牛鼻子道士竟算出我曾入过龙潭虎穴，会过绿林中人：也许果然有些来历。望了望道士那嬉眉笑脸的泼皮相，施耐庵却又摇了摇头：如今天下不宁，盗贼蜂起，远行之人有几个不碰到绿林好汉，不撞进龙潭虎穴？这道士敢情一张油嘴蒙人。

那道士又看了一会卦像，说道，“施主，这卦上已有土爻之象，土爻为藏，无藏不为宝，看来施主身上带着一件稀世之宝哇！”

施耐庵一听，不觉心中一凛：原来这牛鼻子道士倒真有点灵验，竟然卜出自己身上有宝。他记起了花碧云送的那个箭囊，不觉对道士肃然起敬。

道士瞟了施耐庵一眼，笑道：“贫道这点能耐，换一壶酒、两个馒头该也值得吧。”

施耐庵忙道：“道长法理高深，晚生失敬得很，薄酒一壶，请道长尽情享用。”

道士摆摆手道：“施主，古人有云：见蓝田之玉喜何如哉。施主既然挟有稀世奇珍，斗胆请赐一观！”说着，只见他缙衣袍袖一晃，一只蒲扇般的大手忽地伸到施耐庵面前。

施耐庵心中暗忖：如今世事难测，此人不明来历，怎可随便相信。想到此，他灵机一动，想到自己随身携带的湛卢宝剑，虽不是神兵奇器，倒也令人刮目相看，不妨拿出来试

他一试。他便从剑囊之中捧出了那柄湛卢剑，递到道士面前，说道：“道长好眼力，晚生身上藏宝，竟然被你一猜便着。这把剑乃是晚生祖辈相传湛卢宝剑。既然道长知道了，你我皆是江湖道上的朋友，就请一观。”

道士冷冷一笑，眼角连瞟都不瞟那湛卢剑，那只蒲扇般的大手摊了两摊，说道：“施主，既是江湖上的朋友，何必如此！识得菩萨面，便须念真经。请施主将那宝物拿出来！”

施耐庵起身踱了数步，笑道：“道长何必强人所难，晚生除此之外，实在别无他物。”

道士“嘿嘿”怪笑两声，缩回双手，“嗖”地一声，尘帚凌空甩起，那尘帚的根根长须甩到半空，忽地散开，仿佛一叶千瓣莲花，竟然竖在半空，凝然不动。稍顷，道士手臂一抖，尘帚带着啸声，凌空闪起点点紫芒，倏忽在眼前划出万道金光。

施耐庵吓了一跳，本能地纵身跃开，拔剑出鞘，护住了要害。道士收回尘帚，双手直握，当胸打个稽首道：“施主，休要再瞒了，那日在乌桥镇对岸的密林之中，你与那姓花的孀妇卿卿我我，互道珍重，俺都看得腻了！俺跟了你数百里路程，今日就要分手。你我缘份不浅，把那个红绸包拿出来，聊作见面之礼罢。”

施耐庵一听，不觉恍然：原来这道士竟一直跟着自己，怪道他的卦卜那样准，敢情全是假的！此时，他只有一门心思：既然花碧云珍重相托，那箭囊必是非同小可的宝物，万万不可丢失！

他一边挺剑封住圈子，一边叫道：“道长，休要逼人太甚！”

晚生受人之托，如负丘山，那个箭囊无论如何是不会交与你的！”

那道士冷冷笑道：“果真不交？”

施耐庵道：“宁死不交！”

道士不觉叫声“好”，双臂平举，将那尘帚当胸直竖，默诵两声：“三皇五帝在上，弟子今日要开杀戒了！”诵毕，二人展开拼死搏斗。忽见床头一阵微风吹动，呼吸之间，一条黑影陡然掠过，从床帐之后凌空电射而出，一眨眼便飘出窗户，夜空之中只留一阵“唧唧”犹似鼠鸣的声音。

二人略怔一怔。那道士叫声：“有人！”疾步窜到床前，不觉惊呼：“不好！”

床头空空如也，被褥原封不动，那藏着箭囊的包袱早已不翼而飞！道士袍袖一振，犹如鹰隼，循着刚才那黑影的去向，疾风般地追出了窗户。施耐庵半躺在地下，怔怔地望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心中既惊奇又纳闷。

他何曾想到，早在他于密林之中与花碧云话别之时，已经有人暗中窥视。适才这个身手不凡的黄冠道士，决不会因为一件无关紧要的物事，冒险到乌桥镇一带寻觅，也决不会不辞辛劳一路跟踪到此地。

他更不曾想到，就在他同那道士生死相搏之际，凭空又冒出一个武林高手盗走了那个“箭囊”。小小一个箭囊，竟然引出了如此众多武林人士的注意与争夺，看起来决非自家所想的那般无关紧要，而是与隐在暗中的许多武林帮派有着极不寻常的牵连！

施耐庵顾不得双肩麻疼，翻身站起。他担心暗中还藏有

暴客，吃力地从墙上砖隙中拔出湛卢宝剑，四面巡视。屋内一片狼藉，桌翻瓶倒，灰泥满地。蓦地，他发现被那道士尘帚扫得犹如筛点的案头，不知何时压着一张纸片。

他忙忙取出，展开一看，只见纸上歪歪扭扭写着十个小字：“欲寻无价宝，来找灶上虱。”

施耐庵默忖片时，立刻明白，这张纸必是盗走了“箭囊”的那人留下的无头帖子。看来只要寻到这灶上虱，便可得知那箭囊的下落。

施耐庵揣上纸条，插剑入鞘，望着这空空如也的房间，叹了口气。此时，行囊已被盗走，两手空空，也无银两，他担心待会店家前来结帐丢了颜面，只好爬出窗户，离了那一家客店。

他趁着月色行了一程，适才客店之中被那道士搅扰，一顿晚饭未曾下肚，加之激斗半时，此时腹内饥饿，力软神疲，勉强走到一片坟园，也顾不得秋夜霜冷，枭鸟怪鸣，找到一座墓碑之后，一头躺倒，霎时便昏昏睡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耳边厢忽然响起一阵唧唧啾啾的讲话声音。施耐庵腰背酸疼，腹中饥肠辘辘，本来就睡不安稳，这一阵谈话之声立时将惊醒。

只见树影幢幢之中，冷月寒星之下，立着两个人影，正在絮絮而语。

其中一个，身材瘦骨嶙峋，高约七尺左右，看得出他胸缩腹瘪，双肩骨立，两腿犹似踩着高跷，直耸到矮树树梢之上，佝偻着腰背，长颈似鹤，乍一见他立在那暗夜星光之下，象煞了《轮回图说》上画的那无常鬼；另外一人身着长袍，头



上依稀显出一顶黄冠，看身影十分熟识。

只听那无常鬼身材的人哑声说道：“银镜先生，那话儿可曾得手？”

那戴黄冠的人说道：“唉，莫提了，刚要得手，谁知被一个不知来历的溜子给搅黄了！”

无常鬼似的人道：“这件事可是不大妙！”

戴黄冠的人道：“什么妙不妙！老子跟踪那穷酸秀才，涉水登山，昼伏夜出，脚板都磨起血茧！那胡人狗官坐在衙中拥翠偎红，饫甘厌肥，俺给他卖命，也得瞅个机会！再要催命，老子不干了，回华山紫云峰罗真人那里修身养性去！”

那无常鬼身材的人连忙说道：“银镜兄，休要胡说。铁尔帖木儿大人如今官运亨通，新近朝命下来，又升了荡寇将军，驻节淮南，你讲话可要当心！”

一时间，两个人又不讲话了。

伏在墓碑后的施耐庵此时心潮起伏。他早已认出，那个戴黄冠的人便是夜闯客店的道士，这瘦鬼似的人物倒不曾见过。刚才的一席话，使他大大吃惊的是：那个铁尔帖木儿在杭州吃了红巾军大龙头刘福通一记开山掌，居然没死，如今竟然又升了高官。

正在思索之时，那边厢又响起人声。

只听那瘦鬼说道：“银镜兄，俺离开大营时，铁大人言道，自从俺告诉他那红巾军大魔头刘福通救了花碧云，将那‘流萤箭囊’一并夺走的事，铁大人不知由何处打听到，那箭囊上刻着一处藏宝的方位，一旦那些流贼草寇从暗语上解出藏宝的地方，就可得到二百年前梁山泊宋江藏下的数百万珍宝

银两，刘福通这名悍盗倘若得了这些接济，招兵买马，积草囤粮，那局面将不可收拾！再说，如今朝廷文臣武将一个个爱钱如命，流贼们倘用这笔钱收买了诸路将领，与之暗通声气，内外勾结，战祸必然蔓延，只怕大元江山要毁于一旦！”

那道士不觉声音发颤：“啊哟哟，如此厉害？”

伏在墓碑后的施耐庵不觉听得毛骨悚然，他委实未曾想到，那小小一个箭囊如此关系重大！此时，一回想起自己得了箭囊之后，连打开看一眼都没想到，真是荒唐愚蠢之极了！

此时，又听得那瘦鬼说道：“银镜兄，为今之计，别无他路可行。听你所言，那夜闹客店的溜子竟在你眼皮底下进出如入无人之境，必是绿林中的高手。那箭囊既然到了他手里，只好由俺来寻踪追迹，凭俺这一手‘流萤箭’功夫，谅他逃脱不了俺的手心。”

那道士恭恭敬敬地说道：“正是，正是，大人狡计百出，多少武林高手、江湖义士都着了你的道儿，何况这盗箭囊的不过是一名小小的毛贼！”

施耐庵在墓后一听，不觉纳闷起来：怎么，这个吊死鬼模样的人物也会使“流萤箭”吗？

只听那瘦鬼又道：“银镜兄以后的事，便是跟踪那个穷酸，俺安在刘福通大营里的眼线捎信说，那穷酸曾说起他的婶母家室就在东台白驹镇一带。此人这次来苏北，别无亲戚朋友，只有到那里去会家人亲友。就请银镜兄辛苦一趟，到白驹镇一带潜伏，一待此人上钩，便将他擒获，铁大人重重有赏。”

施耐庵在墓碑后一听此言，吓得几乎叫出声来。这瘦鬼到底是什么人，竟然如此厉害？自己在乌桥镇不过偶尔同刘

福通掌坛总管谈起过有家室在苏北，连他自己都记不得何时何地讲的，这瘦鬼似有千里眼、顺风耳，一切打探得如此清楚，简直似鬼如魅！

他直吓得冷汗淋漓，除了替自己今后的行藏担心外，更其为红巾军担心，那些憨直豪爽的绿林好汉，哪里晓得朝廷竟在义军总坛大营之中安了如此厉害的眼线。更可惜的是，那大龙头刘福通久历江湖，经验老到，身边有敌人卧底，竟然也毫无知觉。万一两军对垒，生死决战，岂不要吃大亏！？

他正在担心，只见眼前两个黑影一晃，那瘦鬼、道士早已失了踪影！

施耐庵心事重重地爬起来，寒风夜露之中不觉打了个寒噤。听了适才两人的一番话，他此刻倒失了主意。想到大意之间将那个至关重要的箭囊在客店失落，实在是后悔不迭。倘不去寻回来，不讲对不住花碧云一番嘱托，更重要的是，照那瘦鬼所言，箭囊上暗刻着梁山山寨二百年前藏宝的处所。

可是，他又忽然想到，那黄冠道士此时早已直奔白驹镇，自己的婶母、妻室尚在彼处，看那道士凶神恶煞，必是个嗜血的强徒，万一辛勤抚养自己、恩重如山的婶母，自己恩爱缠绵的结发妻子，有个三长两短，那岂不要留下千古遗恨？！此时，夜幕渐退，晨光曦微。施耐庵怔怔地站在那里，搓手跌足，五内如焚。一阵风动，“沙沙”一响，忽地一片黄叶飘到施耐庵的脸庞上，他心中正自烦躁，顺手一抹，触手之处，竟是柔软细腻。

他不觉一惊，落叶脆败，怎有如此感觉？于是将那物件拿到眼前一看，立时惊得呆了。手上拿的并非黄叶，竟是一

张细腻洁白的纸片，展开一看，朦胧的星光之下，只见上面写道：“义士行侠，狗官使诈，箭囊无恙，书生还家！灶上虱拜上施相公。”

施耐庵心中一动：怎么，又是这个灶上虱！此人来去无影，迅如飙风，委实令人既惊且佩。既盗“箭囊”于前，又送纸条在后，亦善亦恶，亦庄亦谐，他到底是哪个道上之人？

此时，施耐庵也顾不得仔细推详，觉着这纸条上所言，倒与自己的心思暗暗吻合：天下正自多难，大丈夫孰能无家。眼下只有尽快赶到白驹镇上，安顿好婶母、家室，以防奸人暗算。待国家安全无恙之时，再去寻回那“箭囊”，协助大龙头刘福通觅得大笔财宝，然后长剑书篋，走遍天涯，照着大龙头刘福通和花碧云旗首的嘱托，以自己满腹文墨，胸中经纶，去到四十八座军州，阐扬义士好汉们的胸襟事迹，唤起举世百姓揭竿举义！

想到此处，他杂念即除，疑虑顿消，束一束腰间衣带，背起伞囊，朝着一轮喷薄朝阳冉冉升起的方向大踏步走去。

白驹镇上，施耐庵的老婶母与季氏夫人用过晚饭，正在闲坐，忽听花厅顶梁响起一阵“簌簌”的灰泥落地之声，两个妇人以为不是乳燕营巢，便是老鼠跳梁，并未在意。突然，听得门外响起嘈杂的人声，接着，只见一个家人气急败坏地奔了进来，气喘吁吁地禀道：“启禀安人，外边有一伙贩盐汉子硬要闯进门来，小的们与他讲理，他们一顿拳脚竟将小的们都打了！”

两个妇女，惊得站了起来，此时一门孤寡，家无男主，若是强盗打上门来，那将如何抵挡？

正在二人忧愁之时，门外响起哈哈一阵大笑，笑声甫歇，一伙大汉拥进门来。

只见领头的是一位五短身材的壮汉，一张黑黧黧的国字脸盘，虬须满腮，豹睛环眼，身穿一袭油渍不堪的盐贩短衫，腰系宽板英雄带，赤手空拳，率着一队衣衫褴褛的盐贩汉子径直走进院子。

老婶母正欲发话。那矮壮汉子早已抢上两步，打了一拱，敞开喉咙唱了个大喏，说道：“老夫人、少夫人在上，在下商贾兄弟行路口渴，特到贵府讨口水喝，不料贵府下人拦门相阻，故尔鲁莽闯入，望老夫人恕罪则个！”

老婶母见这帮人衣衫褴褛，行事粗俗，略皱一皱眉，与季氏娘子附耳一阵，说道：“出门在外，饥渴之事难免，大哥不须客气。”

说毕，吩咐家人提来一大桶凉水放在当院。那黑矮汉子一声吆喝，众盐贩一拥而上，抢瓢的抢瓢，夺碗的夺碗，霎时，院子里仿佛起了一阵西北风，“唏唏呼呼”，响得十分热闹。

正值众盐贩喝得十分兴头之时，猛听得门外“当当”几声脆响，接着又拥进一伙人来。

只见这伙人更是狼狈，尽是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其中还夹着几个女子。

当头的那人约摸六十余岁，衣着邋遢，形态猥琐，颌下一部白须灰尘沾染，早已纠成疙瘩，一张瘦黑的脸上满是菜色，象是饿牢里逃出的囚犯。

那老人走到当院，朝着喝完凉水正在咂嘴撩须的那个黑

矮汉子点点头，径直走到两个妇女面前，也不等对方发问，一揖到地，然后说道：“老少二位安人，小老儿乃是走江湖卖艺的枪棒班头，手下几个男女尽能使十八般武艺，二位安人家居寂寞，特来消愁解闷，还请二位安人赏脸！”说毕，他也不问主人答应不答应，径直朝那帮卖艺人叫道：“金童、玉女出来！为二位安人助兴！”

话音未落，队伍中走出一男一女两个卖艺人。两位夫人往下一看，不由得喝起彩来。只见那年轻汉子约摸二十五、六岁年纪，长得身躯高大，秀气挺拔，那一张犹如敷粉的脸上，一双剑眉，两只朗目，高鼻准，阔额角，确确实实是一个俊俏后生。

那个女子看不出年纪，只见她身若摆柳，腰如束帛，婷婷玉立，娴静幽婉。发髻高挽，裹一抹紫绡，短衫窄袖，束一条红裙，密缀排扣的灯笼裤脚上扎了两圈绑带，显得静中藏狠，柔里显刚。

那后生一摆手中三节棍，双肩微抬，马步微绷，立了个极漂亮的门户。那女子下颌微抬，略摆一摆，“嗖”地掣出手中长剑，红缨划了个弧圈，剑尖刹时抖出万道寒芒，分心刺来。两人一开式，满院人见他们人物俊秀，招式爽朗，不由得一齐暴雷般地叫了一声：“好！”

忽然，那伙贩盐汉子之中有人叫道：“兀那两个鸟男女，竟敢在此卖弄！欺俺爷爷们不识货么？”叫声未毕，蓦地一个精壮的大汉跳进了圈子。只见他身高六尺以上，一身黑肉疙里疙瘩，看起来怕有千斤力气。他横一横手中那根枣木大棍，看着那一男一女喝道：“你们这一派花花架子，还想在这骗人

钱财，真正不识羞耻二字！”

那一男一女收住招式。那后生瞟了一眼这个壮汉，笑道：“尊驾如此台面，敢莫也想在众人面前博个彩头么？”那伙卖解人中响起一阵哄笑。

那大汉呆立半晌，琢磨出刚才这句话竟是讥刺自己长得狼狽，不觉骂道：“笑俺脸黑，你这小白脸只配到屋子里充乌龟去，休要在此撒野！”

说着，双臂抡圆，一根大棍呼地扬起，仿佛泰山压顶，朝着那后生当头便要砸下。

就在此时，盐贩队伍中的那个矮壮汉子忽地喝道：“元亨，休要鲁莽！”

这一声喝斥，声音并不严厉。那条壮汉一听之下，仿佛被人使了定身法，那根枣木大棍举到半空，骤然停住。少顷，他无精打采地收下大棍，恨恨地呸了一口唾沫，犹如泄了气的皮球，快快地回到了那堆贩盐汉子队中。

此时，看卖解的乡邻们愈来愈多，渐渐挤满了场院。二位夫人一见，倒也高兴，吩咐家人们掇凳斟水，忙得不亦乐乎。

场院之中，那两个俊气男女早已退下。此刻，一个铁塔般的大汉正赤着上身，将两把约摸二百斤上下的石锁抡得车轮儿似地飞转。

满院人众正欲喝彩，又听得门外响起一阵呼喝：“海州参将董大人到！”

这一声呼喝不打紧，把满院人吓了一跳，大家正欲开门离去，人头拥拥挤，又哪里挤得出去？

门吱呀一声大开，只见一队蒙古侍卫拥着一位身高腿长、武将打扮的官员威威赫赫地走进院来。

那队侍卫抽出马鞭、刀柄，驱打着看热闹的人群，为那武将开了一条道路，径直朝花厅走去。

两位夫人不知所以，立在一旁。只听一个侍卫斥道：“参将大人驾到，还不快快迎接？”

两位夫人听了，连忙吩咐家人候座沏茶，待到那官儿在花厅正中升座，她们才跌跌撞撞走到当厅，跪地请安。只听那官儿说了一声：“免了！”倒把两位夫人吓了一跳，那声音活脱脱好似木匠铁锯子锯大缸，又噪人又刺耳。犹如夜行遇到鬼魅，只觉毛发直竖，浑身起栗。

只听那官儿又道：“二位夫人休怕，下官此来，乃是追捕一名劫宝潜逃的盗贼，登门搅扰，还求鉴谅！”

季氏娘子心想：这几日清清静静，哪有盗贼逃进门来，于是她壮着胆子问道：“请问尊官，这盗贼姓甚名谁，什么模样？大人明示，小妇人也好命人查找。”

那官儿道：“此人身躯灵便，来去如风，名字叫着个灶、灶、灶上虱！”

季氏娘子又道：“姓赵？大人，此地方圆百里，百家姓上占了一半，却偏偏没有姓赵的。不知此人是坐地行窃的土贼，还是明火执杖的江洋大盗？”

那官儿道：“这个——呃，反正此人偷盗成性便了！”

季氏娘子又道：“哦。那大人又是何时看到这个灶上虱，从哪条道路进了小妇人家门的呢？”

那官儿道：“今日午后，从西边沿湖的树林进了你家！”



季氏娘子道：“何人所见？”

只见那官儿背后忽然闪出一个黄冠道士，双手叉腰，得意洋洋地说道：“是贫道所见！”

季氏娘子冷冷一笑，说道：“这便奇了，小妇人与婶母今日一直在这厅上坐着，怎没有看见？”

老婶母也说道：“大人，她讲的全是实话！”

黄冠道士对那官员附耳言道：“此事关系重大，那贼行事诡秘，大人要当机立断，以防迁延误事！”

那官儿点点头，喝道：“左右，给我搜捉！”

一阵翻箱倒柜、坛罐被摔之声霎时响起。两位夫人直气得索索发抖，又无可奈何，只好呆呆地站着生闷气。那官儿端坐在正厅上，和颜悦色地对两位夫人说道：“两位夫人，倘若说出那盗贼藏身之处，下官重重有赏！”

两位夫人冷冷说道：“小妇人家中委实未见盗贼，叫我们从何说起？”

那官儿正要发火，忽然间半空中“簌簌”落下一串积尘，可可儿掉进那官儿的脖子里，那官儿双眉一皱，耸耸肩背，不觉骂了声：“晦气！”

老婶母忙道：“大人休恼，小妇人这家中一向清静，这几日忽然闹起了老鼠，待明日捉只大花猫来，驱赶驱赶。”

正说着，只见前去搜捉盗贼的侍卫们纷纷走出，向那官儿禀道：“大人，前后都搜查遍了，不见盗贼踪影！”

那官儿一听，脸色转黄，转身对那道士说道：“银镜兄，那灶上虱果然是逃进了这间院子，你该不会看岔了吧？！”

道士道：“俺这双眼能看得见暗夜里被窝上的小虱子，还

看不清偌大个白日奔逃的大虱子！千真万确，是在这个院里！”

那官儿想了想，说道：“好，既然他是在这里，俺就坐在这里等着，外面围的铁桶也似，俺瞧他逃到哪里去？”

说毕，吩咐侍卫从随身带着的笼屉里搬出酒肴，细斟慢酌起来。

那官儿喝着，不觉又烦了起来，说道：“可恨这个狗头盗贼，害得俺到此喝这冷酒，待会拿到，俺要把他煮熟了下酒！”

话音未落，梁上又是簌簌一阵响，“唰唰”又落下一串粘乎乎的积尘，这一次竟似腊月飞雪一般，纷纷扬扬，落下了几大团，无巧不巧，可可儿撒盐般地撒进了那官儿的酒杯。

那官儿不觉怒气冲冲，骂道：“好个遭猫逮的老鼠！”他仰头朝梁上望去，只见梁上积尘多年未除，黑糊糊的，并未见什么异样，他气得扬手将一杯污酒直向梁上泼去。立时，梁上“唧唧”有声，仿佛还听得见老鼠爬木逃跑的声音。

那官儿没地方出气，一瞟眼看到站在面前的季氏婆媳，立时喝道：“左右，将这两个刁猾的贱人拿下！”

两个侍卫一声喳呼，奔上前来，拿出麻绳，将季氏婆媳反剪绑起。季氏娘子一边挣扎，一边嚷道：“大人无故绑缚俺无辜女子，真是昏天黑地了！”

那官儿道：“老实给你们说了吧，俺这次迢迢路远从海州赶到此地，第一桩事便是要请你的丈夫施耐庵去朝夕领教！”

季氏娘子不觉惊道：“耐庵？！他一个书生，琴剑飘零，大人要请他作什么？”

那官儿冷笑一声，说道：“好一个书生，好一个琴剑飘零。你们当俺不晓得？！哼，这个穷酸，近时四处流窜，勾结绿林

叛贼，江湖草寇，闯荡州府，结交盗魁刘福通！真是罪不容诛，理当家灭九族！就凭这一桩，你们两个妇人该是要杀头了吧？”

老嫗母、季氏娘子听了，直吓得两眼发直。

到底还是季氏娘子年轻气壮，她鼓起勇气问道：“大人，耐庵他现在何处？”

那官儿俯身下来，脸上一副怪模怪样的神情，活象五百罗汉中那位“愁眉尊者”，他朝季氏娘子挤了挤眼，说道：“夫人，你还不晓得么，你那位夫君不仅与盗魁勾结，而且，而且还勾搭上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女魔头呢！”季氏娘子略略一惊，旋即摇头道：“大人休要取笑，耐庵他决非此等撩蝶惹蜂的无耻之徒！”

那官儿头一仰，说道，“好一个贤慧的娘子！告诉你，连这次窝藏盗贼，你们婆媳两罪俱罚，左右，给俺拉下去砍了！”

黄冠道士急忙谏道：“大人，不是还要拉开网儿等着捉那施耐庵么？要是杀了这两个婆娘，失了诱饵，那鱼儿还会上钩么？”

那官儿两只死鱼似的眼睛翻得一翻，傲然说道：“银镜兄好蠢！俺估摸那施耐庵即或此刻来了，见嫗母、妻子无恙，兵丁重重布防，必然心存侥幸。俺这一杀，他就是——嘿嘿，这便是老狼不死，小狼不叫！”说毕，一挥手，将五花大绑的季氏婆媳推下厅堂，众侍卫一声“威——武——杀！”的轰叫，刽子手立时举起了明晃晃的大刀。

这时，那官儿和黄冠道士两双眼睛滴溜溜地巡视着树荫掩映的院墙和那敞开的大门。院子里，那些怕事的乡亲们早

已躲得干干净净。只剩下那一帮卖解的武艺班子和那伙贩盐汉子来不及躲藏，被兵丁们驱赶到院子角落的树影之下，一拨人立在东院角，一拨人立在西院角，提心吊胆地瞧着这一切。

只见两道冷森森的寒光一闪，两柄刽子手的大刀凌空劈下，满院的人都忍不住“啊”了一声。

就在这紧迫时刻，只听得大厅梁上又是一阵“簌簌”响声，接着一团黑影平空落下，“蓬”地一声，刚巧落到正中的八仙桌上，直砸得杯盘乱飞，酒水四溅，把那官儿吓了一个趔趄。那黄冠道士身手矫捷，立时从后颈取下拂尘，一招“平湖撒网”正要击出，那官儿忽然叫道：“银镜兄，住手！”

只见落在桌上的原来是一只装得鼓鼓囊囊的大麻袋，里面似乎装着什么活物，还在蠕蠕而动。

那麻袋扭动半时之后，竟然一声长嘘，蓦地从里面钻出个人来！满厅满院的人众都被这情景惊得呆了。只见那人慢慢整整头上的秀才青巾，抻抻揉绉了的蓝袍，两眼迷惘地望着望灯烛荧煌的大厅，不觉叫了声：“惭愧！”

黄冠道士恰才怔得一怔，打量了片刻之后，忽然大叫一声：“好一个衣冠叛逆施耐庵！”一挥尘帚疾奔而上。

季氏婆媳在屠刀之下，正欲闭目等死，忽然被那道士的呼喝惊觉，展眼一看：站在花厅八仙桌上正中的正是施耐庵！

两个妇人不禁暗暗叫苦：耐庵呀耐庵，你为何早不回家迟不回家，偏偏要在这刀林剑树、虎狼成群之时回家！这一次，真是飞蛾扑火，自寻死路了！

施耐庵打量着面前那官员和黄冠道士，立时认出便是坟

地上见过的两个人，于是一躬到地，说道：“二位尊驾莅临寒舍，真令蓬荜生辉，陋室焕彩，待晚生下去换件衣衫，扫室除尘，杯酒候教。二位以为如何？”

那官儿呵呵大笑，声音“哑哑”犹如坟头乌鸦，直嘈得施耐庵心下发怵。他说道：“施相公，你姗姗来迟，可把俺等得急了！为何做事不敢光明正大，却藏在这麻袋之中，躲在这屋梁之上，未免大大的有辱斯文了罢！”

施耐庵道：“大人，这便叫做你有牢笼计，我有跳墙法。晚生要不如此这般，大人你派来追踪的那么多武林高手，岂不早就在夜黑风高之时，荒村野店之中，将我一刀杀了！”

那官儿怒道：“哼哼，藏得了初一，藏不过十五，你到底还是到了俺手里！银镜兄，与俺拿下了！俺今日要在他身上着落两件事，一是要那无价之宝，二是要他跟我去见铁尔帖木儿大人！”

那银镜先生一挥尘帚便奔了上来，施耐庵拔出腰间湛卢剑，奋力便格。

忽然，屋梁又是簌簌一响，一片弓背黑瓦如飞落下，“噌”、“哎呀”、“扑通”、“喇嗤嗤嗤”、“轰隆隆”一串怪声响成一片。

众人一看，那银镜先生早已被黑瓦打中，不偏不倚，正打在水腕之上。他护疼惨叫，一跤跌翻在地上，那柄尘帚去势劲疾，不及撤回，脱手飞出，竟然直奔那张八仙桌，可儿扫到桌腿之上，立时将那大桌掀了个四脚朝天，那柄尘帚犹如一支千段钢爪，牢牢地钉在那桌腿之上，兀自铮铮鸣响。

那官儿此时方才明白，今日这屋梁之上屡屡作怪，乃是

藏着一位武林高手。一想起那杯落满梁尘的污酒，他不由得脸色倏地变得惨白，微微冷笑之际，一只手早悄悄伸进了袖内。

忽听得屋梁之上“唧唧”有声，一个孩童般的声音大叫道：“休要使箭，俺下来！”随着话音，一个瘦小的身影飘如燕雀，从梁上掠下。

只见他身高不过四尺，瘦骨削肩，细颈窄额，头顶上挽了两个丫丫抓髻，浑身上下黑衫黑裤，若不是看他脸上的风霜褶皱，竟似一个十一、二岁的孩童。他笑嘻嘻地对那官儿说道：“这‘流萤箭’可是天下奇招，大人万万不可随便使用，万一失了风，只怕天下好汉便要笑大人无能！”

那官儿又气又恼，斥道：“你是何人？”

那瘦小的人说道：“嗬嗬，大人眼生得紧，俺便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小小有名的大英雄灶上虱时不济！”

那官儿一听，不觉大笑道：“哦，原来是你这个不敢白日见人的鼠窃狗偷之辈！”

时不济唧唧一笑，说道：“大人明鉴，俺时不济只不对是一个小偷小摸，与大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那官儿兀自哑笑：“嗯，你倒也谦恭！”

时不济道：“正是，正是，小偷儿时不济今日见了当世大偷儿，还敢不五体投地么？”

那官儿一时听出味儿，不觉勃然怒道：“什么，俺堂堂朝廷参将，如何竟是什么大偷儿？”

时不济唧唧笑道：“大人过谦！大人十八岁时一副寒酸苦脸，偷得了董员外家万贯家财，二十岁上偷得了那花九叔如

花似玉一个女儿，二十二岁又偷得花家祖传的绝世武功‘流萤箭’，如今又要偷走无价之宝‘流萤箭囊’，还是偷走一个活蹦乱跳的施相公。诸位评判评判，这位大人该不该当这‘大偷儿’的雅号！？”

院中响起窃窃笑声。

那官儿不觉大怒，喝声：“拿下了！”

立时便有几个侍卫挺刀扑上。刀光霍霍，兜头罩住了时不济那瘦小可怜的身躯。

时不济缩头歪颈，躲过第一阵刀雨，叫了声：“施相公，躲开，休要站在这里碍手碍脚！”说着，一把将施耐庵推出了刀网。

四、五个蒙古侍卫展开泼风般的“大漠风沙”刀网阵，朝着时不济顶梁、面门、颈项、胸腹横砍竖剁，刀刀夺命。这几个身长力猛的侍卫，欺眼前这敌手身躯瘦小，气力微弱，那刀法使得虎虎生风，令人畏惧。

只听得那时不济一连串的“唧唧，唧唧”，犹如鼠鸣，不知是笑抑或是哭，在那刀圈之中缩头缩颈、舞手弹腿、连蹦带跳，即可怜又可笑。一阵嘻嘻笑声过后，五个蒙古侍卫竟抱头而去。原来，在那刀光霍霍，性命相搏之际，时不济竟敢欺身直进，神不知鬼不觉地一一扯下了那如狼似虎的蒙古侍卫的裤带！

银镜先生一见，喝一声“偷儿慢走”，一挥尘帚卷了上来。这一场恶斗实实叫人心惊胆战。约摸斗了四十余个回合，时不济脱不出拂尘钢须的圈子，银镜先生见他身手如同鬼魅，深怕着了道儿，一柄拂尘紧紧缠住，亦不敢有丝毫大意。二人

恰恰斗了个平手。

正在众人看得眼花缭乱之际，只见那官儿袍袖微微一动。那紫电瑟瑟的圈子里忽然一声惨叫，接着直跌出一个人来。只见时不济手捂肩头，眉峰紧皱，一溜着地滚，摔下了台阶。阶下的侍卫正要扑上，猛听得院子东角上平地响起了声炸雷。一个硕大的身影凌空纵跃，一阵怪风过后，王擎天早已疾扑而上。

他戟标大骂：“好一个无耻的狗官，竟敢暗箭伤人，俺红巾军黑虎坛会首王擎天来也，看刀！”说毕，宽刃大刀抡臂一举，一道冷森森的白光直卷向那官员的脑门。

那官员哑哑一笑：“好哇，俺今日金钩钓鱼，到底钓出了你这个愣头青！”说毕，掀开袍襟，“嗖”地从怀中掣出了一根短柄狼牙棒，手碗一抖，那钉满狼牙的短棒忽然风车儿似地滴溜溜转了起来。

王擎天使刀，那官儿使狼牙短棒，一番恶斗。王擎天最后使出一个两败俱伤的招式，企图以命将那官儿破裆开膛，却被那官儿一支短箭射中，猛觉手腕一麻，拿捏不住，大刀匡啷脱手，呸一声吐口唾沫，负痛逃出厅来。

那官儿哑哑冷笑，正要吩咐侍卫搜捉早已躲过的施耐庵和时不济。猛听得西院角一声怒喝，又一个黑大汉奔上厅来，只见他面目黧黑，身如铁塔，一根枣木大棍直抡得风车一般。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欲打卖解男女的那个贩盐汉子。

那官儿斥道，“你这烧炭鬼又是何人？”

黑大汉声如暴雷，怒声叫道：“吓天大将军部下先锋索元亨！”



那官儿笑道：“嗬嗬，想不到今日连张士诚这个草头王也有人在此卧底！你去告诉那贩盐奸商，俺改日亲自来请他进大牢！”

索元亨吼道：“休要罗唆，看棍！”

说毕，抡起大棍，兜头一招“西施捶砧”直砸向那官儿顶梁骨。

那官儿哑哑冷笑，右肩一抖，一柄狼牙棒迎头挂上。“砰碰”一响，只觉得棒头犹如撞上大山，直震得虎口发麻。他叫道不好，顺势一抖手腕，卸去了那大棍上千钧之力，一时性发，狼牙棒使得出神入化。

索元亨为防那狗官又使暗器，一根大棍洒出风雨不透的棍花，双眼紧紧盯着对手的袍袖，斗得异常猛恶。

约摸斗过四、五十回合，索元亨猛见那官儿吊死鬼般的白眼眨得一眨，不觉心中一愣。果然，那官儿袍袖一抖，索元亨立时抡开大棍，洒一道棍花，封住暗箭来势。

岂知那官儿这次乃是虚招，就在索元亨注意防范“流萤箭”之际。他那根狼牙棒早已从万万不曾提防的侧面直戳索元亨的腰眼。索元亨不及收势，顿时腰间一麻，一道血光。腰间被拉开血口。他大叫一声，枣木棍撒手，哼哼着跌出厅来。

那官儿哑哑狂笑道：“还有哪位绿林大盗来走一百回合！”说毕，转身吩咐，“与我统统拿下了。”

此时，大厅早已不见施耐庵、时不济的人影，季氏婆媳也不知何时被人救走。

那官儿不觉大怒：“与我一把火烧掉这个强盗窝子！”话音未落，只听得无数声音响起，几个手执兵器的盐贩与卖解

人从黑沉沉的大院两角蜂拥而出，直向大厅奔来。

众侍卫一见，待要拔剑阻挡，哪里抵挡得住？只听得一阵乒乒乓乓的兵器磕打，金铁交鸣之声响过，几十名蒙古侍卫尸横就地，血殷草丛！

那官儿大惊失色，抡棒奔下厅来，黄冠道士挥起拂尘紧随助战。

只听得东边那一拨人中有人叫道：“狗官休走，红巾军好汉全伙在此！”

西边一拨立时应和：“狗官纳命，吓天大将军部下今日与你算帐！”

那官儿也不答话，一根短棒横打竖挑，当者辟易，看看便要冲出厅来。

忽地，眼前红光闪现，只听得一声娇喝：“好一个丧心病狂的奸贼，认得我么！”

那官儿抬头一看，不觉惊得心头颤栗，只见面前站着一个红巾红裙的卖解女子，一张端丽冷峻的脸庞上凜若寒霜，仗一柄长剑，静静地立在面前。他不由失声叫道：“哦，是你，碧云娘子！”

花碧云长剑一摆，寒芒抖动，冷冷地掣剑而出，抖一路剑花，直指向那官儿的咽喉！

那官儿急忙闪过这一剑，嬉皮涎脸地笑道：“娘子，你我之间多有误会，请收剑相叙！”

花碧云凝然不动，挥剑又要斩出。那官儿忽然扑地跪倒，惨声说道：“娘子，当年之事，都是官府逼迫，俺出于万万不得已才做出了违心之事。此刻，只要你肯饶恕于俺，要杀要

刚由你作主。”

说毕，伸出那长鹤似的脖子，逼向剑尖。花碧云望着眼前这瘦骨嶙峋的人，不禁伤心惨目，一柄剑刺到半路，不觉停住。猛听得一声低沉怒喝：“花旗首，你忘了当年的那些惨事么？”

喝声未落，只见那黑瘦卖解班头飙风般地纵到了眼前，冷眼怒视着跪在地下的官员，无限鄙弃地说道：“董大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日该结果你这条充满污垢的性命了！”

董大鹏抬头一看，吓得浑身血沸，呐呐地说道：“啊，刘大龙头？！”

刘福通一摆长剑，霎时卷起一股劲风，直搅得方圆丈二之内的落叶簌簌飞起，人人气息窒塞，一团寒芒奔星掣电般地直卷向董大鹏的胸膛。

花碧云蓦然惊觉，叫一声：“太师父，冤有头债有主，今日是小女子报仇雪恨之时，待我亲手以血还血！”说完，一抖手中长剑，杀入了圈子。

董大鹏面对刘福通这个江湖闻名的大魔头，猝逢忍心亏负过的含冤女子花碧云，早已心碎胆裂。凭他的武功造诣，对付一个刘福通便早已大落下风，再加上一个如疯似狂的花碧云助战，霎时只辨得遮拦架格，险象环生。此时，待要使出绝招“流萤箭”，一来花碧云已是会家，加上刘福通那柄剑使得出神入化，哪里敢分神去掏那袖中短箭？看看力软神疲，立刻便要毙于双剑之下。正在此时，又听得一声大喝：“狗官休走，俺潘一雄来也！”

迅如飙风，那俊俏后生立时仗剑杀入了战圈。董大鹏脑

中一嗡，叫声苦也！使出最后一丝力气，亡命反扑。又斗得两、三回合，只听得潘一雄大吼一声：“董大鹏，有种的冲俺来！”欺身直进。

董大鹏与潘一雄打个照面，忽然狼牙棒轻轻一拐，倏然间划出一个滴溜溜的圆圈，电光石火之际，只听得潘一雄“哎哟”一声大叫，负痛跳出圈子，好好一圈剑幕，立时便露出一个缺口。这一着实在出人意料，刘福通、花碧云二人大惊之下，待要挺剑补上剑圈，哪里还来得及？

只见那董大鹏早一路窜纵，奔过院墙，隐入了黑暗之中。花碧云跌足叹恨，衫袖一抖，一束短箭电射而出。

那黑暗之中响起一声嘎哑的惨叫，越响越远，越响越弱，直至无声无息。刘福通一把扶起潘一雄，只见他左腿流血，面色惨白，一边埋怨一边抚慰道：“一雄，今日为何大意失风？”

潘一雄叹道：“弟子只道他强弩之末，谁知竟然还有如此怪招。狗官潜逃，全是弟子之罪！”

刘福通道：“不用说了，下次小心。”

正在讲话之时，只听得正厅上有人呼喝：“众位好汉请了！”

众人抬头一看，只见正厅上施耐庵扶着婢母和妻子，与那灶上虱时不济昂然站在阶砌之上，手中高举着一个红绸小包，神彩飞扬地对满院众人说道：“如今那狗官董大鹏负伤败走，银镜先生也受创而逃。这武林秘宝‘流萤箭囊’乃是俺从施耐庵相公身上得来，实在并非见宝起意，乃是因施相公一介书生，护不住这无价之宝，故尔先将此宝收取，后将施相公藏入麻袋，混过官兵耳目！”

众人一听，不觉啧啧赞叹：这个瘦小羸弱的偷儿，想不到竟然如此多智！时不济唧唧一笑，又道：“众位朋友，众位江湖弟兄，如今这稀世秘宝安然无恙，眼下当作何区处？”

满院众人议论纷纷。忽然，那英俊后生潘一雄从东边一拨人中走出，径直来到阶前，伸出手说道：“朋友，请问你是哪座山头、何方水寨的弟兄？为何要收取这箭囊？”

那时不济俯身凝视一阵，唧唧笑道：“唧唧，原来是红巾帮的潘大哥！你问俺的来历？那俺就告诉你罢：俺自幼流浪江湖，不知父母是谁？曾遇异人指点，学得一身偷儿本事，俺师父道俺自小命蹇，取名不济。这些年在黑白两道、四州三府做了些叫人头疼的案子，人家见俺颇有几分手段，身躯又甚瘦小，便取了个浑名叫‘灶上虱’，俺向来喜欢自由自在，因此独往独来，无帮无派，天下好汉义士、忠臣烈士都是俺的朋友！”

潘一雄冷笑道：“哦，原来是个不入流派的散把溜子。时兄弟，这箭囊乃是俺红巾帮花旗主传家之宝，请完璧归赵则个！”

时不济唧唧一笑：“既然是花旗主之物，与潘大哥何涉？”

潘一雄一时语塞，不觉拔剑而起，喝道：“么么偷儿，胆敢与红巾帮作对，俺可要动武了！”

时不济连连摆摆手，说道：“莫忙，莫忙！”他摇着手中绸包，对众人说道：“众位好汉，据施相公所说，这个箭囊乃是花旗主送与他的，此时已不属红巾帮一派之物，作何安排，请众位一决！”

潘一雄长剑一抖，怒道：“灶上虱，你再不交出箭囊，俺

剑下可不饶人了！”

时不济仍旧唧唧嘻笑。潘一雄一剑便要刺出，只听西边一拨人之中一声大喝：“红巾帮休要欺人太甚！”说着，一位贩盐汉子早已站在潘一雄面前。

潘一雄仗剑在手，喝道：“你是何人？”

那矮壮盐贩子笑道：“哈哈，小辈无礼，连俺吓天大将军张士诚都不认识吗？”

潘一雄忙道：“哦，原来是张大龙头，请问，这箭囊与你何涉？”

张士诚道：“胡说！俗语道：镇国之宝，有德者得而居之，这箭囊既关系到泼天大的一笔财富，俺吓天大将军立志推翻元人暴政，救黎民于水火，不归俺所得，难道还要归于别人么？”

潘一雄不觉大怒：“好一个狂妄魔头，欲将箭囊夺为己有，休想！”说毕，挺剑便刺。

院内两拨好汉一见，一时刀枪相向，剑拔弩张，气氛十分险恶。就在这一触即发之际，只听得一声娇喝，红裙飘飘，一个娇小的身影跃到阶砌下，插进张士诚、潘一雄之间。

只见她长剑架开两人兵器，站上台阶，向众人说道：“诸位好汉，这箭囊藏于我家，小女子最知内情。”

说着，她走上两步，从时不济手中接过那绸包，解开丝绦，从中捧出那犀角雕就的箭囊，递到张士诚和刘福通眼前，让他们仔细端详。

张士诚、刘福通一看，只见那犀角箭囊上雕满了难以辨识的古籀文字，怪如灵蛇，无法辨认。二人看毕，又惊奇又

沮丧，连连摇头。

花碧云见了，拿过箭囊，高举过头，说道：“众位好汉！这箭囊之上的文字休道你们不能辨识，便是许多才高八斗的名士宿儒亦难以解析。正因为如此，小女子方才将他交与施相公，谁料想惊动了官府，使他险遭杀身灭门之祸。如今，小女子提议，就在这个庄院之内，由诸位好汉轮流当值，防备官兵偷袭。这个箭囊就交给施相公仔细辨析。依小女子之见，以施相公泰山北斗之才，经天纬地之智，三日之内，定能解出其中无穷奥秘，造福于整个武林志士！”

满院好汉瞧着这个红裙飘飘、神情端肃、语调诚恳的女子，听了她这番入情入理的话语，早已被深深打动，不觉暴雷一般叫了声：“好！”

花碧云说了句：“多谢众位抬爱！”捧着那个摊在红绸上的箭囊，一步步走上阶砌，走到施耐庵面前，一双慧眼里满含着深切的期待和信任，颤声说道：“施相公，有劳了！”

施耐庵望着她那冷峻而深沉的目光，珍重地接过了那只箭囊。

## 九 析警诀书生踏北斗 觅神工旗首走东台

自那日群雄大闹施家场院以后，施耐庵便花了两日安顿老婢母和妻子季氏，收拾场院、花厅里被挪了窝的家什，在后花厅里秘密安下床铺卧席，为红巾军众兄弟和张士诚的部下准备了妥当的安身之所。

唯有花碧云和她带来作伴的六名女兵，不能胡乱与男子们挤在一起，施耐庵便将她们送到老婢母与季氏娘子的绣房之内，让花碧云与季氏睡在一床，六名女兵在外室搭了通铺。

这几日，施耐庵昼夜不息，辨识那个无价之宝——“流萤箭囊”上的古怪文字。他翻肠倒肚，倾毕生所学，也难以辨认那箭囊上面雕着的秘密。

这一日，他双眼红红的在书房之中踱来踱去，望望摊开在案头那红绸巾上的犀角箭囊，又望望大叠大摞的《说文解字》、《字通》、《字汇》、《苍颉秘录》之类的书籍，不由得心中发烦。他又记起了箭囊上那几个离奇的图形，日日琢磨，他早已稔熟于心。

那箭囊之上的图形。乍一看只是一片云雷状的花纹，只有仔细审视，方才能隐约看出似字非字的图案。

施耐庵一旦瞧出端倪，连忙拿出一段熟宣，小心地拓下了箭囊上那些勾勾款款，然后铺在案头上，倒过来倒过去地



用心辨认，想不到，那些古怪的墨线，竟然拼成了下面这四个蝇头小字：

勿欺幸尔

他不由得一阵狂喜蓦上心头，拊掌高叫：“娘子，娘子，快拿酒来。”

只听得一阵衣裙之声响过，季氏娘子匆匆走进书房，一见施耐庵那神采飞扬的神态，不觉嗔道：“瞧你，又不是绣楼下中了彩球，甚么事把你兴头成这般模样？”

施耐庵笑吟吟地说道：“先拿酒来，晚生再将这桩大秘相告！”

季氏娘子无奈，只好整治了酒菜，搬入书房，施耐庵美美地品了口酒，方才指着那拓在熟宣上的四个字迹对妻子说道：“娘子，你看看，这便是当今举世瞩目的大秘！”

季氏娘子仔细看毕，不觉失笑：“我道是甚么天书奇籍，却原来是几只蝌蚪！”

施耐庵笑道：“大谬大谬，圣人云：一勾一划可以穷宇宙而含八极，晚生定在旦夕之间叫这大秘揭晓！”

当晚，施耐庵便彻夜秉烛，埋头书案，穷搜曲籍。

然而，查遍三经五典、八索九丘，也找不到这么奇怪的文字。有一日，施耐庵也曾微服出访林下隐居的高人逸士，依旧是不得要领。日子已过两日，那刘福通、张士诚日日都要前来探望，脸上也渐显焦急之色。再有一日，便是群雄聚会的日子，施耐庵燃烛夜读典籍，脑子发烦，便用凉水冲了头脸，踱出了书房。

蓦地，眼前一个人影一闪，倏忽之间翩若惊鸿。施耐庵

一见，急忙喝道：“谁？”

那黑影闻声站住，施耐庵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窄衫长裙的女子。只见她又手默默，衣裙飘飘，低声说道：“施相公，是小女子！”

施耐庵惊疑甫定，才认出原来是花碧云。

自从住在施家之后，日闲无事，季氏娘子嫌她绑腿短裙，颇招耳目，便将自己家常衣裙与她换了。此时，只见她穿月白湖绉的短衫，外系了一条玫瑰红撒满碎花的拖地长裙，一眼望去，在这莹莹烛光的映照之下，软软的熟罗衫子长袖低垂，长裙那微微坠撒的浅红绫子益发显出了腰肢的婀娜。

施耐庵道：“哦，原来是花旗首，如此深夜，你为何还未歇息？”

花碧云道：“施相公，不瞒你说，自从将那箭囊交与你之后，小女子便夜夜都在这书房门外等着你的好消息，不想你聚精凝神，……”

施耐庵心中一热，想道：这些江湖草莽中的女子竟也如此心诚！于是谢道：“花旗首真是热心人！”

花碧云道声“哪里”，说着，手往窗外一指，道：“你瞧，那屋外还有一个人在为你守卫哩！”

她刚刚说毕，只见窗外黑影一闪，一个伟丈夫站到自己面前。施耐庵一看，原来是潘一雄，不觉连连谢道：“多谢总管为晚生夤夜巡查。”

潘一雄道：“哪里，哪里，这是俺的本份！”

说毕，身影一晃，早又跃出了窗外。花碧云道：“施相公，那箭囊上的文字识破了么？”

施耐庵摇了摇头，愧怍地说道：“晚生愚鲁，有负花旗首重托！那文字实在古怪，两日两夜熬尽心神，翻遍典籍，也无从辨识，唉，晚生觉得，如此古怪的文字，只怕普天下无人可识了！”

花碧云不觉神色黯然，有顷，忽然说道：“施公子，请等一等！”

说着便轻声唤道：“春兰，秋菊！”

只见屋内闻声走出两个女兵，此时也早已脱了靠衣短裙，换上了短衫长裙。两人对花碧云说道，“旗首有何吩咐！”

花碧云道：“把我的夜行衣靠取来，你们二人也脱去长裙，陪我前去走一遭！”

说毕，三个人进了房内，一阵窸窣窣窣之声响过，霎时又是三个精悍无比的江湖女子站在面前。

花碧云对施耐庵道：“施相公，明后日便是群雄大会之期，既然书房之内找不出拆解秘密的办法，只有去找他了！”

施耐庵忙问：“花旗首所言何人？”

花碧云：“小女子曾听家父说过，当年雕刻这犀角箭囊的，乃是这附近东台县城里的一位古董匠人，既然是他雕出，也许他识得这古怪文字！”

施耐庵道：“唉，一个操刀的雕匠，哪里认得如此繁难的文字？”

花碧云道：“事到如今，只好走一遭试试了！”

施耐庵见他言辞恳切，点了点头，扎缚好衣物，四个人趁着星光夜色，如飞奔向东台县城。

四个人一路趱行，约摸四、五个时辰便赶到了东台县城，

此时早已天明。

这东台县乃是通榆运河边上的一个小县，这些年由于元人高压盘剥，搜刮聚敛，致使市廛冷落，百业凋零。县城以西的一条僻静的街上，有一个东倒西歪的古旧瓦屋，门前挂着块油漆剥落的招牌。牌子虽旧，那一笔银钩铁划的字济倒是令人刮目相看：

“古董雕花刻字金寓”

这家古董刻字店的主人乃是一个名唤金克木的老人，祖籍不知何处，亦不知何时迁到这小小东台，膝下一女一男，女儿年方一十六岁，名唤金小凤！儿子刚满十四，在一家海味店当一名应门小厮，一家人过得和睦安稳。金老汉一手绝好的雕刻功夫，远近闻名，达官贵人，富豪乡宦，遇上雕镂珍宝，刻写图章，都来光顾，倒也不愁饥寒。

谁知三日之前，这东台县一个泼皮牛二奉了东台县令脱脱乌孙之命，为那刚生下的千金刻一个银锁。那牛二一生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便是他的专职差使。尤其有一桩可厌的脾气，便是见不得好看的女子，只要一见，便似雪狮子向火，半边身子都酥了。事后便钻天打洞也要弄她到手。他仗着拜过那脱脱乌孙为干爹，手下又有一帮虎狼般的打手，偌大个东台县城，人人见他就躲，尤其是黄花女儿们，更是兔子躲鹰般地避着这恶神。

那日牛二刚刚取了银锁欲走，谁知无巧不巧，躲在绣房内的金小凤正在做女红针黹，叵耐一只花猫一蹦蹦到花样篮中，将针线刀剪一股脑儿打翻在地，小凤一气之下，脱口骂了声：“短命的死猫儿！”

这一叫不打紧，那牛二一听娇滴滴的女儿声，仿佛被施了定身法儿，刚要迈出的腿子立刻悬在半空，半晌放不下来。

他翻身又回到厅上，对着金克木说道：“金老丈，你家小姐闷在闺房，却也无聊，二爷此刻想找个人聊聊，敢请小姐出来一叙。”

金克木早知牛二的德性，连忙说道：“小女生得丑陋，刚好这几日身子不适，二爷就不要勉强她了吧。”

牛二哪里肯信，一边说一边径直走去掀开绣房的珠帘，展眼一看，不觉痴了半边身子：

只见屋内端坐着一位少年女子，杏黄色熟绢衫子，紫红色白褶罗裙，恰似含苞豆蔻，娟秀迷人。

牛二早失了魂魄，径自走上去就要捏小凤的腮帮，小凤羞红了双颊，啪地一巴掌打在牛二脸上，一路哭入了后堂。金克木压住心中怒气，连连赔罪。那牛二临走说道：他已定下了这门亲事，允也得允，不允也得允，三日之后前来迎娶。

牛二走后，金克木日夜愁思，白发又添了一倍。怎奈牛二势大，既然被他缠上，那这如花似玉的女儿就逃不脱被糟蹋的命运！情急之下，父女俩只有终日茶饭不思，相抱痛哭。

这一日，父女俩正在愁眉相对之时，忽然门口走进两个人来。一个三十余岁的村姑，荆钗布裙，神态娴静；另一个中年书生斯文一派，文质彬彬，一进门便殷勤施礼，齐声说道：“老丈在上，晚辈们有一件古董特来请教。”

金克木心中有事，哪有情绪接揽生意。客气地说道：“二位尊驾，小老儿家中遭变，已经歇了生意，二位请另走一家罢。”

那男的与女的对望一眼，从怀中掏出一锭大银，放到桌上说道：“老丈，这桩事关系重大，请老丈费心则个。”

金克木不耐烦地站了起来，说了声：“小老儿少陪了。”起身便要朝后厅走入。

那男的连忙朝女的瞟了一眼，女的点点头，忽然奔过来，朝那老儿当面跪下，说道：“老丈，你还记得寿春城外的花九叔么？”

金克木一听“花九叔”三字，脸色突地一变，惊惧地四顾一阵，低声问道：“你是他的什么人？”

那女子说道：“小女子便是他的独生女儿花碧云！这位相公是俺的朋友。”

金克木一惊，扶起花碧云，连忙说道：“原来是花家侄女，快随我后边讲话。”说着，拉起花碧云便走入后堂。

金克木扶花碧云坐下，嗔道：“侄女，你好大的胆子，如今官府正在四处搜捕你这叛逆遗孤，你怎么敢到这通衢县城来。”

花碧云说道：“金老伯，小女子如今已投了红巾军，誓为家父报仇。”接着，她便将怀中的那个箭囊掏了出来，一把递给了金老伯。

金克木一看，不觉老泪纵横。叹道：“这是俺二十余年前为你爹爹刻的一柄箭囊，整整刻了七天七夜，真是俺平生最得意的手艺。唉唉，如今物在人亡，叫俺好不伤心也！”

花碧云乘机说道：“当年老伯刻下这几个古怪字迹之时，俺爹爹曾说起过其中的意思么？”

金克木正在伤心，一听此言，不觉脸色倏变，连连摇手：

“不，俺没听说过什么古怪字迹的事。”

花碧云见老人颜色惨变，心知有缘故，忙道：“老伯，你是小女子父亲的至交，如今这元室暴虐，百姓涂炭，忠臣义士早已奋起抗争。眼下这箭囊之上刻的便是一桩绝大的武林奥秘，倘若不能拆解，将使抗元大业大受挫折，老伯一生正直，难道眼睁睁看着这样的大事不管么。”

金克木听了，不觉浑身颤抖，双目失神，思忖良久，呐呐地说道：“不，不，这桩秘密说出，小老儿必有灭门大祸！俺不知道。不知道。好侄女，你走吧，走吧，不要带累了小老儿全家遭殃！”

花碧云忽然泪流满面，长跪恳求道：“金老伯，求你看在亡父的份上，请指点迷津罢！”

金克木两眼垂泪，连连摇手道：“不能，好侄女，伯父老了，鸡肠鼠胆，不能再与忠义之士共创大业，俺死了心了，你走吧。”

说毕，倒背双手走入房内，“砰”地一声关上了屋门。花碧云快快地站了起来，包好绸包，拍拍裙上的泥土，走到前厅。

施耐庵在前厅正等得着急，一见花碧云出来，忙忙站起来问道：“花大姐，事情办得如何？金老他果真晓得箭囊上那古怪文字的奥秘？”

花碧云脸色沮丧，默立一阵，点点头又摇摇头，说道：“他知道，我看得出，他全盘奥秘都知道，可他，就是什么也不肯说！”

施耐庵一怔：“你该好好儿地求求他！”

花碧云道：“连跪也下了，可他坚执不肯。”

忽然，一个年轻村姑悄然趑进门来，疾步奔到花碧云跟前，附耳说道：“旗首，不好，门外有衙门的公人在窥探。”

花碧云浅浅一笑，她把那村姑打扮的少女唤到跟前，低声嘱咐道：“秋菊，你去关照春兰，要她注意防范，休教闲杂人等闯到金家来，然后，你再把那几个鬼鬼祟祟的狗腿子引两个进来！可要用心撩拨！”

秋菊脸羞得飞红，说道：“旗首，这——”

花碧云语调严峻地斥道：“这什么？军令如山！可千万别叫那些涎脸鬼沾着了身子！”

秋菊应声：“是！”奔了出去。

施耐庵望着那秋菊走出巷口，不觉回头对花碧云道：“花旗首，你也太难为秋菊姑娘了。”

正说着，只听得一阵狎褻的笑闹声由远及近，渐渐来到金家门口。不多时，秋菊一边回头招手，一边笑道：“来呀，来呀，你家姑奶奶在这厢等你们呢。”她故意扭扭捏捏地拐进了大门。

花碧云一招手，秋菊倏地闪身躲到她的背后。紧接着，两个衙门捕快嬉皮涎脸地闯进门来，嘴里一叠连声地嚷道：“乖妞妞，别跑，别跑。”

两个人似没头苍蝇般地闯进厅前，尚未站稳，猛听得一声低低地娇叱：“放肆！”

两个捕快一惊。连忙抬头，脸上的涎笑霎时凝住，也不知是吓是喜，两张糙皮脸半边颤动半边僵住，恰似城隍庙里六殿阎君驾下的那阴阳脸判官。



只见面前婷婷站着一位风姿绰约的村妇，那个大块头捕快不知厉害，略略怔了一怔，咧开大嘴嚷道：“兄弟！咱们今日艳福不浅，撵山鸡遇到了凤凰！瞧这小娘子，比适才那妞又不知强到哪儿去了！俺兄弟们分个先来后到，别伤了和气！”

他几句话尚未说先，只听得“啪”的一声，那张大嘴刹时肿得象个拱槽的猪头。他还没来得及叫唤，一点冷铁早已顶住喉头。低头一看，是一柄寒芒森森的长剑。另一个捕快正要溜之乎也，双腿尚未挪动，只觉得腰间一麻，呻唤一声，不由自主地扑地跪倒。

花碧云低声斥道：“休要作声！动一动，姑奶奶这柄剑就要你们的命！”两人连连叩头：“是，俺不敢！俺们家中还有八十岁的老母啊！”

花碧云怒声说道：“你们是何人派来的，到金家又是为了何事？”

那个大嘴巴捕快捂着肿得象荞麦馒头的腮帮，唔唔哇哇地说道：“好姑奶奶，唔唔俺说，俺说，是俺牛大拐子，唔唔，就是衙前的牛二派俺们来的，他说，唔唔，他说今日要娶金老头的，唔唔，金待诏的女儿，怕她跑了，要俺们，唔唔，要俺与这位兄弟在巷子口守着，唔唔，守着。不想误撞了娘子，唔唔，不想误撞了姑奶奶你的大驾。奴才，唔唔，奴才该死！”说着，“噼噼啪啪”扇着那腮上的“荞麦馒头”，好在那块肉早已麻木，犹如屠夫捶那吹胀了的猪头，“蓬蓬”直响。

秋菊躲在花碧云身后，忍不住“噗哧”笑了。

花碧云瞪了她一眼，将那手中剑在两个捕快眼前凌空划了一道弧圈，霎时，两个恶徒眼前冷森森罩起一道剑幕，剑

幕中那一点寒芒不离咽喉方寸之地。两个捕快哪里见过这样的身手，早吓得浑身僵直，两眼呆滞，只剩得一点魂灵儿在心头发颤。

忽听后厅门“吱溜”一响，那金克木颤巍巍地蹇到厅前，结结巴巴地说道：“花家侄女，俺小老儿小家小业，门前清静之地，千万手下留情，可别跟小老儿一家惹来狐骚！要杀要砍，你请走远些。”

秋菊一听，又气又急，对那可怜巴巴的金克木嚷道：“兀那老头儿，你也忒胆小了、眼睁睁看着亲生女儿让这帮狗贼糟蹋，大气也不敢哼一声，你真正枉活在世上！俺大姐与你报仇，你倒来掺和些什么？”

花碧云瞟了秋菊一眼，低喝道：“休要对金老伯无礼！”

她手中剑兀自抖着寒芒，对金克木柔声说道：“金老伯，倘不是在你家，似这等为虎作伥的奴才，只怕一百个也杀了！老伯放心，侄女今日这把剑，只是给老伯全家消灾灭祸，叫他们再不敢来罗嗦！”

说毕，她低声厉喝：“两个奴才，把胸前衣服解开！”

两个捕快一听，吓得连忙直起腰脊，抖抖索索地解开上衣，露出了黑毛砢砢的胸脯。

花碧云收剑道：“不许叫，谁叫谁就别想活着出这大门。”

话音未落，只见剑刃抖动，满屋人连那剑势尚未看清，两个恶徒早已低哼着倒在地上。

只见两人胸脯上早已被剑尖划了大大的两个“×”，浅浅的剑伤里渗出了黑血。

花碧云不知何时早已收剑入鞘，冷冷地说道：“看在金老

伯份上，饶了你们两条狗命。倘若敢把今日之事泄漏半分，姑奶奶这柄剑随叫随到，你们身上就要再加九十九道大叉叉！”说着，转身喝道：“扣上衣服，滚！”

两个恶徒恰似往奈何桥上走了一遭，抖抖索索爬起来，一溜烟奔出了大门。

花碧云转身对金克木说道：“金老伯，这等魍魉横行的地方呆不得了，跟侄女儿一起走了吧！”

金克木道：“侄女，俺知道你的心肠！你休想凭这件事，就叫俺揭那箭囊上的奥秘！俺有儿有女，再赖也可过一个平平安安的日子！你父亲一世好义，又落了个什么下场？要俺学他的样，休想！”说完，一转身朝后厅走去。喃喃说道：“侄女，你走吧，俺不谢你了！倘若闹出人命，俺要恨你的！”

忽然，廊后珠帘“唰啦”一响，金小凤泪眼模糊地奔了出来，一头扑到金克木的怀中，哭道：“爹爹，你好糊涂！这位大姊姊说的都是正理，你就依了她吧！那个箭囊上的奥秘便有泼天大的干系，讲出来，也比忍辱活着强上十倍哩！”

金克木勃然大怒，“啪”地打了金小凤一记耳光，喝道：“贱丫头，一把屎、一把尿养大你，你敢拂逆俺的主意！还不跟俺躲进绣房去！”

说毕，一把将金小凤搽进了绣房，“哐啷”一声，将门环倒扣起来。

站在一旁的施耐庵早已忍耐不住，他抢上一步，对金克木说道：“老丈，古人云：桀纣之世，民无息壤，苛政猛于虎，有识者扼腕除之！晚生也是读书人，倘若随浊世浮沉，轻裘肥马亦或有之。然而，到头来不过助纣为虐，膏了虎狼的口

腹！魑魅踞门，闭户求生不可得矣！何不舍辱求荣，舍死求生，脱却这豺虎的利爪，以老伯的毕生技艺，为除暴安良的绿林义士助一臂之力！”

金克木听后默默沉思了片刻，摇头叹息道：“相公之言未尝无理，可是，小老儿怎忍心抛下这苦苦挣来的家业！不到万不得已，俺是不会去蹈那诛灭九族的险途的！”说毕，拂袖走入后厅。

施耐庵怔怔地站了半晌。花碧云忽然一拉他的衣角，低声说道：“施相公，亏得你一番话，套出了金老伯的真情。如今为了那箭囊上的奥秘，也顾不得了，只好让金老伯绝了后路！”然后，在施耐庵耳畔悄悄说了一阵。

施耐庵皱皱眉道：“花旗首这条计好倒是好，只是也忒毒了些！”

花碧云笑道：“施相公不是跟我说过，孙子兵书上有言：置之死地而后生么？小女子这条计，倒是替金老伯造福呢。”

说毕，招呼秋菊一起趲出金家后院，悄悄出了后门。

## 十 白虎堂上铸大错 红灯影下宵小灭

这一日煞黑时分，东台县衙前街的一幢大宅里，灯烛荧煌，流红溢彩，红男绿女进进出出，几个衙役打扮的汉子胸前扎着朵红花，挪桌掇椅，抬屐扛酒，忙得陀螺也似地直转。一个貂目鼠眼的大汉头扎大红逍遥巾，身穿大红团花贡缎长袍，从肩头斜至腰背扎了两道红绸，中间摆悠悠地结了朵大花，正在咧着大牙呼喝，此人正是东台一霸、泼皮无赖牛二。今日，是他强娶金克木女儿金小凤的吉日良辰。此刻，他正大声吩咐一个手下人：“刘狗儿，吉时已到，还不快去把县太爷请来？”

那刘狗儿应声道：“县太爷堂上有客，少顷便到！”

牛二道：“有客？哈哈，什么鸟客比得上牛二今日做娇客？还不快去大门口候着！”

刘狗儿应声而去。

牛二转身对正在堂上铺着桌布椅帘的两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女人叫道：“三娘，二姐，过来！”

两个女人娇滴滴地应了一声“是”，扭扭捏捏地蹇过来，妖妖娆娆地道个万福，说道：“牛二老爷，有何吩咐？”

牛二道：“收拾收拾，只等金家那几个人回来，便与我前去看新人。”

鲍三娘、韩二姐应道：“是。”

话音未落，只见两个捕快匆匆奔进门来，那大嘴捕快趋前一步，禀道：“二老爷，新人无恙，请二老爷发轿！”

牛二嗤嗤一笑道：“发轿？哈哈，一个手艺人小妞，还够得上俺牛二爷发轿？”一头说，一头瞅着那大嘴捕快，只见那人皱眉咧嘴，微微打着颤，奇怪地问道：“怎么，发疟疾了？”

大嘴捕快此时胸口那剑划的大叉正自火辣辣钻心般疼，又不敢叫牛二知道，只得龇牙咧嘴地咕哝道：“小的今日为守护二老爷的新人，起得早了些，小巷口上撞了煞神，此时闹心疼哩。”

牛二挥挥手道：“好好，喜酒冲煞，厨下有好酒，喝两盅去！”两个捕快一走，牛二便对鲍三娘、韩二姐道：“三娘、二姐，速去金家接人，当心，别伤了小凤姑娘一根毫毛。”

两个女人娇滴滴地应了一声，挟着大红绫子的新娘喜服出了大门。约摸走过两三个巷口，天早已黑了下來。那韩二姐胆小，一边走一边咕哝道：“三、三娘，适才那几个偌大的汉、汉子，都撞了煞神，俺女人家，只、只怕——”

鲍三娘嗔道：“怕什么？”

韩二姐道：“你想，牛二老爷害了那么多女子的性命，俺怕、怕跟他当差，鬼神报应！”

鲍三娘笑道：“二妮子一张臭嘴。净拣不吉利的话说，哪里有什么鬼神报……”一个“报”字未出口，鲍三娘冷不丁觉着喉头一紧，气闭喉窒。

两个女人抬头一看，只见面前黑魆魆兀立着两个女子。待要叫唤，嘴里早塞了两团滑腻腻的物事，那分明是自己系在

腰间的汗巾。两个人四只胳膊早已被反剪扭到脊背上。她们原本心虚，此刻早已吓得半死，软蛇似的瘫到地上。

黑暗中只听一个女子的声音冷冷说道：“春兰、秋菊，换上衣裳，去接新人。”

春兰、秋菊闻声便动，脱下鲍三娘、韩二姐身上的外罩衣裙，花花绿绿裹在身上，然后将两个冻得索索发抖的女人用两根裙带缚了个四马攒蹄，拖进巷口一垛柴草堆里，然后匆匆离去。瞧着春兰、秋菊走远，暗影中一个短装绑腿的女子轻捷地纵了出来，夜色中，只见她短裙飘飘，妖娆无伦，两只隐隐闪着冷光的眸子四面巡视片刻，身腰一扭，倏忽消失在通往牛二家的那条巷口。

此刻，牛二家的厅堂上，早已高朋满座，宾客如云，除了这东台城里豪强恶绅、纨绔子弟外，便是牛二常年的酒肉朋友，一个个尽管绫罗满身，一时聚在这间厅堂上，免不了呼么喝六，夹驴带马，全无一些正经。满厅正自乱哄哄之时，牛二忽然从廊下转出，喝道：“诸位来宾，休要乱了！县太爷脱脱乌孙少刻便到。”

这一声喝毕，大厅上霎时静了下来。随着一阵清道的锣声，大门外涌进一列侍卫，中间簇拥着两个人，一个便是纱帽补服，黑矮蹒跚的东台知县脱脱乌孙，他身后跟着一位高身架的汉子，仿佛僵尸般地一步步挪上厅来。

牛二正要上前叩拜，只听那脱脱乌孙闷着嗓子说道：“牛二，你这是娶的第几房小妾啦？”

牛二道：“老父母，俺牛二半辈子为朝廷奔走效劳，至今尚未成家立业。”

“你今日娶的可是个黄花闺女？”

牛二道：“俺瞧着差不离。”

“可是一位姓金的手艺人之女？”

“正是。”

“那金待诏可是个刻字的？”

牛二心中诧异，他未曾想脱脱乌孙竟把这底细弄得如此清楚，呐呐地答道：“那可是方圆二百里数一数二的好雕匠哩，俺找了这个好丈人，太爷你往后雕个图章、刻个墓碑什么的，可就不愁人使唤了。”

牛二正说得高兴，耳旁忽听着“噌、登”、“噌、登”一阵响，仿佛一个大白石朝自己舂了过来，只见站在脱脱乌孙身后那个无常鬼似的长人直挺挺地朝自己走过来。牛二尚未明白所以，那人早已走到他的跟前，蓦地一声鸱鸒般的哑叫，把满厅人吓了一跳。

那人道：“牛二，你可是艳福不浅哪！”

牛二早已浑身起栗，忙道：“大爷，不敢，小的与大爷同喜！”

那僵尸又道：“俺与你打个商量，你今日这喜事休要办了。”

牛二摸不着头脑，问道：“大爷的意思是？”

那人嘿嘿一笑，道：“把金家的小妞让给俺吧！”

牛二强笑道：“嘻嘻，大爷休要与小的闹着玩儿了。”

一句话未了，牛二猛觉着头颈皮一紧，接着身子腾空而起。后颈上那手犹如钢爪一般劲健无匹，他一边挣扎，一边朝脱脱乌孙叫道：“太爷，干爹！还不叫人将这汉子拿下！”



脱脱乌孙眼看自己的干儿子被人凭空抓起，双脚乱蹬，口中不停乱嚷，却似听而不闻，只是讪讪地笑着，毫不动摇。

那瘦高汉子抽出右手，“啪”地扇了牛二一掌，骂道：“你这个只知道偷鸡摸狗的蠢才！”骂毕，右臂一抖，早将牛二扔出丈二开外，摔了个狗啃屎，那五只钢爪似的手指顺势一带，把牛二那一身红红的喜服抓成了六条筋筋片片！

牛二愣不瞪瞪地爬起来，还想求脱脱乌孙作主，哪知此时那瘦高汉子早已走到脱脱乌孙座前，昂着头挥一挥手，脱脱乌孙低头哈腰地站起来，让出正座。瘦高汉子得意洋洋地坐了上去。

见了这阵势，牛二机伶伶打了个寒战，捂着露肉的肩膀，忙忙地躲入了后厅。

那瘦高汉子瞪着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阴森森地扫了满厅人众一眼，忽地一转身跳到椅上，“铮”地一声拔出了腰间那根短柄狼牙棒，哑哑冷笑两声，说道：“众位，咱们今日着了那白莲教盗贼的道儿！请在座乡邻耆宿互相辨认，有那行迹可疑的陌生人，立刻指出！”

一席话惊得满厅众人鸦飞鹊乱，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仿佛处处藏着那杀人的草寇，瞪着瞪着，一起惶惧万分地滴溜溜乱转起来。

人丛中走出一个须发皓白的老乡绅，朝那瘦长汉子拱一拱手，问道：“请问这位兄台，是何来历！”

那长汉哑哑一笑，指着脱脱乌孙点点头，昂然而不作答。

脱脱乌孙忙道：“这位便是海州参将、大名鼎鼎的董大鹏董将爷，威镇淮、泗的‘三界无常’！”

众人一听，那官名倒不吓人，可那诨号却叫人寒森森脊梁发冷，再瞧一眼他那砣人可怖的形象，满厅人众都不觉毛骨悚然。

倒是那老乡绅仗着老气横秋、见多识广，忍着怯意，又问道：“原来是参将大人，失敬，失敬。小老儿倒有一事不解，今日明明是牛二哥大喜之期，娶一个民家小女，又与白莲教何涉呢？”

董大鹏叱道：“兀那老儿，真是一段呆木头！这武林中的事儿你只怕还摸不着边儿哩！”

说着，他那鱼眼般的两只白瞳仁倏地一翻，双肩一耸，“唰拉”一声扯开外罩的长衫，立时露出穿在里面的一袭团龙官服和乌黑锃亮的鱼鳞重铠，腰间的勒甲绦上倒悬着一根纯钢打就的短柄狼牙棒。他一把挥开那不识趣的老乡绅，敞开枭鸟般的嗓子，哑哑说道：“诸位同仁父老！你们哪里晓得，如今世道大坏，民心思乱，俺这淮泗一带近来叛民蜂起，不仅张士诚聚众造反于盐城，就连那隐迹多时的大魔头刘福通也流窜到了高邮湖一线，徐、宿、淮、泗四州十余县已成盗贼渊藪！”

那老迈颀顶的乡绅心中不忿，又冷冷地回了一句：“朝廷邸报不是早已言之凿凿；宿迁一战，红巾军数千男女贼党全军尽覆，无一漏网，大魔头刘福通早已束手就擒，剖腹剜心，祭献太庙，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刘福通呢？”

一句话噎得董大鹏呐呐半晌，方才说道：“不错，宿迁一战，刘福通束手被擒，不过，这狡猾的盗魁竟从天罗地网中逃脱，近日早又躲在一处极秘密的地方，招兵买马、积草屯

粮，每日里四出杀人越货，近者维扬、泰州，远者盱眙、六合，无日不闻警报，就在两日之前，兴化、东台两县便有三四个富豪乡宦被他们捉去，押到荒山野岭，就这样咔嚓一刀——”说到此，他便以掌作刀，“嘭”地一声劈在那老乡绅颈窝之上，直疼得那老疙瘩“哇哇”怪叫，半晌直不起腰来。

董大鹏一双眼骨碌碌扫过满厅官绅，哑哑冷笑道：“诸位，眼下是什么局面，你们却蒙在鼓里！睁眼瞧瞧：死亡的秃鹰正在你们头上盘旋，暗夜之中，随时都会有叛党的钢刀架上诸位的头颈，然而，你们却还在悠哉游哉，安享富贵，真正的忘乎所以，不知死活！”

也不知是董大鹏那哑哑的怪声使人发怵，抑或是体会到了大难临头的恐惧，满厅官绅一个个瞠目结舌，噤若寒蝉。只有董大鹏那鸱鸢般的怪声在不停回响：

“诸位诸位！俺董大鹏不才，也曾闯荡江湖，浴血沙场，剿灭过几支草贼叛党，降服过四五个元凶巨寇，为朝廷立下小小功劳，官拜六品参将，谬得个‘三界无常’的雅号，今日到此，乃是身负一桩极秘密的公干！”

他“噌登、噌登”地踱了两步，续道：“数年之前，俺曾俘得一个女贼，谁知一时疏忽，竟被红巾叛匪乘乱劫走。区区一个娘儿们倒不可惜，可惜的是，让她带走了一桩绝世大秘！这桩大秘的确是非同小可，那上面关系着数以百万计的泼天大一笔财富！”

一句话不打紧，当时逗起了满厅官绅的兴头，什么死亡秃鹰、叛党钢刀早已置诸脑后，一个个咋舌伸颈，仿佛立刻便有金山降到阶前。

东台县令脱脱乌孙秃着个肥脑袋，讪讪问道：“董大人，那桩大秘密，现在何处？”

董大鹏哑哑一笑：“怎么，连俺‘三界无常’都几次失手，你这头蠢驴还想染指么？”

脱脱乌孙秃了个没趣，唯唯而退。

董大鹏扬颌说道：“诸位，尽管这桩大秘时隐时现，神龙见首不见尾，今日却也被俺查到线索！”说着，他“刷”地从怀中掏出一张纸头，晃了一晃，续道：“这便是俺的眼线从兴化白驹场送来的消息：那伙草寇拆解不开秘密，已然派人进了东台县境，俺今日可要建一桩大大的功劳哩！”

话音未落，只见两个侍卫一人提着一团花花绿绿的东西走上厅来。

众人一看，原来是两个捆得粽子似的女人，嘴里塞着汗巾，手脚倒缚在脊背上，身上只剩下薄薄的绸衣内裙，半夜冻饿，早已昏死过去。

人丛中有人惊叫：“哦哟，鲍三娘，韩二姐！这两个骗吃喝坑人的长舌妇，如何这般模样！”

董大鹏一挥手，叫人将鲍三娘、韩二姐提了下去，然后说道：“看见了吧，这两个女人被缚，说明江洋大盗早已在这牛二府中卧底，少刻，此地便要变成血肉横飞的战场了！”

一句话未了，满厅里一阵嘈嚷，霎时狼奔犬突，呼爷叫娘，乱过之后，偌大一个庭院里立时变得空荡荡。

董大鹏一把拽起吓得躲到案几下的脱脱乌孙道：“脱脱乌孙大人，此刻便是你立功的时候，快快吩咐兵丁，挨房挨院搜捉，有俺董大鹏在此，休教走了一个草寇！”

说毕，他趑入后厅，只见鲍三娘、韩二姐兀自捆在地上，昏迷不醒。

董大鹏喝声：“快松绑，把她们浇醒。”

两个侍卫忙解开两人的绑缚，一桶凉水劈面泼在她们头上，两个女人呻唤一声，一边揉着捆麻了的手臂，一边睁开眼睛，一见面前站着个鬼魅样的长汉，不禁索索直抖，磕头如捣蒜：“无常大爷饶命，小女子两个为骗人吃喝，坑害了不少少妇闺女，往后再也不敢了！无常大爷饶命哪！”

董大鹏一声暴喝：“什么无常大爷，马面大叔？俺是朝廷参将。快说，是何人将你们绑住扔进草垛的！”

鲍三娘到底胆大一些，抖抖地说道：“太爷，夜黑昏暗，小女子瞧不清楚，只看见是三个女子，头裹红巾，腰系短裙，打绑腿，拿长剑，那身手煞是惊人！眼没见，小女子二人便被塞了口缚了臂，连哼一声都来不及哩！”

董大鹏一凛：这些白莲教盗匪好大胆，竟派女子前来卧底！他耸身而起，一脚踢倒兀自磕头的两个女人，大踏步奔出后厅，厉声嚷道：“满城搜捉，这一回，定要将那卧底贼子捉拿归案！”

说着，率领众侍卫奔出了牛家庭院。

不表董大鹏率众满城搜捉，闹了个鸡飞狗跳墙。且说那日傍黑时分，等到花碧云与秋菊离了金家，施耐庵便留在上厅，与金克木谈起了经史子集、逸闻掌故，又掺杂些篆、隶、行、草、甲骨古籀的文字学问，渐渐地，竟逗起了金克木的兴趣。俗语道：惺惺惜惺惺，闻道则忘忧。金克木谈着谈着，把那金小凤出嫁的事早已忘到脑后，禁不住捺须舞手，谈得

甚是兴头。

那金小凤呢，却早已在金克木的催促下换了一身干净衣裙，悄悄坐在绣房中垂泪，想到立时三刻便要抬到那泼皮无赖家中，含羞忍垢，禁不住心如刀绞。

此刻，她耳听着爹爹尚在厅上与那先生高谈阔论，不觉又气又恨又伤心。想着想着，她不觉横下一条心：为保清白女儿身，又不牵连老父幼弟，等会牛家接亲的人一登门，便强颜欢笑，只待一进牛家大门，瞅冷子撞阶自尽，让牛二那狗贼一场空欢喜！

正在此时，只听得门外有人唤道：“金老儿在家么？”

金克木正谈得入港，猛听得这一声叫，不觉抬起头来。只见门口袅袅娜娜扭进两个女子来，头上黄烘烘地插满了珠翠首饰，身上穿着窸窸窣窣的锦缎衣裙，面庞上胡乱抹满了胭脂水粉。

金克木一见，就知这是达官豪富家的佣妇，小小一个东台县城，除了县官脱脱乌孙，便只有泼皮牛二家有这般阔气。

施耐庵一见，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早从两个女子的身形语音中认出这便是与花碧云同来的两个女兵春兰、秋菊。不过，此刻瞧着她两人那扭扭捏捏、胡里花哨的行止打扮，心中兀是忍俊不禁。

金克木也已看出，这必是牛二家派来迎亲的伴娘，连忙起身让座道：“二位娘子请坐！”

两个女子忍不住悄悄扑哧一笑，旋即板起脸喝道：“金老儿，吉时已到，牛二爷派俺两人前来迎娶小凤姑娘。并请你全家到牛二爷花堂随喜。”

金克木一听，心中纳闷，不免呐呐地问道：“二位大娘子，牛二爷今日大喜，怎么连轿子也不发一乘？”

一个女人叱道：“呸！俺牛二爷说了，金克木穷家小户，高攀牛府，已是泼天大的荣耀，小妾也用花轿，那成什么体统？金老儿，叫小凤姑娘快快收拾，跟俺们走吧！”

金克木心中不是滋味。不觉叹了口气道：“唉，只是太委屈俺小凤闺女了。”

说着，摊一摊手，向绣房内一指。

两个女人登登奔进绣房。软磨硬扯，将带来的大红吉服胡乱穿到金小凤身上，唤醒了床上睡着的小厮，一齐走上花厅。

金小凤一眼瞧见由施耐庵陪坐的金克木，心中的怨艾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想起老父孤苦无靠，不觉悲从中来，放声大恸。金克木一听这哭声，也忍不住站起来，踉踉跄跄奔到小凤跟前，一把将她的头颈搂到怀中，老泪潸然如雨。

两个女子一把拉开，说道：“休哭休哭，适才不是言明，牛二爷怜你们父女、姊弟情深，要你们全家到那府上去过一阵儿，收拾收拾，一齐走吧。”

金克木收住泪，连忙裹了几件换洗衣物，随着两个女子、一个小厮与金小凤一齐出了大门。

施耐庵站到门口，对正锁着大门的金克木道：“金老丈，今日幸会，晚生仰慕得紧，但愿下次见面，能够朝夕聆教。”金克木点点头，又摇摇头，掉头抹了一把老泪，匆匆走了。

再说那董大鹏率着几名侍卫刚刚奔到庭院大门口，猛听得身后有人叫道：“董大人，不好了！牛二爷被人杀了！”

董大鹏不觉一愣，连忙返身奔回花灯，纵身便奔入后院，来到书房。只见书房门户紧闭，床帐整齐，那牛二尸横就地，尸身下汪着一滩黑血，早已没了头颅。

脱脱乌孙一众抖簌簌地环立在书房之内，望着这骇人的惨象，呆若木鸡。

董大鹏心想：牛二深藏后院，这满厅满廊净是侍卫，竟神不知鬼不觉被人割了头去，来人身手煞是惊人。想到此，他心中一紧：好险！差一点小觑了这几个来卧底的盗匪！他正在冥想，忽所脱脱乌孙叫道，“这是什么？”

董大鹏扭头一看，只见脱脱乌孙从牛二身上拣起一张布条，那布条压在尸身的臀下，拎在手头，兀自鲜血淋漓。只见那上面用血水写了十二个字：“杀人者，受害女之父金克木也！”

董大鹏呆呆地看着那血写的布条，呆了片刻，猛地喝道：“走，先拿了金克木，再搜乱党！”

说毕，当先一路纵跳，出了牛府，直向城西金家刻字铺奔去。脱脱乌孙不敢怠慢，指挥衙役兵丁紧随而上。看看转过几条窄巷，董大鹏一脚踏上堆软蔫蔫的草垛，他骂了声“娘那皮”，忽然驻足不动。

此刻，他蓦地想起此前在这堆草垛中发现的那两个被缚的佣妇，私下忖度：来人既然拿住这两个佣妇，不放手，却偏偏剥了衣裙缚了手脚，此中必有冒名顶替的情由，再则，那金克木年老病弱，区区一个手艺人，怎能在禁卫森严的牛府之中杀人？想到此处，董大鹏跃身疾纵，不多时便赶到金家刻字铺。



他推门一看，不觉惊得呆了：只见屋内空空如也，金家父女三人早已杳如黄鹤！

脱脱乌孙见此景象，憋在心底的苦楚哪里还忍得住，不禁跌足大恸道：“喂呀我那苦命的干儿牛二哏，当年周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干儿哏，你可是比他更赖，你、你、你是赔了夫人又丢命，走了丈人失了风哏，哀哀哀！”

董大鹏到底是“三界无常”，此刻倒把那满腔怒气忍了下来，冷眼巡视了一遍厅内厅外，忽地一把打开柜台抽屉，“唵唵唵”一阵翻捡，早翻出了一本黄不叽叽的旧帐簿，他仿佛一个查检陈年谷米的帐房先生，一头扑到柜面上，一页一页地审视起来，只听得“簌簌簌”一阵仿佛蚕啮桑叶的响声过后，董大鹏忽地大叫一声：“啊哈，原来如此！”

只见他翻开的那一页上有一行写道：“至元九年春正月，收寿春花九刻字银五线！”

他也顾不得向愣不瞪瞪痴立着的达鲁花赤和众侍卫解释，白眼一翻，哑哑大叫：“快，快，与我向南追那劫了金克木的白莲教党！”

说毕，“当啷”一声掣出短柄狼牙棒，大袖摆处，早起了一阵狂风，霎时便窜入了黑魆魆的夜幕。

## 十一 宋碧云城厢施绝手 金克木荒郊逢魔劫

再说那金克木一家三人随着两个“佣妇”出了大门之后，穿街衢、过陋巷，迤迤行来，早已出了东台县城西街。

金克木此时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想到含辛茹苦抚养了小凤这如花似朵的闺女，满指望将来嫁一个好人家的，到老来端午一盒茶食，中秋一包月饼，享一享做岳丈的福份，哪曾想竟做了个大虫的丈人，往后只怕要担一世的惊恐，挨一世的骂名。

走着走着，他猛觉气息清新，眼前敞亮，哪里还有街巷房屋，分明早已走到城郊的荒野旷林之中。两个佣妇头也不回，兀自朝前疾奔。

金克木越走心中越疑，赶上几步问道：“两位大娘，县衙乃是在城里，为何走这荒僻小径？”

一个佣妇笑道：“牛二爷今日雅兴大发，嫌城里嘈杂，又怕大娘子罗唆，故尔将喜堂挪到了二十里外的庄园里。金老儿，休要再问了，倘若耽误了吉时良辰，俺们可吃罪不起！”

金克木心下打鼓，却又不敢再问。五个人一路趱行，约摸行了二十里地，忽见一座翠绿蓊郁的林子横在面前。来到清凉荫蔽的林中，只见树后蓦地转出一男一女两个人来，金克木一见，不觉惊得呆了。

只见前面的那个女子乌黑的秀发高高地挽着个堕马髻子，插着满头黄烘烘的镀金首饰，上着一件红艳艳的镶边罗衫，下身胡乱裹着条海棠红销金八幅罗裙，满身溅着血污，右手倒提着一把长剑。后面那个汉子则是一身庄户人服色，倒是喜孜孜走得从容不迫。来的正是花碧云与施耐庵。

原来，就在董大鹏于牛二家花厅上大发宏论之际。花碧云率着春兰秋菊两个女兵，径直奔那淫贼府第，谁知事出凑巧，可可儿撞见了韩二姐、鲍三娘两个女人，她立时计上心来，冷古丁擒住了这两个惯当“马泊六”的长舌妇人，教春兰、秋菊剥下二人的衣裙，妆做迎新人的佣妇返回金家，将两个女人缚臂塞口抛在僻静处，然后悄悄摸进了牛府后园。没存想一进园门，只见四处守着带刀侍卫，一时倒不敢贸然闯入。

她在院墙下徘徊得一阵，忽然听见暗夜里隐隐传来女子的啼哭之声，她心中一动，循着墙阴悄悄儿朝传出哭声的方向摸去，竟然摸到一间破敝的小屋跟前，她从墙隙里往里一看：只见这间破屋里关着三四个少年女子，一个个面目憔悴、衣裙褴褛，正蜷缩在墙角，嚶嚶哭泣。小屋当中，一盏油灯照着个满头珠翠、衣裙花哨的妇人，手中拿着一条白练，正在恶狠狠骂道：“你们这些小泼贱，当日牛二爷将你们弄了来，你们做张做致，死活不肯圆房，今日二爷又娶了新娘子，活该你们受罪！害得俺这个唱彩头的喜娘跟你们一起厮守这黑屋子！罢了，俺早盼晚盼才盼得这席喜酒，说不得，为了防备逃逸，只好委屈你们这几个小妮子了！”说着，逐个儿反扭过那些女孩儿们瘦弱的胳膊，抖开匹练恶狠狠地就要绑在一

堆。

花碧云在墙隙中一见此状，不觉怒从心上起，她趁着四外无人，破门而入，低叱一声，三尺青锋早勒上了那妇人的咽喉，另一只手顺势为那几个少女解了绑缚，说一声：“姊妹们受苦了，快快逃命去吧！”便将那些被掳的女子放出了房门。

那盛妆妇人却待要叫，花碧云恨她凶恶，反手一剑，登时搠在地上，她想一想，望着那妇人，依样画葫芦，高高挽了个堕马髻子，拔下她头上的首饰，解下她身上的喜衫喜裙，草草收拾一番，大模大样、袅袅娜娜地扭进了牛府后厅。

此时，正值牛二在花厅上冲撞了董大鹏，被他摔得浑身酸痛、衣衫破碎，正坐在后院书房一边哼哼唧唧，一边大叫“来人服侍”，花碧云早已大模大样走到书房外边，闻得牛二的呼喊，甜甜地应一声“牛二爷休叫，俺来也”，身腰疾扭，只见红光一闪，呼吸之间已然欺到牛二面前，她一把揪住狗贼的胸口，一边数落：“我把你这禽兽不如的泼皮！今日一来为东台县受辱的女子伸冤，二来借你的头颅干一桩大事！”说毕，横剑一勒，那牛二刚刚喊得一个“救——”，那“命”字尚未出唇，早已身首异处。接着，花碧云扯一幅门帘，裹了牛二那颗头，长剑一弯，割下牛二尸身上一块衣襟，伸出食指蘸着血水，写下了那十二个大字。

这时，一帮丫环仆妇闻声赶到书房门前，一个个吓得簌簌乱抖，你推我搡，谁个还敢上前？只见花碧云从从容容做完一切，长剑抖一圈寒光，对众人说道：“冤有头，债有主，胆敢告密者，牛二便是样儿！”

说毕，一扭身腰，从窗口跃出书房，霎时便隐入了夜幕，

返头奔回城西金家刻字铺。

此时，施耐庵早已送走春兰、秋菊与金家三口，在刻字铺内焦急等待，一见花碧云返回，情知已然得手，两人忙忙地为金家三口收拾了一包衣物细软，按照预先约定的路线，一路攒赶，与春兰、秋菊等五人会合到了一处。

金克木见了花碧云那一身血污，先自吓了一跳，及至待那二人走近，他审视一阵，脸都气得白了。

他一眼认出，这便是昨日登门造访的花家侄女和那个书生。不由得怒火中烧，便要回头走去。

花碧云疾步赶上，单膝跪地，说道：“金老伯，侄女实在是事机紧迫，万不得已，才将你老诶到此处来，请老伯休要怪罪！”

金克木气不打一处来，哼哼说道：“俺不敢与你们这些英雄豪杰为伍，你放俺走！”

花碧云一伸手，从树后提出了那个血淋淋的包袱，当着金克木的面打开，只见里面竟然是牛二那泼皮的头。

金克木一见，一个趔趄，几乎吓得栽倒在地，呐呐地说道：“你、你害了我金克木满门了！”

施耐庵连忙一把扶住，劝道：“金老伯，这牛二死有余辜，何必可惜。如今木已成舟，老伯你就死了这条心罢！”

金克木悠悠醒转，恨道：“不成，人是你们杀的，与小老儿无涉，俺回去讲得清楚！”

花碧云忙道：“老伯，你回去不得。”说毕，引得金老走到林边，顺手一指，说道：“老伯，你有家难归了！”

金克木抬头一看，只见远远地升起一股浓烟，那方向正

是东台县城西边金家刻字铺左右，金老不觉啊地一声，踉跄倒在树上。

花碧云一阵呼唤，将金克木唤醒。

金克木叹道：“罢了，罢了！俺如今无牵无挂，跟你们走吧，只是可惜了俺那一摊好古董了。”

花碧云、施耐庵惊喜不止。两个人扶起金克木，领着金家三人，直奔白驹镇方向而去。

花碧云一边走一边对施耐庵说：“施相公，今日不是你稳住了那金老伯，这一趟可算白走了。”

话犹未了，只见她忽地双眉一皱，连忙伏地聆听，渐渐地，那张脸上早已募起一抹紧张的神色。她霍地站起，吩咐道：“春兰、秋菊，快把那一身糊手裹脚的衣裳脱掉，拔出器械，准备对敌！”

两个女兵哪敢怠慢，忙忙地脱下从鲍三娘、韩二姐身上换来的锦缎衣裙，结扎好裙带绑腿，“嗖”地拔剑出鞘。

这一切，都在眨眼之间完毕。可是，她们快，追敌更快，就在两个长剑出鞘的“嗡嗡”之声尚未停歇之时，只见荒林里早窜出几条黑影，霎时，刀光闪闪，直劈向花碧云等人。

花碧云长剑一抖，电光石火之际，早听得眼前“啊”的一声，来敌中有人中剑。

趁着这一空隙，花碧云低声叫道：“秋菊随我在此抵敌，春兰，你速速保护金老伯一家随施相公抄直走小道，直奔白驹场！”

说毕，只听“嗖嗖嗖”一阵响，早又窜出几名蒙古侍卫，花碧云长剑在半空中划了个半圆，娇叱一声，剑刃嗤嗤有声，

杀入了战圈。

施耐庵此时也拔出了腰间那柄湛卢剑，与春兰左辅右弼，护着金克木全家三人从另一侧隐入了荒林。

斗着斗着，花碧云渐渐觉得蹊跷。适才伏地听音，分明辨出追敌之中武功高强的不下两人，从这两人脚步的轻灵、窸纵劲力判断，那手段决不在自己之下，为何此刻围斗的侍卫之中，竟无此二人？

想到此，她手中剑疾速地划了一道弧线，一溜寒星霎时在众侍卫眼前抖动，趁着他们闪避之时，那衫袖一抖，只听得“哎呀”、“咦”、“扑通”“哐啷”一阵响声迭起，那二十来名蒙古侍卫犹如割草般齐刷刷地栽倒在地。

秋菊收剑未及，只听得花旗首叫道：“秋菊，跟我来！”眼前轻风一道，直掠向施耐庵一行隐去的方向。秋菊也不示弱，身腰一扭，紧随花旗首的身影纵了过去。两人奔了不到五、六丈远，猛听得黑暗中一声冷喝：“两位娇娘休走，俺等候多时了！”

喝声未毕，只见林莽中“唰啦”一响，大鸟般地飞下个头戴黄冠的道士。只听他嗤嗤笑道：“普天下道士吃素，俺银镜先生却偏偏吃荤，花旗首，今日陪俺玩上一百个回合如何？”

花碧云闻言大怒，挺剑便下杀手。道士叫声：“来得好，可惜带些雌气！”直待剑尖刺到咽喉前两寸之地，大袖一抖，两柄钢须拂尘帚地倒卷上来，恰似一道乌龙，裹风挟电，“唰啦啦”张开千百根钢须，便要将花碧云那柄长剑绞飞。

站在一旁的秋菊吓得毛发一竦，一句“旗首小心”尚未出口，只听得“噤”、“嗖嗖”、“嗤”一叠声响，两个人中早

有一人满腹惊惧地叫了声“咦，险哉！”跳出了圈子。此人不是花碧云，却是那黄冠道士。原来，他的道袍襟上，已被花碧云的剑划开一道口子。一番格斗，愈演愈烈，趁花碧云力渐不支，道士将那拂尘舞得“唰唰”生风，一个凌空扫下，拂尘钢须散开，直卷花碧云的脊背。花碧云急切间收剑不迭，叫声“不好”，连忙弃了手中长剑，就地一滚，只觉得左肩一麻，早被那拂尘上的钢须扫中。

银镜先生此刻正为扫倒了花碧云而得意忘形，没料到在一旁观战的秋菊冷不丁刺来一剑，情急之中，一时忘了防范花碧云的“流萤箭”，霎时腰背巨痛，拂尘坠地。眼见得两个强敌在前，无力抵敌，长袖一拂，怪啸一声，纵身窜入了莽林。

花碧云道声“惭愧”，捂着伤肩拾起长剑，慢慢地站了起来。

短暂的激斗结束之后，密林里又归于宁寂，只有夜鸟的“咕咕”之声和树叶风声的悄悄絮语响得异样清晰。花碧云望了望施耐庵一行五人奔去的方向，那一边也是草木不惊，一切顺遂。她不觉吁了口气，对秋菊问道：“你说，施相公他们现在何处？”

秋菊道：“约摸二十里地，只怕该走出东台县境了。”

花碧云双眉一扬：“好极！那咱们加紧趲赶，尽快追上他们！”说着，仗剑而起，率着秋菊便要奔出密林。

蓦地，一阵尖厉的呼啸彻地而起，一周遭大树下那黑魑魑的灌木草棵忽然簌簌乱响，霎时，矮矮的丛莽里竖起了密密麻麻长刀大戟，无数的毡盔组成了一圈铁壁，一阵震耳的



呐喊响过，黑压压的元兵高举寒光灼人的长刀，一步步围裹了上来。

花碧云浑身一震：没存想这丛莽里竟埋伏下千军万马！这种奇诡莫测的奸计，也只有董大鹏那阴鸷狡诈的恶贼才想得出来！

此刻，她哪里来得及细想，低叫一声：“秋菊，当心了！”横剑当胸，略退两步，与秋菊背贴着背，封住了圈子。

众元兵看看围了上来，如林的长刀就要劈下。忽听得阵后响起一声刺耳的呼叫：“且慢！董大人吩咐，这个女叛贼要留下活口！”话音未落，只见元兵阵上滚碌碌般奔出一个人来，只见他头如笆斗，后脑勺上扣一顶鍍铁兜鍪，七品补服外罩一袭牛皮软甲，那肥噜噜的肚子腆出两尺开外，几乎扣不住腰带，他舞着一柄长刀，着地滚到阵前，单手叉腰，嘻嘻笑道：“兀那婆娘，今日羊入狮群，俺劝你俯首就缚，先与俺参几日欢喜禅，再去参见董将爷！”

花碧云不觉大怒，“也不瞧瞧你那副拱猪槽的样儿，敢在此狐假虎威！”

那丑八怪依然嘻皮笑脸：“嘻嘻，小娘子连俺都不认得么？俺，钦命东台县七品达鲁花赤脱脱乌孙是也！休要不识时务，女娘儿伤了皮肉可不雅观！”

花碧云直气得血涌双颊，正欲挥剑跃出。一旁早恼了秋菊，只见她身形一闪，没待那达鲁花赤看清来势，一柄长剑青光霍霍，已然直锁咽喉。

脱脱乌孙叫声“来得好”，圆嘟嘟的身躯一滚，让开秋菊长剑，长刀舞得呼呼乱响，两人立时战在一起。约摸走得十

余回合，秋菊气力不加，渐渐处于下风。

那脱脱乌孙一头斗，一头嚷道：“兀那姓花的婆娘休要托大，两个雌儿一齐上，看看俺脱脱乌孙的手段。”

花碧云哪里按捺得住，叫一声：“秋菊少歇，待我来斩这狗官！”长剑一抖，一路寒气，奔上来战住了脱脱乌孙。

两个人刀来剑去，剑去刀迎。那脱脱乌孙哪里是花碧云的对手，不及十合，早只辨得遮拦架路，破绽百出。花碧云已然瞧科，剑势一缓，故意露了个破绽，待那狗官一柄刀放胆刺入，瞅得真切，倒转剑柄，青锋挟着劲疾的寒芒，直搠进他那贮满民脂民膏的便便大腹！

秋菊站在一旁，大声喝彩。哪知彩声未落，花碧云忽地一声诧异：“怪哉！”那柄长剑刺到脱脱乌孙腹上，“梆”地一响，俨然如中铁石，竟然反弹回来，她双臂微微一麻，长剑几乎脱手飞去。

脱脱乌孙腆腹站在当场，一手摸刀，一手“嘭嘭”地擂着肚皮，嘻嘻笑道：“贼娘儿们，你家老爷四十年面壁横练，成就得这金刚不坏之躯，岂是寻常剑器伤得了的么？来来来，随俺回去做个填房，俺将功夫传与你！”

秋菊一听，心中好恼，掣剑又起，与花碧云两人联剑夹攻，脱脱乌孙一柄刀尚未封住门户，只见两柄剑青光霍霍，仿佛饿鸡啄米，“梆梆梆梆”一叠声响，早已雨点般戳在身上，说也怪，脱脱乌孙那牛皮软甲上只留下筛孔般一圈白点，哪里有一处伤、一滴血？

花碧云头一次遇到这等刀剑不入的怪物，心里已自怯了三分，这密密围裹的元兵，也令人不敢怠慢。看起来，董大

鹏此番是处处设下了天罗地网，施耐庵、金氏全家人的安危，委实是令人提心吊胆！

想到此处，花碧云虚刺一剑，托地跳出了战圈，叫声“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率着秋菊杀入了往南方向的元兵队中。

脱脱乌孙一见，一边紧追而来，一边高叫：“休要放箭，要活的，不要死的！”

花碧云、秋菊二人正在黑压压的元兵阵中左冲右突，亏得这一叫，倒教二人放开胆子，两柄长剑矫若游龙，只见血光迸溅、惨呼连连，不移时便杀透重围。

两个女子到底久在绿林，脚力甚健。一阵猛赶，渐渐把那些不惯夜间穿丛莽的元兵甩下一截路来。耳边还响着震天价的呐喊追杀之声，两人哪敢歇下来喘口气！往南边埋头疾奔。

约摸走得十五、六里地面，那一派野林丛莽已然消失，渐渐都是光秃秃、怪石嶙峋的丘岗。两个人耳畔忽地隐隐响起一阵“哗哗”的水声，响得甚是疾骤。那水声愈来愈近，及至奔到近前，秋菊不觉失声惊叫：“不好！”

花碧云展眼一看，只见面前横着一道丈来宽的深沟，两岸尽是寸草不生的溜滑陡壁，时值淮、泗一带秋汛泛滥，这沟里奔腾着黄乎乎的激流，哗哗直泻，流得异常湍急。

花碧云站在岸上，手搭个凉篷朝上、下游一看，冷静的眸子里立时蓦起一抹忧虑之色。她知道：似这样的沟壑，无依无傍，沟窄流急，自古以来就不用渡船，而上下数里之遥，全不见一座桥梁，却如何渡将过去？

她正在思谋对策，身后早远远响起呐喊之声，渐渐地，依稀望得见漫坡黑压压的大队追兵和长刀的闪光。

此刻，前有天堑，后有追兵，花碧云心一横，扎缚好裙带绑腿，长剑当胸，与秋菊对视一眼，决意拼死一搏。

就在此时，猛听得背后“砰碰”一声巨响，震得脚下地都动了。花碧云回头一看：只见那急流深沟之上，不知何时竟然搭上了一架木板桥，沟对岸响起一声高叫：“过沟的留下买路钱来！”

花碧云不觉长长地透了口气，叫声“惭愧”。只见对岸站着个村妇打扮的女子，着一身粗砺褴褛的荆钗布裙，头上扎一条家机布织成的汗巾，远远望去，身材高大、骨壮筋粗，一头喊，一头朝着她们二人频频招手。

花碧云也不答话，招招手，与秋菊一前一后跃上板桥，只觉得身子晃晃悠悠，脚下浪涛虎虎，一阵疾跑，霎时奔过了那架“板桥”。

两个人刚刚踏上河岸，便听得对岸响起了一派呐喊叫骂之声，大队元兵蚁群般地扑向“板桥”，花碧云望一望那壮大村妇，她木然地兀立在桥头，呆呆地看着对岸那些元兵，不言不动。

秋菊又急又气，悄悄儿对着花碧云眨眼、跺脚、做手势。那意思明瞭至极，事急燃眉，赶紧杀了这村妇，抽了板桥，断了大队追兵！

花碧云兀自沉吟。就在此刻，对岸的元兵早已齐齐拥到岸边，有几个已然跨步就要登上板桥。

猛地，只见那村妇身腰微偻，双臂陡地往后一送，只听

得“骨碌碌”、“轰隆隆”一阵巨响，丈余长、两尺宽的偌大一块“板桥”，竟然从对岸滑了回来。花碧云低头一看，原来木板下安着滑轮，饶是如此，要将数百斤重的“木桥”推送自如，这村妇的膂力也委实骇人。

两个人正自嗟讶，只见那村妇早已走到面前，伸出只蒲扇般的大巴掌，说道：“过桥给钱，两钱银子一文不少！”

花碧云也不及细想，伸手从鬓边拔下只簪子，双手奉给那村妇，谢道：“多谢大嫂急难相助！”待那村妇收起簪子，花碧云又问道：“大嫂适才抽桥断路，恼了官府，不怕坏了衣食，招来横祸？”

村妇朝对岸那些怒声叫骂的追兵鄙夷地瞟了一眼，笑道：“俺敢抽桥断路，便不把这些贼娃儿放在心上！”说着，她转脸道：“你们——敢情便是绿林中的密探？”

秋菊正要抢答，花碧云暗暗使个眼色，那村妇不觉呵呵大笑：“休要瞒了！俺不向着你们，为何要替你们阻断追兵？”一头说，一头弯腰挽条铁链，将那“板桥”锁在岸上，说一声：“俺的家便在前边不远，请随俺去饮一碗清茶，倘若嫌俺村俗齷齪，这里便是去南边的大道，俺们各走各的！”

眼见这村妇人物豪爽，出言慷慨，花碧云心中不觉暗暗赞叹，一时难却盛情，点点头，招呼秋菊随那村妇走下沟岸。

三个人约摸走得五十步左右，便见路边茂林修竹之中立着一间小小茅屋，篷门荆篱，煞是简陋。茅屋里外并无旁人，只有一个伛腰驼背、蓬头垢面的老奴在“沙沙”地扫着落叶。

那村妇走进竹篱，对扫叶的老奴比比划划，老奴也“咿咿唔唔”地应答一阵，比着手势。原来却是一个又聋又哑的

老人。

村妇引着花碧云、秋菊进了茅屋，随手掇了张竹床，柜橱里取出两只乌黑的粗瓷碗，墙角边提过一只扁嘴茶壶，一齐放到竹床上，满满地斟了两碗绿莹莹的“满口茶”，对二人说道：“乡野之家，俺也没什么客套，两位大姊喝了这碗清茶赶紧上路。”

花碧云与秋菊道声谢，正要端碗，觉着门口那“沙沙”的扫叶之声突然停息，抬头看去，只见那哑老奴正倚在门口，一忽儿指着茶碗，一忽又频频摆手摇头，仿佛在做着手势。

花碧云见那老奴面目污秽，形神却曾相识，急切中记不起来，又不明他那手势的含义，也不理睬，便又要去端那茶碗。

蓦地，只见眼前乌光一道，凭空落在竹床之上，接着只听得“哗啷”一声，一件物事可可儿掀翻了两只黑瓷碗，茶水登时流了一地。众人一看，原来却是哑老奴手中的那柄扫帚飞上了竹床。

那哑奴兀自倚着门乱笑，村妇说一声：“这老村牛五行不全，休怪休怪。”走过去一把拴了屋门。

花碧云与秋菊辛苦半日，早已喉干唇裂，面对那清冽冽甜润润的清茶，哪里还忍得住，两个人端起碗来，一仰脖喝了个净尽。

那村妇点点头，走近两步，忽地鼓掌叫道：“哈哈，任你奸似鬼，也须喝了老娘的洗脚水，倒也，倒也！”话音未落，花碧云与秋菊只觉一阵昏晕袭上脑门，霎时天旋地转，软软地瘫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花碧云又悠悠醒转，只见自己早不在茅屋之中，已然换了间黑漆漆的屋子，两手两脚都被麻绳缚着，脑门发胀，浑身酸软。她正欲回想眼前发生的一切，耳畔忽然响起一个喑哑的声音：“好外甥女，快睁眼看看，俺是何人？”

花碧云睁眼一看，只见面前正跌坐着那扫树叶的聋哑老奴，此刻既不聋又不哑，脸上那些污垢早已洗净，她一眼就认出：这是阔别多年的舅父卢杰！不觉惊喜地唤道：“好娘舅，你如何在此地？”

卢杰叹道：“唉唉，一言难尽。当年你父母惨死，只道你也遭了董大鹏那贼的毒手，俺立誓要亲手杀了那个狗贼，便学那春秋豫让，蓬头垢面，扮成了聋哑老奴，混进了董贼的府中，指望等待机会，了却两世血仇！不想今日在此遇见了甥女，在那妇人施用蒙汗药之时，俺曾两次告警于你，谁知你到底着了道儿！”

花碧云忙问：“适才那村妇是何人？甥女与她无怨无仇，她为何要算计我？”

卢杰道：“唉唉，甥女阅世欠深，哪里晓得世道的险恶？那个女子便是董大鹏新娶的蒙古诰命——有名的‘雌诸葛’惠佳德氏。此女才兼文武，那智计更远在董贼之上，今日与董贼打了赌，要率先抓住闯东台的盗魁！”

花碧云不觉恨道，“好个奸诈的贼妇人，快快解开绑缚，我们三个人联手杀了她，以雪今日之耻！”

卢杰摇摇头道：“不能！俺不能杀她，也不许你杀她！”

花碧云惊诧地问道：“舅父为何护着这贼妇？”

卢杰叹道：“唉！这惠佳德氏却也出身贫苦，心地善良，

这些年，俺亲眼见她明里暗里不知救助过多少苦难。她与董贼虽为夫妇，行事却迥然不同。今日之事，乃是受了董贼的蒙骗。”

花碧云道，“既如此，甥女如何脱身？”

卢杰道：“那惠佳德氏身手不凡，你不是她的对手，俺这里早安排下一条计策。”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幅白绢，续道：“这是俺当年请人画下的一幅图画，董贼的罪恶历历在目。俺早就想将它献给女主人，又不忍心叫她伤心悔恨，今日时机已到，该是叫她知道董贼底细之时了。少刻她一到，你便将此画交与她，再言明你的身份，你便可以脱出囚笼了！”说完，他忙忙地替花碧云和秋菊解开绑绳，深情地理一理甥女的秀发，叹道：“女主人待俺恩礼有加，好甥女，你要体谅舅父的难处，俺今日只能如此相助了。从此以后，浪迹天涯，不复再入红尘了。”说毕，长啸一声，跃出黑屋，倏忽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花碧云捡起地上的那幅白绢，凑到窗前一看，只见上面画着董大鹏从骗得董员外收为义子，直至惨杀岳父母，凌辱花碧云的经过，桩桩件件，不仅神态逼真，而且作了详细的评注。花碧云一见，又勾起心头的痛楚，不觉泪下。

正在此时，猛听得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花碧云抬头一看，黑屋里陡地亮了起来，一群人站在面前，只见十余名衣裙鲜明、戎装整饬的女侍卫，簇拥着一位女将军，她头戴毡盔，斜飘雉尾，锁子金甲扣着团龙绣袄，护膝铠下露出杏红战裙，娇红软滑的绫子流瀑般地直泻到地面之上。花碧云一眼认出：这便是在沟岸上遇到的那个豪爽果决的“村妇”。



此刻，她语调威严地说道：“俺真不敢相信你这样的娴静丽人，竟然是杀人越货的白莲教盗魁！俺既为国事，也就不敢循私了。此刻，你还有什么未了之事，速速言明，俺一体承办。”

花碧云也不言语，冷冷地捧上那幅画，静观待变。

那惠佳德氏满腹疑虑地接过画来，细细一看，不觉脸色大变，她瞟了一眼花碧云，又将那幅绢画看了一遍，不觉双眼发直，浑身疾抖，嘴唇哆嗦了一阵，忽然对花碧云问道：“这幅画是何人所赠？”

花碧云道：“便是你的那个哑奴！他已然走了。”

惠佳德氏不觉长叹：“哑奴啊哑奴！你何不早将这些告诉我！如今俺陷入不仁不义、不贞不洁之境，叫俺如何自处？”叹毕，忽然拔出腰间长刀，厉声问道：“你究竟是何人？”

花碧云冷冷笑道：“小女子便是画上的那个受难女子！”

惠佳德氏听毕，惊呆了，双目圆睁，半晌，喝一声“下去”，挥走了众侍卫，疾走几步，突然对花碧云下了一跪，然后一言不发，抓起二人的手，大踏步走出了黑屋。

约摸走了一箭之地，便是南去的大路，惠佳德氏忽然紧紧攥住花碧云的双手，泪如泉涌，惨声说道：“俺二人虽为异族，却是同样的苦命女子。姊姊受骗蒙难，实为不识董大鹏奸伪面目。可俺枉被人称“雌诸葛”，竟被董大鹏这个人面兽心的狗徒欺蒙这许多年，在血污与耻辱之中含垢偷生，呜呼，此恨绵绵，昊天罔极！”说着，她忽然对花碧云瞋目大叫：“走罢，快走，快快去找你的同伙！”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兀，花碧云、秋菊二人一时尚难以

置信，踌躇难以举步。

惠佳德氏见状，不觉凄然一笑，说道：“哦哦，你们还在怀疑，怀疑俺又在使什么诡计！怀疑俺一个朝廷命妇，竟然会为了这区区一幅白绢，就放走一个叛党的渠魁！”她一把抖开手上的白绢，说道：“不不！俺相信这白绢上画着的一切一切，因为，那个哑老奴，俺信得过他胜于信得过俺自己！”

她说毕，双手用力撕扯着那幅绢画，仿佛在撕扯痛楚的心房。霎时，那一副白绢被撕扯成无数的筋筋片片，惠佳德氏双手一扬，只见那白绢的碎片纷纷扬扬，随风飘得无影无踪。做完这一切，她仰天悲呼：“啊啊，董大鹏董大鹏！俺原以为你是一个忠心保国、胆识过人的英雄，想不到，你做的那桩桩件件却包藏一颗残暴奸诈之心！怪不得平素日我看到在你的手里欠下了许多血和泪！”说着，她低下头来，双目里闪射着悲戚与绝望的泪光，叹息说道：“唉唉，俺惠佳德氏委身于一个凶残奸诈的匪人，还有何颜面立身于人世？堂堂大元朝廷，信任的是这等丧尽天良、狗彘不食的禽兽，看来是天怒人怨，国亡不远矣！”

花碧云默默地听着惠佳德氏的诉说，心中大是惨然。望着她那精壮豪爽的身姿，花碧云心中叹道：“唉唉，想不到元室之中，也有如此有志有识的人物，可惜可惜！这个女子倘若生在汉人之中，只怕不是寻常啸聚山林者可比！”

她正自默想，只见惠佳德氏早已走了过来，眼里露出真诚的愧疚，轻抚着花碧云的肩头说道：“好姊姊，俺受董大鹏欺蒙，这些年，跟着他做了许多愧对天下的错事，今日面对你这位姊姊，更是无地自容！此刻无以为报，只有将董贼设

下的奸计告诉你！”

花碧云听毕一惊，忙问：“奸计？难道董贼已然知道施相公他们的去向？”

惠佳德氏点点头，续道：“正是如此。那狡贼早已料道你们会分头逃走，一面叫俺在这条道上设下陷阱；一面率着一帮精悍的禁卫铁骑，埋伏在通榆运河一带的大道密林之中，适才脱脱乌孙派人来报，你那五个伴当，此刻早已陷入重围，有三个人已然成擒，剩下的两人也是岌岌可危！”

花碧云不觉大惊失色，跌足恨道：“好一个阴毒的贼子！”

惠佳德氏忽地一把推开花碧云，张目叫道：“去吧，去吧！俺与你虽是各为其主，却同为天下最可怜的断肠姊妹！啊啊，恨海茫茫，相见无期了！”说着，她忽然一把扯下头上毡盔，“铮”一声掣刀出鞘，厉声悲号：“天乎，毕生悔恨，擢发难书；往日种种，譬如已死！俺去也——”

说毕，手腕一翻，鲜血喷溅，立时自刎而死。

花碧云一见，心中涌起一股伤心而钦敬之情，身处险境，也不敢久留，招呼秋菊忙忙为惠佳德氏理好衣裙，撮一抔黄土，掩埋了尸身，然后朝通榆运河方向疾奔而去。

## 十二 老雕工单斗金钟罩 髻龄女双殉红巾义

却说施耐庵、春兰护着金克木一家三人，趁着花碧云在那密林中与黄冠道士激斗之时，匆匆离开战场，循着荆棘牵衣的荒野小径，往南疾奔。约摸一两个时辰，那弯弯曲曲的荒径突然到了尽头，眼前豁然开朗。

施耐庵展眼一看，不觉以手加额，惊喜不置：只见眼前一条阳关大道坦荡笔直，大道前面一条河流水面平阔，在冷月寒星之下闪着粼粼波光，河岸深处明灭着三四点渔火。原来，早已走出东台县界，来到通榆运河河畔，沿着这傍河大道，便可直下白驹场了。

施耐庵一时得意，面对这霁月清风，古道长河，不觉骚情又起，扬颌吟了几句：

“长河悠悠，霁月难再，英雄迟暮，何须慷慨？邙山此日走龙蛇，汉王长剑今安在？且收拾青巾琴书，黄堂经卷，化长鲸缚得楼兰去，再上瀛台！”

这一番慷慨悲歌，倒撩得金克木点头嗟叹。那春兰却怕他又发书呆子气，误了大事，忙道：“施相公，此时此刻，哪里是吟诗作赋的时候？倘若后面来了追兵，只怕就难以脱身了。”

施耐庵笑道：“大姐也忒过虑，想那追兵已有花旗首抵挡，

哪里就来得如此之快？”

话犹未了，猛听得身后响起了疾骤的马蹄声，渐渐地驰近了运河大道。

施耐庵浑身一凛，那春兰早已拔剑在手，两人一齐向来路望去。

只见一队元兵铁骑风驰电掣般卷上运河古道，领头的一骑马上坐着一员又矮又胖的元将，远远地厉声叫道：“那伙蠢贼休走，俺脱脱乌孙来也！”

一见这阵势，施耐庵满肚子豪兴早已抛到爪哇国去了，连忙将金克木一家三口推入路旁草丛，掣出湛卢宝剑，对春兰说了声“当心了”，仗剑立在大道中央，聚神以待追敌。

眨眼之间，那脱脱乌孙一马当先，早已驰到面前，他手掌长刀，望了望马前的施耐庵一眼，不觉呵呵大笑：“俺道今日闯东台的是什么三头六臂的魔头，却原来除了娘儿们便是穷酸秀才！年兄，有道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一个读书人难道活得不耐烦了，跟着这帮叛贼瞎起哄作甚？”

施耐庵斥道：“满口胡诌，你这朝廷走狗又是何人？”

脱脱乌孙昂首笑道：“俺上马管兵，下马管民，钦命东台达鲁花赤脱脱乌孙是也！”

施耐庵不觉失笑，揶揄道：“呵呵，牛鬼蛇神坐黄堂，酒囊饭袋作县令，这元朝的气数也尽了！”

脱脱乌孙又羞又恨，一骗腿翻身下马，身形略动一动，碌碡般直滚到施耐庵面前，叫道：“好个利口穷酸，俺今日拿你祭刀，以偿俺那牛二干儿的血债！”说毕，泼风般舞起长刀，劈头朝施耐庵剁了过来。

施耐庵哪敢怠慢，此刻情势危迫，又有金氏一家在旁，他也不与敌手纠缠，一起手便使开了“快活剑”，足踏圭步，剑走偏锋，闪过脱脱乌孙刀锋，只一剑便刹中了对手的腹胸要害。

只听得“梆”的一声，那脱脱乌孙没倒，施耐庵却惊得退了三步，口里连呼：“有鬼，有鬼！”

春兰一见，挺剑拔步，早已杀了过来，斗得三四回合，也是连连谔叫，托地跳出圈子，呆呆地站在当地，半晌做声不得。

施耐庵瞠目结舌，直上直下地望着脱脱乌孙那圆滚滚的身躯，心下大骇。当年在书馆勾栏，他也曾听说过什么混元体、铁布衫的功夫，却从未见过这种刀剑不入的奇人，此刻遭逢强敌，顿时觉得手足无措。

只见那脱脱乌孙叉手擎刀，大言道：“兀那穷酸，既已识得俺这金刚罗汉体的厉害，快快交出那只箭囊与金克木，俺便放你一条生路！”

施耐庵与春兰对视了一眼，情知无力抵敌，却又不甘束手就擒，立时大眼瞪着小眼，半晌不能言声。

忽地，路畔草丛之中响起一声高叫：“施家年兄，待小老儿与你拿了这厮！”

众人闻声回头一看，只见路畔草丛里钻出一个人来，白须飘飘，正是那雕花待诏金克木。他晃晃悠悠走到施耐庵面前，右手一伸，说道：“施家年兄，拿剑来！”

施耐庵不觉失惊：这金克木身无武艺，老迈龙钟，只怕连只鸡都不敢杀，此刻竟然请缨上阵，岂不是想去送死？

那金克木也不答话，从施耐庵手中夺过那柄湛卢剑，摇摇摆摆走到脱脱乌孙面前，叫道：“老父母，既然如此看重老朽，来来来，俺与你战三百合说话！”说毕，颤颤巍巍擎着把长剑，兜头便刺。

脱脱乌孙见这金克木剑无门户，步无章法，竟然还要上阵，不觉恶心顿生，喝一声“老狗找死！”长刀霍霍，早劈向金克木的肩背！

那柄长刀来势劲疾，金克木从未练过武艺，哪里辨得厉害？胡乱横剑一格，却挡不住那长刀的劲力，只见他脚下一个趔趄，叫声“啊呀死也！”踉跄两步，稳不住身子，“扑通”摔了个仰八叉。那脱脱乌孙见状大喜，倒转长刀，凌空便刹向金克木的心窝。

施耐庵惊得头皮一麻，大叫一声“不好！”一把从春兰手中抢过长剑，奔过来，刺自脱脱乌孙的脊背大穴。

脱脱乌孙见他来得凶狠，连忙收刀迎敌，就在此时，只见金克木仰起上身，双手抱剑，朝着脱脱乌孙背后直上直下地用力一划。”

却也作怪，只听得脱脱乌孙背后“嗤喇喇”一阵响，接着，他那高高凸起的便便大腹竟然蠕蠕而动，直向下面滑来，脱脱乌孙待要去抢住那下滑的肚腹，又被施耐庵一柄剑牢牢裹住，哪里抢抱得及。

只见他那便便大腹渐渐瘪了下去，紧接着“哐啷”一声大响，竟然滑出只乌黑的铁锅，落到地上，兀自滴溜溜乱转。

脱脱乌孙见露了馅儿，却待要走，施耐庵那快活剑诀正使到入港处，哪容得他脱身？只见寒光挥处，血光一闪，剑

尖早刺入他那肥肥的颈项，偌大个身躯砰然倒地。

施耐庵在衣襟上揩干了剑刃上的血迹，连忙一把抹起金克木，笑道：“老伯，想不到这厮的金刚混元体，竟是一只铁锅！你是如何晓得这秘密的？”

金克木道：“小老儿久住东台，早已风闻这脱脱乌孙凭着绑在肚子上的一只铁锅，吓唬过许多绿林义士，今日也是他活该遭瘟！”

这时，春兰早捡起脱脱乌孙弃下的长刀，杀散了那一队随从。五个人也不敢久留，望着南边大步疾奔。

尚未走出一箭之地，只听得平空里响起一声怪啸，仿佛山魃鬼魅，尖锐而凄厉，在这长河古道之上，茫茫暗夜之中，声音异常刺耳。紧接着一阵哑哑怪笑响过，随着一阵狂风，眼前掠起一道黑影，眨眼之际，一个奇瘦奇长的怪人早已叉开长腿，横挡在大道中央。施耐庵定睛一瞧，不觉惊呆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三界无常”董大鹏！

只见他哑哑怪笑一阵，冷冷地说道：“你们纵有钻天入地之术，也须脱不出俺‘三界无常’的手心！俺在此等候多时了！”说着，又是一声唿哨，只见他身后草丛中，立时竖起一柄柄长刀，数十名剽悍的侍卫列成方阵，截断了去路。

施耐庵一见此人，情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交起手来，自然是凶多吉少，他想：自己一介书生，死不足惜，而金氏三人身为良民，前此未曾与绿林义军有什么瓜葛，而金克木又心藏那绝世大秘的拆解大法，倘若哄得这恶贼放走金氏一家，自己甘愿血溅战场。

想到此，他对董大鹏拱一拱手，彬彬有礼地说道：“董年



兄，闻道你也是衣冠中人，知情达理，晚生已然投效绿林义军，该杀该剐，任你所为。不过，金待诏工匠营生、安分守己，不触刑律，未违国法，还希放一条生路！”

董大鹏听毕，哑哑大笑道：“好个不识相的穷酸！你竟把俺看成三岁小儿？”说着，他从怀中掏出那个帐本，续道：“这金老儿早年为叛贼花九隐藏大秘、偷刻箭囊，证据凿凿。今日又伙同杀人，投靠草寇，实在是罪不容诛！今日落入重围，不须俺亲自动手，只消俺这骁骑营的儿郎们便可将你们一鼓成擒！”他说毕，撮唇作哨，啸声大起，霎时间众元兵挥着长刀，立时将施耐庵、春兰二人裹在核心。

春兰挺剑而上，施耐庵左冲右突。原来，就在他俩与众元兵舍命相搏之时，几个如狼似虎的元兵早已蜂拥而上，三条麻绳将金家三口缚住，董大鹏直蹬蹬地走了过来，对着金克木白眼一转，哑哑怪笑道：“好个金待诏，看你这驼背弓腰不起眼的模样，竟有这泼天的胆子！勾连叛党，隐藏机密，今日看你逃到何处去？”说毕，吩咐道，“给我搜！”

那侍卫在金克木身上里里外外搜捡一遍，摊摊手禀道：“大人，这老儿身上什么物事也不见！”

董大鹏一听，“嗖”地掣出短柄狼牙棒，冷冷地笑道：“好哇，好端端牛府的岳丈不做，倒要去做那白莲教叛党的喽罗，俺把你这老不死的贱骨头——”说着，白眼仁一翻，狼牙棒“呼”地一声，砸向金克木的天灵盖。

金克木尽管生性怯懦，可是一旦作了抉择，亦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此刻闭口不言，任凭对方凌逼恐吓，只待一死了之。

董大鹏那狼牙棒砸到金克木头上，堪堪触着头皮，一股罡风忽地消歇，他那手上劲力也煞是惊人，说放便放，说收便收。一根短柄狼牙棒稳稳地压在金克木头上，纹丝不动。

金克木猛的觉着顶梁骨上仿佛钉入了无数钢钉，一阵剧痛直钻心肺。

董大鹏哑哑笑道：“金老儿，快讲，那‘流萤箭’囊现在何处？那上面刻着的奥秘又如何解拆？”

金克木双眼金星乱冒，浑身发颤，依旧缄口不语。董大鹏手腕略贯一贯劲力，只见金克木头上白发仿佛刈草般地“簌簌”纷落，无数根狼牙钢刺早已楔进了皮肉。金克木哪里还耐得住这般剧痛。不觉嗷声惨叫：“老爷休要问了，那、那箭囊委实不在小老儿身上！没有箭囊，小、小老儿又何从解拆？”说毕，一阵昏晕，踉跄欲倒。

董大鹏喝道：“扶住他！”说着，收起狼牙棒。此刻，只听得旷野上剧斗的两拨人中，先后响起一声“哐啷”长剑坠地之声。董大鹏扭头一看，只见众元兵围困着的那名女子和那个书生早已力尽神疲，激斗之中竟被自己的手下长刀磕掉了手中剑，霎时，几十把寒锋如雪的刀刃便要兜头剃下！

董大鹏嗷叫一声：“住手！”话音未落，身形一动，他早已掠进围住施耐庵的人圈。

此刻，施耐庵骨软筋酥，一番剧斗，早耗尽了全身的力气，长剑已被磕飞，他知道大限已到，双膝一软，跌倒在地上，面对着凌空劈下的十余把长刀，瞑目待死。

忽地，金刃劈风之声一时消歇，耳边厢却响起一声哑哑怪笑，他睁眼一看，原来那如鬼似魅的董大鹏仿佛枯树般耸

立面前。

董大鹏笑道：“施相公，早闻你学识广博，笔下生花，不在余杭、江阴教三家村顽童，跑到这荒郊野外寻那做文章的兴头来了，你可也忒不拘形迹了吧！”

施耐庵难忍这恶贼的羞辱，心中又气又恨又恼又羞。可是，打吧，取胜无望，受辱有加；不打吧，又哪里忍得下胸中这口恶气，只得拚力扑上。正值两个对手斗得骨软筋酥之际，背后忽地卷起一阵狂风，紧接着一股砭人肌骨的寒气直袭肩背，那来势与适才这两个对手不啻有天壤之别。

董大鹏跃开数丈，回头一看，不觉双目痴瞪。眼前站着一个娇柔妩媚却又刚气逼人的女子：“啊，是你！碧云娘子！”

花碧云双眉微动，娇脸如霜，一句话掷出犹如铁汁岩浆，她咬牙叱道：“董大鹏，你这枉披人皮的禽兽，还不跟我闪开！”

董大鹏脸上神色变幻，趑趄近两步，低声说道：“娘子，过去是俺亏负了你，如今，只要能夫妻和好，俺做牛做马报答你。”

花碧云伫立不动，脸上无嗔无喜，无怨无怒。

董大鹏又趑趄了两步，求道：“娘子，有了那箭囊上的绝世秘密，俺们便有泼天大的财富，一辈子享用不尽，你还犹豫个什么？”

花碧云冷冷地道：“你是真心？”

董大鹏瞟了一眼花碧云那张冷艳无比的娇脸，心想，女人心肠到底柔弱。不觉跨上一大步，说道：“碧云娘子，俺一片真心，唯天可鉴，俺、俺当众与你跪下了！”讲毕，一撩袍襟便要跪下。

花碧云缄默不语，冷眼瞧着董大鹏慢慢俯下身子。蓦地，她倏忽掣剑斜劈向董大鹏的腰腹。这一下，风掣电闪，那柄剑疾如飙风，挟着一腔怨愤，凌空疾斩，劲道煞是骇人。

董大鹏哪里料得到这个女子竟然如此刚烈，面对温言款语，说出剑便出剑。他一时间不及闪避，也顾不得参将大人的身份，绷腿挺腹，一个狗啃屎，平身贴地窜出了两、三丈之遥，于险到毫巅之际躲过了这夺命一剑！

董大鹏挥了挥衣襟上的草屑灰泥，讪讪站稳。适才这一剑，早已彻底斩除了他心头妄念，对花碧云拱一拱手，说道：“花碧云，适才俺让了你一剑，咱们数年夫妻之情已算了结，此刻，俺乃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前来捉拿叛党，收取箭囊，恕俺不恭之至了！”

话音未落，只见他狼牙短棒一抖，搅起一阵狂风，直卷向花碧云身前。

这一场恶斗煞是惊人。两个对手武功相仿，旗鼓相当，加之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施耐庵见状，悄悄挪到春兰、秋菊跟前，低声耳语一阵。两个女子点点头，攥着剑柄，一步步朝那两团青光挨了过去。施耐庵则装着害怕沾着了那两团骇人的青光，畏畏葱葱地退向了近旁的侍卫。

此时，花碧云肩上伤口疼痛，渐渐感到剑招走样，春兰、秋菊已然悄悄挪近了花、董二人激斗的圈子，见了这番情景，一声“不好”，大喊：“花旗首快走！”寒风骤起，两柄长剑抖起两道森森青芒，一前一后直刺董大鹏的前心后背。

董大鹏一听那两个女兵叫唤，心下一凛：原来这花碧云

竟然伏下车轮战的圈套，要叫两个女卒缠斗，自己脱身远走。想到此处，他不觉心下大急，待要仗着一身功夫，迫退两个女子，哪知一着失风，竟被两个弱女子占了先手。

说时迟，那时快，施耐庵早已趁着众侍卫辟易退避之际，疾促奔到金氏三人面前，匆匆地解开了绑缚，拖着他们从西侧奔入了黑魆魆的丛林。

花碧云目送施耐庵四人隐入黑暗，旋即回眸一看，只见春兰、秋菊二人与董大鹏缠斗得十分激烈，正待上前相帮，忽听得秋菊气喘吁吁地叫道：“旗首休要顾惜咱们！施相公、金老丈他们要紧，武林秘密要紧！”

花碧云听了，不觉心下恍然。一想到施耐庵和金氏三人身上的干系重大，一路上尚须自己护卫，又怎容踌躇，扬声叫道：“春兰、秋菊，花碧云忘不了你们，义军兄弟忘不了你们！”

说毕，朝着尾追而来的一群侍卫抖出一簇短箭，趁着一片“哎啊”、“扑通”之声大起，纵身掠入了丛莽。

此刻形势突变，董大鹏精心布置的圈套，竟然刹时间被搅得一塌糊涂。金克木早已遭擒，又脱缚而去，不但得不到解拆箭囊的关窍，甚至连那花碧云身上的箭囊也难以得到。董大鹏直急得哑哑怪叫，恶心大炽。

忽听得旷野之上响起“哑——哑”的两声长啸，直震得树叶“簌簌”纷落，人人心底抖颤，接着便是“噗嗤”、“唰”、“啜啜、啜啜”一阵骤响。

呼吸之间，只见春兰、秋菊二人手中长剑颓然坠地。董大鹏利爪狠狠插入了欺身较近的秋菊腰腹，顺势一带，秋菊

只觉得一阵巨痛袭上心头，低低地惨叫了一声，弃了长剑，双手按着肚腹，慢慢地瞑目倒地。几乎便在同时间，董大鹏那根狼牙大棒也击中了春兰，就在身子倒下的一刹那，她握在右手的那柄长剑在摇摇坠地之际奋力掷出，“嗤嗤”直奔董大鹏小腹！

董大鹏骂声“娘的”，心中一凛，踊身纵起，躲过那堪堪便要刺中小腹的长剑，身形未落，大臂一抡，狼牙棒凌空击下，打中了春兰的顶梁骨！

这一番剧斗，真是惊心动魄。董大鹏万万没有料到，区区两个白莲教中的无名小卒，而且是两个娇弱的少年女子如此顽强，竟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堂堂的“三界无常”手中斗了五六十个回合！此刻，他一招得手，连忙扭身跃出战圈。回头一看，只见路畔草丛中躺满了骁骑营侍卫的尸体，那花碧云、施耐庵，还有金克木一家三人，早已走得个无影无踪！

董大鹏心中大怒，一扬手中狼牙棒，身形疾纵，沿着大道追了下来。约摸奔得五七十步远近，只见又是一派密密的苇滩丛莽，脚下的大道忽然分出岔来，左、中、右三条路，分指着东南、正南、西南三个方向，此时榛莽密密、黑夜沉沉，董大鹏搔首跌足，一时不知朝哪条路追下去是好！

蓦地，他双眼一翻，返身奔了回来，围着躺在血泊之中的两个女子转了一圈，忽地朝她们身躯踢了两脚，两个女子竟然微微呻吟起来。

董大鹏不觉大喜，连忙叫道：“儿郎们，牵过两匹马来！”

话音未落，早有两个蒙古侍卫牵来了两匹高头大马。董大鹏插了短柄狼牙棒，俯下身来，托起一个被他打倒的红巾

女子，只见她头巾破碎，满脸血污，双目紧闭，浑身已然瘫软，只有那薄薄的罗衫下的胸脯在微微起伏，董大鹏一把扯下她头上那破碎的红巾，拨开被凝血粘连的头发，从腰间皮囊里掏出只小瓶，在她那头上的伤口里洒上金创药。接着又扶起另一个女子，在她腰腹的伤口上也洒了金创药粉，倒翻起她系在腰间的裙子，扎缚好伤口。他那药粉却也灵验，不多时，春兰、秋菊两人竟然剧痛减缓、伤口血凝、呼吸渐粗，慢慢睁了双目！

董大鹏一见，亲自将两个女子反翦缚了双臂，举上马背，然后命两个蒙古侍卫骑在两个女子后面，呼哨一声，一干元兵便簇拥着这两骑马径直走向那丛莽密密的三岔路口。

董大鹏一路走，一路哑哑怪叫道：“碧云娘子，休要藏藏掩掩，俺知道你舍不得这两个女孩儿，快快出来罢！”

他那哑哑怪叫，在这荒径丛莽之中响得十分残忍而凄厉：“出来吧，出来吧，难道你忍心看到自己的姊妹遭到羞辱么？”

叫毕，他挥一挥手，马背上的两个元兵便“唰”地一声，撕开了春兰、秋菊的外罩衣裳，露出了薄薄的亵衣。

董大鹏见周围仍无动静，又厉声叫道：“花碧云，你再不出来，俺这些儿郎们可要将你的女兵剥得赤条条，让你亲眼看到她们的下场了！”

话犹未了，只听得马背上又响起“嗤拉、嗤拉”的声音，两个奄奄一息的女兵已然又被剥去了亵衣和红裙，露出了少女娇嫩的肌肤，那身上，只剩下薄薄的轻罗束胸和短短的中衣。

董大鹏的猜测的确不错，此刻，就在左边岔道旁的密密

丛莽里，屏息伏着五个人，默默地注视着发生在眼前这残忍而无耻的一幕，一个个气填胸臆，血脉贲张。

原来，花碧云、施耐庵等五人从重围中脱险之后，奔了不远，耳畔便响起两声女子的惨呼，花碧云心中一沉，蓦地停下脚步，禁不住双眼落泪。作为一旗之首，眼睁睁看着手下的姊妹惨遭屠戮，她不由得心中一阵战栗。

施耐庵见状，连忙抑止住心头惨伤，走拢去劝道：“花旗首，形势危迫，休要太过儿女态，护持这绝世大秘要紧！”

花碧云犹豫一阵，忍住满腔悲愤，点点头，又率着四个人往南疾奔。哪知走不多远，便到了那三岔路口，也不知哪条路好走，正在彷徨之际，身后早已响起追杀之声。

花碧云忽地心中一动，对施耐庵耳语道：“施相公，那元兵人多马快，难以摆脱，不如来一个金蝉蜕壳之计，藏在丛莽之中，这三条岔道，董贼只走一条，待他们一过，咱们便另择一条路，甩开追兵，直奔汪家营！”

施耐庵连叫好计，忙忙地招呼金氏一家三人一起躲入一处丛莽，静看待变。哪里料到，凶残无耻的董大鹏，竟然想出这等惨绝人寰的毒计，真是叫人浑身血沸，哪里还忍耐得住？

此刻，花碧云藏身之处，草棵在随着她身躯的战栗微微摆动，望着两个姊妹被元兵如此凌辱，嘴角已然咬出了血，攥在剑柄上的手心里沁出汗，双眸紧盯着大道上发生的一切，几乎要喷出火来。

蓦地，只听董大鹏哑哑怪叫一阵，挟持着春兰、秋菊的两个蒙古大汉双臂弯转，两双毛茸茸的大手，便要去解两个



女子的束胸和中衣！

花碧云脑门“嗡”地一热，瘦削的双肩犹如发疟疾般地战抖不已，早已手握剑柄站了起来，作势便要扑出。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背上被反绑的两个少女在昏晕之中仿佛明白了眼前的一切，两个人默默地交换了一瞥会意的眼光，几乎就在同时，两人娇叱一声，趁着身后的元兵不备，用反绑的手拔出元兵腰间的长刀，一头抵住元兵的身躯，用力后仰，只听得“扑哧、扑哧”两声闷响，接着是两声粗厉的惨叫，只见那两柄长刀一头楔入两个元兵的肚腹，另一头的刀刃从两个女子的后背刺入，直透出洁白的少女前胸！

这一巨变发生得如此突兀而猝不及防。董大鹏此时正一边呼喊，一边用那双鹰隼般的怪眼凝神搜索着黑魑魍的丛莽，一心想诱出藏在暗处的花碧云，哪里晓得近在咫尺的马背上竟会发生如此突变，及至听到金刃刺入人体的响声和两个元兵的惨叫，勿遽地回过头来，又怎生挽救得及？这壮烈的场面，就连董大鹏这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一时也吓呆了。那围在马前马后的众元兵，更不曾见过这种景象，一个个都恍如泥胎木偶，哪里动弹得分毫？

那两匹马也被汨汨流淌的鲜血吓得失了神志，加之无人控驭，“咳咳”长嘶一声，发疯般地撂起蹶子，仿佛两股旋风，载着马背上的四具尸体，窜进了茫茫的夜幕。

这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伏在附近丛莽之中的花碧云、施耐庵、金氏三人看得一清二楚，春兰、秋菊两个女兵，受尽了董大鹏的百般凌辱，重伤昏迷之中，竟用如此壮烈的行为，一举搅乱了董大鹏金钩钓鱼的诡计，于千钧一发之际救

了藏在丛莽中的五条性命。花碧云、施耐庵久久凝望着两匹马消失的方向，五内如焚，双双流下了热泪。

董大鹏早已回过神来，他叹了口气，朝着无边的丛莽和无边的黑暗伫望一阵，心中琢磨道：花碧云生性仁慈，眼见两个贴身女卒惨遭凌辱决不会无动于衷，说不定她并未藏在附近，而是早已奔了南去的方向。想到此，他双眉陡地一轮，哑哑怪啸一声，率着大队元兵，循着正中的那条小道泼风般地追了下去。

花碧云兀自默立落泪，施耐庵不觉以手加额，对她说道：“花旗首，调虎离山，歧路亡羊，董大鹏已经中计，正是我辈走路的好机会，干脆、我们就循着左边运河畔的大路南归罢。”

花碧云嗟叹一声，还剑入鞘，朝着春兰、秋菊逝去的方向眷眷地望了最后一眼，又跨上了征程。

## 十三 荒村野店侠影如烟 鬢乱钗横杯酒似血

花碧云、施耐庵护着金家三人，急急穿出乌林丛莽，乘着夜色星光，望着隐隐现着樯帆的通榆河畔的大路疾奔。

春兰、秋菊两个女兵，乃是花碧云当年随刘福通戎马征战时，在一恶绅家中解救出来的粗使丫头，多年来如影随形，出生入死，早已情若姊妹。适才在那危殆之中，她两人挺身而出，明知强弱悬殊，为了保全自己的旗首和秘密，壮烈捐生。想到此，花碧云忽然心中起了一阵隐隐的内疚：两个贴身女卒平日不显山不露水，身为飞凤旗旗首，未曾嘘寒问暖、体贴照应，如今只好花辰月夕，多烧一炷瓣香，吊祭她们在天的英灵了。

看看奔近通榆河畔大道，再往南一路直下，两三个时辰便可奔到群雄聚会的汪家营。施耐庵、花碧云不觉舒了口长气：这一遭尽管险情迭出，到底找到了金克木这个解拆奥秘的关键人物，总算不虚此行。

谁知，正值二人暗自庆幸之时，大道上隐隐传来“得得”的马蹄声，霎时，朦胧的星光之下，衬托出一队蒙古骑士的身影。花碧云道：“看来沿线守军，早已布下罗网，这沿河大道走不得了。”

施耐庵道：“那下一步如何是好？”

花碧云冷静的眸子里亮色一闪，转身对金克木道：“老伯，你年轻时常在这一带走动，到白驹场还有不有僻静小路？”

金克木想了想道：“嗯，路倒是有一条，不过有些凶险。”

花碧云忙问：“只要脱出这董大鹏的掌握，刀山也须闯一遭。是哪一条路，路上有何凶险？”

金克木道：“由此转西有一条泥泞小路可通白驹场，算起来也不过弯转多走二十余里地面，一路倒也无甚障碍，只是那龙港河难以过得去！”他摇了摇头，又道，“那龙港河边武家渡头有一霸，乃是兄弟三人，常年打劫客商，杀人如麻，据说除了他那溜子里的人以外，便是朝廷钦差，他也敢一板刀剁下河去，这许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着了他们的道儿。”

花碧云听毕，默思少顷，说道：“顾不得许多了，既有这条路，只好碰一碰运气，到时相机行事，侄女儿手中这柄剑，谅也敌得过那两把板刀。”说完，挥一挥手，引着其余四人，按照金克木的指点，转头离了路畔树丛，够奔那通向龙港河的泥淖小径而去。

时值冬初，万木萧疏，夜风砭骨。此时天色渐渐破晓，曲曲弯弯的泥泞小径满是汪着泥水的牛脚坑洼。小径两旁，水网星罗，芦丛处处，田垌阡陌间只剩下刈剩的稻梗桩。

施耐庵等四人高一脚、低一脚在小径之上滑跌奔走，十分吃力。

约摸走了两个时辰，天色早大明，泥泞小径忽地一弯，弯进了一座绿树蓊郁的庄院之中。庄院前边，波光粼粼，一道大河横挡在眼前。

金克木忽地停下脚步，转身对花碧云、施耐庵点点头，眼

底掠过一抹竦惧的神色，战战地说道：“前去便是那龙潭虎穴，二位须得当心了。”

花碧云与施耐庵对视一眼，两人紧了紧腰带，越过走在前面的金克木，径直朝那庄院走去。

走进那绿荫如织的树丛，只见里面隐着几间草屋。此刻，晨雾缭绕，炊烟袅袅，鸡鸣咯咯，哪里有丝毫龙潭虎穴的迹象，仿佛便是五柳先生隐居的桃源幽境！

花碧云等五人一见并无异样，大步奔向那龙港河渡头。刚刚走上河堤滑坡，忽听得身后响起一阵呵呵长笑，接着便是一阵衣裙窸窣之声响了过来。

施耐庵回头一看，只见堤畔古柳之中扭扭捏捏走出一个妇人来，她约摸三十八、九岁年纪，身着墨绿色撒白花的衫子，下着一条元青湖绉长裙，腰间紧紧扎着条草黄色绸带，头上胡乱梳着两个叉叉丫丫的古怪发髻。面庞倒也端庄不俗，只是晒得油黑；一双长臂摆摆地垂着两只大手，尽管因为长裙曳地，看不见鞋袜，可是听着她“吧哒吧哒”走路的声音，也能猜到那里面准是藏着一双硕大无朋的天足！

尽管心情急迫，五个人也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一来是听了金克木预先警告，不敢大意；二来人地两生，不明底细，这妇人又来得古怪，哪里敢造次行动。五个人默默地望着那妇人走近，静观待变。

那妇人走到五个人跟前，歪着头，叉着腰，满脸笑意地一个个从头打量到脚，朗声说道：“几位客官只怕是远行到此，进了武家庄院，也不先打个招呼！俺这里一向不敢怠慢客人。坏了俺那老公的规矩，可不是耍子！”

施耐庵忙唱个大喏，赔笑道：“大娘子休怪，晚生等人因有急事赶路，不曾到尊府叩谒，请大娘子见谅，待晚生等过了这道河，理当重谢。”

那妇人呵呵一笑，说道：“俺那老公说了：愈是急客愈要留。江湖上何人不知俺武家庄的规矩，想过这龙港河，须得到这酒店里饮三杯酒，驱驱邪气，免得船到河心掉进漩涡！”说着，朝着柳荫深处一指，“列位，请吧。”

五个人回头一看，只见堤畔柳林中隐隐露出一片屋角，檐下白影飘摇，果然挂出一杆招子。

说话间，那妇人早已走到小酒店前，信手操起两根红油生生的船桨，兀自叫道：“喝了酒，俺亲自送你们过河，来哉，来哉！”

施耐庵心想：看来这酒不喝只怕过不了这龙港河。可是，这妇人行迹古怪，万一中了圈套，如何是好。想到此处，他不觉征询地望了花碧云一眼，正想发话，只见金克木插了上来，又是摇头又是眨眼，那意思明白之至：这三杯酒决计不能喝！

花碧云略略思忖，不置可否，径直大步朝柳林中那片酒店走去。五个人忐忐忑忑走进酒店，见那妇人早已端坐在桌旁。桌上一盘牛肉，一盘白生生的馒头，六双竹箸，三对酒杯，早已摆得齐齐整整，两个酒保搬着一只花瓷酒坛在一旁侍候。

那妇人一见施耐庵、花碧云五人走进，嘻嘻一笑，忽然一撩玄色长裙，双脚一蹦，蹲到了凳上，叫一声：“小二们，斟酒！”

只听“咕啦啦”一阵响，六只酒杯霎时注满热酒，色泽纯正，醇香浓郁，倒是村酿的上等好酒。

此刻，施耐庵望着那妇人神态，嗅着浓烈的酒香，心中一时倒失了主意：喝吧，只恐着了这古怪妇人的道儿；不喝吧，龙港河这道关口过不去！平素日或是奔走劳累、或是苦吟胸寒，莫说这小小一杯家酿杜康，便是十杯也早下了肚！此景此情，恰似汉高祖赴了鸿门宴，刘玄德入了甘露寺，举止之间大费踌躇！

正在进退两难之时，只见花碧云慢慢走到桌旁，倏地端起了一杯酒，呼吸之间，探出左手忽地一把攥住了那妇人的一只手腕。

花碧云右臂高举齐眉，往那妇人眼前一送，动作疾骤而平稳，酒杯疾送之际，那满盈欲溢的一杯醇酒竟未溅出一滴。她冷冷而客气地说道：“大姊，感蒙盛情，小女子难以克当，都是江湖中人，请你我一起饮干杯中酒！”

这一抓一送，花碧云出手迅捷，气概不凡，倒叫那妇人笑容顿消。她点点头，又重新凝视了花碧云一阵，忽然放声大笑。笑毕，说道：“小妹子好身手！俺见过许多江洋大盗，今日却开了眼，会着了你这位美貌豪气的女子！不过，小妹子也未免将俺瞧得歹了，你是怕俺这酒里下了蒙汗药！哈哈，放心，俺这里山明水秀，做那买卖岂不煞了风景！”

说着，她端起桌上酒杯，慢慢举起，在花碧云酒杯沿上“乒”地碰了一记，一抖手腕一仰脖，咕嘟咕嘟干了那杯酒。

花碧云不等她放下酒杯，掩袖一振，手中那杯酒也立时喝尽，点点头，招呼众人，坐了下来。

五个人心事重重，也不及仔细品尝，匆匆吃了两个馒头几片牛肉，干了三杯酒。只有金小凤不胜酒力，剩下两杯便由金克木代饮。

施耐庵一抹嘴角站了起来，唱了个肥喏，对那妇人说道：“大娘子，三杯酒已饮，多谢款待。晚生等有急事在身，烦劳渡过这片河水则个！”

那妇人“嗯嗯”两声，满嘴里塞着牛肉，兀自一杯杯大口喝着酒，也不作答。

看看时间不早，施耐庵瞧着那妇人慢条斯理的样子，不觉心中焦躁。他正欲上前催促，花碧云使个眼色：只见一个酒保趑了过来，一只手伸进怀内，仿佛在摸索着渡资酒银的帐簿。

这时，妇人到底放下了手中的杯筷，抹一抹油腻腻的嘴唇，叫道：“小二，给他们算算酒帐！”

施耐庵一听，不等那酒保从怀中掏出帐簿，便从袖内摸出约摸二两上下一锭缕丝纹银，放到桌上，说道：“羁旅游子，得蒙款待，此情铭之五内，这一点薄礼，聊表寸心，就不用找了吧！”

只见那酒保也不言声，从桌上慢腾腾拿起银子，掂了掂，摇了摇头，一把扔到脚下，走了两步，蓦地从怀里伸出手来。

众人一看，只见他手里拿的哪里是什么帐簿？竟是一根卷成一圈的乌油油的纽丝钢鞭！

施耐庵等人正在惊疑，只见那妇人慢慢站了起来，嘻嘻一笑，说道：“相公差矣，俺这里一不买田，二不置地，向来不收银子。俺这个小二兄弟生性豪爽，无论多大饭量，只须



接了他三鞭，便算是还了酒帐，倘若接不了三鞭，那便只好由他处置了。”说毕，她从凳上蹦下，倒背双手，踱入了后厅。

施耐庵一行听了这番言语，不禁又惊又气：这妇人委实惫赖，说好吃完三杯酒便撑船渡河，此刻竟然另生枝节，也不知是何居心？他望了望面前那个酒保，只见他身形猥琐，年纪不过二十，穿一件油腻腻的短袖衫，头顶扎丁一根驴尾巴似的古怪鬃髻，痴痴瞪瞪，手里绞着那钢鞭，半晌也不言声。

施耐庵心想，荒村小店，谅不会有何种象样人物，这酒保只怕平素日赶猪屠羊，甩惯了鞭子，此刻也想出出风头。想到此处，他心中虽然不齿面前这个酒保，脸上仍带着笑容，打了一躬说道：“既是如此，晚生来见识见识大哥的武艺，望大哥高抬贵手，鞭下留情。”说毕，拔剑出鞘，抱元守一，作了个起手的招式。

那酒保兀自呆瞪瞪地站着，不言不笑。施耐庵起手招式尚未做完，蓦地只听得一声刺耳尖啸在屋内响起，黑光一闪，直向面门奔来。

这一下乃是在瞬息之间发生，施耐庵收势不及，待要侧身闪避，猛觉着一道狂风从面前掠过，直奔向站在身后的花碧云。他扭头一瞧，脸色蓦地变得惨白，不觉大叫：“花旗首当心！”

只见那条纽丝钢鞭挟着乌光与呼啸早已扫上花碧云面门，这一招“指鹿为马”，煞是惊人。花碧云只道那酒保功力浅薄，又旨在对付施耐庵一人，压根儿未曾提防，堪堪那虬龙般的鞭梢就要打中双眼，她不觉浑身一凛，迅捷无伦地拔剑出鞘，使一招“霸王卸甲”，于电光石火之际磕开了钢鞭鞭

梢。

施耐庵冷汗津津，心中一舒：好险，若不是花旗首武功超卓，这猝不及防的阴毒招式，恁谁也来不及招架。

蓦地，只听得那酒保“胡胡”一声怪笑，手使怪异钢鞭，趁人不防，缠住了花碧云的手腕。继而又疾奔金氏一家，眨眼之间，又将三人兜腰缠住。

四个人待要挣扎，那钢鞭犹如铁钳，早将各人双臂一齐缠在腰际，哪里挣得动半分！

只听得那酒保“胡胡”一笑，大臂疾缩，花碧云和金家三人动弹不得，一齐被拖翻在地上。

施耐庵一见此情状，情知遭逢罕世无匹的高手，连花碧云如此精纯的武功，只一回合便被擒住，遑论自己这点三脚猫的技艺？他一撩袍襟，仗剑便要奔出酒店。

那酒保又是“胡胡”一笑，将手中钢鞭鞭柄往墙上一插，只听得灰泥簌簌声、砖石破裂之声叠起，那鞭柄霎时楔墙而入，仿佛生了根。

酒保将油腻腻的袍襟一掖，踊身便要追出。只听一声呼喝：“呼延兄弟，罢了！一个五谷不分的穷酸，能逃到何处去！”

酒保仿佛被按了机关，立时收步兀立。只见随着话音，从后厅走出四个人来。那话音便是从领头的一个虬髯大汉口中说出。

四个人中，除了适才喝酒的那个妇人与虬髯大汉，另外两个都长得粗筋莽骨、黧黑如铁。

那妇人朝着虬髯大汉裸赤的肩肉一拍，指着地下的四个人笑道：“当家的，今日俺这笔买卖可做得公平，两男两女，

无欺无狡，你可得说话算数，两个汉子你收去学种田，两个女子留给俺当垆卖酒。瞧她俩那张俏脸蛋，保险生意兴隆！”

那虬髯大汉咧嘴一笑，说道：“你那祖传的人肉馒头也不做了？”

那妇人道：“俺孙家自从离了山东，得亏宋大哥一番训教，干那买卖，还有脸对绿林义士？”说着，两臂一伸，“劈劈啪啪”，又在那两个稍稍年轻的汉子肩背上一拍，说道：“中园，小园，俺这个做大嫂的可比你这大哥懂的道理多哩！”

说笑一阵之后，那虬髯大汉吩咐道：“呼延兄弟，收下你吃饭的家伙，拿条麻绳来将这四只肥羊绑了，俺要问问他们的来历。”

那酒保听了，轻轻从墙上拔下长鞭鞭柄，手腕一抖，那鞭子上犹如抹了滑油，“嗤嗤”两声，仿佛山石下钻出一条灵蛇，蓦地从四个人身上缩了回来，只见一声呼啸，一道乌光在屋内掠过，那条钢鞭霎时便缩回手里，他团了一团，揣入了怀中。

接着，四个壮汉拿了麻绳走出，将花碧云、金克木等四人反剪倒缚了双臂，扶着站在当厅。

当头的虬髯大汉走了过来，双臂大咧咧地交在当胸，肩膀上凸起黑油油的几块疙瘩肉，在四个人面前来回走了一遭，忽地在花碧云面前停住脚，问道：“好一个标致的婆娘！俺问你：是哪一位帮主，竟有如此泼天的胆子，派你到俺这武家庄来闯溜子的？”

花碧云斜睨了那大汉一眼，说道：“好汉只怕看岔眼了！小女子到龙港河南岸探亲，哪里知道什么叫帮主，何谓溜

子?!”

虬髯大汉指着金克木：“那，这老儿是你什么人？”

花碧云道：“这是小女子的公公。”说着又朝金小凤与那小厮抬抬下颌道：“这便是小姑、小叔。”

虬髯大汉忽地一把托起花碧云的下巴，双目暴睁，厉声问道：“那么，逃走的那个书呆子又是何人？”

花碧云故意作了个羞涩的姿态，低声说道：“那、那便是小女子的丈夫！”

那大汉突然哈哈大笑，那笑声元气充沛，声音浑厚，笑毕，一把放开手，脸上神色蓦地变得阴沉，说道：“小小一个妇人人家，居然敢在钟馗门前装煞神！你知道俺这武家庄在江湖是何名头？俺这哥嫂兄弟四个又是何人？”

花碧云摇摇头道：“恕小女子未拜过门墙。”

金克木却战战兢兢接过话头道：“小、小老儿知道，久闻三位好汉大名：武家三杰，武大园，武中园，武小园。”

那妇人不待他说完，一步跨到跟前，伸出两指捻起金克木一绺长髯，怒道：“叵耐这老村驴！什么武氏三杰，三个熊包！这武家庄掌盘子的是俺孙十八娘，——江湖有名的‘板刀观音’！你这老村驴干么偏偏不提！”

金克木被扯得咧嘴龇牙，哆哆嗦嗦地说道：“大娘休怪、大娘休怪，小老儿糊涂，小老儿漏了眼，竟忘了这位普天下大慈大悲、大善大吉的‘板、板刀观音’！”

那孙十八娘听了，乐得嘻开了嘴，转身对姓呼延的酒保说道：“呼延兄弟，这老儿嘴甜，待会儿那板刀下得重些，叫他少受点苦。”

虬髯大汉续道：“既然晓得俺们的名头，就该值价些。俺兄弟三人诨名‘醉罗睺’、‘小神荼’、‘病郁垒’，向来惯识江湖中人，人称砂子进眼也能分出个是黄是黑，你们这几个溜子，还想瞒得过俺这对眼珠！”说着，他从地上拾起花碧云那柄长剑，说道：“你这婆娘，也太小觑了俺武大园，就凭你适才格开呼延兄弟钢鞭的那一剑，俺便看得出你是个杀人如麻的女罗刹！就冲着你扯谎这一件，俺便要割掉你的舌头！”

说毕，他左手食指捏住了花碧云两腮，右手举剑便欲剜下。

那孙十八娘忙道：“当家的休要忙，待俺取板刀来，只一刀，岂不快当？”

她正欲起身，又忽地站住，倾耳聆听一阵，说道：“咦，哪里来的马蹄声响？”

众人听了都不觉一怔，齐齐默立静听，脸上显出诧异的神色。

孙十八娘一把攥住武大园的手腕，说道：“当家的，怕是官府的马队，快将这四个溜子藏下，以后慢慢地服侍。”

两个酒保应一声，推搡着花碧云等四人离了前堂，过了后厅，又弯弯转转走了几条廊道，来到后院。那姓呼延的酒保走到一口大水缸前，一猫腰将那满满盛着水的大缸挪开，瞧那模样，这一搬一挪，只怕有千斤力道。

水缸挪开之后，刹时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地窖。

两个酒保一前一后押着四个人走到地窖口上，只见里面隐隐约约有一架木梯，直通到洞底。

那姓呼延的酒保“胡胡”一笑，一把将四人搡入了地窖，

四个人骨碌碌滚了下去。原来这地窖约摸两丈见方，倒也不甚狭窄。四个人双臂被缚，两脚悬空，只道这一跤摔下，必然皮开肉疼，谁知身子落地，竟是软绵绵的，原来地窖底上铺着草垫。

## 十四 龙港河惊逢屠龙手 武家庄忽遁江湖客

正在此时，忽听得头上响起了“踢哩吧哒”一阵脚步声，接着便是一阵“噉哩崩咚”的翻物倒腾声。少时，诸声稍歇，只听几个人说道：“大人，此处无人。”话音毕了，“踢哩吧哒”的脚步声便渐渐远去。

花碧云等四人在地窖里舒了口气，正自庆幸，忽听得两个人的脚步声又走到了头顶上，“当当”两声，分明是敲着那口大水缸。

花碧云四人不觉屏息凝神，仰面聆听。

只听得一个浑厚的嗓音：“大人，此乃小店装烫猪水的大缸，不想当溺死鬼，张家外婆才敢藏进去。”话音中，响起一阵“哗哗”的搅水声。

一个嘎哑砣人的声音道：“武大老板，这缸下可曾盖着洞？”

花碧云一听这铁锯锯缸般的嘎哑声音，心中一怔：果然是董大鹏！她不觉浑身毛发根根悚立。

只听那武大园的声音在头上响道：“参将大人有兴，就搬一搬这大缸瞧瞧。”

又听得“蹬蹬”两声，仿佛是那董大鹏跺地运力，接着“嗨嗨”两声，那口缸纹丝未动。头上又“哑哑”响起了两声

讪笑，那董大鹏的声音道：“武大老板，俺不过想试试力气，得罪了！”

话音未落，两个人的脚步越响越远，渐渐听不见了。又过了片刻，一片杂沓的脚步声又响到了头上。

这回却是孙十八娘的声音。她说道：“这帮吃板刀的官兵，哪经得俺们一哄，早钻他娘的黑树林了。呼延兄弟，趁着当家的三兄弟引官兵走了岔道，俺们将这四个肥羊宰了，免得招惹是非。”

那姓呼延的酒保“胡胡”笑了。自从进店，他一直未曾开口讲话，此时才说起话来，居然粗门大嗓。他道：“大嫂，武大哥未回。又没问清这几个溜子的来历，只怕还须等一会。大嫂适才不是要收这两个女子当垆卖酒的么？”

孙十八娘“呸”了一声，说道：“卖九？还卖他娘的十罗！你没见刚才当家的那把剑已经伸到那婆娘嘴边上又缩回来？八成是瞧着这婆娘比俺标致秀气，舍不得下手，留着来日当了草头王，香花灯烛，做个押寨夫人。快动手，早了了结，免得日后老娘怄气！”

话音才毕，只听得头顶上“唿隆隆”一阵响，里头还夹着“咣当咣当”的水声，霎时，头上露出一团亮光。尽管在地窖里蹲的时候不长，但四个人挤在一起，洞内潮湿霉闷，令人作呕，此刻大缸移开，清新空气流入，四个人呼吸为之一畅。那姓呼延的酒保真好气力，双手探入，摸准了绳头，只一收臂，便将花碧云等四人提出了地窖。

花碧云四人躺在地上，只见面前站着孙十八娘与两个酒保。那姓关的酒保手中握着一把足有四寸宽的大板刀，那乌



铮铮的刀刃上闪着幽光。

孙十八娘叫道：“关家侄儿，把家伙拿来！”

那姓关的双手将刀奉上，孙十八娘右手慢悠悠晃着那把板刀，一步步踱到花碧云面前，直视着她的脸道：“好妹子，休怪俺做事不仁，俺武家庄有个规矩：凡是鬼鬼祟祟、来历不明的人闯进庄子，俺都不敢怠慢，这也是当今豺狼世道逼出来的，一旦官府晓得俺小小庄子窝藏七八条大虫，俺这买卖便做不成！”

说着，她举起板刀，瞧着花碧云道：“唉，谁教你生着这么个娇滴滴的脸蛋儿，俺平生最恨的便是妖妖娆娆、吞吞吐吐的骚娘们！这第一碗板刀面，只好先赏给妹子了！”

说毕，大臂一挥，板刀挟风，朝着花碧云当头劈下。花碧云双目紧团，只等那颈项一凉，这毕生恩怨，顷刻一了百了。

忽然听得“当”的金铁交鸣之声大起，接着便是孙十八娘“咦”的诧异。两个人的纵跃之声亦同时响起，那口刀竟然没有劈下。

花碧云睁眼一看，只见不知何时施耐庵已站在面前，一柄长剑当胸直挺，怒目而立。那孙十八娘一脸惊诧尚未消失，握着大板刀早已跃开几步之外。

施耐庵仗剑言道：“你们这一家黑店开得倒是财运亨通，竟然不问情由便要做出四条人命的大买卖！古人云：唯仁享年，唯善积福。这位大嫂，休要拿人命作儿戏，坏了你武家庄的名头！”

孙十八娘呵呵一笑，笑得满头珠翠索索直抖，她道：“呵

呵，好一个书呆子，适才俺放你走路，乃是怕你那一身酸气沾了俺的大板刀，你却偏偏要来寻老娘的晦气，那就休怪俺不敬圣贤，有辱斯文了！”

说毕，她“刷刷”解开外盖的长袖衫子，褪下了下身的玄色生绢裙子，团成一团，扔给姓关的酒保。立时露出一身紧扎扎的短打衣靠，右手大砍刀呼呼凌空抡了一圈，喝一声，扑向施耐庵。大砍刀挟着“虎虎”风声，齐眉夹脑劈了下来。

施耐庵此时也顾不得强弱悬殊，只担心那箭囊尚在花碧云身上，倘若不将她救出，这桩武林大奥秘将落入这伙强人之手。他迎着孙十八娘大砍刀来势，当头格去。

孙十八娘心中暗笑：这个穷酸真是找死了！刀劈这种无知孱弱之人，心肠未免太狠，想到此处，她手中大板刀忽地减弱了劲道，竟然缓缓地劈向施耐庵的左臂。就在此时，施耐庵那剑锋在格出的中途忽变为斜势，堪堪擦着那挟着排山倒海之势的大板刀刀背，卸歪了下劈之势，接着他足踏圭步，兜底向上翻起，倏地一道青光，划了浅浅一道弧线，一圈寒森森的青光直点向孙十八娘的眉心要害！

孙十八娘浑身一凛，那柄大板刀劲力卸歪，收势不及，哪里顾得上架隔那鬼魅般刺近眉心的长剑。此时，一来由于她过于小觑了眼前这“书呆子”，二则交兵之际，忽生怜念之心，神志一分，手头上自然便慢了半拍。

孙十八娘一招失风，不禁黑脸涨红，气血翻涌，绝险之中向旁纵跃之际，恶心顿生。她正欲招呼姓关与姓呼延的两个酒保一齐扑上，猛听得背后一声大叫：“好一招武二郎‘快活剑’！”

不知何时，武氏三兄弟早已站在当院。只见武大园一张阔脸满是惊诧之色，眼里却显着敬重的神情，他大步跨上，竟然朝着施耐庵打了个大躬，说道：“这位壮士竟然是骇世武功的传人，俺弟兄们失敬了！”说着，朝着武中园、武小园、孙十八娘和姓呼延与姓关的两个酒保喝道：“还不快些前来，见过这位绝世大英雄！”

四个人满脸孤疑，讪讪地走了过来。

武大园眉飞色舞地说道：“你们只怕尚不知道，这‘快活剑’乃是当年景阳岗打虎将武松的秘传剑法。武大师断臂之后，隐居杭州六和塔，无心仕进，便立志练出一套骇世武功。由于单臂使戒刀不便，剑器乃是轻灵一路的兵器，武大师便潜心钻研，将当年在快活林巧打蒋门神的诡异招式揉入剑法之中，并且时时与在附近隐居的鲁智深大师精心切磋，终于将这套绝世武功练成，并且取名为‘武家剑快活十六诀’。当日见过这‘快活剑’招式的前辈传言，学得‘快活’三成剑，单臂打遍十八座军州！”

一席话说得众人目瞪口呆。武小园急忙问道：“大哥，这些事你是从何处听到的？”

武大园叹了口气道：“唉，十年前俺一人在此摆渡之时，有一日逢了一个军官，俺将他诓到船上，一桨划到河心，举起大板刀便要下手，叵料这军官身手矫捷，武功超卓，竟在船梢上与俺动起手来，斗了约摸百来回合不分胜败。忽然，俺瞧着他鬓边刻着囚犯金印，立时跳出圈子说道：‘俺武大园千杀万杀，偏不杀官府犯人，请大哥歇手’。那人倒也豪爽，立时收起朴刀，与俺在船内品酒叙谈，一问之下，方知此人乃

是当年梁山泊青面兽杨志前辈的后代，名唤蓝面狼杨思，此行便是到杭州寻访武家快活剑诀的。渡过龙港大河之后，俺又送了他一程，方从他口中听得这些故事。”

武中园问道：“大哥，这‘快活剑’后来下落如何？”

武大园道：“唉，当年前辈们传言，武老前辈眼看山河破碎，义军凋零，一气之下，便在临终之时，毁了那骇世武功的秘诀。谁知两百年后，江湖上忽然有人传出消息，道是这‘快活剑诀’尚未失传，后来落入了一位梁山后代之手。”

说着，他转向施耐庵唱了个大喏，问道：“不知这位壮士是武老前辈何人？”

这一席话说来有根有底，可是，施耐庵却越听越纳闷，他压根就不知道当年从堂叔施元德处学来的那一招剑法是何种流派。此刻，已是第二次听到有人惊叹自己这区区一剑是什么“骇世武功”，也是第二次有人问自己与当年梁山好汉武松有何瓜葛。及至武大园讲了那许多原委，他方才隐隐觉着自己那一招“快活剑”竟有如许令人震惊的渊源。

他正自纳闷，只见武家三兄弟又一齐唱个大喏，说道：“俺兄弟们有眼不识金镶玉，万望壮士赐告则个。”

施耐庵不觉呐呐吟道：“蹊跷古怪，扑朔迷离，稀奇奇奇至极！区区长剑，竟曰快活，却联着声声刁斗，沉沙断戟——”

他这“稀奇奇奇”的一番吟诵，把武氏一家和两个酒保闹了个愣不瞪瞪，摸不着头脑。

施耐庵吟毕，忽然对武氏兄弟说道：“既然好汉们瞧得起晚生这区区一剑，何不早早将地下这四人解缚？”武大园一听，

方才记起地上还捆着四个人，连忙吩咐将花碧云等四人解缚扶起。

施耐庵走过来说道：“花大姐，金老伯，你们受屈了！”花碧云揉了揉被绑绳勒麻了的手腕，笑道：“施相公危急中救了我们四个，倒是大大地意想不到哩。”

那孙十八娘早等得不耐烦，在一旁嚷道：“甬在那里唧唧啾啾了，快说说那个什么快活剑法跟你这书呆子有何牵连，再要拖拖拉拉的，俺可顾不得甚么武二郎武三郎，‘快活剑’‘烦恼剑’的，这大板刀又要喝血了。”

施耐庵笑了笑，说道：“这位大娘子稍安勿躁，晚生尚有一事相告。”

武大园忙道：“壮士请讲。”

施耐庵道：“既然这快活剑法来历不凡，岂是寻常人等可以轻易得闻的？须请四位先将身份来历赐告，待晚生觉着果然是江湖血性义士，再将晚生与这剑法的渊源相告。”

孙十八娘怒道：“适才不是已将俺们的名头告诉你了，还要罗嗦个什么？”

施耐庵笑道：“大娘子瞒得过旁人，须瞒不过晚生去！”说毕，他指着靠在院角的一排船桨又道，“晚生自幼生在水乡，亦曾稔熟这船户的生涯。江、淮一带水势平阔，常年只用宽叶薄片船桨，一家一户也只得一、二副船桨。而贵府上的船桨叶窄片厚，木质坚实，至于备着这种排桨，乃是惯于急流险滩中搏击浪涛，于金鼓齐鸣之中冲锋陷阵的征战之家！”说着，他走上一步，对武大园道：“武壮士，依晚生之见，你们这一家既非此地之人，又非寻常船户，乃是——当年梁山

泊好汉的余绪！”

这一句话尽管只是对武大园一人所言，语调亦甚低沉，但却仿佛平空一声霹雳，把在场的人都惊得呆了。

武氏三杰脸露杀气，双目却闪着钦佩神色。孙十八娘仿佛触动心事，“吧哒吧哒”地踱了起来，两个酒保怒目大睁，作势欲扑。只有花碧云和金克木心中大不以为然：置身这虎狼之地，竟贸然将这一户船户指为梁山泊余党，这施相公未免太冒昧。

武大园忽然仰头哈哈一笑，说道：“这位壮士说笑了，俺的确是从黄河以北迁来。倘若凭这几把船桨，便能断定俺这一家就是当年梁山泊好汉的后代，也未免太过于牵强了！”

施耐庵微微一笑，从袖内掏出一块锈迹斑驳的铜质腰牌，说道：“诸位，适才晚生逃脱鞭击，并未走远，而是躲在贵府一间密室的大木箱之内，不想发现了这块腰牌！”他将腰牌平摊在手心之上，念道，“梁山泊金沙滩水寨左营头领阮！”念毕，将腰牌交给武大园，说道，“武大壮士，恕晚生偷窥了贵府机密！不过，倘若信得过晚生，请将来历相告！”

武大园接过腰牌，慢慢揣入怀中，那神色甚为珍重。他又慢慢抬起头来，倏地虬髯戟张，豹眼圆睁，大吼一声，跳了开去。

武中园、武小园、孙十八娘一见武大园这一动势，霎时一齐拔出家伙，虎视眈眈将施耐庵围了起来。两个酒保一个手执长鞭，一个挥动铜锏，也将金克木一家与花碧云看住。

孙十八娘性急，抡动大板刀便要朝施耐庵兜头劈下！忽听武大园叫道：“慢！”

只见他又一步步走近施耐庵，说道：“这位壮士好眼力！俺隐姓埋名十余年，今日被你瞧破！俗语云：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就冲你兄弟适才那一招‘武二郎快活剑’，俺把来历告诉你：俺兄弟三人不是什么武大园、武中园、武小园，乃是一姓异祖兄弟、当年梁山泊好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的后裔！俺这位娘子亦不是寻常妇人，乃是当年梁山泊病尉迟孙立前辈的第六世曾孙女儿。这两个酒保，一个是梁山泊铁甲将军双鞭呼延灼的第六代曾孙，一个便是大刀关胜第七代后裔，有名的‘虬龙鞭’呼延镇国和‘赛关兴’关猛。十二年前，也不知哪一个官府走狗嗅出了气息，道说俺这‘醉罗睺’阮大武、‘小神荼’阮中武、‘病郁垒’阮小武三兄弟反骨未消，图谋叛乱，趁着俺兄弟下湖捕鱼，将一家男女老幼捉进青州大牢。是俺咽不下这口恶气，夤夜闯进青州府衙，取了那知府头颅，一把火烧了石碣村，携着一家人避祸到此，隐姓埋名，干这没下梢的勾当！不想今日遇到这位壮士，瞧破了行藏，也是合当如此！”

花碧云走近几步，说道：“阮大哥，小女子是当年梁山好汉小李广花荣的后代，因受不了豺狼蹂躏，早已报身绿林义师。如今白莲教刘大龙头正联络天下义士，广招天下俊杰，集草囤粮，厉兵秣马，只待天时一至，振臂大呼，推翻元人暴政。阮大哥兄弟既为梁山后裔，何不继祖上英烈遗风，投效白莲教义军，以浑身武艺为抗元大业助一臂之力？”

听了这一席言语，阮大武浓眉耸动，脸露激切豪情，搓着两手踱到阮中武、阮小武与孙十八娘跟前，依次交换了一丝奇诡莫测的眼色，忽地转身说道：“二位良言恳切，令人五

内感奋！不过，俺兄弟们遭遇家世奇变，心志早灰，有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俺至今尚未听说有什么撼天绝地的大英雄出世，一腔热血，怎肯押给那些划地称王的龙头帮主？”他转向施耐庵道，“这位壮士尽管不言来历，俺也晓得必与梁山义军大有渊源。当今时世，元室强大，绿林凋敝，人世混沌，天时未至，你我心照不宣。待到有朝一日晁天王、宋公明再临人世，俺一定率妻子兄弟与壮士齐集麾下，共创抗元大业！”

说毕，他呼哨一声，立即从后厅走来一位庄丁，禀道：“庄主，河边渡口酒宴、船只早已备好！”

阮大武点点头，对施耐庵、花碧云和金克木一众唱了个喏，说道：“为庆贺今日幸会，俺在武家渡口为几位备下薄酒一杯，饮完之后，立即送众位过河！”说毕，一挥袍袖，领着孙十八娘、中小二阮及姓关的酒保大踏步走出后园。

那呼延镇国朝施耐庵等人打了一躬，说道：“请众位随我到渡口入席。”

说毕，领着一行五人出了后园，过板桥，度柳林，穿菜畦，弯弯转转出了武家庄园，径直登上河堤，来到渡口堤面。此时，堤面草坪上铺着一张草席，上面摆了四个碟子一壶热酒。呼延镇国也不言声，闷头斟了六杯酒，举起酒杯一一为施耐庵等人敬了酒，然后一饮而尽。

施耐庵端着酒杯与呼延镇国交谈。他问道：“武氏三杰为何不来送行？”

呼延镇国“嘿嘿”一笑，转身用手朝堤下一指，施耐庵掉头朝后一看，不觉惊呆了：



只见武家庄园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早已噼噼啪啪烧了起来，风声火势之中隐隐传出马嘶人喊，少顷，远远地看出一行人肩上系着鼓鼓的行囊，鞭马驰出了浓荫如盖的柳林，径直朝西驰去。

施耐庵心中一惊，忙问：“呼延兄弟，难道那官兵马队又折了回来，武家庄遭了劫难？”

呼延镇国又是一笑，粗豪地说道：“哪里！俺阮大哥有个脾气，只要被人瞧破了来历，立即远走高飞了！”

施耐庵又问道：“远走高飞，他们此刻待走到哪里去？”

呼延镇国道：“相公休问，这地方只有俺呼延镇国一人知道。”说着，指着系在跳板上的那条小船说道，“请吧！”施耐庵回头留恋地望了一眼那罩在浓烟烈火之中的武家庄园，又想起武氏三杰、孙十八娘那豪爽朴直的音容笑貌，一阵惆怅涌上心头，慢慢走上小船。

呼延镇国一手解开船缆，一手递上两支船桨，对施耐庵道：“大哥接好这船桨，待俺将船送到中流，只须用力划上几桨，这船便到了对岸！”

说毕，从怀中掏出那根纽丝钢鞭，手腕一抖，将鞭梢轻轻缠上船尾橹桩。然后猫下腰身，不言不动，闭目凝气，那神情煞是古怪。

施耐庵接过船桨，心中犯疑，这一条船载着五个活人，连船身足足也有一千来斤重量，加之河水虽然平缓，但河面少说也有十余丈宽阔，这呼延镇国不撑篙不使桨，仅凭手中一条钢鞭，便想将我们送过大河对岸，真是无端犯险，令人悬心吊胆！

此时，那呼延镇国慢慢抬起头来，双目精光暴射，倏地长身而起，腹背后仰，霹雳般一声大吼，双臂一抖，只见团在鞭柄的纽丝钢鞭仿佛灵蛇扭动，“唰唰唰”一阵轻啸，蠕蠕展开。

施耐庵等一众猛觉着脚下一动，那船儿仿佛被人轻轻推着，离岸驶入水流。

只见扣在船尾橹桩之上的那根钢鞭早已绷得笔直，一股看不见的劲力隐隐在鞭头流动，冲激得鞭上的钢绳“铮铮”震颤。这一股奇异的巨力推着渡船稳稳地劈波斩浪，直驶向大河中流。

那催船疾进的钢鞭愈伸愈长，施耐庵平生几曾见过如此奇异的兵器。一根单兵搏击的钢鞭藏在那呼延镇国怀中，似若无物，此刻竟长逾数丈，若是对敌之时，岂不令方圆数丈之内的敌手丧胆亡魂？

他正自冥想，忽觉脚下船板已不似先前平稳，在湍急的激流中微微颠簸抖颤，那扣在船尾橹桩上的钢鞭的劲力也已减弱，渡船去势渐渐变得迟缓。施耐庵忽地记起登船之时呼延镇国的嘱咐，迅即操起船桨，挂在左右船沿的桨桩之上。

这时，忽听得北岸上远远传来一声呼喝：“老伯、大哥、大嫂，恕呼延镇国不远送了！”

随着话音，只听船尾橹桩之上“簌簌”一响，那缠着的鞭梢如灵蛇脱蛻，倏地滑了下来，蓦地，“呼呼”一阵激响，眼前仿佛陡起了一道乌黑的闪电，那根骇人的长鞭在眼前一晃，倏然不见。

接着，只见北岸上呼延镇国身影疾动，犹如鹰隼掠空，在

堤坡上一闪，早已失了踪影。

施耐庵不敢怠慢，操桨急划。好在他自幼长在水乡，撑船荡桨倒也对付得过。此时，渡船离着北岸仅有一、二丈远近，不多时便靠上埠头。

五个人弃舟登岸。施耐庵爬上高高的堤坡，不觉回头伫望。

花碧云走上一步，轻声说道：“施相公，时辰不早，明日便是施家庄园群雄大会之期，还是早些上路罢。”施耐庵点点头，结扎好了衣襟鞋带，与花碧云、金氏一家三人一齐向汪家营方向奔去。

## 十五 乡场新聚群雄惊异变 梁山旧事孤女誓苍天

群雄聚会之期将近，施家婶母所在那所大庄园内，戒备森严，壮汉肃立。

季氏婆媳早已回避。正厅坐着红巾军大龙头刘福通和吓天大将军张士诚。

只见红日当空，流云焕彩，已是午牌时分，还不见施耐庵出来揭开那箭囊的奥秘。

刘福通此时心中纳闷，从昨日起，他便听说施耐庵与花碧云连夜出走，还带走了两名贴身的女红巾！难道是解拆不出那古怪文字，害怕当众出丑，躲了起来；还是另有世外高人觊觎这稀世奇珍，连同施、花二人一起劫走？否则，为何时辰早过，还未见他们回来？正在犹疑之时，只见把守大门的一名红巾军弟兄奔进门来，喜孜孜地禀道：“大龙头、张头领，花旗首、施相公他们回来了，还带回来老少三人，即刻便到。”

话音未毕，只见花碧云、施耐庵引着三个百姓打扮的人走了进来。

花碧云行过帮中大礼，禀道：“太师父，弟子与施相公奔波两日，寻来了拆解箭囊奥秘的林下高人——东台县的金老伯！”

厅上、院内的人众一听，数十双目光一齐射向立在当院的金克木。刘福通、张士诚一见，连忙走下座来，欣喜万分地一把扶住金老，一叠连声地说道：“金老丈林下高人驾临，俺们绿林莽夫何以克当！”

金克木谦让坐下。施耐庵安顿下小凤姊弟。花碧云一面含泪讲了两位女兵殉难经过，一面将那红绸小包双手郑重地递给了金克木。金克木站在厅口，双手战战地解开丝绦，露出了那个箭囊。此时，满厅满院鸦雀无声，只有金克木掀动丝绦的声音。

蓦地，只见金克木仰起白发苍苍的头，老眼中饱噙热泪，嘎声叫道：“花九弟，你的在天之灵鉴谅，俺金克木今日可要将你藏下的这绝世之秘大白于天下了！”接着，他奔上两步，抚着花碧云的肩膀，惨声说道：“好侄女，你、你、你不是花九叔的女儿，你那‘父亲’的祖上，乃是一位更大、更叫人景仰的大英雄！”

花碧云不觉大惊，忙问：“老伯，小女子的父亲他是——”

这时，刘福通见金克木悲不自胜，连忙掇过坐椅，说道：“老丈休忙，坐下慢慢地讲。”

金克木慢慢坐下，噙着老泪讲了一个故事：

二十八年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位于广南道钦州境内的一派大山之中，两个人影冲风冒雪，匆匆来到一道十分荒僻的山谷，两个人衣衫条条缕缕，满身血污。原来，那个黑瘦汉子名叫宋靖国，白皙俊俏的汉子便是花九，两人都曾是抗元义军的战士。最后一战，元朝梁王的铁骑击溃了这支唯

一还在抵抗的义军。两个人从积尸累累的战场逃出来，一路风霜，千里奔波，来到了这混沌未辟的深山。

那宋靖国胸腹都受了刀伤，此时早已喘息难续，气血衰竭。二人来到一株千年古木之下，宋靖国喘喘地说道：“九弟，我走不动了，俺要歇歇。”

花九一听，忙将他轻轻扶到树下，给那早已溃烂的伤口上了点草药，然后让他静静地躺下。

此时，只有山风呼啸，松涛如雷。那宋靖国忽然伤口一阵剧痛，大叫一声，气喘吁吁地挣坐起来，颤声说道：“九弟，俺，俺只怕不行了。你过来，俺有件事要告诉你！”

花九双目含泪，说道：“大哥，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俺花九也不离开你！”

宋靖国道：“傻瓜！你不能死，你要、你要活下去。俺还有件大事要拜托你。”

花九道：“大哥吩咐，小弟万死不辞。”

宋靖国点点头道：“俺有一桩天大的心事，要由你去完、完成。你知道，在集合义军之时，俺曾经派人四处寻找，寻找当年梁山泊好、好汉的后、后代，可、可是——”猛地一阵呛咳，他嘴角渗出了鲜血。花九忙道：“大哥，你歇着吧！”

哪知宋靖国一把抹去嘴角血迹，忽然双目灼灼，精神陡长，讲道：“不用了。你听俺讲。可是直到义军离开淮河，向南败退之时，派出的人才陆续回来。好在他们终于找到了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后代的下落，并且约好了重新聚义的时间和地点，谁知就在此时，蒙古骑兵把俺冲散，义军也节节败退，蒙古人天下已定。俺见约会无望，便将梁山泊好汉后

代们的姓名与近日的所在都记在这张白绢之上。”

说着，他用颤抖的手从怀中掏出一幅白绢，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梁山好汉后代的姓名、诨号、年龄、住址。宋靖国凄切地说道：“俺实指望有朝一日，再聚群雄，重振水泊，光复山河！把星落云散的梁山后代请上忠义堂，再排座次！可是谁知苍天不佑，竟然不能了此宿愿，真叫俺死不瞑目！”

说到此处，他便将那白绢颤巍巍地捧给花九，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说道：“花九，好兄弟，在俺临死之时，只剩你一个人在俺身边，这件未了的遗愿只有托付给你了。你要把它保存在举世之人都发现不了的秘密处所，要以性命和兄弟们的如山义气担保，不能让官府知道，不能泄漏一丝机密，你能答应俺么？”

花九早已热泪纵横，伏地泣道：“大哥，小弟粉身碎骨，誓保这张秘密名册永世不为人知，直到世上再有大英雄出世的那一天。”

宋靖国频频点头，一阵头昏，喘声大起，吃力地说道：“九、九弟，俺代一百零八位梁山后代谢过你了！如、如果你，你再回淮、淮南，找、找到俺、俺的女、女儿，就、就托你抚、抚养了……”

说毕，一口鲜血狂喷而出，宋靖国瞑目长逝。

两年之后，那花九变易形貌，乔装成一位山林樵夫，怀中揣着宋靖国郑重托付的那幅写着一百零八名梁山英雄后代名单、住址的白绢，不知遭逢了多少艰难险阻，过了多少危隘难关，躲着元兵铁骑，一路潜行，终于找到了一个极秘密的去处，将那写着绝世大奥秘的白绢深深埋藏，直到一切安

排得举世之人无法寻觅之后，抽身直奔淮南一带，寻访宋靖国的遗孤。

此后，花九牢记宋靖国的嘱托，找着宋靖国的遗孤，尽心尽力抚养着。那女孩儿自幼离父，也只当花九果真是她的生身父亲，两人相依为命，直至这女孩儿长大成人。

忽然有一天，花九心中动念，他想：那埋藏在极秘密去处的绝世大奥秘——写着梁山一百单八名后代下落的白绢，乃是宋大哥的一桩遗愿。这秘密虽然藏得神鬼莫知，只有自己一人晓得，但是，万一自己遭逢不测，或是老病而死，这桩绿林大奥秘便要成为千古疑案，岂不要误了大事，辜负了宋靖国大哥的谆谆嘱托？

想到此，他便将一柄珍藏的犀角箭囊揣在怀中，来到东台县境，寻着了一个雕匠师傅，将那藏着白绢的去处刻了下来。

金克木滔滔不绝地讲到此处，忽地戛然而止。此时，满厅一片阒寂，众好汉早被金克木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一个个听得如醉如痴。

忽地，人丛之中响起了嚤嚤哭泣之声，众人转头一齐向那发出哭声的地方看去，只见花碧云眼泡红肿，双肩微搐，直哭得如梨花带雨，弱柳临风。她拭一把泪眼，走到金克木面前，抽泣着说道：“老伯，那宋靖国——小女子的生身父亲，他到底是何人？”

金克木道：“好侄女，十余年前你养父花九兄弟找俺雕刻箭囊之时，俺也曾问起过这桩事。他沉吟了半晌，才告诉了身边养女的来历，当时俺一听，惊得眼都直了。好侄女，你



不是寻常人的后代，你是一位真正的旷世奇人，古今无匹的大英雄的后代！”金克木讲到此处，爱抚地摩娑着花碧云的秀发，呐呐地讲道：“二百余年前，这位旷世大英雄做下了轰轰烈烈的骇天大业，为抵抗异族侵袭立下了殊勋伟绩，可是到了楚州任上，竟然被无心肝的昏君奸相一杯鸠酒夺了性命，铸成一桩千古奇冤，终身遗恨！从此，英魂杳杳，黄泉泣血，令多少血性男儿，江湖义士冷泪沾巾！”

金克木这一席话说得如此明白，凡是到过勾栏瓦舍，听过讲史说话的人，都早已听出了这位旷世无匹的大英雄是谁。不过，此刻人人都难以相信这一切竟是真的，一个个心动眉耸，思绪如潮。

花碧云忽然一头跪倒，哽咽着对金克木说道：“金老伯，多谢你，多谢你将小女子的身世告诉了我！”说着，她忽地抽出腰间长剑，手臂一振，只见寒芒一闪，“唰”地从头上削下一绺秀发。她旋即纳剑入鞘，双手捧着那一绺乌黑的青丝，仰天祝祷：“不肖裔孙女宋碧云祷告上天仙佛，过往神灵，白莲圣母：此身忝为英雄遗孽，忠良后代，生当这鬼魅横行、豺虎当道之世，倘不能以满腔血根除强暴，以一柄长剑恢宏‘替天行道’大业，愧对祖辈泉下英灵，无颜作绝世大英雄及时雨宋江的后辈！从今往后，若有玷辱英名，亵渎高义的举止行为，一领残躯，有如此发！”

满厅群豪默默地望着这摧人肺腑的一幕，一个个耸然动容，不觉豪气勃发。

忽然，大厅左角响起一个人的叫声，“兀那金老丈，罗嗦了这半日，这箭囊上的绝世大奥秘为何只字不提！”

金克木抬头一看：原来这叫喊之人乃是一个身着油腻腻盐贩子眼色的壮汉，是吓天大将军张士诚部下。一句话不打紧，刹时提醒了满厅群豪，一时间噼噼喳喳，响起了争吵议论之声。此前，众人被金克木的娓娓叙述吸引，浑忘了刻在箭囊之上那绝世大奥秘的事，此刻有人一语点出，众豪杰猛然惊觉，立时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地围了起来，一个个心急迫，攘臂挥拳地磋商起来。

有的道：“唉，俺只道这箭囊上的大奥秘，乃是一桩泼天大的财富，谁知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一百零八个男女姓名，找到了有个鸟用处？”

有的道：“笨驴！古语道：网络天下英雄，便可南面称尊，有了江山，还愁那几把鸟金银？”

有的则叹气摇头：“唉，梁山后代未必便个个都是英雄，再说，天下之大又到何处去寻觅他们？即或找到，倘若是个残手瘸足、懵懂老嫗，又打他娘的鸟天下？”

满厅上正自嘈嚷，只见刘福通、张士诚二人早已攘袂而起，几乎同时跃到金克木的身边，一左一右将他夹在中间，四目灼灼逼人，对望了一眼之后，一齐对金克木道：“金老丈，速速将那绝世大奥秘的拆解之法告诉俺！”

金克木镇定自若，左手一捺长须，对刘、张二人说道：“两位壮士要那拆解之法何用？”

刘福通道：“俺白莲教红巾军立志推翻元室暴政，救百姓于倒悬，愿将这一百零八位梁山后代邀至麾下，共图大业，请老丈帮衬！”

张士诚横了刘福通一眼，说道：“老丈，俺张士诚豪气干

云，立志做当今的‘及时雨’宋江，倘若得了这一百单八条猛虎，俺便能南面为王，做出那些水浒好汉们想做而未能做成的大事业，老丈若是将那绝世大奥秘讲出，俺奉你做个逍遥大魔王！”

话音未落，潘一雄早跃身奔上，厉声说道：“这箭囊乃出自俺红巾帮手中，旁人休想染指！”

这一声厉喝，撩出盐贩队中一条大汉。只见他枣木大棍一摆，逼向潘一雄，怒目大叫：“前辈大英雄留下的绿林宝籍，人人可以得之，你这小白脸在此耍什么鸟威风！”

二人怒颜相向，疾目对峙。满厅中立时也响起一阵兵刃的“叮当”之声，刘福通手下的红巾帮好汉与张士诚带来的那队盐贩打扮的豪客倏的各各跳开，立时分成两个营垒，刀棍并举，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此时，忽见金克木一把挥开刘福通、张士诚，对满厅豪杰环视一遍，说道：“众位壮士休要相争。这奥秘拆解之法乃是在小老儿肚里，便是杀得血流成河，无有小老儿一句话，也是白争斗了一场！”

一句话点醒众豪客，大家款款地收起了家伙，一齐凝望着金克木。金克木点点头道：“要想小老儿开口，须听俺一句话。”

那王擎天大叫道：“金老丈有话早讲！”

索元亨心中不忿，一根枣木大棍当厅拄得“梆梆”乱响，厉声吼道：“兀那金老儿休要托大，快些将这箭囊上的古怪秘密道出，倒也罢了，哼哼，一个古董匠人，再要做张做致，俺便劈头一棍，抢了那箭囊便走！”

张士诚低斥一声：“元亨，休要撒泼，静听金老丈说话！”

索元亨气哼哼站过一旁。只见那金克木慢慢走上两步，对索元亨点点头道：“这位兄弟说的不假，俺金克木只不过是一个下三滥的古董匠人，二十余年来，为着养家糊口、生儿育女，守着一把雕刀，在元人暴政下做了半世顺民，于蒙古长刀下当了半世猪狗！不过，蒹葭之中亦有芝兰，尺湫之内常伏蛰龙！你把俺金克木忒也小觑了！”说毕，他忽地一个转身，“蹬蹬”数步跨到大厅中央，左手扯开束腰丝绦，右肩一溜卸下那件灰蔫蔫的长袍，霎时露出一件扎缚精当的团花英雄氅。

满厅豪杰猛觉双眼一亮，齐齐抬头望去，一个个惊讶得伸出舌头半晌缩不回来。只见那金克木此刻银须飘飘，双目如炬，一张紫棠色的脸庞上刚气凛凛，花白的长眉在眉棱骨上簌簌耸动，浑不似那个伛腰佝背、萎琐龙钟的模样，眨眼之间变成一个豪气横溢的绿林老英雄。真个是体如松、气如虹，叉手掀髯，朗声笑道：“呵呵，休道众位难识俺金克木本来面目，便是那些朝廷鹰犬、衙门公人日日盘查，夜夜窥伺，二十余年来，也未曾瞧破俺金克木的来历！当世之中，有谁知道：蛰伏在小小东台县那片刻字铺里一个不入流品的古董匠人，便是当年梁山泊大寨掌印大匠、有名的‘玉臂匠’金大坚的六世裔孙，一个曾为报国宰相文天祥刻过帅府大印、替抗元义军首领宋靖国写过讨贼檄文的朝廷钦犯？”

听了这一席掷地有声的话语，满厅豪杰惊喜交加，啧啧嗟叹。索元亨黑脸泛红，悄悄躲入人丛。施耐庵则心中暗暗称奇：怪道在那通榆运河道上，这老儿一眼便识破了脱脱乌孙肚上绑着的铁锅，却原来是一条深藏不露的大虫！自古藏锋敛迹、大智若愚，乃是圣人所难，这金克木二十余年韬晦

之计，直至今日才露行藏，委实是不可思议。

宋碧云双手轻挽裙带，晶莹的泪光在眼眶中闪烁。她望着金克木那苍劲慈祥的面容，不觉感慨万端，疾趋两步，行了一个大礼，对金克木道：“好老伯，侄女愚鲁，未识尊颜，今日能一睹家父当年患难知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金克木含笑扶起，说道：“侄女！当年你花九叔从钦州回来，便在俺那刻字铺里躲过追兵。后来他藏好你父亲的那幅白绢，也是俺为他出的主意：将那藏宝之处刻上这犀角剑囊。你想，倘是一个寻常的雕匠，又哪里能受如此重托！”

一只小小箭囊，竟然有许多周折。满厅豪杰一听，不觉一齐点头。

金克木环视了满厅豪杰一眼，慢慢举起那只箭囊，一字一顿地说道：“这桩大秘沉埋二十八年，如今天厌元廷，群雄并起，该是它显露之日了。不过，小老儿在拆解大秘之前，还须立个规矩。”

眼见这金克木抖出了真情，众豪杰哪个还敢违拗；一齐叫道：“金老伯英雄前辈，绿林泰斗，有何吩咐，俺们一体照办。”

金克木道：“这箭囊上所刻的乃是当年梁山义士共同遗愿，只有梁山好汉后代可以与闻绝世奥秘。小老儿有幸看过那张白绢，今日便要在此将已在绢上的梁山后裔指明！待到小老儿点一个，被点之人便请站过一边！”

这一变故突出意料，满厅豪杰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知这金老儿将要点到何人。

只见金克木先到王擎天跟前，说道：“这位好汉可是叫王

擎天，先居润州，后迁淮南？”

王擎天道：“正是，老丈敢莫是当地里正？”

金克木笑道：“不是。俺要告诉你，梁山好汉矮脚虎王英便是你的先祖！”一句话把王擎天说得呆了，少顷，他不觉喜得抓耳挠腮，眉飞色舞，大步登登走入当厅。

金克木又踱到索元亨面前说：“兄弟不说俺也知道：足下是梁山山寨急先锋索超好汉的裔孙。”

索元亨听了，喜得一拍后脖颈，撂开枣木大棍，与王擎天站到一起。金克木几步走到施耐庵面前，打了一躬，说道：“施相公，令堂叔施元德祖上一脉，乃是梁山左军金眼彪施恩遗绪，亦算得上英雄后代，也请站了过去。”

施耐庵见他言之凿凿，不由不信，拔步站到了王擎天肩下。金克木对宋碧云笑道：“侄女乃梁山造反班头骨血，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宋碧云点点头，也站到了施耐庵身旁。

金克木又踱到潘一雄面前，微笑着打量一阵，说道：“这位英俊少年可是名唤潘一雄？”

潘一雄心中一动，自幼听人言道：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无人姓潘，难道俺也如宋碧云一般，是哪一位好汉托人抚养的异姓遗孤？想到此，他忙问：“老丈，请将俺祖上真实大名赐告。”

金克木摇摇头道：“兄弟休急，待俺将原委详告。你的祖上果然也与梁山好汉有一点瓜葛。”

潘一雄忙道：“那是哪一位英雄？”

金克木道：“不是英雄，乃是一位英雄的小舅子！”

一句话说得满厅群雄呵呵大笑。潘一雄怒道：“兀那老儿，休要取笑！”

金克木正色道：“非是取笑。兄弟祖上，乃是梁山右军头领病关索杨雄妻子潘巧云的幼弟。杨雄在翠屏山将妻子缚树剖心之后，怜念妻弟幼小，事后将他接上梁山，抚养成人。”

盐贩队中有人笑道：“哈哈，原来是个淫妇的内侄孙子，怪道长得色迷迷的！”

潘一雄一听，不觉满面通红，拔剑便要奔去寻斗。金克木一把拦住道：“既然足下与梁山沾亲带故，也不妨站了过去。”

潘一雄只好收剑入鞘，讪讪地站到了当厅。

金克木想了想，转身对刘福通、张士诚道：“二位大龙头，恕小老儿直言，二位与梁山好汉并无瓜葛，只是小老儿听说：那梁山右军正将赤发鬼刘唐与船火儿张横两位好汉的后代中，曾分别有一支南迁颖州与泰州，倘若二位自认有血食之亲，亦请站到当厅。”

刘福通、张士诚二人也不置可否，大咧咧地站到王擎天上首。点完七个人后，金克木正要说话，忽听得屋瓦上“箭箴”一响，无声无息飘下一个人来，灵猫般几步便移到金克木面前，‘唧唧’笑了两声，说道：“兀那老儿，连这些冒充胡混，切皮不联肉的人物都点了，竟忘了俺这响当当的正角儿，你也太过惫赖！”

金克木低头一看，不觉大喜：“怎么，你便是灶上虱时不济？！当年你远祖鼓上蚤时迁为娶媳妇，偷了俺远祖的一串珠翠做聘礼，不想今日兄弟相逢！”说毕，哈哈大笑，将时不济

推到王擎天一队中去。

此时，站在一堆的八个人凝望着金克木，不知这鬼老儿还有何种花招。只见金克木佛一拂袍袖，慢慢踱回去，正襟危坐在太师椅上，掐指说出一番话来：“八位好汉既与梁山前辈均有瓜葛，今日之事便以忠义堂规矩以作区处。想那梁山英雄义重如山，宁失天大功劳，不伤兄弟义气。为使这箭囊上的奥秘不致泄漏，俺只告诉一位壮士，请八位共推一人，俺与他拆解！”

众人愣了一阵。还是王擎天口快，抢先说道：“既然宋碧云旗首乃是当年梁山寨主血裔，这秘密又是她生父传下，俺推她独领这武林奥秘。”

余下六人不觉齐声赞好。

金克木点点头，吩咐施家下人摆设香案，然后拿起那个红绸小包，郑重地递到宋碧云手上，口中念道：“万世绝秘，此日拆解；先祖遗业，唯勤勿懈；英风不泯，泽被江海！”

宋碧云神态肃穆，长跪聆教。满厅群雄一个个屏息凝神，只有刘福通、张士诚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神色变幻，表情复杂，搓手蹀躞，思谋着对策。

宋碧云喃喃地复诵完那六句偈语，跃身站了起来，缓缓地走到正厅上首的香案前。此时，几个施家小厮早已将香案布置妥当，只见蜡炬高烧，香烟袅袅，案头上摆好了三牲祭礼，两个女兵手托红漆条盘，满斟着九杯佳醪，侍立一旁。

宋碧云从条盘内端起一杯酒，转身凝望着王擎天等一众八人，那张端丽的脸庞上显着异样深沉与庄严的神采，两道纤纤秀眉微微抖动，长睫毛掩映下的一双眸子衬着晶莹的泪



光，闪射出缕缕中人欲醉又令人敬畏的光芒。

她举杯说道：“八位梁山血裔眷属请了！有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九个人区区之数，尽管不能与当年梁山泊义军轰轰烈烈的气势相比，但是，只要大义常存，雄心不泯，重振绿林，替天行道，除暴安民的抗元大业总有一日可成！”

说到此处，她略顿一顿，忽然右手高举酒杯，左手握着剑鞘，腰肢略略一动，那柄长剑竟然脱鞘飞出，待到堪堪飞至面门，她张开嘴轻轻咬住剑柄，紧接着左臂微弯，伸出食指擦着寒芒森森的剑刃一划，那白皙娇嫩的皮肤上立时渗出了殷红的鲜血。接着，她牙齿一松，那柄长剑忽地坠下，“铮地一声堪堪地插入了剑鞘。

做完这一切，宋碧云将左手食指平伸在右手端着的酒杯之上，让那鲜血一滴滴落进酒杯。在那清晰可闻的“滴嗒”声中，她高声说道：“众位梁山血亲，小女子不才，忝为梁山前辈寨主宋江之后，既蒙众位推举，小女子今日便要以盟主身份，请众位兄弟在此歃血盟誓！请八位壮士端起酒来。”

两个女兵端着条盘，依次走到王擎天等八人面前。王擎天等八人一一取杯在手，拔剑沥血。

宋碧云见八人都已歃血举杯，立时高声诵道：“大块如盘，大义如山，我九人既忝列为梁山好汉后代，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立志恢宏祖宗大业，替天行道，矢志抗元，情同手足，永不相叛。神明鉴察！”

王擎天等八人随着宋碧云一句句诵完，仰头饮干了杯中血酒。

## 十六 烛影红裙书生添豪兴 刀光剑气女杰寄肝胆

宋碧云瞧着众人饮毕，微微欠身，右臂划一道弧圈，手腕轻抖，将杯中酒奠了一半在香案前的地上，然后一饮而尽，掷杯叫道：“金老伯，请过来。”金克木将酒杯放回条盘，踱到了宋碧云身旁。

此时，满厅群雄不觉竦然。在这厅上伫立了半日，就等着这一刻，那箭囊上古怪文字的拆解大法，立时便要见分晓，那藏着一百单八名梁山后代下落的白绢立时便有着落！尽管早已约定，这奥秘只能由宋碧云一人知道，但是这满厅群雄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觉得，既然躬逢此次盛会，必然可以探得一点消息。即便从金克木、花碧云的眼神举止之中，也多少可以窥探出些许奥秘。

只见金克木走到宋碧云身旁，两人竟悄悄耳语起来，噤噤切切，细如蚊蚋。那金老儿一边指手划脚，一边絮絮耳语。宋碧云则听得聚精会神，频频点头。满厅群雄屏息敛气，摄住心神，耸耳倾听。无奈那声音太过微弱，又哪里听得清片言只语。至于两人神情脸色更是变幻莫测，难以捉摸，有几个急性之人想要走近偷听，碍在成约在先，傍人窥伺在侧，耽心激起众怒，哪里敢轻率举足？

此刻，那吓天大将军张士诚神情烦躁，早已难以按捺。此

人自幼行走江湖，胆大包天，凭着一身精湛武功与过人胆识，一条贩盐船，一柄镔铁杵闯遍了泰、海、扬三州二十二县，使一班无法无天的绿林梟雄、江洋大盗俯首归诚，一向颐指气使，挥洒豪放。今日为着那小小一个箭囊，竟在这花厅上痴痴地等了半日。他强按下心头烦躁，静静地等待时机，只盼有人率先发难，自己便招呼手下一拥而上，夺了那箭囊，劫了那金克木或是宋碧云便走。

此刻，刘福通亦是半喜半忧。喜的是，适才金克木倡议由宋碧云一人独领那古怪文字的拆解大法，群雄均无异议。想那宋碧云尽管是当年梁山泊寨主宋江的裔孙，但眼下却已投靠到红巾义军的麾下。自己身为红巾帮大龙头，宋碧云身为帮中旗首，获悉那拆解奥秘的大法之后，岂有不向自己禀报之理？一想到察知那白绢藏匿之处以后，便可按图索骥，派人四出寻访梁山后代。一旦将这一百零八名英雄罗致到红巾军中，还愁大业不成？

不过，眼看离开乌桥镇大营有日，四周强敌环伺，军中群龙无首，一旦有事，后悔何及？想到此处，他不觉忧心如焚，那一双深邃的眸子凝神注视着金克木与宋碧云，恨不得立时便能知道那桩大秘密，然后挟着这绝世秘宝凯旋回营。正在满厅群豪焦虑等待之时，忽见那金克木一把掀开宋碧云，向前走了几步，倏地站住，直瞪双目，嘴唇蠕蠕抖动。忽地双目发直，口泛白沫，大叫一声，“砰”然一响，直僵僵地倒在当厅。

这一骤变，实在大出群雄意外。众人正要一拥而上，只见宋碧云双手一挡，含笑说道：“众位好汉，这金老伯自幼患

有癫痫之疾，只因连日奔波，惊吓劳累，加之适才拆解这箭囊上的古怪文字，耗神过度，旧疾突地复发。只须调养数日，便可痊愈。”

众人舒了口气。忽听有人高叫：“兀那宋旗首，箭囊上的古怪文字可曾拆解明白？”

宋碧云沉静自若，说道：“大哥休要急躁，这箭囊上的奥秘精深莫测，岂是一时可以拆解？”说着，她转向刘福通、张士诚道：“二位大龙头，拆解奥秘尚须时日，两支义军岂可多日无主？休要为了区区箭囊，误了抗敌大计，请两位大龙头先将众兄弟带回驻地，只待那古怪文字拆解明白，小女子便向二位禀报详情，他日再聚群雄，重摆香案，与天下好汉分享这举世瞩目的武林奥秘！”

一席话直说得满厅群雄目瞪口呆，大扫兴致。只听刘福通扬臂说道：“宋旗首瞻念大局，言之有理，红巾帮的弟兄们随我回返乌桥镇老营！”说毕，袍袖一甩，率着红巾军众好汉奔出庭院。

张士诚眼看手下弟兄群情汹汹，兀自犹疑。他望了望躺在地上两眼呆瞪的金克木，又看了看冷然兀立的宋碧云，情知此刻若要行蛮，只怕也得不到那绝世奥秘的拆解之法，甚至还会失了吓天大将军的身份！想到此，他对宋碧云冷笑着说道：“宋旗首，想必你也知道俺张士诚的名头。今日奥秘难解，的确令人失望。不过，只要有人得了这拆解之法，当今世界，便休想瞒过俺吓天大将军！”说毕，怪啸一声，率着那队盐贩打扮的汉子扬长而去。

此时，闹哄哄的花厅上霎时变得圆寂无声，只剩下宋碧

云、金克木、施耐庵三人。

有顷，只见躺在地上的金克木手脚动弹，双目闪动，蓦地一个翻身坐了起来。

施耐庵一惊，奔过去便要扶持，哪晓得那金克木纵身站起，一边拍打着衣襟上的灰泥，一边笑道：“施相公，小老儿此刻已然好了！”

施耐庵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待动问，金克木却整理好衣衫，继续说道：“施相公，小老儿与群雄有约，此刻要与宋家侄女去拆解那箭囊上的奥秘了。请施相公与俺在这庄院内寻一处僻静密室，再由宋家侄女派两名女军把守，万万不可泄漏机密。还要烦请施家兄弟替宋家侄女换上一套家常衣服。一待拆解了箭囊奥秘，俺与她便再不惊动别人，夤夜抄小路奔走，直赴乌桥镇大营，也不便告辞了。”

说毕，携着宋碧云的手悄悄然步进了后花厅，对宋碧云道：“想不到小老儿一条拙计，连施相公也给骗过了！”这一夜，施耐庵一边命人给金克木、宋碧云送饭送水，一边清理着散漫在书桌上的书册典籍，季氏娘子已经派人来催促及早安歇，他仍然久久难以入睡。

此刻，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施耐庵不时踱到窗前，凝望后园内亮着灯火的密室凝思。

密室门外，老槐偃蹇，竹影婆娑，从窗隙闪出的灯影之中不时内过红裙裙角，那是两个正在巡视的女兵在严密警戒。

施耐庵伫望着这一切，心中思绪缕缕，不能自己。自从那日在乌桥镇观澜阁水榭上与宋碧云相叙，直到嗣后发生的一切，渐渐使他对宋碧云由同情而敬重，由敬重而佩服。倒

不是因为他知道了宋碧云乃当年梁山英雄宋江的后代，而是从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之中看出了这个草莽女侠的英风豪气、博大胸襟。

此前，他也曾为自己不能参与最后拆解箭囊秘密而引以为憾。此刻，他忽然觉得，那宋碧云沉毅果决，金克木城府深邃，必是有极重大的原因才如此行事，自己一介寒儒，无须参与如此重大的机密。他只盼着二人及早将那箭囊上的奥秘拆解明白，为抗元义军的大营增添一百零八名生力军。

想着，想着，他抬头往那密室一看，不觉怔住。密室内的灯光早已熄灭，冷冷的星光之下，只见屋门已然上锁，那在院中巡视的两名女兵也失了踪迹！

施耐庵正在惊疑，只见季氏娘子秉烛走进书房，说道：“相公，金老丈与宋旗首他们已走了多时，该早些安歇了吧。”

施耐庵答应了一声，尽管一切都早已预料，此时，他依然满腹惆怅，最后望了一眼那黑影笼罩的密室，随着季氏娘子走出了书房。

次日，施耐庵又一个人踱进书房，想起那记载着一百零八名梁山后代下落的白绢。那幅白绢上记载的，不仅是一百零八位搅乱元室江山的出山猛虎，更其紧要的是，为后世绿林传下了万世不斩的薄天义气、豪侠心肠与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高风亮节！

想到此处，他提起案头狼毫，饱蘸浓墨，写下了一行文字：“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含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生死可共。其人则有英雄子孙、三教九流、猎户渔人、屠儿村姑，或村朴，或风流。日月常

悬忠烈胆，江湖中领袖班头。”

写完，他掷笔而起，正欲走出书房，忽然，书房门“吱呀”一响，随着一阵窸窣的衣裙之声，一个倩影悄然闪入。施耐庵抬头一看，不觉又惊又喜，面前婷婷立着的便是那“飞凤旗”旗首宋碧云！

他忙欠身道：“宋旗首去而复返，不知有何见教！”宋碧云微笑不答，轻曳裙角踱到案头，拿起施耐庵刚写下的那首墨迹未干的文字，默诵一遍，猛地转身说道：“施相公，小女子去而复返，乃是有一事相求，不知相公愿意俯允么？”

施耐庵道：“宋旗首，只要是晚生办得到的，定效微劳。”

宋碧云将那张文字放到案头，俯首弄着裙带，款款言道：“夜黑风高，路途坎坷，小女子想请相公送我一程。”

施耐庵一听此言，不觉微感惊讶。想这宋碧云身为红巾军一旗之首，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心不发颤眼不眨，此刻夜行赶路，为何却胆怯起来？他沉吟片刻，心中一动：哦，是了，想这宋碧云毕竟是女流之辈，这白驹场一带路径生疏，必是怕孤身夜行，迷失了方向。想到此，答道：“主人送客，乃是常理，晚生遵命便是。”说毕，他匆匆收拾好案头笔墨，披一件外盖衣服，结扎停当，随着宋碧云出了施家庄院。

二人出了村子，度桥穿林，匆匆向西疾走，那宋碧云脚头稍快，一路走在前面，浑不似路径生疏的模样。施耐庵见她埋着头只顾赶路，也顾不得问些什么，只得默默地跟在她后面急急奔走。

约摸走了十来里地，那条大道忽地分出岔来，路边隐隐现着一尊黑乎乎的石碑。宋碧云走到那路碑跟前，突然驻足。

她待施耐庵走近，忽地转过身来，一双朗目倏然放出奇异的神采，久久凝视着满腹狐疑的施耐庵。

施耐庵心中纳罕，默默地站在她面前。心中想道：这个行迹古怪的女子，此刻又要作什么呢？

宋碧云凝神睇视了施耐庵一阵，灼灼的目光渐渐收敛。她仰起头来，清丽的脸上又笼上一层冷峻的神色，仿佛面对着第一次见面的陌路人，冷冷地问道：“施相公，你为何要跟着我？”

施耐庵大出意外，忙答道：“不是宋旗首要晚生送行的么？”

宋碧云依旧冷冷地问道：“那——你知道我要你来作什么？”

施耐庵不知所以，讪讪地答道：“晚生，晚生哪里知道宋旗首的心中之事？”

宋碧云抬头审视着施耐庵的脸色，说道：“施相公不知道小女子的心事，可小女子却知道你此刻在想些什么！”她绕着那路碑踱了两步，忽然停住，背身说道：“相公此刻心中在想：‘为了拆解那桩绝世的武林奥秘，我施耐庵陪着一个女子涉险犯难，闯过龙潭虎穴，可这个忘恩负义的古怪女子，竟然片言只字不肯泄漏，真真岂有此理！’施相公，小女子猜得对么？！”

施耐庵忙答道：“晚生决然没有此种心思！”

宋碧云忽地抿嘴一笑，说道：“施相公是否有此种心思，小女子已不想再深究！有件事也许你未曾料到：此刻，小女子要把拆解那箭囊上奥秘的大法告诉你！”



施耐庵闻言惊诧莫名，他连连摇手退避，说道：“不，不！晚生一介寒儒，怎敢与闻那绝世大奥秘？宋旗首休要泄漏天机！”

宋碧云长叹一声，脸上又恢复了那无嗔无喜、无怨无怒的神态，说道：“施相公，你说得好！这是天机。不过，如今天时未至，机遇难逢，江湖凋零，群雄无首。小女子思虑再三，觉得当世之中，只有将这桩秘密传给你或许还会于绿林义士有些用途！而且小女子早已拿定主意，除了我与金老伯外，你便是最后一个知道这桩绝世大机密的人！”说着，她一声轻啸，路畔草丛中“簌簌”一阵响动，早走出两个身着红巾红裙的白莲教义军女兵来。

宋碧云朝那路碑一指，吩咐道：“夏霓、冬梅，将那桩物事打开。”两个女兵应一声，将那红绸包放到石碑顶端，解开活结，一方红绸霎时摊开，中间赫然露出那把犀角箭囊。

宋碧云拿起那把箭囊，紧紧贴在胸前，眼底闪射出无限眷恋的神色，久久地摩娑着。蓦地，她左手高举那柄箭囊，右手拔剑出鞘，双目向天，凝然兀立，仿佛一尊雕像。

两个女兵一齐惊呼：“旗首，休要毁了这柄箭囊！”宋碧云默然不答。忽然，她左臂微抖，将箭囊高高抛上虚空，右手长剑抖起一圈寒光，只听得“叮当”乱响，箭囊被斩成碎片，纷纷落入路边通榆河中，一桩泼天大秘密，就此永远沉溺水底，随着那折戟沉沙，多少年月之后，化进了浩瀚的大海！

两个女兵待要去抢，却哪里来得及？施耐庵注视着宋碧云的一举一动，心下骇然：为了这柄箭囊，多少人忧思焦虑，

多少人窥伺觊觎，多少人抛头洒血？如今大秘尚未公诸于世，竟然毁于一旦。这个女子的行事为人，委实是叫人难测心机！

宋碧云默默地注视着古运河那平缓而浑浊的流水，直待细碎的涟漪渐渐消失，她才慢慢地回过头来，冷艳的脸庞上掠过一抹沉静而决绝的笑：“可惜么，施相公？那箭囊碎了，那桩绝世大秘也随流水去了！可是，小女子是不会后悔的。”说着，她还剑入鞘，微微轻抖的手指摩娑着短裙裙裾，仿佛强压心头的激动，聚集纷繁的思绪，短裙轻罗的窸窣声伴着铮铮的话语同时响起：“是的，这世上有许多秘密，墨写的、刀刻的、铜铸的，或藏之高阁，或埋入深山。然而，那箭囊上的绝世大秘，溅着比这滔滔河水还要浩瀚的鲜血，聚着比这秋风流萤还要渺冥的英魂。在这四处豺虎、鱼龙混杂之时，血写下的大秘是不能留在世上的，那会溅上更多的血！”她抬起揉搓红裙的双手，紧紧地捂在心口，那圆凸的胸脯又在绣襦的薄薄绫子下急骤地起伏，呐呐说道：“不能啊，血写的大秘是不能留在世上的，只能留在心里！”说着，她倏地又掣出腰间的长剑，注目凝视着剑刃上那冷冷四射的寒芒，说道：“只能用这颗耿耿难泯之心，用这柄复仇的长剑，去了却夙愿，告慰列祖列宗泉下英灵！”

古运河呜咽似泣，衰草摇风絮絮如诉，在一派凛人的沉寂中，宋碧云的话音更其凄切悲愤：

“可是，枪林箭雨之中，没有不死的英雄。一旦血洒疆场，心也就要死去，长剑——也会锈蚀的。”说着，她猛地回过头来，对施耐庵行了个大礼，一字一顿地说道：“施相公，还记得《御批千家诗》中那四句藏头警句么：‘义师起复败，莫怨

兵不精，剑与笔两绝，唤醒举世人！’只有你博古通今，无帮无派。心藏绝世大秘，寻访梁山后代，激励绿林豪情，书写千秋功罪。小女子寄望相公一支巨笔，满腹大才了！”

施耐庵摇头叹道：“晚生空有满腹文墨，却解拆不开箭囊上区区四个文字，谬奖有嘉，真正是愧对天人！”

宋碧云点点头道：“是的，那四个字是无法用典籍去解拆的，古往今来，也绝不会有这样的文字！只有亲身经历过先辈们浴血苦斗的情景，亲眼看到过梁山泊那寄托着造反梦想的山川形胜的人，才能拆解得开这旷世大秘，才能体会出这四个字的无涯深意！”说毕，她轻咳一声，嗓音清亮地一字字诵道：“梁山之阴，蓼儿洼之北，三株老槐之下，第七座石窟之中，藏着那幅记载一百单八名梁山英雄后裔下落的白绢！”

说着，她朝那石碑一指，只见上边赫然刻着八个大字：“往北，山东；往西，淮南。”宋碧云再次凝神注目，对施耐庵说道：“施相公，路已在你脚下，愿你好自为之。”说完，她久久凝视施耐庵一阵，忽地腰肢一动，轻啸一声，携着两个女兵飘然隐入了烟霭笼罩的丛莽。

施耐庵心绪如流，久久默立，这一切都发生在顷刻之间，令人来不及品味。

忽然，耳旁仿佛幽幽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施相公，小女子盼着你以一支巨笔，为古往今来的‘草寇’们立传翻案！”他猛地从沉思中惊觉，抬头一看，只见飞鸟惊林，流云如马，眼前哪有宋碧云的踪影？

他望着空寂的大地，喃喃吟道：

“梁山之阴，蓼儿洼之北，三株老槐之下，第七座石窟之

中，藏着那幅记载一百单八名梁山后裔下落的白绢。”

此时，远远的林隙间仿佛闪动着一抹飘飘红裙，施耐庵霎时豪气勃发，紧一紧衣衫鞋带，大踏步登上去梁山泊的黄尘大道！

## 十七 宴名园顾逖飞柬帖 闯淮安臬雄设奇谋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首元人小令，乃是七百年前一位词人所作。元朝英宗硕德八剌当政年间，监察御史张养浩感慨朝廷腐败、民生凋敝，吟成了这一首千古绝唱《山坡羊·潼关怀古》，真可谓慷慨悲歌，字字惨痛。然而，彼时正值元朝气数未尽，燕都城 里，遍地金紫，秦淮河上，溢脂流红，朝野上下只顾得纸醉金迷，歌舞升平，浑不觉偌大锦绣江山内囊子早空了下来，哪里顾得上去理会这区区一首曲词？

时移世易，未曾过得一个甲子，这元朝的大政竟然被一个词人不幸而言中，元顺帝尚未从绮罗丛中醒转，十八座军州早已烽烟陡起、刁斗处处，黎民百姓熬不住暴政淫虐，揭竿而起，成吉思汗、忽必烈精心构筑的元室宫阙豁喇喇早塌了几个殿角，已然是风雨飘摇了。

此时正值元顺帝至正十五年仲春季节，地处京杭大运河腹地的淮安府城里，店铺冷落，游人稀疏，早已不似往昔的繁华喧闹。这一日傍黑时分，守卫南门的元兵正要关上城门，叵料可可儿闯进一个人来，只见他青衿芒鞋，风尘仆仆。一

领皂布直裰大襟撩起，斜斜地漫挽在腰间，头上梳一个盘龙髻子，胡乱系一方汗渍斑斑的头巾，气喘吁吁地奔了过来，朝两个把门的将士拱一拱手，大咧咧地便要走进城门。

两个门卫望了望天色，已然是暮蔼四合，月上柳梢；再瞅一瞅眼前这个汉子，竟是如此托大，不由得怒从心上起，吼一声，抢上一步，齐刷刷“铮”地拔出了腰间长刀。

也难怪这两个门卫如此动怒。须知自从至正初年白莲教首韩山童中原起事以来，大河以南早已成了麀兵的疆场，元廷一夕数惊，风声鹤唳，把那本来就十分严酷的禁令又加了几分，什么寻常百姓不许自铸铁器，十人以上不准聚会，没有官府帖子不许穿州过府等等。至于“流氓”出没的都道府县，一律实行宵禁。这淮安府正处江淮腹地，又是白莲教“乱党”“流窜”京畿的咽喉重镇，几年前便已颁了朝廷明令：城门迟启早闭，辰时开关，酉正闭关，军民人等错过了时刻，一律不准出入。就是此刻单独在街衢巷陌行走，一旦查出，轻则拘押罚了钱谷，重则视为“乱党”一刀剁倒在辕门。此刻，眼见这汉子不仅犯了禁令，而且兀自风风火火地径直闯关，两个元兵早气得虬须直竖，那两把寒气森森的蒙古长刀已然劈上了他的头顶。

那汉子也不退避，缓缓地抬起右臂，呼吸之间忽地攥住了那欺得较近的门卫的手腕，左手在蒙满尘垢的脸上抹得一抹，刹那间双目暴睁，低低地喝了一声：“巴图鲁，认得俺么？”

这一抓、一抹、一喝，倒叫那元兵征得一怔，仔细打量了眼前这汉子一番：只见他生得黑矮墩实，灶君般的黑脸上倒卧着两撇浓眉，左眼下一颗肉痣上还缀着长长的一绺汗毛，

煞是惹眼。这元兵不看便罢，这一看竟似那经了霜的荞麦秆儿，霎时矮了半截，脊梁上沁着冷汗，嘴里兀自哆哆嗦嗦地嘟囔：“你是、你是吓……吓……”

另一个元兵走了上来，吼一声：“管他是黑是红，犯了禁条便须吃俺一刀！”说话间长刀已然冷森森剁了过来，看看就要斩上脑门，这元兵猛觉着手臂一麻，耳边猛然轰轰地响起一阵呵呵怪笑：“乖乖，敢来撩虎须？”只见那汉子双臂轻轻一送，两个元兵仰八叉瘫倒在城墙边。

漫说是两个小小的兵卒，便是元朝的满廷将相，以至九五至尊元顺帝受欢帖木儿，一见了眼前这条大汉，也须大大地吃上一惊。这闯关的汉子不是别人，乃是搅乱了元朝半壁江山的一条大虫，有名的“吓天大将军”张士诚。此人原是海州的一名盐贩，几年前趁着元廷失道，群雄蜂起之际，振臂一呼，啸聚淮扬，驰骋江南，不数年打下了整整半个江浙行省。此的，这个绿林魔头不去吞州并府，却只身来到这淮安城，不知又要弄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乱来。

两个元兵一旦认出张士诚，魂灵儿早已出窍，哪里还敢罗唆，一叠声求道：“吓天大将军要逛逛俺这小小淮安府城，俺们哪敢盘问，敬请尊便，敬请尊便。”

张士诚拍了拍双手，低声喝道：“哼，你们不问俺，俺倒要问一问你们：近日来这城门可都是你们两个把守？”

两个元兵连忙答道：“正是，正是。”

张士诚道：“可曾见一个面庞清瘦、庄户人打扮的中年秀才从此处经过？”

两个元兵一听，不由得面面相觑，半晌开不得口。每日

从这城门路过的人少说上百，中年读书人只怕也象那过江之鲫，哪里记得这许多？唉唉，这吓天大将军只怕今日吃错了药，没的偏要打听个什么读书秀才作甚？

那胆大的元兵呐呐地答道：“大王爷爷，小的委实记不住你寻问的这个人，要不俺满城打听打听，改日给你老人家捎个帖子罢。”

张士诚哼了一声，跨上几步，一抓抓住两个元兵的头皮，吼道：“放鸟屁，记不起来，俺便扭下你们这两颗驴头来！”

这一抓仿佛套上铁箍，两个元兵立时钻心般疼了起来。忽然，一个元兵叫道：“大王爷爷放手！”

张士诚闻声松了手。那元兵一边揉着头皮一边陪着笑道：“亏得大王爷爷这一抓，触动俺脑里的机括，倒真的记起一个人来，模样儿极似大王说的那副形态，仿佛是两日前进的城门。不过，小的看过他的护身关防，名字叫个什么张二。”

张士诚一听，点点头自语道：“这就是了。”说着，他忽地以手加额，呵呵大笑三声：“哇哈哈，施相公慢走，俺张士诚到底寻着你了！”笑毕，也顾不得望一眼呆瞪瞪瘫在城墙根上的两个门卫，两脚登登地搅起一溜黄尘，刮风也似地大踏步奔进了城门。

话说这淮安府城西街北头，有一处极幽静清丽的园林，名唤“耸碧院”，乃是唐朝名臣第五琦任江淮盐铁租庸使时所建，经过历朝州府职官加意经营，真个是廊榭通幽，曲院风荷，亭台如画，屐痕留香。有几个儒雅风流的府吏更在园内广植常青花木，使得一个小小的园子益发葱茏满目、处处绿荫，令这“耸碧院”的名头佳誉远播，尽管比不上苏州的拙政、扬



州十二桥，却也别有一番情趣。近几年来，江淮一带连年干旱水涝，加之战乱频起，干戈不息，大队剿“贼”的元兵铁骑时时过境，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魔头，雉尾毡盔的莽将，今日狼来，明日虎去，好端端的一处园林，成了呼么喝六、揸拳试马的场所，把个“耸碧院”糟蹋得不成样子，就连那淮安知府李齐也只好摇头叹息。

谁知无巧不巧，正在这位黄堂知府慨叹之时，半月前却意外地遭遇了一桩小小的喜事。一位大大有名的风流名士驾临淮安，此人姓顾名逊，雅号遐举居士，祖籍兴化县，乃是李知府当年会试中进士的好友，两个人同科同榜，又同时中在一甲二十名之内，这次顾逊卸了浙江嘉兴同知，进京交割，顺路专程拜访同年老友。李齐直喜得眉欢眼笑，立时命人整治好那“耸碧院”，张灯结彩，洒扫庭除，把那小小园林布置得花团锦簇。连日来在园内飞流觞、续华章，把手叙旧，诗酒唱和，嘉宾美酿，雅士名园，这一番小小的宴集，不愧为淮安城内这些年月里少有的盛事。

聚会到了第三日，那顾遐举突地变得闷闷不乐起来。李齐心中诧异，询问端倪。顾逊叹道：“年兄哪里知道：如今世道浇离，天下汹汹，你我将来都不知道葬身何处！此刻把酒临风，金樽对月，可惜缺了一位海内独一无二的慷慨悲歌之士与你我一起披发长吟。”

李齐忙道：“年兄说的可是那名满江南的风月主人倪元镇先生么？”

顾逊连连摇头：“倪瓚只会唱他那些‘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柔靡之音，哪里比得上此人的气概恢宏、嵌奇磊落！年兄

枉为江淮子弟，难道没有听说过那词章惊鬼神、胸襟揽六合的耐庵居士钱塘施彦端么？”

李齐一听，禁不住眉目耸动，忙问道：“下官局处小邑，竟不知天下有如此异人，真个是懵懂颡顛，也不知这施耐庵居士现在何处？”

顾逊拈须笑道：“这个不难，听说他早已离了钱塘，隐居在兴化白驹场老家，晚生一纸书信，当可克日相见。”

李齐大喜，连忙叫人搬来文房四宝，顾逊撸袖挥毫，立时修下书信一封，知府衙门的快马立时便送往兴化。

谁知左等右等，一直等了十天，那施耐庵却是杳如黄鹤，不要说他的影子，便是回函也未见一封。把李、顾二人一腔兴致都浇冷了。那李齐暗想：只怕这施耐庵未必是什么嵌奇磊落的雅士，担着这名士的架子，竟然如此不通人情。而顾逊心下却嘀咕道：未必淮南一带又起了战乱，把个施彦端隔在兴化，无缘赴会？

就在两个人心中七上八下之时，却出了桩异事。这一日，李齐见顾逊闷闷不乐，特地又在“耸碧院”整治了一席华宴，招集淮安城内有脸面的绅衿耆儒作陪，替那遐举居士消除羁旅之愁。又破例地请了丽春馆内新聘的有名歌妓小帘秀度曲助兴。新月初绽，竹影婆娑，珍肴罗列，粉黛环围。众人为顾逊劝了几巡酒，李齐便唤上乐班上堂演戏。只见那小帘秀果然名不虚传，罗衫乍乍，锦裙轻荡，莺声燕语，抖云肩、舒翠袖，唱了一阙〔双调·夜行船〕：

“驿路西风冷绣鞍，离情秋色相关。鸿雁啼寒，枫林泪染，付与旅愁一片。

丈夫有泪不轻弹，都付与关山。苏台景物浒墅关，月下倚棹曾看。野鸥水边萧寺，乱云马首吴山。”

众人渐渐听得入港，猛听见园门那边响起一阵嘈嚷之声，一个衙役踉踉跄跄地奔进园来，伏地禀道：“启禀老爷，海州参将董大鹏大人驾到，此刻人马已然到了园门。”

李齐一听，不觉疑窦丛生，什么董大人，俺与他素无交往，海州、淮安远隔数百里，他夤夜到此又有何事？便是公务，也不必如此直闯雅会，扫人兴致。想到此处，李齐吩咐道：“速速领董参将府驿安歇，就说下官散席之后，亲自候教。”

话音未落，只听得平空里响起两声“哑哑”怪笑，仿佛夜枭鸱鸱，令人浑身毛发森森，紧接着呼呼啦啦涌进一群蒙古铁骑，当先一人身材奇瘦奇长，头戴鎗铁毡盔，身着海天青团花战袍，袍襟下隐现着寒光凛凛的锁子鱼鳞重铠。只见他吊眉下一双白楞楞的眼仁嵌在骷髅般的长脸上，令人一瞧便要骇退三步。他耸着瘦骨伶仃的双肩，脚下“蹭蹬蹭蹬”地一步步挪上花厅，对着李齐拱一拱手说道：“老公台差矣！未将今日驰驱数百里，专程来到淮安，既非叙故旧之谊，亦非盘桓公务，乃是听说府上到了一位贵客，特来一会！”

李齐一听，连忙迎了下来，也拱了拱手，说道：“董大人驾到，下官失礼了，原来足下也与这位顾遐举先生有旧交么？”

董大鹏又是“哑哑”一笑：“差矣差矣，不然不然！俺今日要会的不是这位顾先生，乃是要会一会那鼎鼎大名的施耐庵！”说话间，那一双吊死鬼般的眼仁骨碌碌地在满厅众人脸上扫了一圈，脸色忽地一沉，对李齐道：“李大人，如此美景良辰，休要叫末将白走一趟啊！”

李齐听毕一惊，忙忙地与顾逊对视一眼，那心里话却是完全一样：邀约施耐庵来淮安相聚，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董大鹏如何知晓？眼下施耐庵人影未见，这位远在海州的参将大人竟已找上门来，实实是桩蹊跷之事。

李齐也顾不得心下纳罕，对那董大鹏道：“董大人，此处有无施耐庵，你是亲眼所见，偌大个活人，下官也瞒他不下！”

董大鹏冷森森地说道：“李大人，休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着，“唰”地从袖内扯出一张招纸，递给李齐，一边又补了一句：“兹事体大，莫要误了老公台的前程啊！”

李齐接过那招纸一看，直吓得脸都白了，那上面写道：

“查不肖士人钱塘施耐庵，勾连乱党，结交匪类，亡命草泽，倡言叛逆，勅各州府县严加缉拿，有窝藏报讯者，以附逆论斩。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署印

至正十五年二月”

此时，那李齐直吓得汗湿衣衫，哪里还顾得什么顾遐举，哪里还顾得上再听小帘秀的吟唱，一腔光致早飞进爪哇国里去了。他正要喝散众人，领董大鹏进衙署赔罪，忽听到园子里又一阵“得得”的马蹄声骤响，接着奔进一个锦衣貂帽的人来，只见他傲气十足，睥睨自雄，一走上花厅，便大咧咧地喝道：“李大人，听说钱塘施耐庵已在尊府，俺余廷心奉彰德大营铁尔帖木儿元帅之命前来取人！”

望着来人的气势，李齐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当年朝廷大小官吏，哪个不知这铁血将军铁尔帖木儿的名头？此人出身元室贵胄，凭一杆点钢枣木槊，东西征战，从区区一介马

弁直升至杭州知府，任上缉查乱党有功，右迁江浙行省平章副使，至正初年征剿方国珍，温州一役，披发大战、十荡十决，竟破了方国珍的沿海大营，朝廷大喜，破格封了他一个荡寇将军的勋职，且命他兼领彰德大营元帅之衔，统率元军与中原群雄对阵。值此烽火连天之时，这位掌印总戎不去挥戈驰马、运筹帷幄，却要来找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黉门秀士，而且还派来了这职位不低的中军将佐，实在是令人惊诧。

这一场面，把一个堂堂的李齐知府弄了个手足无措。猴子未走，又来了个姓孙的！一边是手持朝廷招纸的董大鹏，另一边是彰德元帅的中军大人，哪一个也惹他不起。李齐此时直急得亡魂直冒，一边搓着手掌，一边疾骤踱步，那眼神儿却朝着顾逖直瞟，嘴里头兀自不住地嘟囔：“唉唉，施耐庵，施耐庵，未见着鱼儿先惹身腥。如今招下这泼天大的麻烦，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谁知那顾逖倒是个血性汉子，只见他捺须撩袍，跨前一步，对着两个来人傲然一揖道：“请问二位尊官，想那施耐庵不过区区一介读书人，既未杀人放火，又没作奸犯科，不知为何要索名拿人？”

董大鹏“哑哑”笑道：“这位先生倒是眼生得紧！既是读书人，自当熟读经史、效命朝廷，而这施耐庵却视朝廷为寇仇，刺杀朝廷命官于前，勾连江湖反贼于后，顶礼于白莲教妖匪拜坛之下，隐迹于乌桥红巾流寇之中，实实是九死难赎其罪。先生有何担待，竟想在朝廷王法之前打个抱不平么？哎？”

那顾逖却连连摇头冷笑道：“耐庵先生人品德望，晚生了

如指掌，他要作的事自有道理，晚生决然不敢相信有如此劣迹！”

董大鹏白眼倏翻，吊眉陡竖，猛喝一声：“你是施耐庵何人？”

顾逊昂首一笑：“同乡、同窗，莫逆之友！”

一句话不打紧，倒撩拨得董大鹏一腔无名火熊熊燃起。原来这董大鹏早年不过是一个浪迹中原的鲜卑无赖，只缘一次偶然的机，骗得了一桩绿林义士的机密，领着元兵搜杀了几个潜踪隐迹的草莽英雄，加之武艺不凡，生性乖巧，数年间竟混了个海州参将的职位，受命专一刺探白莲教义军的军情谍报，搜捕朝廷要犯。不久前得知施耐庵曾赴乌桥镇刘福通大营，领受了一桩泼天大的秘密使命，由于安在义军大帐中的眼线通风报信，他先后在白驹场、汪家营、东台县几番追捕，均未得手，受了上司多次切责。事出侥幸，几日前派出的斥堠回来禀报：在白驹场酒肆中灌醉了一个信使，此人酒后吐露：淮安知府下帖子请施耐庵赴会。董大鹏闻讯大喜，星夜奔淮安，指望将这施耐庵手到擒来，谁知，一到“耸碧院”，吓瘫了个知府李齐，却哪里有施耐庵的影子？此刻，这个不知死活的穷措大竟敢强项出头，叫人如何不气？董大鹏心一横：找不到施耐庵正身，就拿这个姓顾的垫背！此人既是施耐庵的挚友，说不准钢刀锁喉，会吐出真情。即或杀错了人，也须出一出胸中这口鸟气！

想毕，董大鹏大袖一拂，厉喝一声：“儿郎们，替俺拿下这姓顾的！”说时迟，那时快，几个蒙古铁骑兵喳呀一声，踊身上厅，便要拿人。

就在此时，只听见左近树丛里响起一声长啸：“噫吁兮——慢来！”紧接着，一阵清风过后，随着那浓郁的草木馨香飘来一个人悠扬的吟唱：

“休猖狂，莫乖张！君不见芒砀山下走龙蛇，黄河故道起苍黄。何苦来气咻咻狼共狽，闹嚷嚷蛇吞象？慢提你勾魂吊客，不必讲铁血虎将，且安排霁月清风，梅香竹影，消遣这歌当哭，笔作枪。”

这一阵吟唱起得如此突兀，加之吐词清亮，节律铿锵，值此月白风清之时，夜静更深之际，听来如泣如诉，仿佛一曲天籁自紫垣宫中飞来，一霎时，满厅众人都听呆了。休说那顾逖、李齐和众多骚人雅士，便是几个拿人的元兵，也仿佛被人施了定身法，痴愣愣地倾耳聆听。

众人还未回过神来，只见人摇树影，风动竹梢，吟哦的余音兀自袅袅未歇，一个挺拔的身影早飘入花厅，众人抬头一瞧，猛觉着眼睛一亮：

只见来人约摸三十六七岁年纪，一领银灰长袍宽宽地裹在瘦劲精干的身架上，葛布逍遥巾兜头斜扎，在脑后飘出一角，衬着那广额深眉，满头浓发，愈益显出倜傥狂放。他双颧如棱，两颞似铁，一双瞳仁精光熠熠，几欲夺人心魄。只见他神态闲适，气度潇洒，一手漫挽腰间丝绦，一手轻拂大袖，昂然站在当厅，仿佛渊停岳峙。

顾逖眼尖，率先认出来人，又惊又喜地扑了过来，口中一叠连声大叫：“彦端兄，你把俺盼得好苦！”

话音未落，那董大鹏也回过神来，不觉嘎声狂叫：“此人便是施耐庵，儿郎们，休教走了这个叛逆！”

彭德大营的中军一听，哪里按捺得住，踊身站起，连连喝道：“慢来，慢来，哪一个吃了豹子胆，敢来抢铁尔帖木儿元帅的功劳。”

顾逖一见阵势不对，把那一腔眷恋之情丢在脑后，摇晃着施耐庵的双肩催促道：“彦端兄，此园已成虎狼之地，三十六计，走罢！走罢！”

施耐庵微微一笑，对顾逖道：“遐举兄，承蒙盛情，躬逢雅会，既然有如此众多的朝廷命官在此恭候，晚生倘若一走，岂不扫了诸位雅兴？”说毕，不仅未曾退避，反而迎上几步，对董大鹏和帅府中军唱了个大喏，驰道：“二位元室走卒、朝廷鹰犬，晚生在此恭候多时了，倘要借晚生这颗好头颅去换一桩功劳，休要谦让，尽管来拿便了。”

董大鹏一见施耐庵这副雍容闲适、嘻笑怒骂的神态，直气得脑门心血涌，“铮”一声掣出腰间那柄狼牙大棒，暴喝一声，扑了上来。众元兵一见主将出马，哪敢怠慢，立时哇呀呀一阵吼，长刀灼灼，铁桶般围上了施耐庵。

此时，“耸碧园”内早已鸦飞鹊乱，一众绅衿宿儒、骚人墨客逃了个无影无踪，那些丽春馆的歌妓也纷纷躲入树丛，只有那位色艺双绝的粉墨班头小帘秀却兀自伏在花厅栏杆下，注目伫望。

施耐庵面对这虎狼一般的元兵，神情依然从容不迫，他略略退了几步，站好方位，左臂撩开袍襟，右臂微微一抖，一柄寒光凛人的湛卢宝剑早掣在手里。董大鹏一见，不觉失笑，凭施耐庵手中这把剑，不要说自己亲自出马，便是三五个科尔沁铁骑便足以对付，这个穷酸只怕是活得不耐烦了，敢来



找死！”

说话间，众元兵早织起一阵白森森的刀网，眼看那施耐庵难逃一劫。就在此时，只听得花厅两侧猛可地一阵“哗啦啦”大响，仿佛平地刮起一阵飓风，霎时间树丛、假山、鱼池、竹影里钻出一群人来，一个个手执明晃晃的兵器，雄赳赳、虎彪彪列成一道人墙，把个施耐庵护在核心。领头的乃是一男一女。左首一人身如铁塔、宽肩乍臂，一张阔脸膛仿佛铜铸般红得发亮，手执一根大棍足有酒杯粗细。右边是一位三十毛边的中年女子，堕云髻上缠一抹紫色轻绡，白皙清丽的脸庞上秀眉微蹙，星眼含霜，撒花薄绫小袄紧紧裹在削肩之上，腰间系一条茜色裙子，白绸裙带中央簇出一朵莲花，手中绰着一柄长剑，娇俏玲珑中隐隐透出肃杀。

董大鹏一眼便认出，这红脸大汉和中年女子，正是白莲教红巾军刘福通帐下两员战将，一位是黑虎旗旗首王擎天，一位是飞凤旗旗首宋碧云，没存想好端端地却平空杀出这两个对头，真真是冤家路窄！

董大鹏手下的元兵与刘福通的义军曾经多次交手，自然识得以前这两位英雄的厉害，那些柄长刀恰才举过头顶，立时仿佛凝住，哪一个还敢上前？董大鹏一来慑于王、宋二人联手，难有取胜的把握，二来这群人竟在神鬼不觉之际潜进了堂堂的通都大邑，倏忽间冒了出来，他心中又惊诧又忐忑，一时愣在当地，不敢贸然上前搏杀。

倒是那彰德大营的中军胆大，暗鸣一声，“呼”地从腰间袍襟下拔出一柄八棱紫金锤，腰腹略耸一耸，托地跃了过来，吼一声：“何方蠢贼，敢来夺俺帅府要犯！俺余廷心答应，手

中这柄紫金锤可不答应！”随着话音，花厅上早起了一阵恶风，只见余廷心手中那一柄紫金锤忽地变成簸箕大一圈紫光，挟着令人心悸的啸吼，着地般直卷向施耐庵身边。

宋碧云、王擎天见来势凶猛，收腰缩臀，各各立个门户，剑、棍齐施，上打雪花盖顶，下盘铁牛犁地，霎时便挡住了那余廷心一招。

三个人乒乒乓乓斗得数合，宋碧云心中暗暗吃惊：哪里冒出来这个鞑子将军，不仅锤重力沉、招式严谨，那脚步锤式中竟藏着无数玄机，仿佛九华派中的路数！她不觉柳眉倒竖，对王擎天招呼一声：“王大哥，狗官棘手，棍头下狠些！”立时将手中剑紧一紧，寒芒点点，疾如灵蛇，径直搦向余廷心的眉心、咽喉等处要害。

董大鹏一见王、宋二人战不下一个余廷心，不觉大喜，哑哑吼一声：“儿郎们，此时不拿施耐庵，更待何时？”吼声中抖一抖手中狼牙短棒，率着众元兵直扑向花厅正中。一众红巾军士早自有科尔沁铁骑兵捉对儿厮杀，董大鹏杀开一条血路，奔过围栏、奔过廊柱，展眼一瞧，不觉大吃一惊。

只见偌大个花厅上空空如也，除了廊下呼喝厮杀的一群人，除了满地狼藉的杯管盘碟，哪里见得到一个人影？漫说那施耐庵，便是那顾逖，李齐也仿佛借了土遁，齐齐地失了踪影。

董大鹏心下焦躁，不觉怒叫：“还斗他娘个鸟！施耐庵不见了也！”

这一叫不打紧，花厅廊下正斗得入港的众人的耳畔仿佛响了一声焦雷，一齐收住手中兵刃，呆呆地望着空荡荡的花

厅，一个个怔怔忡忡，惊诧莫名。

那余廷心一抖八棱紫金锤，扬声叫道：“董大人休急躁，那施耐庵身无双翼，还怕他飞上天去！小小一个园子，掘地三尺，谅他脱不出俺的手心！”

一句话提醒了董大鹏，他一挥手中狼牙棒，厉声下令：“儿郎们，满园搜捉，休要漏过一草一木！”众元兵一听，也顾不得廊下那些红巾“贼寇”，一齐猫腰窜入林木花圃，仔细搜索起来。

此时，厅前只剩下王擎天、宋碧云和一众兄弟，痴痴地站在当地发愣。尤其是宋碧云心中更是纳闷：那施相公适才好好地站在厅上，为何眨眼之间便失了踪影？她曾多次与施耐庵相处，深知以他的武功，决不可能在刹那之时便杀出重围，纵跃出这偌大一个园子，今日之事委实蹊跷！

正值她惊疑莫名之际，猛听右侧园墙外响起一阵粗厉豪迈的大笑，紧接着一个暴雷也似的声音从那厢响起：“董大鹏、余廷心两个狗官，休要在那边白费神了，瞧你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名园糟蹋成什么模样！”随着话音，只听得虎虎一阵风响，一个壮实的黑影跃上墙头。

宋碧云抬眼一看，只见墙头上那人粗腰熊背、凛凛生威，盘龙髻上系一副皂巾，斑斑树影之中，冷月清光之下，隐隐约约看出那张油亮的黑脸和左眼下那颗肉痣。宋碧云一眼便认出：来人正是名震江浙的吓天大将军张士诚，她不觉又惊又喜，朗声唤道：“张大龙头，久违了！可惜你一步来迟，施耐庵相公适才失踪了！”

那张士诚又是敞怀大笑，答道：“宋旗首稍安勿躁！有俺

吓天大将军在此，施相公决然无恙！不过，这桩事俺也是不得已做得诡诈一些，淮安城虎狼之地，耸碧院强敌环伺，俺也顾不得许多了！”说毕，他跃下园墙，腰脊微佝，“嗨嗨”一声，一扬臂拍下，只听得“哗啦啦”“轰隆隆”一阵大响，厚厚的青砖园墙竟被他拍倒一角，露出一个豁口。

没等宋碧云明白过来，那张士诚挥手朝豁口外一指，说道：“施相公已成俺盐城大营的贵客，诸位休要劳神了！”

此时，那董大鹏、余廷心也早已围了过来，众人向那豁口外一看，一个个惊讶得张开了口，半晌做声不得。

只见豁口外露出一条长街，长街上密匝匝列着百十名壮士，尽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一个个身着油渍斑斑的盐工短褐，手执明晃晃的兵器。长街尽头，远远立着四匹马；左边两匹马上骑着的是施耐庵和顾遐举，马前还有两名壮士牵马坠镫。右边两匹马上则反剪缚着两个人，一个是淮安知府李齐。另一个却是那娇滴滴的粉墨班头小帘秀！

张士诚神采飞扬，捺着下巴笑道：“俺张士诚今日吉星高照，出师大捷，走一趟淮安府，本来只想请回一位施相公，想不到竟然挟一带三！这位顾先生正好在俺军营之中陪伴施相公吟诗作画，这个知府狗官却好替俺出师祭旗。至于这位袅袅娜娜的小娘子，恰恰是个会唱曲的雏儿，带回营去，跟俺吓天大将军作个押寨夫人，杀得倦怠了，弹琴唱曲，解解闷儿，也不辱没了她！”说毕，又是一阵呵呵大笑。

宋碧云打量着张士诚那副得意神态，心中忖道：这位张大龙头远在盐城，如何便知道施相公今日要进淮安，而且神不知鬼不觉，趁着混战之际，眨眼之间便从众人眼皮底下抢

走了施相公？往日只道这黑矮汉子不过是一位暗鸣叱咤的莽汉，几曾料道他还有如此深邃的心机！

宋碧云正自沉吟，那王擎天却早按捺不住，一举手中大棍便要杀过去。宋碧云急忙一把按住，王擎天性急如火，怒叫一声：“宋旗首，你忘了俺们来时，太师父刘福通是如何吩咐的：施相公负有千钧重托，身膺义军大秘，一定要加意护持，不许碰掉他身上一根汗毛！这张士诚野心勃勃、心地诡诈，终不然眼睁睁叫施相公落入虎口，叫这鸟汉攫走那桩绝秘！俺王擎天忍不下这口恶气！”

宋碧云点点头，劝道：“王大哥所虑极是，不过，张士诚也是江湖中人，今日身处重围，又有董大鹏、余廷心这一干元廷兵将在一旁虎视眈眈，施相公被张士诚夺走，总比落入元兵手中要好。再说施相公重义气，轻生死，豪气干云，深沉豁达，决不会泄露那桩义军大秘！”

王擎天听了这番话，也觉在理，收起大棍，气咻咻蹇过一旁。只恼了那董大鹏与余廷心，两个人只道今日斗败宋碧云、王擎天和一众红巾军将士，将施耐庵一鼓成擒，叵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竟着了这盐贩子的道儿。他二人凭着浑身武艺，一向骄横惯了，哪里能忍下这口气？只听一阵叱咤，两个人锤、棒齐举，率着一众科尔沁铁骑兵泼风般杀了上来。

张士诚呵呵一笑，右臂微微一动，忽地从腰间掣出一柄纯钢点就的盐钯，大吼一声，当先抵住董大鹏、余廷心，大杀起来。

战不到几个回合，猛听一阵号炮连珠般炸响，混战之中，忽然一声怪叫，两阵对垒中一员主将抚着左肩，托地跳出了战圈。

## 十八 张士诚炫威试袞冕 小帘秀拂袖救危难

面对这一场拚死搏杀，宋碧云、王擎天腔血沸沸直涌。两人正欲上前助战，忽见战圈中败下一个人来，不觉失惊，仔细看去，只见跳出圈子的却是张士诚。

原来，张士诚自幼习武，一柄点钢盐钯深得异人传授，凭着两臂千斤膂力，单斗董大鹏、余廷心二人，兀自占着上风。战了五十余合，董、余二将看看抵敌不住，谁知就在此时，淮安城头上陡响号炮，张士诚略一分神，董大鹏、余廷心便缓过气来。况且生死相搏之际，哪里容得毫发疏忽，此时正斗到涧深处，那董大鹏趁着张士诚手中点钢钯慢了半拍，腾出左手，探进腰间锦囊，腕臂轻抖，霎时一溜寒星电射而出，待到张士诚要闪避之时，哪里还来得及，肩窝里早中了一羽“流萤箭”，立时便败下阵来。

王擎天大吼一声：“狗官休要暗箭伤人！”挥棍便要杀入战圈。宋碧云喝声“慢”，指着远处城墙说道：“王大哥你瞧，元兵大队人马到了！”王擎天抬眼一看，果果不然，只见黑魃魃的淮安城头雉堞上，密林般涌上大队元兵，旄旌刁斗、长刀大戟，在星月之下闪着寒光，看那阵势，约摸有数千之众。

此时，那淮安知府李齐早在马上嚷了起来，“张士诚，你敢在堂堂淮安城内绑缚朝廷命官，该当何罪！快快放了本官，

放你们一条生路！”

张士诚身中箭伤，心里早已焦躁，再加元兵合围，浑身不觉发毛，听了李齐这一嚷，哪里按捺得住，一路疾奔至李齐马前，冷不丁掣出点钢钯来，只一搯，便将那狗官当胸搯了几个透明窟窿，一头倒下马来。

张士诚一脚将李齐尸身踹开，纵身上马，叱一声：“施相公已然到手，淮安城没甚溜头，弟兄们，撤回老营！”说毕，一马当先，率着那一众盐贩打扮的壮汉杀开一条血路，奔出城门，立时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董大鹏、余廷心二人气急败坏，连声大叫：“休要放走那盐贩子！休要放走那施耐庵！”也顾不得王擎天、宋碧云等人，顺着张士诚奔去的方向直追下来。这淮安城外不数里便是一派河网之地，沼泽遍布，沟渠纵横，碱滩处处，芦苇丛生，加之稻田正值泡田下秧季节，连那土路田塍之上也是步步泥泞，张士诚那一伙豪客久处水乡，长年在这水网之中摸爬滚打，那脚下何等溜滑？休说这些在大漠上弯弓驰马的蒙古铁骑，便是上等捕快也莫想追他得上。追着追着，那一众盐城大营的好汉早失了踪影。

此刻，只剩下王擎天、宋碧云率着一干红巾军将士隐在东城门的一派密林之中，整饬部伍，束装待发。宋碧云遥望着施耐庵一行消失的方向，心中暗忖：施相公本来是北上齐鲁之地，去寻找那一桩关于绿林抗元大业的秘密，此番被那张士诚“抢”去，往后还不知会添多少麻烦！

她正自暗暗思忖，蓦地眼睛一亮，紧接着身后隐隐响起一阵哗哗啪啪的声音，宋碧云回头看去：淮安城内一柱火光



直冲天宇，那地方约摸是适才经历了一番恶斗的耸碧院。浓烟烈火映红了巍峨的城楼雉堞，舔着低垂的彤云，衬着密密麻麻排列在城墙上的那些旒旌刁斗、大戟长刀，显得分外狰狞。宋碧云又记起了那个耸碧院，记起了园内那些重檐画廊、楼台亭榭，心中不觉慨叹：纷纭乱世，玉石俱焚，今日名园毁弃，明日只怕这偌大个淮安城也将瓦砾遍地了。

距离高邮县治约摸七八十里地面，有一处不大不小的集镇，名曰牛栏岗。其实此地乃是遍地的泽国水乡，哪里有什么丘岗岭坡？所谓的“牛栏岗”，只不过是一道似堤非堤的土丘，休看它高不过二寻，长不足半里，那蜿蜒蜒蜒、蓊郁葱茏的形态却煞是古怪，乡人不饰华丽，只瞧那模样儿象是一道弯弯曲曲的牛栏，随口便唤做个“牛栏岗”，也不知传了几世几代。约摸半年之前，吓天大将军张士诚率军围攻泰州、高邮，战败兵部侍郎也先，阵斩元军骁将朵尔只斤，获了个盐城起事以来最大的胜仗。这黑矮汉子一肚子高兴，便在牛栏岗下大摆庆功宴席，酒酣耳热之际，忽然有一个应邀赴席的当地塾师一抹油嘴站了起来，也尔知是确曾详研过《方輿志》，抑或是信口开河，竟指点着那道士堤讲出一番话来。道是这牛栏岗来历不凡：当年汉高祖沛县揭竿起事，芒砀山剑斩白蛇，谁知后来出师不利，屡遭挫折，先败于淮、泗，后困于荥阳，连妻子吕雉、岳丈老头也被敌人捕去。有一日留侯张良夤夜求见，为刘邦解析休咎，卜筮才下，张良便查出了情由。原来当年斩了的那条白蛇乃是上天遣下的信使，斩蛇起兵，上应天意，不过此蛇乃上界翼火蛇星君的化身，归天之后，留在凡间的遗蜕暴露荒野，星君在天上魂灵不安，玉

皇大帝龙心不悦，便给刘邦吃了不少苦头，倘再不葬好白蛇尸骨，帝业将永远难成。那刘邦一听，忙不迭派出大队人马，在芒砀山搜寻了三大三夜，到底找齐了那条白蛇的尸骨，汉王刘邦浑身缟素，顶礼燃香，做了七七四十九日大醮，将白蛇遗蜕埋葬在高邮湖边。从此，刘邦的大业如日中天，节节兴盛，终于享有二百余年的太平天下。那白蛇的坟墓不在别处，便是这道“牛栏岗”。

张士诚一介匹夫，出身草莽，休道他区区盐贩，当时便是那些才高八斗的饱学之士，又有几个不信奉这天地鬼神。此人趁着世道大乱，敢于冒火族之险揭竿造反，开初大半是熬不住元廷的贪残苛暴，后来兵马一多、占地一广，那皇帝梦便时时在脑子里晃悠起来。此番新胜之余，醉上心头，听了这段古话，立时高兴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以为神差鬼使，可儿让他驻军牛栏岗，他这个“吓天大将军”看来要成第二个汉高祖。于是学着那刘邦，幢幡宝盖，香花灯烛，在牛栏岗下做了七七四十九天极热闹的法事，祭祀白蛇星君，祷告过往神灵，庇佑他推翻元朝，扫灭群雄，早登皇帝宝座。只是这张士诚比那刘邦少了些许才气，吟不出“大风起兮云飞扬”之类的豪语，让那仪式煞了不少风景。

从此，张士诚索性便把老营从盐城移到了这牛栏岗。

上万兵马家眷安营扎寨，已然是熙熙攘攘。这张士诚又有桩好处，便是只杀贪官，不扰乡民，盐贩生涯又叫他养成个喜欢热闹红火的脾气。牛栏岗地处高邮湖东，为大运河东西、淮水南北两岸的鱼米盐茶聚散之地，义军鼓励贸易、招纳商贾，不数月，牛栏岗一派荒野之上，竟然崛起偌大个市

镇。

这一日，牛栏岗下忽地变得寂静，那平素日闹哄哄的鱼贩、米贩、茶贩、盐贩们一律收了摊子，酒招飘摇、算盘滴嗒的茶楼店肆也齐齐上了门板。只有镇东头那关帝庙前的漫坡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群。庙前新搭的戏台上灯烛荧煌，戏台口列着旗门、金鼓、棨戟、大纛，两厢排着衣甲鲜明的兵士，一个个注目鹄立，中间留着窄窄一条甬道。那景象说不尽的威武。

约摸午牌时分，一阵“得得”的马蹄声响过，戏场上立时金鼓齐鸣、号炮轰响。只见一行人在一杆红罗伞盖的导引下直奔戏台，当先一位正是那吓天大将军张士诚。他此番打扮迥然不同，头戴冲天紫金兜鍪，身着团龙嵌丝缎袍，腰间斜挂着一围镂着云霉纹的白玉带，足登薄底皂靴，宽袍大袖，满身金紫，比起当日夜闯淮安府那副邋遢模样，简直换了一番气象。紧跟在张士诚两旁的是两个黑矮汉子，除了身上装束不同外，那身姿形貌与张士诚一模一样。左边一人身着淡紫锦袍，膝下隐隐露出黄金锁子甲，头戴黄铜铠，手抚青虹剑，一派英武气象。右边一人头戴英雄巾，身着湖色锦袍，峨冠博带，羽扇纶巾，若非生就一副黑脸膛，便酷似当年诸葛亮。这二人不是别人，正是张士诚的左辅右弼、同胞兄弟士德、士信。

提起张士诚这两个兄弟的大名，绿林之中真真是如雷贯耳。二弟张士德自幼在运河里弄潮扳桨，练得一身好筋骨，十四岁上便与人赌赛，单手拽翻一头水牛，两臂抡动，力逾千斤，后经名师指点，使一根铁桨，百十条好汉近他不得，斩

将搴旗，冲锋陷阵，是张士诚手下第一员上将。三弟士信从小不喜那盐腥气，偏偏喜欢读书攻史，加之生性聪颖，休说那四书五经、八索九丘，便是什么《孙子兵法》、《六甲全书》也背得滚瓜烂熟。此人生平酷嗜行兵布阵，尤其渴慕诸葛武侯的为人，连装束打扮也处处学那孔明先生的样儿。张士诚起兵之后，多亏这位三弟精心策划、运筹帷幄，脱了不少险境，打了许多胜仗，攻州陷府，千里捷报，一半是张士信的功劳。此时三兄弟并辔联骑，威风凛凛，令人肃然起敬。

接着张氏三雄走上戏台的，一个是银盔银甲的大将索元亨，另一个是闲适潇洒的施耐庵。他们身后，还有一男一女，男的是卸任同知顾遐举，女的便是那从淮安城掳来的丽春馆粉墨班头小帘秀。

这一行人走上台来，满坡的人立时鸦雀无声，只有高邮湖那边刮来的湖风吹得牛栏岗上的草枝树叶簌簌乱响。台下的这万余人众，大半是张士诚的士卒与随军家眷，对自己的首领自然是十分崇敬，便是镇上的百姓，数月来得了张士诚不少好处，比如打了胜仗，满镇男妇老幼都可到戏场上赴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攻下了州府，劫了富户，家家都可按秤分金。乱世之中能有这块乐土栖身，谁不把这吓天大将军敬若神明？

台上诸人依序就座之后，张士诚便走到台前，捺一捺头上冲天冠，拍一拍腰间白玉带，朗声说道：“众位义军弟兄，列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你们瞧瞧，俺张士诚今日这打扮象个做皇帝的样儿么？”

话音未落，台下便滚雷船吼道：“好象！好象！”

谁知这张士诚听了，把个头颅摇得拨浪鼓儿也似，长长地叹了口气，叫道：“你们吃了俺的酒肉，分了俺的金银，自然要奉承俺。不过，你们道是好象，俺自己却觉得差了一味！”

说完，他摘下头上冲天冠，伸出两个指头仿佛敲木鱼般地“梆梆”敲着，续道：“俺张士诚心里明白，要打天下，还缺点儿火候。想那古往今来的帝王，谋士如雨，猛将如云，汉光武有云台十八将，宋太祖有汴梁十六杰，俺有啥？就凭三个联脐带的兄弟，做他娘的鸟皇帝？打他娘的鸟江山？敌不过元朝百万蒙古铁骑，敌不过徐寿辉的中原五虎，也敌不过刘福通的徐、宿子弟兵，只好在这牛栏岗下摆一条贩盐街罢了！”

这一番话，尽管令人丧气，但却是坦荡实在，满坡人众中立时响起叹息之声。张士诚嗽了嗽喉咙，又发出话来：“不过，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人作刀俎，俺作鱼肉，可不是俺张士诚的脾性。俺今日干了件大事，请来了一位尊神，俺吓天大将军的云台十八将、汴梁十六杰，还有俺那皇帝梦儿，统统都出落在他的身上！”

说毕，他转过身去，挥挥手，叫道：“奏乐，请施相公出台！”

台下应声，“哇哩哇啦”地奏起乐来。只见施耐庵袍袖轻拂，步履洒脱，朝着张士诚深深一揖，大步走到台口，又朝着满坡人众唱了个肥喏，朗声说道：“众位义军英雄，久闻张大王部伍精悍，与民更始，今日晚生亲睹威仪，真真是名不虚传，令人感奋！不过，适才张大王所云未免言过其实了！”

张士诚一听，忍不住一把攥住施耐庵的袍襟，将他拽到

台边，叫了起来：“大伙儿休听这穷酸胡诌，俺来告诉你们：这位施相公心怀一桩旷世无匹的武林大秘，乃是当年梁山泊义军首领宋江手下一百单八将英雄后代的下落！这一百单八条猛虎一旦归俺所有，岂只俺张士诚一人坐天下，你们个个都可封侯拜将！”

台下立时响起海潮般的吼声：“好啊，好啊！”

张士诚照着台下的场面，得意地一捺颌须，对施耐庵笑道：“施相公，不须看在俺张士诚份上，只要看在台下这些义军与百姓的份上，你也该将那桩秘密对俺讲了吧！”

施耐庵微微一笑，扬了扬手，张士诚心中一动，忙对台下嚷道：“休要吵了，施相公有话要说！”

台下稍稍寂静，张士诚走过来，附耳惴惴地说道：“施相公，这桩大秘先不须在此处张扬！”

施耐庵点点头，走上一步，对台下众人说道：“张大王盛情难却，众位义军英雄如此重义，晚生只好在此把那打天下、做皇帝的秘诀说一说了。”

一句话不打紧，倒教台上众人吃了一惊，那张士信脑瓜儿灵活，抢先一步奔过来，对施耐庵道：“哎哟哟，施相公，想不到你果然豪爽，这桩大秘一旦示知敝兄弟，你便是开国元勋！不过，如此泼天大的秘密，怎能在光天化日、众口藉藉之下宣泄！施相公三思！”

施耐庵笑道：“三将军休要操心，既然是秘密，只怕不是寻常人听得懂的，何况台下都是你们心腹弟兄，那又何必防范呢！”

张士诚按捺不住，一步跳了过来，低声喝道：“施相公，

你讲不得！”

施耐庵故作惊诧：“这又奇了。大王涉险犯难，又在此大会部众，原是要晚生讲出那桩秘密，此时如何又来拦挡？”

张士诚讪讪笑道：“哎呀！你这酸秀才！俺今日摆出这阵势，是想教你瞧瞧俺张士诚的气候，逗你讲出那桩大秘，又不是要你当众布道讲经！”

施耐庵道：“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何况面对上万血性弟兄，晚生不敢食言而肥！”

张士诚直气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忍不住按剑喝道：“你果真要讲？”

施耐庵道：“果真要讲！”

张士诚厉声吼道：“泄了大秘密，俺剑下不饶！”

施耐庵道：“那也是无法可想之事！”

张士诚哪里按捺得住，吼一声：“与其让这大秘与你这穷酸一齐从世上消失，也不让它泄露，看剑！”说毕，举剑便剁。那张士信在一旁察言观色，心里头早瞧科了几分，眼见乃兄真要杀人，连忙夺下剑来，说道：“既然施相公如此重然诺，那就让他讲了吧！”说着，对张士诚使了个眼色。

没等张士诚回过味儿来，施耐庵早走到台口，轻理青巾，漫挽衣袖，一时并不开口，张士诚和台上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正在众人屏息静听之际，施耐庵忽然呢呢喃喃地吟出一篇八股文来，只听他一字一板地诵道：

“盗亦道，道非盗。盗得道则道，道无道则盗，天生道盗并存，莫道盗中无道。陈涉与吴广，绿林与赤眉，张角与黄

巢；遍地红巾，满目弓刀，都付与沉沙折戟，荒烟蔓草。自古英雄举义旗，有几人善终善了？多少豪俊出草莽，有几人替天行道？赤忱在心，捣黄龙路非遥。收拾金瓯处，妖氛顿消。”

这罗罗嗦嗦的一番吟诵，令在场军民人等听来味同嚼蜡。不过，台上台下倒是宁静得很，愈是难懂费解的话语，便愈觉着深奥与玄妙，世人都有同样的脾性。此时戏台上下的众人，不是寻常的贩夫村妇，便是舞枪弄棒的莽汉，又有几人听得懂施耐庵这一番“盗亦道”、“道非盗”之类含义深邃的字句，霎时间你瞪着我、我瞪着你，耳旁兀自响着那捣杵般的“盗道、道盗”之声，半晌做声不得。

张士诚提心吊胆，暴睁环眼，竖起两只耳朵倾听施耐庵吐出的一字一句，深怕他囫圇将那桩大秘合盘托出。乃弟张士德则是浓眉倒竖，一只手紧紧地攥在剑柄之上，几几乎握出汗来，只待施耐庵一旦说得走嘴，便一剑将他刳为两段。只有那老三“小诸葛”张士信胸中有数，他早料道乃兄今日这圈套做得拙劣。试想这书生胸中藏着的那桩泼天大秘，多少英雄豪杰、巨奸大猾，燃香顶礼，斧钺加身，使尽浑身解数都没从他口中挖出半个字儿来。眼下人多嘴杂，就凭你吓天大将军摆出这万民拥戴的架势，人家就会吐露机秘？天下只怕没有如此荒唐之事。及至施耐庵“盗道”之语一出口，张士信先是舒了口大气：着！俺小诸葛料事如神！接着听下来，不觉皱眉蹙额、耸然动容，他渐渐听出那首奇怪无比的俚曲之中，竟自包含着无限玄机！不由得拈须晃脑、行于蹀躞，和着那跌宕有致的宫商角徵羽，一字一句仔仔细细地琢磨起来。



这小诸葛尚未品出味儿，人丛中早恼了一条大虫，只见张士德青虹剑已然出鞘，一蹦蹦到施耐庵跟前，瞠目斥道：“你这穷不死的三家村学究！什么‘到到到到’地胡诌了半日，敢情是欺负俺弟兄们少吃了几碗墨汁，藏着那桩大秘不说，却当着俺弟兄父老们掉书袋，真真不想活了！”说毕，挥剑便要剁下。

施耐庵摆一摆手说道：“二将军稍安勿躁！你想拿这七尺之躯试试剑刃，那也无妨。不过，晚生有一个极简单的题目，二将军倘若答得出，晚生甘愿受死。”

张士德闷声说道：“就你这穷酸鸟事儿多！答就答，俺没的怕你不成。行过，倘若出个怪题目难俺，可休怪俺剑下无情！”

施耐庵笑道：“不怪，不怪，请问二将军，晚生适才吟的那首散曲，一共有几个字？”

张士德一听，不觉张口结舌，半晌无言。这题目说它怪，其实三岁孩子也能答出。说它简单却又不然，尽管只是数几个数字，可听不懂那意思便背不下那词儿，背不下词儿便记不下字数。这一来，倒叫张士德抓耳挠腮，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直恨得牙痒痒地，真想一剑将这穷酸戳个透明窟窿，可是有约在先，当着这上万人众，食言而肥，岂不泼了堂堂二将军的面面？

那张士诚身为主帅，一见乃弟这尴尬神态，脸上挂不住，趑趄前来对士德喝道：“幼时俺省钱让你读书你逃学，没的今日在此现世！还不给俺滚下去！”

张士德呐呐而退。张士诚脸露愠色，转身对施耐庵道：

“施相公，久闻你侠肝义胆、一腔豪气，前此已然言明，今日来此助俺大业，没存想如此弄玄虚，未免不仗义了吧！”

施耐庵微微一笑：“晚生信口占了一阕，试一试大王胸中抱负，哪知不仅听不出其中道理，而且这些谋臣虎将，竟没有一人能听清晚生这首散曲的字数！咳咳，休说打天下坐江山，只怕连这吓天大将军也枉担了虚名！”说毕，不觉昂首长笑。

话犹未了，猛听一声叫：“施相公未免小觑俺张氏无人！”只见灰色袍襟一闪，那张士信早到了面前。小诸葛学着当年孔明的神态，左手轻摇羽扇。右手叠出几个指头说道：“施相公果然才高八斗、胸揽六合，这脱口填词的骇世之举亚赛当年七步成诗的曹于建！不过，休道你那区区字数难俺不住，便是曲中奥妙，破解它亦不难！”

施耐庵点点头道：“三将军，请道其详。”

张士信纶巾一摆，应声答道：“施相公这首曲子不多不少，正应着天罡地煞之数，一百单八个字！不过，内中含义却并无振聋发聩之处，不过村学究从故纸堆里搜捡出来的老生常谈：有道之盗，则为善盗，无道之盗，便为恶盗，造反之人，倘若贪残暴虐、离经叛道，则落个折戟沉沙、荒烟蔓草的结局，如果循规蹈矩、广结善缘，则可直捣黄龙，妖氛全消！呵哈哈，施相公真真是腐儒之见，腐儒之见了！”

施耐庵微微颌首，心中忖道：难得，难得，想不到这牛栏岗军中也有这等有见地的角色！不仅记得起这阕散曲的字数，还将其中字句立时熟谙于胸，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可惜此人一心详研阵法，走火入魔，竟将自己藏在词句中的无

穷块垒领会错了。

他心中一边想着，一边抬头环视着台上诸将与台下军民，心中忽地一动，对着张氏三兄弟唱了个大喏，说道：“三将军果然见识不凡，不过，对于晚生这首曲子，他只解皮毛，未知精髓。须知这一百零八个字中藏着一桩大哑谜，每一个字都应着一位梁山后代的着落，倘若仔细参详领悟，便能悟出那桩举世瞩目的绿林大秘！”

张士信兀自沉吟。那张士诚却早一步跨到面前，一双环眼熠熠地凝视着施耐庵，瞳人里仿佛要伸出两只手来，从对方心中把那桩大秘密攫出来。他心中又恨又怕，恨的是这施耐庵浑身酸气，分明一张口便可讲出的事儿，偏生他弯弯绕绕、疙里疙瘩地让人心中急出鸟来！怕的是一时性起，得罪了这位尊神，费尽周折弄到手里的活宝贝变成石头蛋。他心神不定地拍一拍后脑勺，又捻了捻眼睑下那肉痣上的汗毛，忽然冒叫一声：“撤席散会，休要怠慢了施相公！”

休说这张士诚粗鲁，其实他除了诗书上欠缺些儿外，心机却是不凡。关帝庙大会军民之前，他也料道施耐庵久在江湖上行走，决不会轻易将那桩绿林大秘泄露出来。那一日在戏台之上，不过是叫这读书人瞧瞧他张士诚的威仪气候，顺便让施耐庵当众亮相，故意走漏风声，叫普天下的义军首领都知道：握着那桩绿林大秘的施耐庵，已然落在他吓天大将军营内，在江湖上大大地出个名头，令胆大的不敢覬觐，胆小的望风归附。然后慢慢地来消遣这穷酸，美酒佳人、钢刀斧钺，软硬兼施，还怕不能从他肚里榨出那话来？别的不讲，单就他留下个卸任同知顾遐举不杀，绊住施耐庵在这牛

栏岗大营内饮酒赋诗，乐而忘返，便是寻常人想不出来的妙计。

关帝庙大会之后，张士诚便收拾了一洁净处所，将施耐庵与顾逖安顿下来。每日里美酒佳肴，尽情款待，军旅战乱之时，虽说无有山珍海味，那牛栏岗四周河湖纵横，有的是鱼鳖蟹龟、鸡头嫩藕，每日三餐自是别有风味。一到夜间，张士诚还从镇上挑几个习过南北杂剧的女子，檀板琵琶、头面髯口，一齐送到下处，让那施相公赏心娱性一番。

施耐庵与顾逖久别重逢，在那淮安城“耸碧院”中刚刚见，便突遭种种奇变，来不及把手话旧，畅叙契阔。此番恰好聚在一处，正好促膝长谈。顾逖问起这十余年的遭际，施耐庵便把如何因一支曲词惹下破家惨祸，如何在叔父施元德家中读书习武，如何接下祖传珍物湛卢剑，如何行刺仇人铁尔帖木儿，如何巧遇宋碧云、误撞红巾军乌桥大营，如何受命寻找那藏着梁山泊一百零八名英雄后代下落的白绢种种经历，细细告诉了顾逖。顾逖这些年混迹官场士林，哪里听说过这些诡幻奇绝的情景，一听之下，禁不住摇头乍舌，听到入港处，往往掀须撩袍，拍案叫绝。接下来，顾逖也谈了多年来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种种官场腐败、仕途艰险，以及此次进京看到的元室宫廷荒淫无耻、权奸当道的情景。两人谈到入港处，禁不住义愤填膺，感叹唏嘘，骂一回蒙古贵族的苛酷暴虐，哭一回黎民百姓的颠沛流离。两个挚友志趣相投，感慨相似，那满腹块垒简直倾诉不尽，也不觉时光流逝，谈谈讲讲，如痴如魔，倏忽间便过了三五日。

这一日更交二鼓，两个人面对孤烛残席，兀自毫无睡意。

顾逖忽然问道：“彦端兄，愚弟有二事不明。第一，你经历种种魔劫，掌握那桩绝世大秘，那一日宋碧云旗首暗示前途，夤夜送别，已然离了汪家营施氏庄院，北上齐鲁去追寻那幅奇妙的白绢，怎么又进了淮安城的耸碧院，而且身边竟冒出了宋碧云、王擎天和那一干红巾军英雄将士？”

施耐庵听毕笑道：“此事确也巧了。愚兄那一夜在运河河畔、三岔道口受了宋旗首谆谆嘱托，夤夜径奔正北，指望早日去到梁山泊故垒，找到那桩绝世大秘。谁知尚未走出十里地面，忽然路遇一位渔夫，迎在当路唱个大喏，将一个锦囊塞到愚兄手里，拆开一看，只见里头藏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运河两岸鹰犬遍布，西去淮安，自有故人相候’，愚兄正自纳闷，猛听一阵‘得得’蹄声响起，那渔夫早已从黑暗中牵出一匹马来，翻身骑到鞍头，远远地叫了一声：‘太师父派俺捎信，施相公一路保重。’说毕，鞭梢一闪，早失了踪影。愚兄方才明白：这个渔夫乃是红巾军乌桥大营派来的信使。既然是刘福通大龙头亲嘱，想来必有道理，于是愚兄便折往西北淮安方向而行，化名张二混进了城门。一路上心中猜测，那锦囊中所说的‘故人’究竟是谁？及至一进淮安，方才听得满城传得沸沸扬扬：淮安知府李齐连日在耸碧院宴请你这个鼎鼎大名的顾遐举！”

顾逖一听，不觉大笑：“这也是天意使然，令我二人相逢！”

施耐庵点点头续道：“正是，正是！你我分别十余年，邂逅淮安，彼时也顾不得凶险四伏，私忖顺路一叙旧情，再去齐鲁寻那大秘，也耽搁不了时日，愚兄便径直奔那耸碧院。”

顾逖抚案叫道：“哎呀，这也怪愚弟多事，没来由要邀你

赴会，几几乎害你险遭不测！不过，愚弟还有第二桩难解之谜：那李齐只派人送了一份请柬到白驹场府上，此事再无他人知晓，怎么会撩拨出四路人马、五条大虫，惹出了几日前血洗淮安那一场大战？”

施耐庵叩一叩脑门说道：“此事愚兄也是难以猜度。这四路人马中，只有宋碧云、王擎天这一路人马的来意愚兄明了：那刘福通心机深邃、足智多谋，必是淮安府的帖子送到之时，他尚在白驹场敝府驻扎，知道这个消息，立即派出宋旗首这一彪人马直奔淮安府，一来怕愚兄深入重镇，有所不测，失了那桩大秘，教宋、王二将暗中救助；二来他雄心勃勃，早已觊觎淮安这座兵家必争的重镇，想伺机劫了知府李齐，破了淮安城。不过，那张士诚、董大鹏、余廷心这三路人马是如何来的，又怎么知道愚兄要进竺碧院赴会，连愚兄也至今不知端的！江湖之事奇诡莫测，看来这其间必然大有蹊跷！”

两人正自絮絮叨叨地叙说。忽听一阵“囊囊”的脚步声响，走进一个人来，金冠紫袍、顾盼自雄，正是那吓天大将军张士诚。他朝施、顾二人微微瞟了一眼，大咧咧地居中坐下，说道：“二位好兴致！俺这穷乡僻壤，无甚好款待，包涵包涵！”说着，转向施耐庵道：“施相公，你也知道俺为你费了多少心机！不过，俺张士诚决非那猴急马爬的鼠辈，只要你耐得住寂寞，俺便养你十年八年，何时说出那梁山一百单八位英雄后裔的下落，俺便撒手！”

他拈了拈眼皮下那肉痣上的汗毛，忽地站起，说道：“长夜难熬，俺今晚为施相公备下了道地的双沟大曲，遣来了专为俺吓天大将军作乐的‘红罗营’秀女，请尽情消受这永昼

之乐！”说毕，喝一声“孩儿们进来！”一拂大袖便走出了屋子。

张士诚前脚刚走，紧接着后脚便涌进一群人来。只见四扇格子门开处。当先两个汉子捧着两个红漆描金的托盘，托盘内几碟时样鲜菜、一壶热酒，人未进屋，一股醇香便扑面而来，几几乎中人欲醉。两名汉子后面则是六个年轻女子，软罗拂胸，长袖曳地，衫儿窄窄，裙儿飘飘，浑身上下一式胭脂红色，说不得眉弯浅黛、眼横秋水，倒也娉娉婷婷、娟秀可人。

两个汉子在案几上放下托盘，唱个肥喏，抽身退出屋外，那六个秀女立时摆了个梅花阵儿，漫启樱唇，款扭纤腰，边舞边唱起来。施耐庵自幼在苏杭锦绣之乡生长，出入勾栏瓦舍，看过多少霓裳之舞，听过多少仙音雅乐。眼下这几个秀女，除了那六条红裙团团弄影，颇有点轻盈曼妙之态外，唱的那些曲子，无非是寻常的凤阳腔花鼓调儿。倒是那一壶双沟大曲浓香诱人，施耐庵哪里忍耐得住，也无心去观赏几个秀女的歌舞，一把提起酒壶，对顾逖叫道：“顾年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杜康在手，百虑俱消，来来来，你我何不畅饮三杯！”说毕，揭开酒壶盖儿，微微一嗅，立时赞道：“着啊！这吓天大将军倒也慷慨，双沟大曲乃是钦点的皇家贡品，也不知这盐贩子哪里弄到这等稀世之物！”

说着，他摆开两只酒杯，提起壶把，滴溜溜斟起酒来。霎时间，两只酒杯里登时满盈盈注满了绿莹莹玉液般的酒，那浓烈的醇醪之馥令人馋虫大动，施耐庵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液，举杯便要倾入口中。



就在此时，施耐庵猛觉着眼帘里红影一闪，一种软滑轻腻之物拂上手腕，紧接着，“匡啷”一声，手中杯竟然脱手坠下，摔成数瓣，上好的醇酒泼洒了一地。他惊诧之余，忽见那秀女丛中袅袅娜娜走上一个人来，莺啼燕啭般地说：“哎哟哟，施相公休怪，小女子失手了！”

施耐庵抬头一看，只见面前亭亭立着一个娇媚无比的秀女，一边抖擞着被酒水溅湿的红袖，一边抿嘴笑道：“施相公贵人多忘，还记得淮安城耸碧院里唱曲的小帘秀么？”

施耐庵仔细打量了面前的女子一阵，不觉恍然，原来这个打翻了酒杯的秀女竟是那个丽春馆的粉墨班头！他虽然心中不悦，那话儿说得倒也柔和：“啊啊，不妨不妨，只可惜了这杯好酒！”

小帘秀一听，走过来悄声说道：“施相公还蒙在鼓里，什么好酒？这是一杯下了迷药的酒！”

施耐庵斥道：“胡说，分明浓香醉人，道地的双沟佳酿！”

那小帘秀也不答言，轻挽红袖，伸出纤纤手指，提过酒壶，对那五个倚在墙角的秀女招手道：“小姊妹们过来！施相公见你们歌舞佳妙，要赏每人一口酒呢！”

小帘秀似乎是六个女子中的班头，闻此呼唤，那五人一个个轻挽裙带、款移凌波，走了过来。小帘秀不慌不忙，移过顾逊面前的酒杯，满满斟了一爵，递到那五个女子唇边，连劝带哄，一人喂了一口。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到小帘秀一声娇唤：“嘻嘻，倒也，倒也！”那五个秀女仿佛风前弱柳一般，晃荡一阵，连呻唤都来不及出口，便东倒西歪做一堆儿瘫在地上。



施耐庵直惊得目瞪口呆，呐呐地问道：“这、这是什么迷药，竟然如此厉害？”

小帘秀抿嘴一笑：“施相公，小女子不曾打诨语罢！这便是江湖上有名的头等迷药‘沾唇乱神巴螫散’，酒肴中放一星星儿，便可麻人，酒质愈佳，其效愈烈。这‘巴螫散’更有一桩奇处，便是麻倒人之后，本性迷失，口无禁忌，问一句，答一句，可将人心腹秘密掏个净尽！”

施耐庵一听，不觉浑身一凛：哎呀好险！这药酒一旦入肚，着了道儿，让人掏出那桩绿林大秘，岂不要坏了大事。

他正惊讶，只听小帘秀又说道：“施相公，实话告诉你罢，此乃张士诚那魔头使的诡计，指望一杯蒙汗药酒将你麻翻，然后细细盘诘，将那一百单八位梁山后代的下落弄到手！”

施耐庵心下忖道：事实俱在，这酒肴系张士诚亲自送来，那还有何怀疑！怪道他费尽心机将人抢回大营，却悠哉游哉，多日不来问津，原来是故意稳住自己，让人疏了防范，然后下此毒手。想到此处，施耐庵不觉抬头望了望小帘秀一眼，问道：“张士诚这宗诡计，大姐又是如何得知的？”

小帘秀忽地一抹红潮涌上脸颊，微微垂下头来，竟显得格外娇羞，她嗫嗫嚅嚅，捻着那胭脂色轻罗裙角忸怩一阵，倏地抬头说道：“那张士诚少刻便到，一见破了他的计策，岂肯轻饶你我！有些话小女子慢慢细说，此地不可久留，施相公快快随我逃走！”

施耐庵已然亲见张士诚行事诡诈，心地委琐，把往日对他的敬仰之心早消减了大半，见这弱女子临危相救，一片至诚，哪里再好拂了她的心意，一边收拾剑囊，一边惴惴地问

道：“大姐，这牛栏岗乃张士诚大营，四面警卫森严，如何走得出去？”

小帘秀嘻嘻笑道：“小女子自有办法！”说毕，转头对顾逖道：“顾相公，请将衣履与施相公换过！”

顾逖亦知事急燃眉，哪有不允之理，忙忙地与施耐庵换过衣衫鞋袜。小帘秀一伸手扯下半幅床帐，朝施耐庵兜头一裹，对顾逖言道：“顾相公委屈了，你与张士诚无怨无仇，他不会难为你的！”说毕，长袖一挥，领着施耐庵奔了出去。

此时早过了夜半，牛栏岗上万籁俱寂，鸡犬不惊，只有四野水田里传来“啾啾”蛙鸣。施耐庵随着小帘秀，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朝着镇外疾奔。尽管街衢路口处处都有岗哨把守，亏那小帘秀处事镇静，答言机智，指着施耐庵说是顾相公感冒了风寒，奉吓天大将军之令去临近村庄找草医诊治。那些兵士认得来人是“大龙头”日前从淮安城掳回的押寨夫人，回营数日早宠得心肝儿也似，哪里敢得罪，再加那病人“顾相公”，远远地耸着双肩，捂着嘴鼻索索发抖。满营只有令守着那姓施的，这姓顾的走不走无人吩咐，也乐得做个顺风人情，如此这般，竟被二人混过了七八处哨卡，不移时便走出了牛栏岗。

两人只恐怕事情败露，张士诚命人追赶，也不敢喘息，沿着那田埂土堤忙忙似漏网之鱼，没命地趲赶。其时正是仲春季节，满路尽是水洼洼的牛脚坑，施耐庵也顾不得高一脚低一脚，泥一腿水一腿，跌跌撞撞地紧紧跟在那小帘秀身后，一路猛跑。他一路走，一路瞧着奔在前面的那个女子，心中暗暗纳罕：一个娇滴滴的青楼歌妓，平素日大门难出、二门少

迈，走在平路上兀自怕跌，怎的在这坑坑洼洼、泥水溜滑的田埂土路上走得如此劲健如飞？

施耐庵来不及细想，懵懵懂懂随着这女子紧赶慢赶，直累得腰酸腿软、热汗淋漓。一直奔至五鼓时分，方才走出那河渠水网，来到一片黑魆魆的乌梢林边。

施耐庵气力不加，正欲坐下歇息。只听得小帘秀叫道：“不好，那张士诚追兵到了！”

施耐庵闻言大惊，回头看去，只听后边远远地响着呐喊，灯笼火把直照得那些水田明晃晃仿佛镜子。追兵来得极快，不移时便隐隐约约地看见那些手执刀枪的身影。

小帘秀喝一声：“施相公脚下趱劲些！”领着施耐庵大步流星，一头钻入了丛林。未曾走得十步，只听迎面一声暴吼：“姓施的，待走到哪里去？”施耐庵抬头一看，不觉浑身冰凉，叫一声“苦也”，双腿一软，立时瘫倒在地上。

## 十九 莽小二荒店戏娉婷 侠书生夤夜逢魑魅

随着那一声暴喝，乌梢林中跳出百十条大汉，一个个手执冷森森的刀剑戈矛，铁墙般地挡在面前。施耐庵望着眼前这一队凶神恶煞的大汉，又看见后边愈追愈近人马，不觉长叹：“前有杀手，后有追兵，这一场劫数只怕插翅难逃了！”

施耐庵正自怨艾，耳畔忽然响起小帘秀那娇俏的声音：“施相公休怕，兀的不是咱们的救星到了！”

施耐庵哪里肯相信，只听那小帘秀俏笑两声，忽然对乌梢林中那队大汉喝道：“儿郎们还不牵过马来！”

话音才落，大汉队中早有两个人牵过两匹高头大马，走到施耐庵、小帘秀跟前，坠蹬执鞭，毕恭毕敬地说道：“请二位上马。”

小帘秀一把接过马鞭，骑到马上，那鞭梢往后边一指，厉声喝道：“挡住那队人马，要是他们过了这乌梢林子，姑奶奶拿你们是问！”说毕，招呼施耐庵骑上马背，一抖马缰便驰过了丛林。

这一声吆喝，不啻临阵大元帅传下将令，那一伙彪形大汉暴雷般应声“得令”，齐刷刷掣刀仗剑，一阵风似地卷出乌梢林子，迎着追兵杀了过去。

施耐庵惊魂稍定，心头兀自怦怦乱跳。眼前这一幕情景

委实叫人纳闷：分明是一伙杀气腾腾的强人，怎的一会儿却变成了抵挡追兵的救命星？一个娉娉婷婷、娇娇滴滴的小帘秀，不过常年在那瓦舍勾栏、秦楼楚馆承欢卖笑，又如何跟这伙江湖豪客如此相熟，而且颐指气使，叫这班大汉俯首贴耳地听她摆布？

想到此处，他心头顿时募起一团疑云，对小帘秀呐呐地问道：“大姐，晚生不敢动问：相处数日，只道你是红裙落难、青楼蒙尘，适才这番举止，你、你、你敢莫是一位绿林魁首、巾帼丈夫么？”

小帘秀莞尔笑道：“哪里哪里，施相公言重了！”

施耐庵摇摇头又道：“不然，不然！若非如此，大姐如何支使得动这一班草莽英雄？”

小帘秀听毕秀眉略略一蹙，立时一抿嘴唇，轻颦浅笑道：“呵呵，人道书读的多了便添几根弯弯肠子，施相公果然多疑！”说着，她指了指那伙大汉离开的方向说道：“俗语云：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自古青楼女子，朝朝暮暮迎来送往，哪里不结交几个江湖朋友？君不闻洛阳城畔虬髯客、长安妓院昆仑奴么？小女子平素日不过在他们身上胡乱用了些心事，没存想此刻恰巧救了急难，这也是天缘凑合！”

施耐庵听了半信半疑，正欲再问，那小帘秀早脸色一沉，厉声说道：“施相公，有些事日久自明，此刻凶险四伏，何必刨根问底！快些赶路要紧！”说毕，一挥马鞭，“泼喇喇”一气便跑了好远。

两个人健马轻骑，走得甚快，身后的呼喝喊杀之声渐渐远去，听那阵势，两拨人正斗得热闹。施耐庵一头扬鞭催马，

一边打量着驰在前面的小帘秀。尽管她那番话说的也甚圆转，但终究难使心中的疑团冰释，却一时又瞧不出个端倪。只是默默地望着眼前那翻盏撒铍般疾奔的马蹄和迎风鼓荡的轻罗长裙，对这个寻常的青楼歌妓平添了几分敬畏。

小帘秀既不理睬身后的厮杀，也不理睬施耐庵那专注的打量，仿佛柳营试马，秋林纵骑，翠袖飘飘，鞭梢霍霍，催着那胯下的骏马往前疾奔。不及两个时辰，看看便来到一个岔路口上，只见运河土堤边歪歪斜斜立着三间茅舍，屋檐下伸出的弯弯竹竿上吊着只酒旗。

小帘秀挽辔说道：“施相公，趲赶了这一夜，身子也乏了，眼看鸡鸣天曙，走路也不方便，不如到这村店之中歇歇脚力，进点酒食。”

施耐庵早累得骨软筋酥、饥肠辘辘，巴不得有这一句话，应声好，径直驱马奔近那酒店。

两个人在垂杨下系好马匹，走进茅舍，只见屋内摆着三四张木桌，一面东倒西歪的柜台，地下狼藉着鸡骨米粒，土墙上挂着鱼网渔叉，却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

小帘秀叫道：“店家走来！”

话犹未了，只听见灶间里唿唿隆隆一阵响，接着吧哒吧哒一阵脚步声，厅后趲出一个人来。他头顶上扎一条邋里邋遢的布片，身着一件油渍斑斑的短褐，赤脚趲着一双露出趾头的破靴，一张黄不叽叽的脸上沾着尘垢草屑。见了施耐庵、小帘秀二人，咧着嘴露出满口黄牙嘻嘻笑了一阵，一双斗鸡眼竟痴痴地盯在小帘秀那张白皙娇媚的脸上，半晌一眨不眨。小帘秀被他看得心中发毛，呸一口，喝道：“我二人趲赶路程，

腹中饥渴，有上好的酒饭尽管搬上来！”

那丑汉子头一偏，哑声说道：“小娘子好大气派，俺这村野小店存货不多，今日埵头集逢圩，赶场的人多，酒肴菜饭已然早卖完了。”

小帘秀听毕一怔，又道：“开酒店又不是做一日卖一日的生涯，不信店中无有存货，胡乱搬些来吃吃也就是了。”

丑汉闻言哈哈一笑，斗鸡眼又盯到了小帘秀脸上，瞧那模样，恨不得一口将这俊俏娘儿吞下肚去。他一头瞧，一头说道：“既然小娘子如此缠人，敝店东也只好勉为其难了。不过，俺这店里有桩规矩，不知小娘子肯答允么？”

小帘秀道：“东倒西歪一爿茅店，倒还有什么臭规矩，没的说，小女子一概应允。”

那丑汉咧嘴笑道：“着！小娘子不愧女中豪杰，爽快爽快。俺这规矩可有点不地道：但凡女子进店，酒足饭饱之后，一律不收银钱，良家闺秀替俺织一眼鱼网，有家室的妇人替俺这破衣烂衫上缀一个补丁，倘若是那人前卖笑的妓女，便须留下伴俺快活一夜。至于贪官污吏的封君冢妇，那便须留下她那颗头颅来！”说毕，那双斗鸡眼停在小帘秀的脸上，半晌也不移开。

施耐庵一听之下，不觉微微一怔：这汉子尽管形貌委琐，这些规矩却是定的不俗。那小帘秀听了，秀眉微皱，却压根儿没把丑汉放在眼里，大咧咧坐到桌旁，吩咐道：“休要罗唆，快些收拾饭菜上来！”

丑汉鼻子里哼一声，转头回到灶间，也不知他使的什么魔法，眨眼之间便走出两个衣饰雅洁的僮儿来，七手八脚摆

满了酒菜，端的是村蔬野味，水陆杂陈，香喷喷煞是诱人。

施耐庵、小帘秀也无暇细问，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饮食已毕，两个僮儿又泡上了醅醅两碗黄山毛峰茶来。两人盘桓一阵，早已神清气爽，力气恢复，那小帘秀便唤出店家，福得一福，娇声说道：“多谢款待，小女子良家妇女，这位相公乃是我的兄长。只因家中殷实，少习渔樵针黹，既不能穿针织网，又不会缀补衣衫，大哥店中的规矩，恕小女子不能履约了！”

丑汉听毕，双手插腰间，嗤嗤乱笑，笑毕，不觉怪眼圆睁，说道：“小娘子生得如此娇娇滴滴，说话恁地混账！既不会织网补衣，还有两桩由你挑选：是陪宿还是割头？”

小帘秀柳眉陡竖，骂道：“好个满嘴喷粪的贼坯！你把姑奶奶当了什么人？莫非你活得不耐烦了！”

丑汉依旧嗤嗤乱笑，一双斗鸡眼兀自在小帘秀脸上扫来扫去，一只手却在怀中乱摸，竟自摸出一把寒芒森森的解腕尖刀来。

施耐庵一见，心中一紧，忙不迭地插身上前，赔笑道：“这位大哥休要动气，晚生这妹子委实是善良之人，大丈夫何苦与一个妇女过不去，晚生这里有纹银一锭，权充酒饭之资罢。”

丑汉回头朝施耐庵望一眼，瞋目问道：“相公，你能证明这妇人是善良之辈么？”

施耐庵点头道：“正是，正是。”

丑汉又道：“相公倘若瞒天瞒地，出了这店门，俺可是不问是非的了。”



施耐庵道：“那是自然。”

丑汉点点头，又摇摇头，转身对小帘秀说道：“小娘子，看在这位至诚相公份上，俺这餐茶饭分文不取，算是做了个东道！两位上路去吧！”说毕，趿拉着破靴便要趑回灶间，走了几步，他蓦地回过头来，一双斗鸡眼又狠狠地在小帘秀脸上盯了一阵，低声说道：“小娘子，冥冥之中自有鬼神，休要昧了天良啊！”一头说，一头“吧哒吧哒”地隐入了后厅。

施耐庵见他说话颠三倒四，一时不知情由，撩衣便出了店门，倒是那小帘秀听他说的蹊跷，不由怔得一怔，伸手拽起红罗长裙，跟着施耐庵走出那茅店。两个人溜缰跨马，加一鞭，又径直往北趲赶路程。

此时早已出了张士诚义军辖境，已非夜间那凶险四伏的境况，两个人缓缓行来，施耐庵不觉又记起日前从张士诚大营脱险的情景，俯身问道：“晚生蒙大姐急难相助，五内感激，不过那壶‘巴螫药酒’的秘计，大姐是如何知道的，昨夜语焉不详，此刻可否赐告？”

小帘秀一听，不觉抿嘴俏笑，满脸羞态可掬，在马上挽着裙带说道：“此事不讲也罢。”

施耐庵道：“此事波诡云谲，费人猜详，大姐就讲讲何妨？”

小帘秀无奈，掂着裙带呐呐说道：“此事说来话长，既然施相公动问，小女子只好如实道来了。”

此时，这淮泗古道上薰风乍起，春山寥廓，两匹马缓辔徐行，慢踏绿茵。“得得”的马蹄声中，响着小帘秀那娇俏的声音：

“施相公只怕还不知道，小女子哪里是什么淮安城里的名

妓！小女子的祖上，也是当年梁山泊大寨一位盖世英雄，他不是别人，正是一杆狼牙棒打遍齐鲁的霹霹火秦明，小女子也不叫什么小帘秀，真名叫作秦梅娘。自晓事以来，就常听父母述说当年梁山泊的情景，仰慕先世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指望长大成人之后，能够继承祖上的雄风，驰马疆场，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惜身为女流，家训严谨，这桩宏愿难以达成。父母谢世之后，小女子流浪江湖，拜了个师父，学唱些儿杂剧、散曲，走南闯北，沿街卖唱度日。尽管颠沛流离，境况凄惨，可祖上那些英烈形貌却时时萦回脑际，幼时的宏誓大愿无时无刻不记在心头。

“近年来，朝廷失道，群雄逐鹿，小女子心头又起波涛。当年梁山英雄后代，多年卧虎藏龙，如今只怕又揭竿而起，重竖那替天行道的大旗了，倘若能聚在一起，俺秦梅娘虽不能弯弓驰马、上阵杀贼，便是为那些英雄弟兄们牵个马扛个枪的，也算是报答了祖上的英灵。可是，眼下是遍地烽火，四处狼烟，到哪里去寻那些英雄子孙？小女子一介弱质，只好把这念头藏在心里，待到夜深人静之时，月白风清之际，望着茫茫苍穹，默然感叹，泪下沾巾。

“谁知就在数月前，忽听江湖上有人悄悄传言，道是而今江南出了一个异人，此人胸揽六合、才高八斗、义重如山、豪气干云，身负经天纬地之才，不去求取功名利禄，却偏偏揣着一桩绝世大秘，立志搜寻当年梁山泊一百单八名英雄的后代。小女子一听此讯，不觉欣喜若狂，决意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这位异人，求他带着小女子去会一会那些英雄后裔，哪怕只见一面，死也瞑目了。”

说到此处，这秦梅娘忽地戛然而止，勒马回辔，朝着施耐庵投来娇羞一笑，那笑意中仿佛隐着无限的倾慕。

施耐庵听出端的，不觉讪讪笑道：“大姐过奖了，那些江湖传言，未免言过其实，晚生哪有如此德能？倒是晚生今日又结识了你这位梁山英雄的后代，委实是三生有幸！请大姐往下讲。”

秦梅娘点点头，又絮絮地讲了起来：

“说来凑巧，那一日小女子卖唱来到淮安府，丽春馆的鸨母便将小女子寻了去，说是知府大人在耸碧院宴客，须请一个色艺双绝的歌妓前去献艺，淮安城内一时找不到中意的歌妓，小女子薄具姿色，又多习得几套曲词，那鸨母便叫小女梳洗打扮了一番，权充丽春馆的粉墨班头送进了耸碧院。

“谁知一曲未了，园子里便动了刀兵，直杀得雨愁雾惨、天昏地暗，瞧着那阵势，小女子吓得魂飞魄散，浑身簌簌乱抖，可是脚步儿却一寸也不肯挪动，你道是何缘由？便是为着魂牵梦萦，四处寻觅，终于在此处见到了你这位施相公！”

施耐庵听到此处，不觉暗暗点头：当日在那耸碧院内两军相斗之时，丽春馆的众乐工歌妓早已走避，偏这秦梅娘倚栏伫望，迟迟不走，以至被张士诚缚住，原来却是为了自己，心下暗暗感激，嘴里却说到：“大姐真好胆量！”

秦梅娘莞尔一笑，接着又说道：

“当时，小女子眼看着那帮凶神的刀剑在相公身前身后乱晃，一颗心都急出血来，可惜小女子手无缚鸡之力，不能挺身上前相救。看着看着，相公好端端地失了踪影，小女子正在惊疑之际，猛可地树林中奔出个大汉，一把捂住我的嘴，一

条绳子便将小女子缚住。不过，彼时一见施相公无恙，虽然被人擒掳，一颗悬着的心却落了下来。

“小女子被缚到牛栏岗大营，那张士诚立时逼着拜堂成亲，要封小女子作押寨夫人。小女子无拳无勇，又不愿遭那黑汉奸占，只好推说身上不洁净，拖延时日。关帝庙大会之后，有一晚小女子忽见张士诚行事诡异，亲自召见他那两个兄弟，躲在密室中窃窃议。小女子心中一动：这张士诚生性奸诈，莫不然要算计施相公，获取那桩绝世大秘？于是小女子便装着端茶送水，倚在窗口窃听。不听则己，一听之下，唬得小女子浑身打战：原来他们设下毒计，想用那‘巴螫散’麻倒相公，然后乘昏瞽之际，掏摸出那桩大秘！”

“小女子那时真是又急又恨，急的是眼睁睁看着施相公你立时便要陷入机彀，恨的是小女子既不能给相公通风报信，又不能助你一臂之力，真真急了个泪下沾巾。哪知情急计生，小女子忽然有了主意：趁着夜黑躲入那‘红罗营’中，悄悄诓出一个女子，于僻静处用一条裙带冷古丁将她勒死，然后换上这一身红衫红裙，乘着点人，混入为相公歌舞劝酒的六个秀女之中，紧要处挥长袖拂翻了那杯毒酒，好歹救出了相公。”

施耐庵听到此处，抬头望了一眼并辔而行的秦梅娘，心底涌起一阵感激与敬佩之情，暗暗叹道：这女子虽然沦落风尘，却有如此智识胆略，到底不愧是梁山泊英雄的后裔。

两人骑马边走边谈，不觉红日西坠，天色向晚。隐隐现着一派集镇，早已是点点灯火，那秦梅娘道：“施相公，前边便是埝头集了，今晚便在此处宿一宵罢。”

施耐庵自然允诺。两人两骑径直驰进镇内，只见这埝头

集街面倒也齐楚，只是店铺冷落，行人稀少。秦梅娘引着施耐庵沿街巡视，瞧见一家店铺，门上悬着“悦来客栈”的湖绉灯笼，秦梅娘便翻身下马，叩开了店门。那店东家仿佛与秦梅娘相熟，立时牵马入槽，先整治酒肴给二人吃了，然后收拾了两间极洁净的卧室，送二人安歇。

这一日一夜的驰驱，施耐庵早已疲乏，安顿妥贴，钻进被窝便鼾鼾大睡起来。

哪知人也怪，日间过于辛苦，倒反而睡不安稳，施耐庵睡着睡着，忽然却做起梦来。仿佛又回到那耸碧院内，冷月清风之下，摆着一席酒肴，顾逖把酒邀月，自己披发长吟。忽地，林隙间托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朝他猛扑过来，他左闪右避，待要逃走，双脚却软绵绵的寸步难移，待要呼救，顾逖却失了踪影，那猛虎“呼呼”地直剪过来，瞪着一双怪眼，神情似乎象是董大鹏的吊客模样，一忽儿又幻化成张士诚那长着肉痣的环眼。那猛虎一爪按到自己胸口上，仿佛要撕开胸膛！他想喊喊不出，想挪又挪不动，那虎爪重愈千钧，直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不觉拼命大叫一声：“吾命休矣！”猛力一挣，倏地睁开了眼睛。

施耐庵浑身冷汗津津，四面一看，自己原来却在床上，斗室之内兀自亮着昏暗的烛光。

他正欲翻身坐起，只觉着胸口确实有件东西压着，伸手一摸，原来是滑腻如脂的一只手掌，他正自诧异，脑后床头却传来一声“嗤嗤”娇笑：“施相公，一场好梦，被小女子搅扰了，万望恕罪则个！”

施耐庵猛地一惊，翻身坐了起来，回头看去，不觉又惊

又怒。只见床后立着一个女子，发髻乍解，乌云似的长发流云般撒在肩头，赤裸着羊脂般的肩臂，一件薄薄的轻罗衫子早已半褪，软软地挂在臂肘弯里，蝉翼般的鲛绡抹胸里双峰微颤，她一手抚在施耐庵胸口，一手捻着腰间的裙带，兀自嗤嗤娇笑，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秦梅娘！

这实在出乎施耐庵预料，他兀坐在床上，张口结舌，半晌吐不出一个字来。

那秦梅娘粉面潮红，双睛带赤，鼻子里咻咻轻喘，胸脯急骤起伏，抽回按在施耐庵胸口的那只手，“嗤溜”便解开了腰间裙带，那软滑的轻罗长裙毫无声息地坠到地上。此刻秦梅娘身上只剩下一层鲛绡抹胸和一条透着肌肤的薄绸衬裙，一步步挪将过来。

施耐庵不觉厉声喝道：“大姐这是做什么？”

秦梅娘浪声说道：“施相公春宵寂寞，小女子特来伴宿。”说着两只手一上一下，便要去解开那鲛绡束胸和短短的衬裙。

施耐庵怒极生恨，跳下床来，大吼一声：“贱人无耻！”“啪”地一掌，结结实实扇到秦梅娘那张娇脸上。这女子哪里料到这一手？她毫无防备，“扑通”一声，竟软蛇也似地瘫倒在地上。

施耐庵背过身去，披上外盖衣裳，兀自气咻咻地吼道：“没存想梁山后代之中有你这等无廉耻的女子，真真辱没了乃祖乃宗。要不是念你曾救助于我，晚生便一剑杀了你这贱人！”

秦梅娘见此情景，自觉无趣，坐在地上系好衬裙裙带，扯起束胸的鲛绡掩好双乳，满面羞惭地说道：“施相公息怒，小女子只因仰慕你的风范气度，一时情动，作下羞耻之事，还

请鉴谅。不过，小女子一番痴情，还望相公接纳。”说罢，慢慢爬了起来，一手捂着被打肿的脸颊，一手挽着裙带，一步步靠向施耐庵。霎时，施耐庵的肩背和腰臂上仿佛贴上了两团软绵绵热烘烘的物事，原来是秦梅娘那裹着薄绢的胸脯和髀股。他仿佛被烈火烫了一把，疾退几步，一把摘下墙上的湛卢剑，“铮”地拔出鞘来，厉声喝道：“好贱人，再走一步，晚生便叫你血溅当场！”

秦梅娘满脸媚态，娇笑一声，嘻皮涎脸地款扭腰肢，袅袅娜娜地在屋内转了一圈，无耻地将那短短的薄绢衬裙高高撩起，嗤嗤笑道：“施相公，如此艳福，你竟拒之门外，秦梅娘今开了眼了！不过，要不是我这个‘无耻贱人’，就是用刚才这手段，从张士诚那盐贩子嘴里骗得机密到手，施相公又怎的脱出虎口！”

施耐庵掩面怒叫：“休要胡言！晚生不是那张士诚，速速滚出这屋子！”

秦梅娘一听，脸色倏地一变，只见那满脸媚态如风扫过，立时变得狰狞可怖，她柳眉倒竖，杏眼怪睁，纷披的长发在肩头胸口上乱卷，衬着一张被打肿了的惨白面庞，仿佛还阳的缢死鬼。她放开双手，让那鲛绡束胸斜斜兜在胸脯下面，薄绢衬裙搭上腰胯，叉腰怒目，悻悻然说道：“小女子既然来了，就不随便出去，还有话要与你言讲！”

施耐庵道：“晚生从不与衣裙不整的妇人讲话，有甚话，整饬衣衫再讲！”

秦梅娘无奈，只好从地上拾起那一身胭脂色的轻罗衣裙，忙忙地穿好罗衫，系好扣绊，然后两只腿伸进红罗长裙，一



提提到腰际，床头上牵过裙带，胡乱挽了个结子，忽然厉声喝道：“施耐庵，你可识得姑奶奶是谁么？”

这一声喝与日间的娇声艳语不啻有天壤之别，听来煞是刺耳。施耐庵不觉一凛，转身看去，禁不住吓了一跳。

面前站着的哪里是那个娇媚秀丽的女子，分明是一个粉骷髅、母夜叉。秦梅娘披头散发，眉目失形，脸露肃杀，眼喷寒光，她身后不知何时早站着四五个彪形大汉，一个个凶神恶煞，手中仗着兵器，仿佛一声令下，便要猛扑过来。

施耐庵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觉脱口问道：“你到底是何等样人？”

秦梅娘咧嘴一笑：“啍啍，施相公敬酒不吃吃罚酒！事到如今，姑奶奶只好把底细交给你了！谅必你知道颍川徐寿辉徐大龙头的名声罢？姑奶奶便是他帐下的女营头领，奉徐大龙头之命，特来向你讨取那桩绝世大秘！”

施耐庵打量了立在秦梅娘身后那几条汉子，只见他们一色的红巾包头，上穿蜈蚣绊窄袖箭衣，腰系玄青板带，灯笼裤子，扎着绑腿，脚上一例登着皂底快靴，那形态模样服饰打扮倒确是江湖上的豪客。他想了想，不觉问道：“晚生早闻那徐寿辉也是一路义军主将、江湖上大著名声的英雄，麾下的头领也都是铮铮铁汉、磊落豪杰，大姐适才所作所为，晚生实在不敢恭维！”

秦梅娘脸上一红，旋即笑道：“施相公也未免忒认真了！君不闻：食色，性也？何况小女子适才那一番举动，不过是试一试你的德行！此事暂且不谈。你既然晓得徐大龙头的名头，就请把那桩大秘说出来！”



施耐庵满腹狐疑，擎剑在手，紧盯住面前这个变幻无常、诡异难测的女子，冷冷问道：“一路之上，你告诉我自幼习艺卖唱，流浪江湖，此刻又如何变成了义军头领？”

秦梅娘“扑哧”一笑：“你这书呆子委实迂腐了！白日大道之上，姑奶奶如何能亮出身份？没的叫做公的拿去吃牢饭？乌梢林边那帮弟兄，姑奶奶一句话便叫他们挡住了张士诚的追兵，施相公不是亲眼得见？”

一句话提醒了施耐庵，他心中暗暗叫了起来：怎的便将这碴儿忘了！乌梢林那班大汉，果然与眼前这四五人一样打扮。倘这秦梅娘只是一个卖唱的女子，如何能调遣那百十名好汉？他默想一阵，忍不住抬头打量了面前的形势，只见那秦梅娘不知何时已然挽起了纷披在胸口、肩头的长发，一袭大红猩猩毡英雄髻斜挂在身后，右手横握着一柄寒光凛人的柳叶钢刀，衬着那一身窄窄的红罗衣裙，先时的娇艳娇媚之态已然消失净尽，只剩下一股威猛肃杀之气。她身后的那一班彪形大汉一个个毕恭毕敬，仿佛俯首的绵羊，一见这情景，施耐庵心中先自信了一半：看来这妇人确乎是江湖上一个小小的魔头。

秦梅娘见施耐庵沉吟不语，忽地双眉一挑，衣裙窸窣，横刀走上两步，说道：“施相公，俺秦梅娘已然亮了身份，你也知晓那徐大龙头的声威，请把那桩绿林大秘吐出来吧！”

施耐庵想了想，说道：“那桩绿林大秘乃是一位梁山英雄血裔以心血所托，晚生立有重誓，岂肯轻易泄漏？”

秦梅娘又是“扑哧”一笑：“久闻施相公一腔豪气，一心为造反英雄奔走呼号。今日竟然如此藏头露尾、首鼠两端，真

真叫人失望。要说梁山英雄后代，俺秦梅娘亦在其数，不将那大秘交与我，难道你拿着它献与官府，求个封妻荫子么？”

施耐庵急忙分辩道：“你这妇人，休要污人清白！我与元室不共戴天，恨不能将那一帮贪官污吏一刀斩尽，岂肯为五斗米的俸禄出卖那桩绝世大秘？”

秦梅娘又道：“既如此，那又为何吞吞吐吐、讳莫如深呢！”

施耐庵道：“实话对你讲了罢：大姐虽为女子，但连日之中身份变幻、行事龌龊、扑朔迷离，令人生疑，休道这桩大秘乃旷世奇宝，便是寻常机密，又怎敢轻易奉告？”

秦梅娘一听，俯下头来，伸出手指捻起轻罗长裙，讪讪地转了个圈子，忽地一把抖开裙子，仰头大笑起来，直笑得高耸的发髻上簪珥叮当乱响，那狂傲而凄厉的长笑久久不息，直震得在场众人心头发怵。秦梅娘笑毕，忽地转过身来，轻罗窄衫紧裹着的胸膛兀自急聚起伏，她横刀立目，瞅着施耐庵说道：“呵呵，好个心窍玲珑的穷酸秀才，竟然想窥测姑奶奶的行藏！”她身腰略略扭得一扭，早闪到施耐庵面前，厉声说道：“施相公，饶你奸似鬼，也须喝了老娘的洗脚水！今日不说出那桩武林大秘，你便插翅也休想脱却俺秦梅娘的手心！”

施耐庵见这妇人变脸，不觉心中一凛，略退一退，手中湛卢剑抖一抖，立了个门户，轻言慢语地吟道：“休瞧俺老成，俺道你狰狞！娇滴滴女儿心性，却怎的满口里不干不净？卖弄奸狡乖觉，没的却枉费精神。你道是信手拈来；我这里剑下无情！看剑！”

秦梅娘见他身处险境，竟自酸溜溜地掉起文来，不觉又

气又怒，冷冷说道：“一个三家村里的冬烘先生，委实糟蹋了这把湛卢宝剑！不须姑奶奶动手，俺这几个弟兄便可擒你！”说着，转过头去，对倚门而立的几个大汉努努嘴，众大汉喳喳呼一声，挥动手中兵器便朝着施耐庵扑了过来。

施耐庵哪敢怠慢，长剑挽一个剑花，使出一招“蓝关拥雪”，“哐当”一声磕开当先剁近的一杆朴刀，接着挑、搯、点、刺，与四五个汉子斗在一处。

约摸走了十余回合，施耐庵那“快活剑法”使得顺手，几条大汉竟自落了下风，只见他脚踏圭步，剑走偏锋，陡地喝声“着”，一个虬髯大汉“哇呀”一声，“当啷”一声朴刀撒手，捂着右肩负痛跳出了圈子，其余的汉子见伤了一个同伴，不觉怒叫如雷，兵刃泼风，便要围上来拚命。

秦梅娘怒斥一声：“枉长七尺之躯，四五人拿不住一个穷酸！还不下去，在此丢姑奶奶的脸么？”斥毕，施耐庵只觉眼前一花，一团红影倏地便欺到跟前，紧接着“嗤嗤”一阵尖啸在耳畔响起，秦梅娘那柄柳叶刀早斩到了咽喉！

施耐庵吓得毛发齐竖，心中暗道：这女魔头好便捷的身手！手中剑却忙忙使出一式“快活剑诀”中的“云横秦岭”，只听“乒乒”、“哧嚓”，“嗤溜溜”一阵乱响，激斗的两人中早“扑通”倒下一个。

原来，施耐庵见秦梅娘来势凶猛，一时惶遽，仓卒之中横剑一格，堪堪封住敌手来剑，哪知施耐庵的“快活剑”快，那秦梅娘的柳叶刀更快，就在刀剑轻触的刹那，那柄刀矫如灵蛇，绕一绕，早从施耐庵那森森凛人的剑锋下转了弯儿，冷不丁从她肘弯里吐出，直搦向施耐庵肋下要害！施耐庵一招

失风，补救无及，只好收腕缩身，指望一边倒过剑柄磕开柳叶刀，一边用“快活剑诀”中的救命步法避开这夺命的一招。然而秦梅娘这一刀快若掣电，哪里闪得开？只听那秦梅娘俏笑一声，于那刀尖就要贯肋入胸之际，忽地手腕轻轻一抖，那柄柳叶刀收住去势，微微一带，在施耐庵腋窝下的长衫上切开一个裂口。施耐庵惊恐之余，脚步散乱，扑通一声跌倒在墙角。

只听一阵窸窣窣窣的丝绸曳地之声响过，秦梅娘早拖着红罗长裙趑到跟前，一脚踏住施耐庵抛在地下的湛卢剑，柳叶刀直指他的咽喉，星眼流波，樱唇微晒，那话语却说得异样地刻薄：“施相公，还有心思掉那书袋么？俺秦梅娘倒喜欢听你那词儿，若有兴致，俺陪你唱一曲‘东吕点绛唇’，再说出那桩武林大秘罢，呵呵呵呵！”

施耐庵木然坐地，秦梅娘一番狂傲大笑，他又羞又气：昂昂七尺之躯，受制于一个娇柔女子之手，而且连此人行藏亦一无所知，真真令人羞耻。然而，交手只一合便栽在她手里，眼见这个女魔头武功骇人。走是走不脱的了，只好闭目等死。他俯首望着流瀑般就铺撒在自己膝盖下的那长长的红裙，那轻俏的红罗随着秦梅娘的狂笑在“簌簌”抖动，却不动，屏息待变。

蓦地，头顶上响起一声怪叫：“兀那鸟婆娘住手！”这叫声咄咄刺耳，又哑又尖，霎时盖过了秦梅娘的狂笑。叫声未落，只见黑影一闪，大鸟般从屋檐头飞下一个人来，众人一愣：来人那一副尊容，委实令人一看便忍俊不禁。

只见他满头稀稀拉拉的黄发上裹一块皱皱巴巴的布片，

塌鼻厚唇，细颈黄颊，一双斗鸡眼眨乎眨乎，穿一领四处绽满补钉的油污短褐，趿一双露着脚趾的破靴，手里攥一把似镰非镰、似钩非钩的怪异兵器，“吧哒吧哒”走到秦梅娘跟前，咧开大嘴，露出满口黄板牙笑道：“小娘子久违了！适才一招‘穿花度柳裁云刀法’，委实叫俺开了眼！还记得运河堤下俺款待你的那餐酒饭么！”

秦梅娘抬头看去：果然是日间在运河堤下小村店里见过的那个丑汉。她冷冷笑道：“你这腌臢乞儿，不在那乡野酒肆中沽酒，钻到此处来作甚？”

那丑汉笑道：“小娘子贵人健忘，欠了俺的酒帐，特来讨还！”

秦梅娘见他阴阳怪气，不觉怒喝一声：“姑奶奶此刻没空，休在这厢找死！”

丑汉挤眉弄眼作了个怪相，忽地凑到秦梅娘耳畔低声说道：“小娘子，俺生意人生性吝啬，有帐必讨，休要为了俺那酒帐搅扰了你的大事！”说着，斗鸡眼一斜，朝地上的施耐庵瞟了一眼。

秦梅娘见此人罗唆，又怕搅黄了眼看到手的大秘，柳眉微皱，右手柳叶刀不离施耐庵咽喉方寸之地，左手伸进裙腰里掏摸一阵，摸出一块银子，便要递与丑汉。

丑汉一阵怪笑：“呵呵，小娘子吃了迷魂汤，竟忘了俺日间与你订的规矩么？”

秦梅娘强忍怒气，问道：“什么规矩？”

丑汉晃着手中的镰枪，一手捺着颌下的鼠须，扬头说道：“俺徐掌柜言不二出，店中的规矩订得明白：人前卖笑的娼妓，

吃了俺的酒饭，便须与俺快活一夜！小娘子自己底细何须俺抖搂出来，还是值价些罢！”

秦梅娘听毕，双颊一红，旋即瞠目怒喝：“你这腌臢丑鬼，把姑奶奶当了何人？俺秦梅娘天生丽质，冰清玉洁，你竟敢满嘴喷粪，肆意污辱，儿郎们，替俺乱刀剁死！”

众壮汉闻声，就想扑过来，那丑汉双手连摆，叫道：“且慢，且慢！俺还有话讲！”说着，趺拉着破靴趑近一步，对秦梅娘道：“小娘子何必做张做致，适才你袒胸露乳、娇声浪气，早逗得俺心痒难熬，此时色魔扮观音，可惜了你这副天仙般的容貌！”

秦梅娘见他当众揭丑，又羞又气，一时气噎胸臆，竟自双唇哆嗦，说不出一个字来。

那丑汉却兀自嘻嘻哈哈地说道：“其实，小娘子倒是俺十年难逢的双料主顾！适才那酒帐还只算了一半，还有一半，便是须留下你这颗娇滴滴、水灵灵儿的头来！”

秦梅娘哪里还按捺得住，厉喝一声：“儿郎们，快与俺千刀万剐这丑汉！”一众大汉闻声而动，刀光霍霍，饿鹰扑食般直卷向那丑汉。

丑汉右手勾镰枪一摆，一叠声叫道：“咦呀，咦呀！冤有头，债有主，慢来，慢来！”只见那勾镰枪起处，“唿隆通”一阵响，扑上去的几个大汉也不知着了什么魔法，歪歪翘翘一阵踉跄，立时东倒西歪地跌了一地。

只见灰褐色衣襟一闪，那丑汉倏地从大汉丛中闪出，手中那勾镰枪舞得陀螺也似，直向秦梅娘头上罩来。

秦梅娘哪里料得到偌大四五条汉子，眨眼之间便似风扫

叶儿般倒了一地，她先是一愣，紧接着那丑汉的兵刃已然临头，喝声：“儿郎们看住这姓施的秀才！”肩肘轻抖，一柄柳叶刀便杀向如风扑来的丑汉，两个人立时斗到了一处。

这一番好杀，真个叫人心惊胆战。秦梅娘这柄柳叶刀曾受过当日元廷第一条好汉、骠骑校尉兀良哈台的嫡传，使到兴头处，真如那骇电惊鸿、怪蟒灵蛇，只见漫天雪舞、匝地寒星，委实是令人目不暇接。那丑汉一杆勾镰枪却别是一番路数，枪尖钩如鹰爪，枪身刃如寒霜，抡得性发，钩尖抓、攫、锁、拿，枪刃钻、点、搨、刺，守如铁壁当前，攻如风驰电掣，只见密密钩爪、处处寒芒。两个人斗到涧深处，哪里还能分辨出谁是谁？众人只见眼前一灰一红两团疾风，伴着无数刀光枪影在地上滚来滚去。

约莫斗了五七十回合，那两团旋风忽地停了下来，满天的点点寒芒倏地消失无踪，众人定睛一看：只见那丑汉与秦梅娘已然各各分开，呆呆兀立，不言不动，犹似两尊石像。

## 二十 秦梅娘痛洒红衫泪 施耐庵聊作虎帐吟

却说施耐庵坐在地上，初见那屋檐头跃下一人，心里一惊：这屋里藏着个大活人，老半日自己竟未察觉，实在大意。及至认出此人正是日间运河堤下小酒店的掌柜，心中更觉稀奇：这丑汉分明在那茅舍里沽酒营生，怎的眨眼间便跟到了此处？未必竟是为了那一笔酒帐？待到他夹七带八讲出那一番莫名其妙的鬼话，撩拨得秦梅娘这女魔头怒从心起，拔刀相斗，他那心头不觉“怦怦”而动。

此刻，这丑汉露出了绝高的武艺，竟与秦梅娘斗得难解难分，施耐庵方才稍稍察觉：这形貌委琐、衣衫邋遢的丑汉，竟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绿林高手！

就在丑汉与秦梅娘激斗暂歇、双双兀立之时，施耐庵惊诧之余，不觉抬头望去。谁料不看则已，一看之下，竟被那景象惊呆了：

只觉丑汉与秦梅娘两人相距五六步开外，一左一右，嗒然僵立。左边那丑汉一手执着他那勾镰枪，另一只手却握着秦梅娘用过的那柄柳叶刀，一双罗圈腿拄在地上，抖着两撇吊眉，咧着一张大嘴，嘻嘻乱笑。立在右边的秦梅娘却另是一番景象，只见她热汗淋漓，娇喘吁吁，鬓发散乱，脸露惊慌，两只手里空空如也，十个指头索索微抖。尤其令人惊奇



的是：她那紧裹在身軀上的薄薄罗衫，不知为何已然变了个样子，胭脂轻罗上多了十余朵殷红的梅花，仔细看去：却原来是十余处伤口，殷殷血迹，濡染红罗而成。眼见这丑汉的武艺神鬼莫测，激斗之中，不仅劈手夺了对手的兵器，竟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勾镰枪在秦梅娘肩头、胸脯点出十余处伤口，不轻不重，不深不浅，信手拈来，错落有致，这手段真叫人乍舌！

眼见这两人对视而立，神情古怪。施耐庵和满屋人紧张得屏息股竦。其实这情景不过一盏茶时光，那秦梅娘早已从惊悸之中猛醒过来，她厉叫一声：“儿郎们快快与俺挡住这丑汉！”声音里隐隐透着恐惧，一头叫，一头腰肢疾扭，长裙飘荡，霎时便要奔出屋门。

那丑汉咧嘴一笑，左手将秦梅娘那柄柳叶刀插进腰带，右手一挥勾镰枪，叫一声：“兀那婆娘哪里走！”那双瘸瘸扭扭的罗圈腿略晃一晃，霎时流星赶月般地追了过来。

秦梅娘身躯娇小，疾若灵猫，只见她一身罗裳搅起一团胭脂红云，飙风般一眨眼便闪出了屋门，立时失了踪影。丑汉一路乍呼，趑趄趑趄地奔出屋外。施耐庵兀自坐在地上，只听屋外丑汉那“吧哒吧哒”的破靴声响得聒耳，秦梅娘的脚步声轻捷，却哪里听得见毫分？

屋内那几条大汉，尽管听见秦梅娘那一声“挡住丑汉”的吆喝，却无一人敢上前阻拦，适才丑汉显出的那一手绝世武功，早唬得他们灵魂出窍。此时大眼瞪着小眼，呆呆地立在屋角。

施耐庵趁此时机，慢慢地从墙边爬起，心中忖道：瞧秦

梅娘那疾如鹰隼般的纵跃，丑汉趿拉着双破靴，八成追她不上，不如乘她的这帮大汉兀自呆立之际，溜之大吉。一边想，一边拾起地上那柄湛卢剑，便要逃出屋门。

蓦地，窗外传来一声女子的厉叫：“哎也，小女子休矣！”叫声凄切而惨厉，从那黑魆魆的院外传入，煞是令人心惊，听那声音，分明是秦梅娘在呼救。

众大汉立时奔出屋门，施耐庵听那呼喊来得蹊跷，一双脚不由自主地挪到屋外。恰才踏过廊沿，展眼一瞧，便见那几个大汉簸箕形围成一圈，那个丑汉在圈子内趾高气扬地站着，两条罗圈腿骑马蹬稳沉沉地站在院当中的草坪上，斜着一双斗鸡眼直视着脚下，咧着大嘴，径自嘻嘻怪笑。仔细一看：只见丑汉面前不远卧着个人，红艳艳的一身衫裙，映在那绿草丛中，便是朦胧星月之中，依然十分显眼。秦梅娘趴在草里，兀自拼命挣挫，却哪里挣得动？原来那丑汉一只脚牢牢地踩住了她那长裙一角，显见这丑汉纵跳惊人，饶是秦梅娘身手便捷，他眨眼之间便即追上，而且又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不去擒她，一伸脚踏住她那铺撒拖曳的长裙，秦梅娘疾逃之余，哪里防着这一手？长裙裹腿，立时绊倒。一个女子，骨碌碌摔倒在众目睽睽之下，比起俯首就擒，愈加显得狼狈不堪。

丑汉叉手兀立，一只脚牢牢踏着秦梅娘的长裙，笑道：“俺只道你有三头六臂，敢在俺徐掌柜面前撒野，眼下还有何话说？”

秦梅娘早挣得汗水淋漓，长发披散，那嘴头却些须儿也不软：“哼哼，姑奶奶要不是张士诚送的这条长裙儿绊了腿，

岂怕你这么么臭奴！不然，俺脱了这红罗裙子，扎缚得精干，再与你斗一百合，倘再输了，俺便碰死在阶砌上！”

丑汉呵呵一笑：“贼泼贱！你把俺当了施相公，耍猴儿来着？俺徐掌柜可是说一不二的杀人魔头，你这花言巧语休想蒙俺！看在你一个两截穿衣的女人份上，俺放你一马，临死之时有何话讲，速速言明！”

秦梅娘在地下哭道：“壮士休怒，俺秦梅娘下有哺乳幼子，上有年迈公婆，倘若心存慈念，还望，还望……”说话间，趁着夜暗，她不知何时悄悄从伴当手中取过一柄解腕尖刀，手腕倏动，便要割去那被丑汉踩住的长裙一角。

丑汉何等精细，一眼瞧科，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暴吼一声，腰背一耸，早跨出两步，迅疾一把攥住秦梅娘的手腕，劈手夺下那把解腕尖刀，“嗨”一声，立时一拧。便将那女子双臂反翦，扭至脊背之上，只一提便提将起来。秦梅娘肩臂巨痛，筋骨功架立时散了，哪里挣扎得半分，呻吟一声，双目一花，几乎昏晕过去。

丑汉真好膂力，半空里提着个大活人，兀自手臂笔直，他癯癯歪歪将秦梅娘提到一棵老桑树前，扯下根裙带，将她兜胸反缚在树干上，一把攥起秦梅娘那纷披的长发，一手掣出手中的解腕尖刀，便要下手。

此情此景，施耐庵几曾见过？眼前这番景象，倒叫他大觉不忍。他望着被缚在老桑树上的秦梅娘，秀发纷披，头颈低垂，容颜惨淡，双眼半闭，娇艳的脸庞上泪痕淋漓，瘦削的双肩索索轻抖，罗衫上点点血迹兀自鲜红，轻罗长裙斜拖在地上，早已泥迹斑斑，那一种悲天悯人、怜香惜玉之情油

然而生。再望望恶狠狠站在秦梅娘面前的那个丑汉，吊眉斜眼，满脸得意之色，一把解腕尖刀仿佛宰鸡屠鹅般便要杀人，全无一丝一毫慈悲心肠。这两人对比之下，一个楚楚可怜，一个丑陋残忍，施耐庵哪里忍得住，也不知何处来的一股猛劲，他撩袍奔下台阶，大叫一声“刀下留人”，一抖湛卢宝剑，“当啷”一声磕掉了丑汉那把堪堪便要戳入秦梅娘胸口的解腕尖刀。

丑汉一惊，回头见是施耐庵，脸色微愠，咧嘴问道：“怎么，施相公舍不得俺杀这贱人！”

施耐庵道：“壮士容禀，古人云：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古人又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一个女子？便有天大的罪过，看在晚生份上，便饶她一死罢！”

丑汉吊眉一抖，决然说道：“不成！俺徐掌柜便是饶了天下人，也饶不过这贼泼贱！”

秦梅娘缚在树上，此时已然苏醒，一见施耐庵求情，立时扬起泪痕满脸的头来，惨凄凄地说道：“施相公，看在俺秦梅娘曾在牛栏岗大营救你的份上，劝一劝这位壮士，放了俺吧！”

丑汉一听，斗鸡眼又露凶光，吼一声：“贱人住口！”抬起罗圈腿兜胸一踹，只见秦梅娘浑身痉挛，口角立时渗出血来，长呻一声，又昏晕过去。

施耐庵见此惨状，“嗖”地一抖长剑，直指丑汉眉心，怒极大叫：“狂徒忒也凶贱，俺与你拼个死活！”

丑汉怪笑笑，倏地一抖手肘磕上剑尖，施耐庵立时觉着一股大力压上右臂，一柄湛卢剑拿捏不住，几乎坠到地上。

只听那丑汉咧开大嘴笑道：“施相公，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敢与俺较量？须知俺这一柄勾镰枪两年前曾败过脱脱丞相那五万科尔沁铁骑！此刻相公还是一边看俺碎刷了这婆娘的好！”

施耐庵一时情急，也顾不得温良恭俭让，心下一横，竟自撩袍直奔阶砌，一路叫道：“若不饶了这女子，晚生便碰死在这里！”说毕，一埋头便要撞向石阶。

那丑汉大吃一惊，身躯倏动，一眨眼早闪到施耐庵面前，一把抱住他的身腰，嚷道：“罢了，罢了，施相公休要做出冒失事来，俺还舍不得你手中那桩绿林大秘呢！”说着，他一巴掌拍在头上，将那副肮脏头巾揉得“簌簌”乱响，眯着双斗鸡眼想了一阵，忽然说道：“此事俺也作不了主，既如此，施相公便随俺走一遭，倘若俺那两位大哥也饶不下这泼贱，那就无法可想了！”说毕，他转头又瞟了缚在树干上的秦梅娘一眼，顿一顿足恨道：“可惜便宜了这婆娘！”

施耐庵一见丑汉松了口，连忙唱了个大喏，问道：“多谢壮士慈悲为怀。不过，壮士尊姓大名，可否赐告？”

丑汉摆摆头道：“唉唉，提起俺的名头，休要污了你那耳朵！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薪水红巾军大帐中五杰之首，铁勾魔王徐文俊！”

施耐庵听毕大惊，不觉叫道：“啊哟哟，原来壮士便是那中原义军首领徐寿辉徐大龙头的义子、威震湖广的徐文俊徐大英雄！晚生失敬了！”

说话间，忽听得暗夜中箠箠乱响，徐文俊掉头一看，只见院内那四五个壮汉不知何时早失了踪影，他叫道：“不好！”

必是这姓秦的贱人设有埋伏，几个手下已然逃出去通风报讯！俺倒不怕，只是施相公你多有不便，不如速速随我离却此地！”说毕，撩着双罗圈腿，“吧哒吧哒”走到老桑树前，从树干上解下裙带，将秦梅娘反翦又缚了双臂，此时那妇人又羞、又气、又惊、又怕，加之浑身伤痛，早已半晕半醒，徐文俊只一挟便将她挟在腋下，领着施耐庵大步奔出了那片客栈。

此时天黑夜暗，人地两生，施耐庵一时也顾不得思虑，径直跟着那徐文俊糊里糊涂地奔走。

约摸走出五七里地面，早已出了埝头集，徐文俊抬头一看，眼前雾蒙蒙一片柳林，再往前走，便是高邮湖渡头，他想了想，对施耐庵道：“施相公，前面渡头只怕早有官军把守，俺手头上又挟着个活人，为策万全，还是穿柳林往北走罢。”

施耐庵见他路径极熟，点了点头，两个人冲着夜雾，离了大路，一脚便踹进了柳林。谁知刚走了几步，猛听得“唰拉拉”、“忽咙咙”排山倒海般一阵大响，柳林中忽然竖起了密密麻麻的长刀，只听得一个粗厉的嗓门远远喝道：“贼魁徐文俊休走，俺在此静候多时了！”

徐文俊听毕，吊眉疾蹙，不觉轻声叫道：“不好！俺道只会有几个小鞑子挡道，却原来这个狗官已然到了湖东！”

施耐庵忙问：“徐大哥，这狗官是何人？”

徐文俊道：“此人乃当今元廷中第一条好汉，禁卫军骁骑校尉兀良哈台，江湖中尚未遇过敌手，还是小心为妙。”

说话间，黑压压的元兵早已围裹上来，树影星光之中，只见一骑黄骠马上高踞着一员猛将，头戴狮头毡须兜鍪，身着团龙战袍，一领黄铜锁子甲在星光下灼灼生辉，手执一杆偃

月泼风刀，瞧那刀身长柄，少说也有八九十斤以上份量。此人正是新任江淮大营剿寇都元帅、御前骁骑校尉兀良哈台。

兀良哈台勒马横刀，厉声高叫：“小小蠹贼，吞了熊心豹子胆，竟敢在俺兀良哈台辖下窜扰，速速自缚，休要污了俺的大刀。”

徐文俊一听，气往上冲，不顾众寡悬殊，将腋下夹着的秦梅娘一把扔到施耐庵面前，叮嘱道：“施相公，好好看住这婆娘，待俺会一会这狗官！”说毕，勾镰枪一抖，腰脊一耸，早跃到兀良哈台马前，叫一声：“狗官看枪！”扬手便刺。

兀良哈台压根儿未把这徐文俊放在眼里，听这声叫唤，兀自大咧咧坐在鞍鞞上，喝声：“去吧！”手中泼风刀送了一送，挟着狂风，直卷向马前的徐文俊。

休小觑兀良哈台这一送，看来仿佛信手使出，其实却藏着极厉害的招数。须知这兀良哈台幼有异禀，长成之后，因其姊新进后宫，便想将乃弟造就成一位成吉思汗式的绝世英雄，先后将此人送至崂山上清宫与嵩山少林寺习武，软硬齐练，内外兼修，加之镇日里干酪马奶，人参鹿茸，壮筋补骨，养气益精，经过十七八年苦苦磨炼，端的出落得能开碑裂石、担山填海，那一杆泼风刀一旦抡动，真个是招招狠辣、刀刀见血。此刻，他这轻轻一送，便是一着极厉害的招数，那刀杆缓慢而轻松，千斤力道早凝在刀背之上，使出之时，既可显示一代宗师的从容风度，又可防备对手突袭，倘若来的是武艺高强的敌手，那刀背上的千钧之力可在呼吸之间源源吐出，杀得对手出其不意。

看看马前徐文俊就要杀到，只听得“乒乒”一响，兀良



哈台只道对手立时便要踉跄倒退，喷血而亡，谁知他忽觉刀头疾沉，一股巨力缠住刀背，那敌手不仅未退，反而大有受制于人的危险。兀良哈台微微一惊：这丑汉倒也不凡！一边想，一边右臂疾缩，便要抽刀换式，痛下杀手。谁知就在这时，那刀头上的巨力倏地消失，紧接着那个灰色人影一闪，早闪到黄骠马侧后。徐文俊手腕疾抖，只见星光下寒芒一闪，勾镰枪“吭哧”一声，竟自勾住了兀良哈台的马蹄。

兀良哈台这一惊非同小可，饶是他久经大阵，也吓了一跳，疾忙一收马缰，泼风刀朝马后疾扫，亏得这一勒一扫，加之胯下乃是一匹神骏，兀良哈台呼吸之间便脱了困境。他勒马跳出两丈开外，不觉惊诧地打量了眼前这丑汉一眼，心中暗道：“久闻铁勾魔王徐文俊手段了得，俺只道是一个小小蠹贼，今日险险乎一世英名坏在他手里！倘不除却此人，将来必是官军劲敌！”想毕，不敢有半点轻视之心，立时催马抡刀，恶狠狠地刹向徐文俊。

两个人翻翻滚滚，战了三十余合，徐文俊渐渐气力不加，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那兀良哈台在马上，刀重力沉，招式凶狠。徐文俊在马下，勾镰枪难及敌手，加之论气力亦不及兀良哈台，一时间只得遮拦架格，无有还手之力。

正在此时，柳林外又响起一阵呐喊，霎时明晃晃的松明火把围了上来，随着一声怒吼：“狗官休得逞能，俺们来也！”三四员大将率着大队头裹红巾的壮士杀入了战阵。当先一人身着白袍，黑面浓须，手舞一杆蛇矛，左边一将白面无须，身着青袍，执一杆点钢梨花枪，右边一将金黄面皮，五络美髯，着一袭紫袍，舞着两柄长剑，三个人一式地扎着红巾，直杀



向兀良哈台。

新来的三员战将武艺与徐文俊在伯仲之间，生力军一到，兀良哈台刀下立时吃紧，加之那铁勾魔王徐文俊一见帮手云集，精神立时长了一倍，一杆勾镰枪舞得陀螺也似，只在兀良哈台马腿人膝间闪动。兀良哈台一时左支右绌，哪里还敢恋战，吼一声，泼风刀杀出一条血路，催马便走。

这时，一众红巾军早将元兵杀退，追进了柳林。徐文俊杀得性起，叫道：“邹大哥、欧大哥、熊大哥，休教走了这兀良哈台！”一路叫，一路追了下去。这邹普胜、欧普祥、熊天瑞三人正自手痒，哪容敌手逃逸，发声喊，晃着手中兵器，泼风般随着徐文俊追入了柳林深处。

此时，激斗的双方渐渐走远，柳林边忽地变得冷清阒寂，夜风拂着柳条“簌簌”有声。施耐庵适才被那一番搏杀吸引了视线，早看呆了。此刻回过头来，一眼便瞧见脚前那倒缚双臂躺在地上的秦梅娘。

柳林中那一番呼喝搏杀，加之柳林中风清气爽，秦梅娘已然醒了过来，她在地上左扭右挣，想要挣开绑缚。可那条红罗裙带又柔又韧，徐文俊下手又重，肩头、手臂、膝头被紧紧缚住，便有撼山之力也无法使出，她直挣得浑身酸软，热汗淋漓。

施耐庵一见，心下又动了怜悯，不觉俯身问道：“大姐，这绑绳乃是连环扣，愈挣愈紧，休要累坏了身子。”

秦梅娘眼往施耐庵一瞟，双目转了一转，忽地皱着蛾眉说道：“施相公，小女子有一事相求，不知能否应允？”

施耐庵道：“只要晚生能做到的，一定答允。”

秦梅娘嘴唇动了一动，讷讷地说道：“施相公，此事怎好出口？小女子绑缚了半夜，一时内急，欲到附近、到附近……”说着说着她又低下头去，身躯扭动，眉头皱得更其紧了。

施耐庵初时听得木头木脑，仔细品味，忽地明白秦梅娘的意思，一是却踌躇起来：原来这女子要方便，手脚绑缚，委实是无法行动。可是，徐文俊再三嘱咐要好好看守，怎能随便替她解缚？

正想着，那秦梅娘在地上蹬脚扭腰，竟自哼哼起来。施耐庵不忍瞧她那样儿，心下一横：人乃血肉之躯，怎忍得如此痛楚，便是天牢里的死囚，亦须行个方便。何况徐文俊只是叫自己看住这女子，便是松个绑，没的便叫她逃脱了？想到此，他将倒缚在地上的秦梅娘轻轻抱起，扶坐在一株树干上，然后对她说道：“大姐休怪，晚生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权且行个方便，只是将你这腿上的绑绳解一解，手腕上的裙带松一松，胸口、臂上的绳子只好留在身上，晚生远远地牵着，大姐一旦了事，便回到此处，休要生了逃走的妄念，教晚生无法交待。”

秦梅娘连连点头，长发抖得“刷刷”乱响，一叠声答道：“施相公慈悲胸怀，小女子没世不忘，怎敢再生妄念！”

施耐庵微微颌首，便趑到秦梅娘身后，找着那根裙带的绳头，先松她手腕上的绑绳，然后又解了捆在腿上的裙带。秦梅娘撑着树身，艰难地站起，呻唤一声。那红罗长裙一旦撒开，立时便软软就撒满一地，秦梅娘双臂反翦，手腕已能活动，她曳着长裙走得几步，忽地柔声唤道：“施相公，请过来

帮俺再松一松这臂上的裙带。”施耐庵只道她行动兀自不便，便将那绑绳绳头系在树上，走近几步，问道：“大姐，哪里还须松绑？”

话音未落，只见那秦梅娘忽地身腰疾扭，只听得一阵轻罗的窸窣之声响过，施耐庵只觉得眼前一抹红影闪过，那秦梅娘手腕疾动，红罗长裙中倏地飞出一只脚来！施耐庵还没来得及叫出声，丹田穴上早已重重地挨了一脚，他霎时两眼一花，腰腹一麻，倒在地上。

秦梅娘一阵嗤嗤冷笑，弯过松开的手腕，迅疾地解开了缚在双臂、胸口上的裙带，猛地转过身来，柳眉倒竖、星眼怪睁，胸脯疾骤起伏，嘴角露着嘲笑，适才倒缚在地上那凄苦娇俏、楚楚可怜的神情早已不见，又换上了当日埕头集客栈中那一副狰狞面目，她揉了揉被缚麻了的双臂、手腕，对施耐庵怪笑道：“臭穷酸，亏你还在江湖上行走，姑奶奶略施小计便诳了你！多谢松绑之恩，俺秦梅娘此刻便要来谢谢你了。”说着，走过来，一把抽出施耐庵腰间湛卢剑，伸出纤纤食指，“铮”地弹了一记。

施耐庵被她冷不防踢中大穴，浑身不能动弹，心里头恨道：好个阴毒女子，竟然如此卑鄙，悔不该心生怜悯，为她松绑，此时自食恶果。

秦梅娘又瞟了躺在地上的施耐庵一眼，长发拂风、星眼乜斜，红罗长裙“唰唰拉拉”地曳着满地蔓草荒藤，一步步走将过来。堪堪走到施耐庵面前半步左右，她忽地一把扯落肩上的猩猩毡大氅，窸窸窣窣褪下红罗长裙，手腕一抖，挽了几挽，“呼啦”一声扔到树丛之中，嘴里咕哝道：“只怪盐

贩子这条长裙子裹手绊脚，害的姑奶奶今日栽在那丑汉手里！”说着，双眉一挑，脸露狞恶，手中湛卢剑划了一道弧线，“嗖”地直指施耐庵眉心，厉声说道：“施相公，俗语说：摔破葫芦须找那黄瓜出气！你既然软硬不吃，看来那桩大秘俺也得不到了！不过，这一夜俺出乖露丑、伤心呕气，所受的种种折辱只好着落在你这穷酸身上！”说毕，肩头一抖，一柄剑便要插进施耐庵脑际！

就在此时，忽听一声惨叫，接着“哐啷”一声，秦梅娘手中长剑忽然坠地，她先是一愣，紧接着听见远远地响着一声吆喝：“兀那鸟婆娘，休要害了施相公！”她不觉浑身一凛，恨恨地朝施耐庵呸了一口，捂着手腕，钻入了密林。

秦梅娘前脚刚走，柳林深处倏忽一闪，几条人影跃了出来，当头的便是那徐文俊，他身后紧跟着邹普胜、欧普祥、熊天瑞一众好汉。一见走了秦梅娘，施耐庵又瘫倒在地，惊得面面相觑。一齐奔过来，揉腿解穴、伸筋活血，立时将施耐庵弄醒过来。徐文俊吊眉紧皱、满脸惊诧，一把提起撒在草丛中那条红罗长裙，直抖得簌簌乱响，冲施耐庵问道：“施相公，那鸟泼贱被俺一条裙带缚得结结实实，却又怎的脱缚而去，难道她有缩骨法不成？”

施耐庵长叹一声，满面愧疚地说道：“唉唉，只怪晚生一时心软，不成想竟着了那妇人的道儿。”说着，便将秦梅娘如何假装小解，如何自解绑缚，如何踢人潜逃之事说了一遍。

众人听了这番经过，有的惊讶，有的惋惜，有的愤叹。徐文俊跌足叫道：“我那好施相公，亲亲施相公，你可是眼睁睁放走了一条毒蛇！这贼泼贱一走，绿林之中只怕又要血流漂

杵了！”

施耐庵听毕一惊。对于那秦梅娘的忘恩负义，他也恨在心头。不过，区区一个妇人，便是心如蜂蚕，又害得了几人？倘说她竟能在江湖之上造成如此骇人的大劫，施耐庵却不以为然。他对徐文俊问道：“这秦梅娘藏头露尾、令人难测，她究竟是何许人？”

那徐文俊正欲发话。邹普胜连忙拦住，说道：“文俊贤弟，此地不是说话处，尽管逃了那秦梅娘，却好施相公无恙，你那酒店也开不成了，不如一齐去泗阳临河集，让施相公见到了徐大龙头，再细谈秦梅娘那桩公案不迟。”

徐文俊点点头。众人扶起施耐庵，一番捏拿，浑身筋骨已然舒活，他拾起草丛中那柄湛卢剑，紧了紧衣襟鞋带。徐文俊撮唇打个呼哨，密林中“豁喇喇”奔出了那一彪红巾军人马，众人簇拥着施耐庵和徐、邹、欧、熊四人上了战马，奔出柳林，驰上大道，迤迤朝临河集进发。

临河集乃是苏北有数的热闹集镇，东距泗阳府五十里远近，南濒成子大泽，北临骆马湖，滚滚泗水从镇东流过，地势甚为险要。相传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三八三年），前秦皇帝苻坚八十万大军南下苏、皖，指望一举灭了东晋，饮马长江，封禅石头城，作一个统驭六合的天子。谁知在淝水边逢上了两个大大的对头——东晋名将谢玄、谢石，八万羸卒迎战八十万前秦兵马，竟然一战而胜。那苻坚兵败如山倒，丢盔卸甲，仓皇败退，淝水两岸，风声鹤唳，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看看便要成为晋兵追及，亏他手下大将张蚝在这临河集筑垒拒守，挡住了谢玄的追兵，才保了他一颗人头，回了

关中。此后，历代兵家均将此地当作一处要塞，修筑营垒、积草屯兵。元末江淮大乱，这临河集更是刁斗不绝、兵马如林。

至正十一年，罗田人徐寿辉揭竿起义，龙虎聚会、风景云从，不几月兵马数十万，席卷湖广上百州县，直搅得元廷君臣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数日前，他在浠水大营聚集众将，说是江淮乃粮盐宝库，元室命脉，必须尽早攻取。于是率着中原五杰，挥军东下，在临河集与元将秃鲁不花一场恶战，将元兵杀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那秃鲁不花倒也是个血性将军，兵败之后，在泗水岸上一刀割断自己的喉管，呜呼哀哉，到黄泉下为元顺帝效了愚忠。

随后，徐寿辉的中原红巾军又在东边打了几仗，只因元兵大集精锐，又将彰德大营中两万科尔沁铁骑南调江淮，责令江淮大营都元帅兀良哈台统一指挥，务必堵住徐寿辉东进的道路，以免与正搅得东南半壁河山沸反盈天的刘福通、张士诚、方国珍一众“贼寇”合流，铸成朝廷大患。因此，徐寿辉的人马虽然勇猛，无奈敌军强大，所以战事暂时难于进展。于是，那徐寿辉便临时将行营驻在这临河集上，静待时机。

这一日，两个人走进临河集红巾军大营的辕门，领头的那人黄脸吊眉、衣衫邋遢，乃是徐寿辉帐下头领徐文俊，他后面紧随的正是施耐庵。

两人走到屋内，施耐庵展眼一看，满院里静悄悄的没个人影，四周却插着五色旗帜，花花绿绿，旗帜居中，一式地画着阴阳八卦，施耐庵心下忖道：这森严壁垒的虎帐辕门，为何插着满院的八卦旗，未必做道场不成？

他正自惊讶，只听那徐文俊在前边催道：“快走，快走，大龙头脾气古怪，小心他老人家等急了，俺不好交帐。”

施耐庵点点头，随着徐文俊走入二门，恰才踏入一脚，不由得又是一惊。内院里依然不见一兵一卒，一刀一枪，墙荫下堆满丹砂铅汞、木些兽炭，居中一溜青铜炼炉，炉口里隐隐可以瞧见熊熊炭火，炉盖下袅袅蒸腾着烟霭，一股氤氲之气扑鼻而来，似乎觉着沁人心脾，神清气爽。施耐庵定定地看了一阵，心想：这哪里是座军营，分明是一处炼丹熬药的隐士宅邸。

两个人走进第三进大门，景象竟是倏地一变，只见一路丹墀迎面而立，遮莫有百十来级，两厢立着虎彪彪的红巾壮士，桡戟森森，刀剑如雪，正厅两旁竖着金鼓，一杆大纛迎风猎猎。只是厅口那块大匾却出画着笏斗大小一个八卦图形，黑白分明，煞是醒目。

徐文俊整了整头巾衣衫，脸色忽地变得肃穆，悄声对施耐庵说道：“施相公，俺不陪你了，徐大龙头就在这厅上，你要小心应对。”说毕，朝着丹墀拜了一拜，朗声叫道：“启禀大龙头，钱塘施耐庵带到！”

话犹未了，两厢兵将发一声喊，直震得耳鼓发麻。紧接着厅内传出呼声：“传施耐庵相公上厅！”

施耐庵见了这番威仪，哪敢怠慢，连忙整冠束带，诚惶诚恐，一步步走上丹墀。他刚刚跨入厅门，两厢一阵鼓响，身后那扇髹漆大门“唿刺刺”突地阖上。

他正自惊诧，耳旁响起一阵钟磬之声，“叮叮叮叮”，煞是悦耳，他连忙回头看去，不觉愣在当地。正厅内哪里有什

么大龙头？只见当中立着一座祭坛，坛上又画着一方八卦，幢幡宝盖，香烟缭绕。八个峨冠博带的全真道士正自绕室而行，一个个嘴唇嚅嚅而动，仿佛念着什么，那缓慢的步履，虔敬的神情，还有那静谧的气氛，与这辕门虎帐极不协调。

施耐庵进退维谷。这一众牛鼻子道士，哪一个会是徐大龙头？堂堂的中原义军首领，决不会是这酸溜溜的模样。他想问一问，身后的厅门早已关闭，除了这几个道人，又找何人问去？他木呆呆地站住，好奇地打量着面前的这些喃喃念叨的道士，盘算着下一步的举动。

忽然，一个道人趑了过来，走到施耐庵面前，肩搭拂尘，叉手打个问讯，张口问道：“施主请了。贫道有一联求对。”

施耐庵点点头道：“道长请讲。”

那道士昂首吟道：“离筐斗牛寒。”

施耐庵想了想，答道：“到手风云骤。”

那道士也不言声，转身便走。他恰走出一步，第二个道士又早趋到跟前，叉手便道：“插鞘肝胆破？”

施耐庵脱口而出：“出袖鬼神愁。”

第三个道士立时插上：“香檀虎口双吞玉？”

施耐庵道：“鲨鞘龙鳞密砌珠。”

第四个道士接踵发问：“挂三尺壁上飞泉？”

施耐庵应答迅捷：“响半夜床头骤雨。”

第五个道士赅即吟道：“断蟒长途，比莫邪端的差胜？”

施耐庵不假思索，对了一句：“逢贤把赠，纵干将未必不如。”

第六个道士长髯飘飘，拂尘抖抖，把施耐庵仔细端详了



一阵，拈须诵道：“曾遭遇嫉朝谗烈士朱云？”

施耐庵心中一喜：看不出这些牛鼻子道人，竟吟得好句！他点点头答道：“能回避叹苍穹雄夫项羽！”

第七个道士慢慢踱过来，围着施耐庵转了一圈，皱眉蹙额，苦思冥想，脱口便抛出一句：“数十年吓人魂射人目？”

施耐庵不觉笑一笑，赞声：“好！”应声对了一句：“八万里鸣天籁守天枢！”

这一番对句煞是惊人，七个道士鱼贯而来，一句快似一句，休说是寻词造句，便是舌根儿也转不过来，亏得施耐庵自幼饱学，又曾与骚人墨客盘桓诗酒，加之这些道士的词句铿锵激越，隐隐透着豪气，一时触着了施耐庵痒处，那词句仿佛虎跑之泉，竟自源源而来。不过，这一番“车轮大战”，却也将他弄得气喘吁吁，热汗淋漓。

此刻，那诵完章句的七个道人早踱到一旁，默默而立，正厅之内已是寂然，只剩下最后一个道士仿佛又聋又哑，兀自佝偻着腰，双手捧着那拂尘，虔诚地立在幢幡前。施耐庵心下诧异，心想这八个全真道人一堂作法，既然七个伙伴都来斗句，此人为何不闻不问？一头想，他一头便要走上前去，看个究竟。

蓦地，寂静的厅内忽然响起一个浑厚洪亮的声音，那声音不疾不徐，不浮不躁，飘飘荡荡，震入耳鼓，只听那声音说道：“好词矣好词，奇才也奇才！请先生先按词意再吟几句，贫道与你续对如何？”

施耐庵只觉那声音在耳畔嗡嗡震荡，又不知从何而来，不觉惊诧万分。他环顾四周，只见一旁那七个道士默然而立，显

见得不是他们在发话。而立在幢幡前的那个道士，却仿佛泥塑木雕一般。他心中暗忖：这就奇了，敢莫是天外来音？且休管它，今日逢得这好题目，何不尽兴做下去！

想毕，他略踱数步，徐徐诵道：

“价孤，金错落盘花吊挂，笑提常向樽前舞，弹鱼空缩，醉解多从醒后赎，未遂壮志把它久耽误。”

他恰才诵完，耳畔早又响起那宏亮声音，舒舒徐徐，直震耳鼓，只听那声音吟道：

“世无，碧玲珑镂玉装束，遇暴即除，相伴这万卷书、酒一壶。有一日修文用武，驱蛮虏靖边定土！”

这几句词吟的跌宕起伏、掷地有声，把个施耐庵喜得不住地抓耳挠腮，击节赞叹。他的啧啧之声未了，猛听得“呼”地一声，那幢幡前的道士早转过身来。

只见他道髻高耸，插一柄镂玉小刀，一张国字脸上剑眉蚕目，鼻如悬胆，耳大招风，五绺黑髯修长有致，面容煞是端庄齐整。一袭镶金道袍飘飘洒洒，腰间丝绦临风乱舞。他脸色凝然，眼底却泪光莹莹，显然是抑止不住心头的激动，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忽然说道：“久闻先生学识超人，豪气如虹，今日一见，更令贫道钦敬！”说毕，“铮”地一声从腰间拔出一把松纹古定剑来，轻弹一记，说道：“好剑哪好剑，今日与施相对句，何日你直薄青云，斩得楼兰？”

施耐庵听了他的话语，方才恍然大悟，那声音分明便是此人所发。此刻眼见他慷慨悲歌、抚剑长叹，不觉肃然起敬，急忙问道：“请问道长尊号。”

那道人呵呵一笑，插剑入鞘，说道：“休问！休问！自古

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心中早有明镜台，何须斤斤问行藏？”说毕，他大袖飘飘，丝绦抖抖，一双眸子里闪着奇彩，一步步走过来，忽地伸出另一只手，注目说道：“施相公，你也有剑么？”

施耐庵见他问得庄重，一撩袍襟，翻腕从鞘中抽出了那柄湛卢剑，双手举给那道士，说道：“道长，区区家藏之物，不足与你那干将莫邪比拟！”

那道士缓缓接过长剑，两只手一抖，将自己手中那柄松纹古定剑与湛卢剑齐齐笔立在眼前，双目炯炯地睇视一阵，那肩膊、身腰竟自渐渐耸动起来，接着，只见他袍襟“簌簌”飘拂，两脚按坎兑方位绞翦而动，头颈微微昂起，嘴里“嗬嗬”有声，那步伐随着呼喝之声越动越快，不移时，那件淡紫镶金道袍竟然鼓风如翼，“呼呼”地直卷起一阵狂飙，扇得五步之内尘雾骤起，眨眼之间，众人眼前已看不见他的人影，只觉得一团紫雾、两缕寒光在厅内旋转。这紫雾、寒光愈转愈疾，愈转愈疾，渐渐化为几乎无影的轻烟，轻烟之内却仿佛有千军叱咤、万马奔腾，凛凛然似倾倒不周山，隐隐有风雷之声。

施耐庵何时见过这等骇人的景象，眼见面前那团紫色青烟转来转去，不离眼前三步之地，仿佛置身千军万马的疆场，直看得浑身血涌、心头怦怦乱跳。多少年来，他倚枕闭目之际、伏案苦思之时，就曾憧憬过此种情境，绿林雄风、英雄襟怀，就应该如此动人心魄、令人奋发。这道士的挥洒豪放、夭矫雄壮，委实是恍若天神，令人心折。

施耐庵正自心驰神醉，忽见面前那团紫雾倏地消歇，眼前早又兀立着那个身材颀长的道士，只见他手中不知何时早已少了一把剑。他缓缓地将松纹古定剑插还鞘内，理一理散乱的长髯，脸不红气不喘，大袖一拂，对施耐庵点点头，身躯一扭，又趑回到那幢幡之前，默然兀立。

施耐庵疾趋几步，走到那道士背后问道：“道长，晚生那把湛卢剑何在？”

道士背声诵道：“都道先生迂，我道先生悟。去处即来处，来处即去处。”

施耐庵听毕先是一愣，接着突然醒悟，低头一看，只见那柄湛卢剑不知何时已然好好地插在鞘内，他浑身一凛：这道长好快的身手，简直如鬼似魅！

他正自嗟叹，猛听身后呼呼一阵风响，紧接着无数森森剑刃已然斩到，几个声音怒叫道：“穷酸速速纳命！”

## 二十一 徐寿辉兵退临河集 罗刹女血溅漳州城

施耐庵不觉大惊，疾跃几步，回头看去：只见呆立在墙角的七个道人抡着一式的长剑，一窝蜂杀了过来。他一时不明所以，仓卒之中，疾忙拔出湛卢宝剑，喝一声，坠马蹬立个门户，一抖手腕，便格向杀来的七支长剑。

就在此时，幢幡下的那个道士喝道：“众位弟兄休得鲁莽！”说着，他倏地转过身来，瞟了那七个道人一眼。

看来他的威仪远在这七人之上，一瞟之下，那七个道人立时收住脚步，手中长剑也转了方向，由直刺改为斜插，齐刷刷倚在身旁。

其中一个道人颇为不满，悻悻地问道：“兄长，你在这穷酸进屋之前已言明：留下此人，将为我中原红巾军的大敌，必须乱剑除之。为何此时又改了主意？”

那紫袍道士叹了口气道：“自古道：惺惺惜惺惺。俺徐寿辉倡义起兵，立志廓清宇内，解救苍生，本想义师指处，暴虐消亡，战旗拂过，黎民欢腾。谁知天佑元朝，大业坎坷，强敌在前，战事蹭蹬，数月来吮血裹创，冲冒锋镝，依然是大块如磐，虎狼横行，几乎把一腔豪气消磨净尽！”说毕，他又长叹数声，满脸忧戚之色聚如彤云，疾走两步，来到施耐庵面前，说道：“是的！施相公，实对你说了吧，就在俺得知你

要来临河集大营的消息后，俺便立意要杀你，不是为了你一个江湖浪士擅闯俺这虎帐辕门，而是为了借你这不速之客一颗头颅，驱一驱俺的晦气！”

施耐庵听毕，心中一怔，不觉退了两步，呐呐地问道：“那么，此刻你又为何不杀了呢？”

徐寿辉点点头道：“施相公，俺徐寿辉自幼酷嗜剑术，极好词章，二十年来自问《咏剑》一题做到巅峰，举世无人敢对，谁知今日逢到敌手，相公不仅有一把好剑，尤其那七步成诗、闻词即续的才学，真是旷世无匹，亏得你那‘响半夜床头骤雨’、‘八万里鸣天籁守天枢’两句千古绝唱，道出了俺苦思未得豪语，方才救了你一命！”说毕，他又缓缓地返过身去，走到幢幡之前，俯身默立一阵，忽地挺直身躯，手肘一弯，“铮”他拔出了那柄松纹古定剑，长啸一声，扬声厉叫：“苍天啊苍天，既生瑜何生亮？”一头叫，一头捻起颌下长髯，单腕一翻，“咔嚓”一声，立时切下一绺美髯，接着转头对众道士说道：“诸位兄弟，自今日起，俺徐寿辉不再以诗词咏剑，直至推倒元廷之日，倘若违誓，有如此须！”说毕，一撩镶金道袍，大踏步走出厅去。

施耐庵目睹这徐寿辉种种怪异无伦的举动，心中又敬佩又嗟讶：此人词剑双绝，于今日世上委实是无人可敌，倘若遭遇太平盛世，怕不是安邦定国、经天纬地的栋梁！这元朝之中，竟无人识得此等俊杰，使其埋没草莱，含愤造反，看来也是气数当尽了。不过，这徐寿辉一见自己对了《咏剑》一词，竟然割须盟誓，显见得此人心气极为高傲，作为一军之主，怕不是一桩好事。只是他既然知道自己来历姓名，无缘

无由，无仇无隙，又为何却要立意杀了自己？唉唉，这江湖上的英雄豪杰，种种色色，真是扑朔迷离，令人难测！

他正自呆呆地想得入神，肩头忽地被人重重地拍了一掌，不觉猛地惊醒，回头一看，原来是那徐文俊不知何时已来到面前。

只见徐文俊嘻嘻笑道：“适才一幕，施相公作何感想？”

施耐庵叹道：“唉唉，徐大龙头真真是一位天下奇人！”

徐文俊道：“施相公讲的不假。不过，俺这位大龙头奇则奇矣，却是奇得叫人提心吊胆！好了，此事休提！快随俺到下处一叙。”

施耐庵忙道：“晚生此番死里逃生，怎敢在此处久留？还是赶路要紧！”

徐文俊笑道：“俺知道你要去山东寻那绝世大秘！”说着，他脸色忽地变得严峻，续道：“不过，俺那大龙头嘱咐过：在红巾军撤出临河集之前，不放你过这道泗水河！”

施耐庵道：“未必怕晚生泄漏军机不成？”

徐文俊道：“管他是何缘故？俺正好趁这机会与相公聊件事！”说毕，不由分说，拉着施耐庵便出了厅门。

来到下处，只见一间小小的营帐里，欧普祥、邹普胜二人早已温酒相待。几个人坐下来，把盏畅谈，酒是上好的洋河老窖，肉是大块的猪蹄膀，喝到微醺之际，那邹普胜一抹油呼呼的嘴站了起来，一掌拍在桌上，瞠目怒视着施耐庵，夹三带四地骂道：“俺把你这个钻书箱沔砚池的穷酸！没的色迷心窍，放走了秦梅娘那贼泼贱，害得俺弟兄们血海深仇难报，满腔怒气难消，俺这一肚子腌臢气今日一总出在你头上！”一

头说，一头便从腰内拔出一把雪亮的朴刀来。

徐文俊连忙奔过来，一把按住那邹普胜，劝道：“邹大哥息怒，此事不能怪施相公！他刚从江南来淮北，又何曾知晓秦梅娘的底细。今日小弟安排这酒肴，便是要了却这一桩公案！”说毕，重又换上随从，换了滚热的酒菜，安抚邹普胜坐下，方才转身对施耐庵说道：“施相公休怪，俺这邹大哥生就的烈火脾性，你不知道：那秦梅娘贼泼贱欠了俺弟兄多少血债！”

他一边叠起两指，一边讲出一番话来：

“说起来已是十六七年前的事了。约摸至元三年七八月间，那元顺帝受欢帖木儿正在大都举行册立新皇妃大典，颁下诏书征集天下奇禽异兽、珍珠古玩，一月之内倘不送至大都，封疆人吏一律革职查办。这可忙煞了那广东行省平章迭失不花大人，立时派骑兵四处搜刮，无奈广东乃蛮荒之地，十分贫瘠，搜集贡品异常艰难，看看限期已近，还缺一宗压箱之宝。

“正在那迭失不花急得寝食不安、惶惶难以终日之际，忽有眼线禀报，说是增城府定光寺内有一宗异宝，名曰‘定光达摩万年珠’，乃是五代梁朝时西域番僧弘光大法师从天竺带来的贴身之物，弘光大师坐化定光寺之后，此物便被僧人们留为镇寺之宝。相传这‘定光珠’径逾三寸，乃是喜马拉雅山深谷之中采得，带在身上可以去病祛邪、益寿延年，夜悬床头，能够莹莹发光，击杀山魃鬼魅。那迭失不花一听此讯，高兴万分，心想若将此宝献与皇帝老儿，岂不要龙心大悦？加官晋爵，封侯拜相指日可待。于是率了数百铁骑，直奔增城，



指望一声令个，将那‘定光珠’一把攫来。

“一到寺中，众寺僧见是平章老爷驾到，又带来恶狠狠的一班骑兵，早唬得战战兢兢，哪里敢吱一声？乖乖地捧出那‘定光珠’，交与了迭失不花。

“迭失不花手捧着那闪光的珠儿，眼也花了、头也晕了，喜孜孜便要打马回营。谁知这时廊下转出一位壮士，竟然指着平章大人的鼻子大骂：‘兀那丧尽天良的狗官，竟敢白日抢夺镇寺之宝么！’当时正值元朝强盛，休道是一个平章大人，便是衙门走卒在街头平日放抢，黎民百姓都只敢怒不敢言，眼见这汉子竟然当众辱骂自己，迭失不花哪里容得了，正欲喝令拿下，忽听那壮士振臂一呼，霎时寺内寺外涌出无数人来，一个个手持刀枪戈矛、镰刀锄柄，呼声彻地而起：‘还我宝珠，官逼民反！’立时将这一伙元兵围了起来。

“迭失不花虽然骁勇，仓卒之际哪里抵御得住，不消片刻，手下人马早被杀得七零八落，只剩他单骑逃回省城。

“这领头造反的壮士，便是史载有名的增城起义首领朱光卿。此人在增城素著威望，又久蓄异志，只是苦于没有起事的机会。此番正瞅准了迭失不花白日夺宝激起众怒的时机，一呼千诺，败了官军，啸聚定光寺，不数月又占了增城府，把个广东省闹了个天翻地覆。

“其实，这朱光卿手下不过数千人，大都是增城、归善一带的农夫、樵子、窑工、石匠，论势力远远敌不过元朝的蒙古铁骑。可他军中有一支劲旅，人人武艺娴熟、个个勇猛剽悍，冲锋陷阵、斩将搴旗，无一回不是这队人马当先。原来这些人马乃是朱光卿起事后，从赣、闽一带丛止之中投军的

七条好汉带来，领头二人，一位名唤秦嗣杰，惯使一杆狼牙大棒，一旦使动，端的是万夫莫当。另一人名唤徐若水，使一柄勾镰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手下五人，一名欧光弼，一名邹弘正、一名杨家烈、一名邓国忠、一名汤擒虎，都是上等的好身手。义军占了增城之后，朱光卿为了犒赏这七位英雄，给他们封了官职，且特别加恩，教他们将家眷取到军中，共享富贵。

“约莫又过了数月，元顺帝得知朱光卿声势浩大，粤省官兵不能抵敌，立时派出丞相伯颜率领三万科尔沁铁骑，南下剿灭这支义军，霎时间，增城府外干戈耀日、旌旗如林，大有黑云压城之概。谁知这节骨眼上，义军却起了内讧，新近投入的一路义军首领戴甲联合归善人聂秀卿、谭景山弄倒了朱光卿，推戴甲作了主帅。这戴甲掌旗之后，却又不好好地约束部众、修甲厉兵，却将那颗‘定光珠’据为己有，派人在增城挨家寻找丽姝美女，大封三宫六院，镇日里寻欢作乐，不理军机，弄得军心渐渐涣散。那元兵兵强将猛，攻城数日，守城义军饥疲困乏，哪里抵挡得住？立时破了外城，直杀向义军大营。经过一场惨烈绝伦的巷战后，义军伤亡过半，只剩下秦嗣杰、徐若水率着五个弟兄在街头节节抵抗。一时间，城内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令人目不忍睹。

“此时，在府衙旁的一处厅堂里却聚着一群妇孺，一共是七个少妇和九个孩童，她们一边把孩子们紧紧搂在怀中，一边提心吊胆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浑身抖索，眼含泪珠。只听四处火光中响着震天价的号炮，传来元兵呀呀的喊杀之声，那声音越响越骤、越响越近，渐渐接近了府衙。

“正在七个妇人心惊胆战之际，厅门‘哐当’一声巨响，奔进一个浑身血污的人来，他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忽然拄着那柄断了枪尖的勾镰枪站在当厅，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朝众妇人招招手道：‘众位嫂嫂弟妇请走拢些，俺有话说。’七个妇人见了他那模样，早唬得心头乱跳，听他呼唤，立时便聚了过来，七嘴八舌地打听外头的情况。

“那徐若水摆了摆手叹道：‘休要问了，看了俺这副模样，你们也该明白了。义军已然全军瓦解，戴甲亦被元军俘去，可怜俺弟兄七人战死了六个，如今只剩俺一人回来报讯了！’

“他话音未落，七个妇人一齐嚎啕大哭起来，徐若水忙喝道：‘事已至此，哭又有何用？秦大哥他们六个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不愧铮铮铁汉。俺之所以在这危殆之际赶回来，乃是有有一桩极大的秘密要交与你们！’

“众妇人立即止住哭泣，一齐问道：‘徐大哥有何托付，尽管讲来，我辈愧为女子，不能与夫君们同死疆场，当冒死完成嘱托。’

“徐若水听了点点头，说道：‘众位大嫂深明大义，不枉与众位大哥结发一场！不过，此刻俺要托付与你们的这桩机密，却是担着泼天的干系！’说着，他探手入怀，抖抖地从贴衣之处掏出一幅红巾，紧紧攥在手中，喃喃地说道：‘众位大嫂哪里知道，这些年与你们同床共枕、忧患相知的六位大哥，还有小弟，不是寻常的绿林汉子，乃是当年梁山泊大寨七位英雄的后代！秦大哥的祖上，乃是那霹雳火秦明，欧大哥祖上乃是那摩云金翅欧鹏，邹大哥祖上名叫出林龙邹渊，那杨大哥乃是梁山泊锦豹子杨林的后代，邓大哥的祖上则是那有

名的火眼狻猊邓飞，汤大哥祖上却是名叫金钱豹子汤隆。至于俺的祖上，乃是梁山泊当年大破连环马的主将金枪将徐宁！梁山事败之后，俺们七位先祖早知造反没有下梢，便将家眷悄悄送入深山，以防朝廷搜杀，绝了骨血。’

“众妇人一听，急忙拥过来吵着要看那红绸上写着什么。徐若水忙道：‘事机紧迫，快听俺说。那一日，刚好俺们七位先祖流落到了一处，商议之下，约定将家眷子女隐藏的处所誊在这方红绸之上，以便将来患难相助。于是，一代一代，便流传了下来。本来，先祖们盟誓相约：此物传子不传媳、传女不传婿，你们至今不知道这奥秘，也就是这个缘故！不过，今日之事，只得破了这个规矩！’”

“说毕，他拄着那勾镰枪，踉踉跄跄地走到秦嗣杰的妻子周氏面前，慎重嘱咐道：‘六位大哥已然捐躯，俺徐若水何能独生！这桩大秘只好交付与大嫂珍重保存！’说着，他双目含泪，深情地抚着九个孩子的头，猛地朝七位妇人下了一跪：‘望七位娘子看在列祖列宗份上，善视这九个英雄后代，保存造反烈士骨血，将来再聚风云，重振替天行道大业，俺徐若水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说毕，奔出厅去，挥枪杀入了巷战的行列。

“那周氏接过红绸，珍重地揣入怀内，正欲领着其余六个少妇和九名稚童出厅逃命，只听见厅外早响起元兵的吆喝：‘哈哈，原来是几个俊俏娘儿，快快随俺进去捉拿！’周氏惊恐之余，忽然灵机一动：乱军之中，作为女子万难幸免，只好舍却一身，保全这九个英雄骨血了。想毕，忙将那红绸交给欧光弼的妻子魏氏，嘱咐一阵，立时招呼徐若水的妻子吴

氏、邹弘正妻子卫氏、杨家烈的妻子韩氏，束裙贯带，冲出厅门。

“四个少妇虽然难比秦、徐、杨、邹四条好汉的武艺精湛，然而多年相处，却也懂得一点武艺，她们挥着兵器，居然将涌到厅门的元兵杀退了一拨又一拨，掩护魏氏等人领着九个稚儿逃出了虎口。

“四个妇人虽然英勇，无奈柔弱少武，加之势单力孤，经过一番惨烈搏杀，自然是壮烈无比地血洒疆场，殉了乃夫的造反大业。

“却说那魏氏与邓国忠之妻陶氏、汤擒虎之妻严氏领着九个孩童逃出增城，千里跋涉，隐入了福建一带深山。三个妇人哀哀劬劳，餐风露宿，耕耘纺织，辛勤抚育九个孩子。光阴荏苒，孩童们渐渐长大。也是合当有事，这一年闽西荒旱，赤地千里，休道荒僻山岭，便是通都大邑、富庶村寨已然是啼饥号寒，饿殍遍地。由于多日粒米未沾，九个孩童饿得骨瘦如柴，三个妇人商议之下，决定由魏氏带着秦嗣杰十岁女儿梅娘出山乞讨，弄些剩饭馊菜，以救燃眉之急。

“计议已定，魏氏便将那方红绸交与陶氏，稍稍收拾一番，领着秦梅娘，扮作逃荒的母女下了山岭。两个人穿街走巷，哀哀乞讨，彼时家家啼饥，户户断粮，哪里有周济之物，两个人冲风冒雪，越走越远，一直到了漳州府。

“再说陶氏等人搂着八个嗷嗷待哺的孩童，左等右盼，指望那魏氏多少乞讨些食物回来度过饥寒，谁知盼穿双眼，却哪里见得魏氏的人影？几个人望着皑皑白雪，耳听怒号的朔风，心下惨然：眼觅这魏氏与秦家小女饥寒交迫，多半作了

倒死沟壑的饿殍！想到此处，陶氏、严氏也不再苦等，每日里在雪地里掘些野草山蔬、剥下树皮青苔，胡乱哄着八个稚儿度日。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就这一般一日饥一日饱，竟然度过这道生死关。

“事后，陶、严二人一边抚育八个英雄后代，一边打听魏氏与秦嗣杰孤女的讯息，可是这二人竟自杳如黄鹤。两个妇人益发坚信那魏氏与秦梅娘早已不在人世，只好付之一叹了。

“说话间早又过了八九年，陶、严二人见八个后代已然长成，便将他们父辈藏下的兵书剑法拿了出来，日日督促演练，指望他们早早成人，继承乃祖乃父的业绩。

“谁知好景不长。这一日，陶氏、严氏劳累一天，正自酣睡，荒山茅舍中突地拥进一群人来，没等两个妇人醒来，早已一把按住，反翦双臂缚了起来，然后挨屋搜寻，又早捉住了五个少年，绳儿牵成一串，一直押解到漳州府衙。

“这陶氏、严氏二人突然被缚，心中又惊诧又纳闷：这秘密藏身之地，除了她们二人，举世再无人知道，为何元兵突然偷袭，竟在睡梦之中被一根绳子缚来？两个妇人在漳州府牢中叹息猜测，无法想出端倪。

“五个英雄后代被捕之后，顽强不屈，次日便被那知府绑到府河滩上斩首示众。两个妇人痛心疾首，泣血长号，又不知是何人策划这密捕阴谋，只得捶胸顿足，叹恨自己未能保护好烈士遗孤，无颜对先夫泉下英灵。

“这一日，陶氏、严氏相对而泣，痛不欲生，决定自尽而死，谁知双手反缚，无法行动，心中正自又羞又恨。突地，牢门‘吱呀’开了，走进一个人来，两个妇人眼前一花，不由

得一下站起。

“走进牢房的竟是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姣丽女子，发髻高耸，簪珥满头，罗衫翠袖，锦裙凤帔，煞是尊贵华丽，陶氏、严氏只道是元朝的官府诰命前来劝降，怒目而视。

“谁知那女子款曳湘裙，袅袅娜娜地走过来，忽地唤了声：‘两位婶婶受苦了，侄女秦梅娘特来赔罪！’

“这一声叫不打紧，陶氏、严氏定睛瞧去，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忽然认出这盛妆女子不是别人，原来是失踪九年的秦梅娘，一想起这女孩儿当年依依绕膝的情景，两个妇人正欲上前话旧，忽然心中一动：这女孩儿多年无有音讯，怎么突地在这漳州府牢内出现？一个草野百姓，又如何能穿上这锦帔绣裙？此刻，她又为何深夜探监？种种疑窦，纷繁复杂，一时难以解拆。

“那秦梅娘依然雍容娇俏，抚肩说道：‘好婶婶，休要执迷不悟了，快快说出徐文俊、欧普祥、邹普胜三位兄弟的下落，侄女儿好为你们请功！’

“陶氏、严氏一听，心下恍然：原来这秦梅娘已然成了官府的走卒，小小年纪，竟然如此不知羞耻。那陶氏不觉怒声问道：‘你果然是秦嗣杰的女儿梅娘？’

“秦梅娘点点头。陶氏又问道：‘你那魏氏婶婶现在何处？’那女子答道：‘唉，休提那惨事了，魏氏婶婶九年前已然饿死在路途。’严氏赅即问道：‘小贱人敢莫是投靠了官府衙门？’秦梅娘点点头道：‘婶婶这投靠二字差矣，俗话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侄女生在元朝，自然要为朝廷效劳。若不是脱脱丞相点醒痴迷，俺这如花丽质只怕早已埋骨荒野了！’



“此言一出，陶氏、严氏怒不可遏，斥道：‘小泼贱无耻，竟与那脱脱老贼为伍，真是绿林大逆了！’秦梅娘呵呵笑道：‘正是，正是。九年前那场大雪，魏氏婶婶抛尸荒郊，眼看俺秦梅娘也要冻馁而死之际，恰逢脱脱丞相南巡路过，将俺抱回府中，精心抚养，又教了俺许许多多孔孟之道、忠君之理，方才使俺茅塞顿开。后来，将俺收为义女，又在皇上那里为俺讨了个御前龙禁卫的官衔，送俺到骁骑校尉兀良哈台将军帐下修文习武，俺尝到这荣华富贵的滋味，比起那荒山挨饿、雪地乞讨，不知要强几百倍！二位婶婶瞧瞧，俺这锦裙绣袄、云肩翠袖，好不羡煞人也！今日只要你们说出那三个叛贼遗孽下落，俺一定在脱脱丞相面前保举你们加封三品诰命夫人，享尽人世间富贵尊荣。’

“秦梅娘这一番话，直气得两个妇人血沸胸臆，想一跃而起，亲手扼死这个无耻贱人，无奈双臂反缚，怒极之下，两个人齐齐一口唾沫吐到秦梅娘脸上：‘丧天良、杀千刀的小泼贱！不念我二人辛勤哺育之恩，也应念乃祖乃父忠烈之志，竟然投身官府、残杀同类，真真是猪狗不如！’秦梅娘立时变了脸，喝令禁婆将陶氏、魏氏剥了衣裙，缚在大柱之上，百般用刑、肆意楚毒。这两个妇人倒也刚烈，任其拷问，不吐半个字儿。这秦梅娘小小年纪，却被那元廷丞相脱脱铸就了一副蛇蝎之心，见两个婶母抵死不屈，竟然将她二人活活烧死！”

说到此处，徐文俊忽地戛然而止。邹普胜早已目眦皆裂，一拳击在案头，直震得那杯盘碗盏叮当乱响，酒汁四面飞溅。他怒极大叫：“这狗泼贱在何处，俺将你寸磔为泥，方泄这心头之恨！”



施耐庵此时已听得目光凝瞪，须发乱抖，他恍恍惚惚地站了起来，嗫嚅地自语道：“毒蛇，毒蛇，晚生放走了一条毒蛇！天哪，罪不可道！罪不可道！”

徐文俊见状，生怕他一时急得迷了心智，赶紧走上一步，拍了拍他的后背，连声劝道：“施相公，休要气急！不知者不为罪，俺弟兄们不怪你！”

施耐庵喉中一响，咳出一口浓痰，缓了口气，方才问道：“徐大哥，只怪晚生迂腐，乱发慈悲，致使那贱人脱缚飞去，晚生九死难赎其罪！不过，晚生还有一事不明，九年前秦梅娘官府告密，仓卒偷袭，你那陶氏、严氏二位婶母及五位患难兄弟束手受缚，你们三位又是如何逃得此难的呢？”

欧普祥闻言答道：“这也是上天庇佑，我三人命不该绝。秦梅娘指引官兵偷袭茅舍的那一日，恰好我们三人下山购买盐米，当日未归，次日在半路上听人们纷纷传言深山中缚了几个‘反贼’眷属，心中早已明白，哪里还敢自投罗网？俺三人商议一番，决定远走高飞，避难湖北，徐家兄弟改名换姓，隐居沔阳沙湖洲打渔为生，邹家兄弟藏身麻城荒山野岭之中，樵采度日，至于俺么，则潜踪晦迹，在黄冈青龙集上开一爿铁铺混人耳目。俺三人无时不在寻找秦梅娘的下落，指望一伸满腹血海深仇。”

施耐庵道：“以众位大哥这一身绝世无匹的武艺，要找那秦梅娘区区一介女流报仇雪恨，谅也不难，却为何至今尚未了却宿怨呢？”

徐文俊接口说道：“谁说不是？可哪料秦梅娘这贱人自幼跟着脱脱那阴险老贼和兀良哈台这元廷第一高手苦练文武两

道，不仅狡计百出，便是寻常一二人也擒她不得。这贱人一时出入宫闱，一时游弋江湖，一时又混迹勾栏瓦舍，仿佛那七十二变的孙猴子，溜滑得紧，以至数月来俺弟兄三人四处侦缉，也难以擒她报仇！”

徐文俊接着说道：“一年前徐大龙头起兵罗田县，俺弟兄三人见时机已到，便相邀投了红巾义军，一边协助徐大龙头的抗元大业，一边伺机侦缉那姓秦的泼贱。数月前俺在薪水大营闲走，无意中发现混在女营中的秦梅娘，其时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女魔头吃了豹子胆，竟然混进了义军大营！”

施耐庵忙道：“啊呀，怪不得她曾胡诌自己是徐大龙头手下的头领，真真厚颜无耻！如此好机会，赶紧将她捉拿报仇才是！”

徐文俊叹口气道：“俺当时觉得这贱人已成瓮中之鳖，立时便可手到擒来。可惜俺这一回又小觑了这泼贱，就在俺拔枪而上之时，只见那一伙女兵忽地都挺剑而起，缠住俺呼喝喊杀。原来这秦梅娘不仅一人混进义军大营，而且还带来了贴身保镖。俺好不容易杀退那几个女奸细，秦梅娘早逃了个无影无踪！当时，俺一气之下，捉住一个伪装义军的女奸细，一根裙带吊在树上，狠狠教训了一顿，逼她说出了秦梅娘的行踪：原来她已得知施相公你身负一桩绿林大秘，又听说你意欲沿运河北上齐鲁，沿途结识绿林义士，指望能在徐大龙头营中等着你，窃取大秘，事败之后，便已东去两淮，伺机再施奸谋，攫走那桩武林大秘。”

施耐庵听了徐文俊这番话，心中纠结多日的许多疙瘩霎

时解开：原来就在自己未至淮安前，秦梅娘早已假扮歌妓混进城池，就在知府李齐设宴“耸碧院”之时，她在酒席宴上已然得知顾逖发柬邀请自己赴席之事，立时派出手下的人分头飞报海州大营和彰德大营，引来了董大鹏和余廷心这两个恶魔。谁知就在她诡计即将得逞之际，半路上却杀出宋碧云、张士诚两路人马，搅乱了她的计划。这女魔头不甘失手，又故意留在耸碧院内不走，听凭张士诚俘去做什么“押寨夫人”。在牛栏岗大营，她以色相窃得那盐贩子下药的机密，故意救出自己，然后花言巧语，企图将自己骗至官府衙门，攫夺那桩绿林大秘，接着演出了埝头集客栈里那一幕丑剧。思前想后，施耐庵不觉心有余悸：这个梁山英雄的不肖子孙，竟然翻云覆雨，无处不在，为了那些荣华富贵，真真是殚精竭智了。

想到此处，施耐庵又问：“徐大哥，既然你知道了秦梅娘的去向，为何不在淮安城内将她擒了呢？”

徐文俊道：“俺从蕲水大营一路向东追踪那女逆贼，一直追进淮安城内，探知秦梅娘隐身丽春馆，便欲进去擒她，却又听说一队人请她去了耸碧院，等俺赶到那里，这泼贱已然被张士诚缚到马上去牛栏岗大营。俺思忖之下，便选了一条南去牛栏岗的必经之路，假装开一片酒店，指望在那里将她拿住，及至一见施相公你已被她哄得视为知己，怕动手之际被你拦阻，另外，张士诚追兵在即，又怕双方为一个女叛逆伤了江湖义气，于是便故意警告了这贱人几句，以防她狗急跳墙，伤了你施相公。其时，俺认得这贼泼贱，这泼贱却认不得俺，她未曾防备，以至在埝头集露了原形！俺便趁着

真相大白之际，施手段将她擒了，谁知在柳林之中，却叫相公你放走了这条毒蛇！”

听到此处，施耐庵想：这女贼四处窥伺，既进过徐寿辉中原红巾军大营，又混入过张士诚牛栏岗大营，不知探测了多少义军军机大事，此番纵虎归山、放蛇归洞，这个无耻的官府走狗一旦向朝廷告密，真真要叫江湖上血流成河了！

施耐庵不觉大叫起来：“三位大哥，快快设法擒住那个女魔头！”

徐文俊叹道：“这贼泼贱如鬼似魅，手眼通天，这一番鳌鱼脱却金钩去，却又待到哪里去寻？”

邹普胜双掌一拍，吼道：“翻遍这江、淮、海、泰十余州县，俺邹普胜拼着个红巾军头领不当，也须揪着那贼泼贱头发擒将来！”

施耐庵抚案而起，说道：“解铃还须系铃人，秦梅娘由晚生放走，晚生便是走遍天涯海角，也须陪着三位找到那叛逆！”

徐文俊笑道：“你们读书人心肠软，尤其见不得女子抹脸擦泪、做张做致，有你相公跟着，没的又做出柳林边那事儿来！”

一句话说的众人呵呵笑了，施耐庵自是羞愧无言。徐文俊正色说道：“施相公，适才在虎帐辕门，俺那大龙头已然吩咐，大军今夜开拔，酉时即由俺三人送你北上齐鲁，去寻那桩绿林大秘。”

施耐庵听毕一惊，忖道：“如今自己胸藏那一百零八名梁山英雄后代的下落，举世枭雄豪杰，人人如窥至宝，无一个不是欲得之而后快，刘福通、张士诚、董大鹏、余廷心、铁

尔帖木儿，侦骑四出、千里追踪，都是为了这宗大秘。这徐寿辉为一军之主，更应该尽心搜求，眼下他分明知道自己掌握这桩秘密，竟然不闻不问，立时放走，实在是令人费解！

徐文俊见施耐庵皱眉沉吟，已然猜中他的心事，不觉笑道：“施相公敢莫是觉着俺这徐大龙头行事古怪，实告诉你吧：大龙头心高气傲，从来都是人家求他，不愿探人隐私、受人恩惠，他早知相公胸藏那桩绿林大秘，休说那一百单八位梁山后代尚无着落，便是挨个儿排在眼前，你不求他收留，他还不屑礼聘哩！再则，听了秦梅娘怀揣隐私，告密杀人之事，三天前他就摆下八卦阵要杀你，那缘由自然是怕这一百单八位好汉又会遭到当年闽西捕杀之祸，倘不是相公的一阕《咏剑》词对得好，你这颗人头和那脑子里藏着的那桩绝世绿林大秘早已一起埋入黄土了！”

施耐庵一头暗暗慨叹这徐寿辉为人奇特，一头赶紧收拾行囊。此时在临河集已无牵挂，他决意北上追寻那桩武林大秘。

约莫过了酉正，徐文俊、邹普胜、欧普祥三人伴着施耐庵出了临河集，沿路看到一众红巾军将士正自人人衔枚摘铃，整饬队伍，已然似要开拔。四个人下到埠头，一条鸭划子撑过了泗水河，登上对岸，眼前立时便见一派荒滩漫草、烟水寒鸦，别是一番景象。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沿着盐碱荒滩，迤迤直奔正北方向。

四个人一路疾行，约摸走了十数里远近，前边隐隐现出粼粼波光，耳畔又响起哗哗水声，徐文俊道：“哟，紧赶慢赶，竟然到了运河南岸，施相公，只须过了这运河，往北一望的

阳关大道，既无官兵，又无义军，你便好够奔山东了。”

施耐庵心中诧异，暗暗忖道：这京杭大运河南北走向，只有东西两岸，如何变成横向？再说，从淮安西行至临河集已然三四日，运河又怎的流到了此处？

欧普祥见他沉吟，一头走、一头笑道：“施相公只怕不知：这大运河本是南北直向，只因当年隋炀帝为了便利江南漕运，担心天旱之时，运河水势不足，便命麻叔谋临时改了河道，自宿迁至淮安一段变南北走向为东西走向，以便北通骆马湖，南汲成子泽之水。主意倒是桩好主意，可惜为了赶上炀帝那皇帝老儿的南巡之期，这一派沼泽泥泞之中，竟活活累死了十万民伕！”

施耐庵听了方才恍然，不觉叹道：“唉唉，蚕盆犹湿鹿舌倾，坑灰未冷山东乱，自古帝王难于守业，毁于暴虐，殷鉴灼灼，至今未悟！但愿往后黎民再不遭此荼毒！”

四个人说话间早到了河边，只见芒叶嘶风，烟波朦胧，河水流至此处，水势充沛，河面平阔，远岸雾霭中明灭着几星渔火，哪里见得到一只渡船？

邹普胜四面望了望，跌足叹道：“饥馑连年，兵荒马乱，摆渡的舢子们早躲进骆马湖了。偌大条运河，没的打鼓泅过去不成？”

徐文俊想了想，对施耐庵道：“施相公，此处找不到渡船，你不怕耽搁日子，多花上五七日，从洋河、耿车集绕道走罢。”

施耐庵不觉踌躇：西绕洋河、耿车，少说也需多走二三百里路程，路途上也不平靖，如今身负重托，如此耽搁，却怎的能到梁山故垒？

---

他正自举棋不定，忽听河岸边芦丛中响起一声唿哨，接着那芦梗“唰拉拉”一阵乱响，波光夜色中箭也似地划出一只船来。四个人急忙掉头一看，不觉惊呆了。

## 二十一 拦江劫客二童施威 引虎入彀三女逞能

只见一只箬篷蚱蜢船已然靠向岸边，船儿晃晃荡荡，船头船尾各站着一条大汉，两个人一式地精赤着臂膊，腰间扎着宽裆牛皮裤。船头那人年约三十，满腮黄髭乱草般地叉丫着，宽肩乍臂，十分精干。船尾那人年纪略小一些，又矮又壮，一身油黑净亮的疙瘩肉处处凸起，一人撑篙，一人划桨，嘴里却粗声大气地唱着渔歌儿：

“吃的是水里鱼虾，攥的是篙儿桨把，一觉泥牛春打罢，端的把人羨煞。风浪里无惊无怕，网罟儿哪有闲暇，口里渔歌天唱塌，管他官小官大？”

邹普胜一见那只船，喜的嚷了起来：“兀那船家，快快将船撑来渡俺几个过河，少不了银钱与你沽酒！”

两个艄子闻声将船靠到埠头，船头那年长的汉子撑着长篙问道：“这黑更半夜，可是强盗发利市的时辰，俺这船钱可要加倍！”

施耐庵正欲接过话茬，欧普祥心细，忙忙拦住，低声说道：“俺瞧着这两个艄子相貌凶恶，只怕不是省油灯儿！万一遇上拦江翦径的盗贼，坏了施相公大事，俺几个如何向大龙头交帐！”

徐文俊、邹普胜胆量大，不顾欧普祥劝诫，拉着施耐庵



便要上船。谁知那两个艄子耳尖，早听见了话头，只见那船头的汉子嘿嘿冷笑两声，说道：“这位客官忒也罗唆，俺弟兄俩白日里受那衙役漕官之气，晚上趁着夜黑到这冷僻渡头来弄几文酒菜钱。叵耐倒遇上这几个吝啬汉子，不曾照顾生意，倒栽诬俺弟兄们是拦江劫匪！兀的不气煞人！兄弟，俺们不赶这趟浑水，撑着船喝他娘的热酒去哉！”说着，吆喝着船尾那艄子，篙桨齐施，立时又将船撑离了埠头。

徐文俊连忙赶了几步，叫道：“兀那艄公，俺这位大哥不过说着耍子，何必赌气，快将船划过来，俺与你赔罪便了！”

两个艄子脸对脸商量了一阵，叹口气，又情不自愿地将那船划了过来。徐文俊招一招手，引着施、欧、邹三人鱼贯跳上船头。那两个艄子也不去瞅瞅瞄瞄，长篙一点，船儿早如飞离岸，驶向河心。

徐文俊打量了两个艄子一眼，忽地一拍欧吉祥的肩膊，大言道：“欧大哥，你我闯荡江湖多少年，见过无数泼天大盗、蒙面飞贼，凭着俺们这身武艺，几时走过下风？休道这两个老实巴交的渔夫，便是芒砀山上的魔王在此，俺们哥几个没的怕了他不成？”说着，抖一抖胯股，故意将那勾镰枪弄得“铮铮”乱响。

欧吉祥心下明白：“这徐家兄弟为人胆豪心细，这番话一来是说给自己听，二来也是吓唬那两个艄子，倘若这两个是善类则罢，倘若真是恶人，听了这话也自不敢下手。”他不觉心中暗赞：说得好。表面却点了点头。

桨声咿呀，水声哗哗，两个艄子真好膂力，尽管那河里正涨着春汛，流势湍急，二人双臂抡动，不消片刻便将船儿

划到了河心。

此时，徐文俊、施耐庵、欧吉祥、邹普胜四人站在船舱内，只觉脚下船板“噼噼”乱抖，小船东颠西簸，仿佛浪谷中一片树叶。施耐庵久住水乡，倒还耐得住，那徐、欧、邹三人长年在旱地生活，却哪里经得起这阵晃荡，立时双眼发花、踉踉跄跄、跌跌撞撞，你抓住我，我攥住你，几乎站立不住。

几个人正自难过，忽听船头那年长些的艄子一声大叫：“阿也，不好，这船儿只怕要翻了！”叫声未落，只见那条船果然在河心激流之中滴溜溜转了起来，没等徐文俊等四人回过神来，小船猛地一斜，接着陡地一翻，“哗啦”一响，立时船底朝天。

施耐庵先前见这船儿颠颠簸簸，心中已然有备，没存想这翻船之事来得如此突兀，只觉着双目一黑，“扑通”跌进激流，立时“咕嘟”呛了口黄水。好在他自幼颇有水性，双脚一蹬，早又从浪尖里冒出头来，展眼看去，只见浊浪浑波之中，徐文俊、欧吉祥、邹普胜三人一边乱抓乱蹬，一边大呼小叫，那模样煞是狼狈。他再掉头一看，不觉又惊又诧：只见那只小船哪曾翻下河底，好好儿在眼前晃荡，冷月星光之下，两个艄子兀立船头，嘴里哈哈笑道：“兀那四个腌臢泼货，既说得破俺兄弟是拦江劫人的强盗，却偏偏要上这贼船，没的倒兴喝水！如今见了俺们的手段罢？”

施耐庵见状，心中已然明白：显见得是这两个艄子故意弄翻小船，将他们四人扣进河心，又弄手段扳过船来，尽管是两个恶人，可这翻江搅海的手段却委实骇人。

那邹普胜在水里骂道：“直娘贼，是汉子与俺明枪明刀在岸上斗一百合，使这腌臢伎俩，算什么英雄？”

那年少的艄子在船头笑道：“这厮休得嘴硬，管他水里岸上，斗得赢的便是爷爷，喝了黄水的便是孙子！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等你喝得胀了肚皮，俺便捞上来，剥了你那衣服当酒钱！”

邹普胜气得双眼翻白，正待答话，猛可地一个大浪扑来，立时将他淹进水里。

约摸一盏茶时分，那两个艄子见戏耍得够了，撑着船将四个人依次捞上船来。此时，徐、欧、邹三人早已肚胀如鼓，双目紧闭，被那黄水浊汤灌得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了。只有施耐庵在激流中屏住气息，缓缓游动，神志尚还清醒，此时，见徐文俊等三人落难，在水里又逃不过两个艄子，他灵机一动，也索性闭了双目，让那二人捞上船去，任意施为。

两个艄子心肠也委实歹毒，见狡计得手，立时将施耐庵等四人晾鱼般摆在舱板上，逐一搜检，将四个人的兵刃行囊一概归拢。那年幼些的艄子找了根细帆绳，将四个人一索儿捆了，又怕他们醒来罗唆，又拿来几团旧鱼网将四人一一塞了嘴，然后又唱着那渔歌，撑着船划向对岸。

堪堪就要靠岸，忽听到土堤上响起一个女子的叫声：“船家大哥，快将船儿撑过来，奴家有急事相求！”

两个艄子闻声对视一眼，那年幼些的艄子咧嘴笑道：“大哥，俺弟兄们今日好财喜，才弄得四个牛子下水，立时又来了一笔，管他娘，先过去看看再说。”说毕，手臂一缩一伸，长篙一点，那小船箭似地靠上了北岸。

两人抬头一看，河岸上立着一个娉娉婷婷的年轻女子，一绺裁云髻拢着秀发，簪珥钗环叮当乱响，上身穿一件浅色罗衫，罗衫上依稀瞧得出绣着碎花，腰间系一条深色八幅罗裙，缀紫镶金，煞是华丽，那庞儿虽看不甚清，微微的星光下朦胧可见眉目如画、娇俏秀媚。她两旁各立着一个红衫青裙的侍女，妖妖娆娆地站在岸边，挥着块罗巾正自招手。

两个艄子一见，认得是官府人家的内眷，心中又是一喜：休讲行囊银钱，便是此人头上钗环，身上绸缎，端的值钱不少。两个立时将船儿缓缓靠上了埠头。

那年长的艄子唱了个大喏，问道：“小娘子尊贵无比，为何不在家中享福，夤夜出行，不怕遇了歹人？”

那女子袅袅娜娜地敛衽施礼，娇声说道：“大哥救小女子则个。家中大妇妬毒，小女子存身不得，只好窃了些银两南去泗阳投靠俺舅舅，此刻只恐大哥不肯渡小女子过河。”

那年轻些的艄子早将一块芦席盖住了躺在船舱板上的四个人，走下船来接着说道：“小娘子休如此说，俺弟兄俩专一救助孤男寡女、失意英雄。既如此，就请快快上船。”

女子又道声谢，褰裙便走上船头，又招呼两个侍女抬上一个小小的钮丝银笼筍，对两个艄子说道：“实不相瞒，小女子偷出家门，连夜逃奔了数十里，这腹中早已饿了，且让小女子先在这船头用过膳食再走。”

年轻些的艄子哪里耐烦，巴不得将她身上的簪珥衣裙立时抢到手，连忙喝道：“休罗喏，要吃饭过了河尽管吃，没的在此耽搁，误了俺弟兄的生意。”

那女子娇俏地揉了揉肚腹，哼哼道：“哎哟哟，雷公不打

吃饭人，何况小女子委实是禁当不住这饥火燎心。倘若船到河心，俺一口黄水吐出来，岂不要了奴家小命！”

年长些的艄子听了，轻声说道：“罢了，兄弟，早吃晚吃，都是一般，何必执拗！就让这位小娘子先吃了饭再开船罢。”

话犹未了，那女子早命两个侍女在船头摆开了酒菜：只见薰蹄炸脍、鹿脯熊筋，酒香四溢。撩人眼馋，那年轻些的艄子几曾见过这等美味佳肴，立时双目呆瞪，嘴里涎水直咽，真后悔不该喝斥这女子。

那女子早已瞧科，连忙唤道：“大哥撑船辛苦，何不来共饮几杯，待会儿船撑得快些，也好让小女子早些逃出虎口。”

年轻些的艄子一听这声唤，连忙一拉那年长的艄子，说道：“大哥，这小娘子说得客气，何必泼了人家面子。要不，这餐酒饭就权当渡船钱罢！”一头说，一头便满满地斟了一杯酒，说话便要倾进嘴里。

此刻，却急坏了躺在船舱里的施耐庵。就在船儿靠岸，岸上那女子娇声浪语在船头罗唳之时，施耐庵躺在船舱芦席下却觉着耳朵里有些古怪，那呢呢哪哪的女声煞是耳熟。听着听着，他猛地心头一动：除非天底下确有如此声腔语调一模一样的人，这女子不是秦梅娘那女叛逆又待是谁？这女魔头真是来无影、去无踪，数日前刚刚在那柳林边脱逃，如何倏忽便到了这泗阳以北？徐、欧、邹三人四处寻她报仇，没存想却是打猎的掉进了圈虎阱，今日却怎生脱此一难？

想到此处，他朝徐文俊三人望了一眼，那三条汉子想必已然听出了秦梅娘的声音，一个个厮望着，眼底显着又恨又悔的神情。

这时，施耐庵复又拱开一角芦席，瞟眼朝船头望去。只见那秦梅娘正自殷勤劝酒，两个艄子美滋滋早一杯进肚，倒是那年长些的艄子心细，他见秦梅娘来得蹊跷，挟一口菜问道：“小娘子既是仓卒出逃，如何便带得如许丰盛的酒菜？”

秦梅娘稍稍一怔，笑道：“不瞒大哥说，小女子不堪荼毒，早蓄逃意，每日都预备下许多膳食，以备急时之需，故尔潜逃之时，得以顺手捎带，今日却好款待两位恩公。”

年长的艄子忽然放下杯筷，“虎”地站起，指着秦梅娘那长长曳地的石榴红绫裙子，瞪目喝道：“好个娇娇媚媚、哀哀戚戚的落难女子！兀那裙子下面为何藏着利剑！”

这一声厉喝，端的骇人，那只顾喝酒的年轻艄子竟吓得一蹦蹦将起来，手握桨柄，展眼看去，那女子石榴裙下果然梗梗地藏着一把剑。这年轻艄子不觉叫道：“兀那婆娘快讲，你到底来此作甚？休要惹得爷爷性起，一桨劈了你这花骨朵般的好头颅！”

秦梅娘不慌不忙、不紧不慢，轻轻一撩石榴红绫，裙裾一闪，“铮”地掣出一把寒光凛凛的兵器来，不过那不是一把剑，而是一把柳叶钢刀。这娇娇媚媚、凄凄楚楚的“落难女子”霎时变了脸，只见她横眉立目、满脸寒霜，指着两个艄子嘿嘿冷笑两声，说道：“你们两个拦江打劫的烂桨头，大白日瞎了眼！你们不认得姑奶奶，姑奶奶却早盯住了你们两个贼坯！俺早侦缉明白：你们这两兄弟一个叫什么‘八足水母’童杰，一个叫‘双尾白鳝’童俊，乃是当年梁山叛党童威、童猛后人！”

一句话惊得两个艄子齐齐一愣。就连躺在船舱里的施耐

庵、徐文俊、欧普祥、邹普胜也都吃了一惊！开初，四个人被两个艄子施计翻船落水，只道他们是劫江的强盗；事后见秦梅娘恰好此时上船，还道两人是官府的暗探，与那女魔头串通一气捉拿他们四人？哪存想却遇上了两个梁山英雄的后代！徐文俊起先还牙痒痒地想要脱缚而起，一枪一个搠死两个使猾的艄子，此刻一听秦梅娘道出真实身份，心里头却不由得叫起好来：秦梅娘啊秦梅娘，遇上这两个狠对头，你这贼泼贱今日休想走脱！

施耐庵此刻心中亦自高兴：论武艺，二童恐怕不在徐文俊之下，何况又在水上，这女叛逆万万不是对手。他瞅着童杰、童俊二人，只盼着他们如刚才一样，一晃晃翻小船，将那秦梅娘淹个半死，然后生擒活捉。

童氏兄弟何尝不作如是想？只听童杰叉手问道：“嗨嗨，你这妇人只怕有千里眼、顺风耳！俺弟兄两个从山东躲到此处，隐姓埋名十余年，竟然被这鼠眼婆娘瞧破了行藏！既然知道俺兄弟两人名头，你便快快报上贱名，爷爷手下不杀无名之辈！”

秦梅娘莞尔一笑，石榴红裙在船板上窸窣窣拖了两步，忽地厉声说道：“姑奶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御封六品龙禁卫、宿州大营参将秦梅娘！有俺在，你们这些叛贼子孙休想走脱一人！”

童俊性子暴躁，“嗨”一声拔来船桨，怒眦欲裂，喝一声：“没脸舔狗官屁股的贼泼贱，俺今日叫你尸横船头！”说着便要扑上。

那秦梅娘冷冷一笑，不怯不退，竟然款款地将柳叶刀插



入鞘内，忽地戟指童氏兄弟叫道：“呵呵，饶你有万夫不当之勇，喝了俺那蒙汗药酒，还想逞能！倒也！倒也！”

童俊犹自不信，抡着船桨奔得数步，果然觉着头重脚轻、双臂如绵，一柄大桨拿捏不住，叫声“不好，俺中了这婆娘的计了”，立时歪歪翘翘“扑通”跌倒在船头。那童杰待要挣扎，却哪里来得及？风摆柳般晃了两晃，随即瘫倒在童俊脚边。

秦梅娘见一招得手，一扬头吩咐那两个侍女：“还不与俺绑了！”两个侍女闻声即动，撩裙撸袖，立时将童氏兄弟一条索子绑了个四马攒蹄，那手法疾迅麻利，显见得是拿人的老手，哪里还有丝毫娟秀柔弱的小梅香那情态。

秦梅娘见已妥贴，忽地转过头来，对着船舱里喝道：“四位久违了！那日在埵头集姑奶奶大意失荆州，不想今日在此相逢，这也是前世有缘！”一边说，一边裹裙举步跨进舱来，撩起那破芦席，对施耐庵笑道：“施相公，多蒙你在柳林边为姑奶奶脱缚。不过，姑奶奶断断不会学你那副仁慈心肠，叫煮熟了的鸭又飞下河去。今日，姑奶奶先解这五个贼坯到宿州大营讨个大大的封赏。然后，准备好麻绳钉板，细细地服侍你，直到你吐出那桩大秘，再放你回钱塘当那三家村的冬烘先生。这也算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望着秦梅娘那副得意洋洋的神态，施耐庵悔恨莫名，暗自叹恨：自己有眼无珠，乱施恻隐，放走了这条中山狼，此刻堕入这女泼贱彀中，夫复何言？不过，自从她逃出那片柳林之后，一直未见踪影，此刻却倏地冒了出来，其中行藏委实令人难解！



他正自纳闷，只见秦梅娘又呵呵笑道：“施相公休要钻那闷葫芦了，姑奶奶今日叫你死个明白！自离了埝头集之后，姑奶奶便立誓报那一缚之仇。凭着俺帐下的眼线，你的行踪一丝一毫也未逃过姑奶奶的掌握，你们四个叛贼一出临河集，早有飞马报到姑奶奶的麾下，这张网可儿便网着了你们！”说着，她又朝童氏兄弟一指，续道：“至于这两个目无官府的狂徒，姑奶奶早已侦知底细，从前看在他们尚未参加红巾叛党的份上，本待留他们多活几日，可巧今日撞到网里，就便擒了，姑奶奶也乐得多领几文赏钱！”

秦梅娘裹裙抚胸、轻颦浅笑，一番揶揄，把个施耐庵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怒斥道：“好个无廉耻、无气节、不害臊、不知羞、辱祖宗、辱父母、行不端、坐不正、睡不洁、生负万代骂名、死无葬生之地的贱妇、淫妇、丑妇、娼妇，有一日义军坐了江山，梁山后代拿了你，定将你寸磔万段，尸骨化蛆！”

秦梅娘脸不红、眼不眨，冷冷笑道：“真不愧为天下第一才子，骂人也骂出这绝妙好辞！骂得好，骂得好！”说毕，她转头吩咐两个侍女：“还不叫儿郎们下来，收拾战场，打道回营！”

两个侍女不敢怠慢，立时奔到船头，撮唇作哨，只听几声尖厉的“瞿瞿”之声响过，河岸堤坡后呼啦啦奔下一队元兵，一齐走上船来，抬的抬、扛的扛，将被缚的六个人扔上马鞍鞦。秦梅娘裹裙上马，长袖一挥，立时率着人马直奔正西宿州方向。

此时已过丑正，天色乌漆墨黑，秦梅娘一众仗着马行甚

疾，约摸一两个时辰，早进了洋河集。驻扎在集上的官兵一见是宿州大营的龙禁卫驾到，自然忙不迭地开了鹿寨，启了关钥，将他们一齐放了进去。

秦梅娘命兵卒宿营，自己率八个健壮的女卒，押着驮在马鞍上的六条好汉，选一处雅洁的馆驿安顿下来。这秦梅娘生性狡黠，深怕这六个大虫擒在手中，会有那不虞之事发生，便将施耐庵、徐文俊等六人一把大铁锁锁入谷仓。又在各处门道、阶沿、廊角交接之处密密地栽了铁蒺藜，门栓上安了绳铃，然后叫八名女卒守在自己卧室外间，命店内掌柜、小二彻夜敲梆巡查，一有异动，立即报警。

这一夜，施耐庵委实过的狼狈。那谷仓许是多年未修，又暗又潮，一股霉腥恶臭熏人欲呕。六个人一堆儿闷在里头，上了夹板一般，转挪挣挫不得。那五个汉子长年行走江湖，自然耐得辛苦，加上半夜折腾打斗，早已困乏不堪，童氏兄弟蒙汗药药性未散，昏昏糊糊自不必说，便是徐文俊、欧普祥、邹普胜三人骂骂咧咧地吵了一阵，也自鼾鼾睡去，只剩施耐庵一人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此时，他圆睁双眼，眼望从谷仓板隙里透进的微光，耳听身旁呼呼的鼾声，心中暗自慨叹：自从离开钱塘，辗转白驹场、乌桥镇、淮安府、牛栏岗、埝头集、临河集，为了不负义军英雄的厚望，追寻那桩绿林大秘，也曾遭逢过各种灾厄，经历过无数奇变，结识了许多梁山好汉的后代。谁知今日却丧生在一个妇人之手，而且她竟然也是梁山英雄的后裔，苍天造化弄人，也实在出人意表！他又想到那个秦梅娘的身姿笑貌，不觉惋惜起来：如此娇媚秀丽的女人，竟是如此歹

毒！倘若投身抗元大业，以此人这好身手好武艺、好心机好智计，怕不也是一个一呼千诺的绿林魁首！

他正自沉思默想，转侧难眠，忽听谷仓壁上“簌簌”有声，起先只道是老鼠夜行。谁知那“簌簌”声里却夹着一个人声：“嘻嘻，施相公，这囫圇觉睡得好么！”

施耐庵惊诧万分，立时一骨碌坐了起来。

## 二十三 时不济千里走洋河 秦梅娘绝谷困群雄

仔细一听，那人声却又没了。施耐庵只道想的走神，正欲躺下，谁知那声音却又吱吱地响了：“施相公，你把俺想的好苦，俺在此等你多时了！”话音中还响着“吱吱”的鼠鸣般的轻笑。

施耐庵不觉又惊又喜：怪道声音如此厮熟，原来是这个刁钻精灵的促狭鬼！那“吱吱”的窃笑兀自在耳畔响着，可是施耐庵张目四望，却哪里见到人影？

他正自纳罕，猛觉着头顶上一亮，紧接着夜蝠般飞下一个人来，施耐庵定睛一瞧：不是他又是谁！

这人一身黑绸夜行衣靠，扎缚得精悍紧凑，头戴一抹歪歪的英雄巾，足登一双踏雪无痕的薄底快靴，一张猴儿脸上闪着两只灼灼小眼，蜂腰长臂，削肩细腿，高不满四尺，显得十分瘦小羸弱。他手里提着块乌黑的仓板，肩背贴壁，吱吱笑道：“施相公，俺‘灶上虱’时不济这厢有礼了！”

施耐庵惊喜不置，急忙说道：“时大哥，快与我们解了绑缚好说话。”

时不济点点头，扔下仓板，七手八脚给施耐庵、徐文俊、欧普祥、邹普胜及童氏兄弟解了绑缚，六人道谢已毕，得知来人正是当年梁山泊大寨“鼓上蚤”时迁时大英雄的后裔，自

然又是一番感慨。施耐庵不觉问道：“时大哥，这馆驿戒备森严，你又是如何进来的？”

时不济道：“俺昨日便守候在这馆驿之中，静候施相公和众位英雄，谁知左等右等，把俺心中鸟火也等了出来！”

徐文俊忙道：“怎么，大哥敢莫能掐会算？昨日俺四人尚在临河集上饮酒，大哥却已然料道俺们今日要进洋河集，而且住的是这家客栈！”

时不济道：“休道诸位兄弟不解，便是俺自己也十分纳闷。”他转向施耐庵道：“施相公也许还记得，你我曾在白驹镇见过一面，分手之后，俺忽然接到一个没头帖子，命俺克日北上，守候在淮阴城内听候消息。两日前又收到一个帖子，命俺西走泗阳。昨日傍黑时分，那鬼帖子又到，说是要俺夜进洋河集，住进这家馆驿，等候施相公与几位好汉，这帖子来历极大，俺怎敢不遵！及至守到下半夜，果然见到你们六位进店，一把锁锁进这谷仓，俺便蹭檐过梁，撬开谷仓顶板。”

施耐庵听了这番话，心下骇然：照时不济此刻所言，自己的行踪似乎一直在他的掌握之中，这送帖子的人，简直如附体之鬼，不仅对自己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甚至预见了自己即遭未遭之厄，着着占了先机，时时洞若观火。看来，这鬼精灵时不济背后，必有一个极厉害的人物！

他正欲发问，那欧普祥心细，连忙拦住道“此地不是说话处，惊醒了那女魔头，可不是耍子！”

时不济“吱”地一声，拍了拍后脑勺，说道：“嗨嗨，只顾叙话，把一宗大事几乎忘了。昨日那送来的帖子里还附着一只锦囊，说是一见到诸位立即拆看，里面有救人妙计！”说

话间，他早从怀内摸出一只小小锦囊，众人七手八脚弄开谷仓门，时不济忙忙地拆开锦囊，一把递给施耐庵，施耐庵走到窗前，凑着朦胧的晨光展开锦囊里的纸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十一个小字：

“抱薪救火 牵羊引狼

口口口”

看毕字条，施耐庵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不济听他念毕，“吱吱”笑道：“休急休急，这黑话俺明白，的确是桩妙计！”

施耐庵抖着锦囊问道：“这口口口三字又是何意？”

时不济挤一挤眼道：“这口口口便是俺时不济的后台老板，天天从云里雾里给俺捎帖子的那人！”

施耐庵诧异道：“什么口口口！世上哪有此等姓氏？怪哉，怪哉！”

时不济吱吱笑道：“相公休要‘怪’早了，待明日见着此人，只怕你还要‘怪’得伸出舌头缩不回去哩！”说着，拍一拍童氏兄弟的肩膊，吩咐道：“休怪俺时不济僭越，过了一回龙头的瘾，奉命差遣，只得发号施令了。两位兄弟速在这谷仓房内放起火来，俺和这四位一起去拿人！”说毕，从裤腰里掏出火镰火石，一把塞给童氏兄弟，然后，率着施耐庵、徐文俊、欧普胜、邹普胜四人奔了出去。

五个人未曾奔得数步，那谷仓房里已“哗哗剥剥”地烧将起来，霎时，火光便上了房顶。时不济等五人不敢怠慢，择着僻静的廊道，直扑馆驿正房。

且说那秦梅娘住进馆驿之后，由于心中有事，谷仓房里

又关着六条大虫，哪敢大意？尽管日间奔波劳碌，仍不敢安眠，只脱了外盖云肩披风，和衣假寐。无奈抗不住困乏，竟自沉沉睡去。守在外间八名女卒却顾不得许多，她们见馆驿内布防严密，固若金汤，拴好房门，脱了衣甲，留下一个轮值，其余七人鼾鼾好睡，却哪里料到竟有人早已在馆驿中卧底，此刻已然摸到了门口。

时不济等人小心翼翼，割了绳铃，搬开铁蒺藜，不移时便来到正房门口。时不济用解腕刀轻轻一撬，撬开了房门，却不跨进，捏着鼻子拿腔做势地叫道：“女军爷快起，馆驿内走了水了！”

这一喊惊动了外间那轮值的女卒，她抬头一看，一抹红光映亮了窗棂。她惊诧之下，随手掣了长刀，一步便跨出门来。还未站稳，守在门旁黑影里的邹普胜候个正着，一只巨掌捂实了嘴鼻，另一支猿臂兜裙一提，立时将那女子鸭子浮水般倒拧过来，牵一幅滑在她腿际的裙裾将她双手双脚倒缚在一起，一把扔在地上，那女子怎当得邹普胜蛮力，早已昏晕。

徐文俊等五人赓即进屋，展眼一瞧，只见七名官兵女卒横七竖八酣睡在地，一个个鬢乱钗横，兀自做着好梦。五个好汉立即动手，一人按住一个，那挂在墙边的衣甲衫裙正好趁手，挽一团轻罗塞了嘴，牵一条裙带缚了臂，不消片刻便将七个兵卒缚鸡般地做一堆儿捆在地上。开初五人，有的被缚之后兀自说着梦话，有的眨着惺忪睡眼凄凄呼痛。后面两个女子被衫裙撕裂之声吵醒，情知不妙，待一挣扎呼喊，无奈睡得四肢无力，嘴里却又吓得喊不出声，只好束手受缚，连

信儿也来不及报一声。

徐文俊等五人见偷袭得手，立时撞开内屋房门，直扑向那张挂着罗帐的雕花髹漆木床，一齐怒喝：“贼泼贱纳命来！”一个个摩拳擦掌，便要劈胸将那秦梅娘揪了出来。

谁知一撩罗帐，五个人齐齐大惊，只见床头棱棱正正地叠着一床绣花红绫被，却哪里有秦梅娘的影子！

五个人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秦梅娘睡在床上，外间八个女卒被缚，没有丝毫响动，她便如何闻警逃逸？即便要逃，也须从房门出去，却怎的不见她身影？这女魔头机警狡黠，委实是非比寻常！

欧普祥道：“先搜搜这屋里，没的这贱人便走上天去？”五个人也觉在理，细细地搜寻了一遍，连犄角旮旯都搜尽了，兀自不见那秦梅娘。众人正在纳闷，忽听时不济叫道：“吱吱，在这里！”一头说，一头提着件东西走拢来。众人一瞧，却原来是撕下的半幅石榴红绫。

时不济指一指墙上一扇窗户说道：“这贼泼贱好手段！如此粗的铁窗棂竟被她扭断，显见得是她听见了外屋响动，从窗口溜之乎也！这半幅红绫必是爬窗之时，那条长裙子挂住铁窗棂撕破的！”

邹普胜急忙叫道：“这婆娘端的溜滑，俺去将她追了回来！”

时不济吱吱一笑，走过来围着邹普胜转了一圈，说道：“瞧你恁地没心眼，这洋河集乃官兵驻地，你待到何处寻去？没的自找麻烦！”

欧普祥接过话茬：“时大哥所见极是！不过，难道俺们七



条大汉，竟叫一个女子从眼皮底下走脱，将来岂不要惹天下英雄嗤笑？”

时不济皱皱鼻子，摊摊手叹道：“韩信也曾有胯下之辱，人家要嗤笑，那也毫无办法。”

众人心中不忿，却又束手无策。忽地，那时不济叫了起来：“施相公，那口口口先生的锦囊上还有一句说的什么？”

施耐庵脱口答道：“牵羊引狼。”

时不济眨了眨小眼，猛地一拍胯股，叫道：“着啊！俺那口口口先生卦头极准，至今未曾失着，这牵羊引狼四字俺已经悟出，诸位快随俺来！”说着，引徐文俊、施耐庵等人走到外屋。

几个人各自寻到了在船上被秦梅娘搜走的兵器。只见被一堆儿缚倒在地上的七个女卒早已苏醒，有的在“嚶嚶”哭泣，有的“唔唔”乱哼，有几个力大的兀自扭肩蹬腿地企望挣脱绑缚，弄得长裙簌簌乱响。时不济心头有气，对着躺在上面一个女子啪地扇了一掌，骂道：“哭？哭？哭个鸟！往日帮着官府掳掠良家女子，屠戮俺绿林弟兄姊妹，你如何便不哭？今日活该遭报！助纣为虐、荼毒百姓，便是女子也是俺的仇敌！”这七个女卒一听，哪里还敢挣扎。

就在此时，童氏兄弟风风火火奔了进来，童俊性急，率先叫道：“时大哥，秦梅娘那些爪牙正自往这边来了，外面亦惊动了官兵，你看如何是好？”

时不济点点头，说道：“事不宜迟，你兄弟二人快快护送施相公冲出镇去，往北够奔山东。俺与这三位好汉押着这几个女娃儿一齐到徐寿辉大龙头处请赏！”说毕，看着施耐庵与

童氏兄弟先出了屋子，几个人然后将七个女卒一串儿缚在一起，出门时顺手一提，趁着蒙蒙晨雾，穿廊过庑，立时冲出了馆驿，一溜烟便离了洋河镇。

施耐庵和童杰、童俊三人，趁乱奔出了馆驿，只见朦胧的晨光中，大队元兵兀自呐喊吆喝着涌向火场，三个人拣僻静巷子出了镇子北街，疾速奔上大道。

此时正值春末夏初，天气渐热，三个人一阵疾跑，不一会便汗流浹背、口渴如焚。那童俊心内焦躁，一头走，一头骂骂咧咧地嚷道：“俺弟兄两上实实倒运，好好儿在那运河上劫江赚银子，谁知却冒出个狐狸精般的女魔头，赔了赚钱的买卖不说，还受了半夜凄苦！这一回，那夜老鼠般的汉子却叫俺兄弟两个跑这趟苦差，他自己却押着几个女俘虏去请赏，兀的不气煞人！”

他正自咕咕咙咙，童杰止步叫道：“兄弟，你瞧！”

施耐庵、童俊闻声抬头一看，前面兀立着两座笔陡的丘岗，光秃秃寸草不生，脚下的道路弯弯曲曲的伸了进去，前面的谷口被丘岗挡住，进口处只容一人一骑，仿佛葫芦口一般。施耐庵不觉叹道：“好个烧庞涓的葫芦谷，倘若在这里伏一支人马，便是插翅也飞不出去！”三个人一头说，一头早进了谷口。

那童俊走着走着，看见崖壁间挂着一注溪瀑，铮铮琮琮，溅着沁人的水沫，他不觉惊喜地叫道：“嗨嗨，俺可寻见救命水了！”说着便欲奔过去喝那山泉水。

童杰急忙一把拦住，劝道：“兄弟，你不看这是什么去处，倘若官兵在此设伏，怎生是好？还是快快走出这葫芦谷为妙！”

童俊哪里肯听，呵呵笑道：“那秦梅娘此刻正自逃命，哪里还顾得俺们！”

话犹未了，猛听得谷口处一棒锣响，两旁壁立的断崖顶上“唿喇喇”竖起了长刀大戟，约摸五七十名剽悍的元兵拥出一位女将军，只见她雉尾斜插，身披重铠，一杆大书着“御前六品龙禁卫秦”字样的旄旗猎猎抬展，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在洋河集馆驿失踪不到两个时辰的秦梅娘！

她娇脸微俯，眉目间神采飞扬，护膝甲下不再是那条撕破了的石榴红裙，已然换上一条攒花绣梅的蜀锦玫瑰色长裙，软滑的绫子流瀑般撒在褐色崖壁上，衬着一副粉脸、浑身金甲，乍一看令人羡煞。只有施耐庵几番与这女子交手，早看透了这如花似玉的臭皮囊里包藏的蛇蝎之心。此刻，她愈是衣裙俏丽、神态娇媚，便愈觉着她的可憎、可厌、可鄙、可恨。

秦梅娘可可儿在此时此地出现，施耐庵等三人自然惊诧莫名：这个女逆贼，不仅在洋河集馆驿中逃脱了厄运，而且反客为主，竟然在这奇险至极的葫芦谷等着他们！这女子的狡诈阴险委实令人难测！

三个人正自惊叹，只听崖壁上的秦梅娘厉声叫道：“儿郎们，闭了谷口，与俺捉人！”话犹未了，只听得一阵呐喊，两旁断崖上“唿隆隆”滚下无数巨石，立时将两头谷口堵死，偌大个山谷活脱脱成了一只封了口的葫芦，便有飞檐走壁之能，也休想插翅逃出谷口。

施耐庵一见，不由得失声叫道：“苦也！只道是云飞兽走，却恁地乍逢仇讎？两边厢狼奔虎吼，闷葫芦风雨不透。休再

谈亡羊补牢，待怎生江心补漏？二位大哥，今日只好拼得一死了！”

童俊也捺不住性子，恨恨地叫道：“都是那姓时的促狭鬼，胡诌出什么口口口先生的锦囊妙计：牵羊引狼，害得俺们落进了牢笼。”

童杰叹了口气道：“如今之计，只好齐心协力，与官军恶战一场，以俺弟兄两上的膂力，保不定能杀退这婆娘！”说着，“铮”地便拔出了腰间朴刀。

只听那秦梅娘立在崖头叫道：“兀那三个好汉，休要再图侥幸了，要不是舍不得施相公胸中那桩大秘，一阵滚木擂石，你们早成了齑粉！识相的，早早自缚。莫要待到作了阶下囚，堂堂五尺汉子，如何再有脸见江湖英雄？”

童俊直气得双目喷火，破口大骂道：“兀那千人唾、万人骑的贼泼贱，有种的下来与俺爷爷斗一百合！”

秦梅娘柳眉一竖，戟指喝道：“好贼汉！看来你量尽姑奶奶擒不得你！姑奶奶却偏要擒你，叫你这嘴损口臭的蠢贼死而无怨！”说着，她一声唿哨，疾如飙风般奔下崖壁栈道，霎时，两头谷口的石头已然搬开，黑压压涌进了大队官兵。秦梅娘叫声：“儿郎们，替俺捉了那贼党，姑奶奶单擒这个汉子，割他那条损人的舌头！”说毕，一挥柳叶钢刀，直奔童俊。

童俊叫声：“来得好！”一展手中朴刀，立时迎了上去，果真是一场好杀，童俊刀重力沉、招式凶狠，那一杆朴刀舞将起来，虎虎生风，加上长年在江河上行船，武艺中又夹杂些劈波斩浪的招式，端的是奔腾湍急、翻江搅海。秦梅娘一柄柳叶刀深得兀良哈台真传，柔中隐刚，绵里藏狠，那招式不

仅迅如掣电流云，而且灵捷多变，诡异绝伦，一刀斩出，立时变为三招、四招，仿佛灵蛇怪蟒，幻化无穷、绵绵无尽，加之她腰肢轻盈、步态飘忽，便是武艺超卓的绿林英雄，不数合便被她搅得眼花缭乱。两个人斗在一处，呼喝纵跳，立时便走了十余个回合。

这一边，那童杰、施耐庵两人，一杆朴刀一把湛卢剑，也与众官兵斗得酷烈。那童杰久历江湖，生性沉着，在一杆朴刀上浸润二十余年，自然是非同小可，休说是区区官兵小卒，便是江湖上一流好手，亦须让他三分。施耐庵一柄湛卢剑使得性发，“快活剑法”倒也不凡，两个人联手搏击，元兵当者辟易。斗着斗着，童杰发觉不妙，那元兵仿佛饥年的蝗虫阵，杀退一拨又拥来一拨，愈杀愈多，愈杀愈密，看看便黑压压地将他们两个逼到了崖根。

施耐庵、童杰二人正自吃紧，另一边激斗的二人已然分出了高下，只见童俊那杆朴刀渐渐使得吃力，招式变得迟滞散乱，而秦梅娘那柄柳叶刀却似有使不完的怪异招式，一缕寒芒如出山怪蟒，“嗖嗖嗖”，径在童俊眉尖、咽喉、胸腹前掣动，他只辨得遮拦架格，哪里还有还手之力？约摸又斗了三五合，秦梅娘蓦地喝声“着”，于刀光霍霍中觑个空子，使出一招“拨草寻蛇”，点中了童俊的手臂，他一声大叫，朴刀撒手，一转身便要跳出圈子！秦梅娘哪里肯放，长裙飘飘、刀光灼灼，矫若灵猿，只一纵便封住了童俊的退路。

童俊低头一看，只见一点寒铁早锁住了咽喉，秦梅娘柳眉倒竖，杀气满脸，冷冷喝道：“狂奴，今日不杀你，难消俺心头之恨！”

童杰一见乃弟受制，叫声不好，待要奔过来救援，却被元兵层层围裹，哪里能抽出身来？惊惧之下，手头一慢，竟被元兵的长刀在臂上拉了一道口子。

这边童俊已知落到秦梅娘手中，断断再无生理，一顿“直娘贼、狗泼贱”地乱骂，一边闭目等死。秦梅娘被他骂得火起，手腕一动，那寒森森的刀刃立时便要刺进童俊咽喉！

就在此时，只听见一声“吱吱”轻笑，秦梅娘猛觉那柳叶刀刀头一沉，竟在堪堪便要刺入敌手咽喉之际滑过一旁。她大惊之下，急忙抽刀四顾，蓦地，只见她与童俊之间，不知何时钻进一个瘦猴般的黑衣汉子，两人之间相隔不及三步，这汉子便如何钻了进来，而且连她如此警觉之人，也丝毫未能察觉，这黑瘦汉子的身手，委实是如鬼似魅！

秦梅娘稳住神志，定睛看去：只见这汉子高不满四尺，尖颧削腮、溜肩细腿，一双小眼眨巴眨巴，不知何时竟将她那玫瑰红绫长裙的裙裾捞在手里，一边揉搓那软滑的绫子，一边吱吱怪笑道：“嘻嘻，小娘子，如此好质地的裙子，何时也借给俺那孙女儿穿穿！系着这裙子杀人，不怕污了这玫瑰红绫子么！”

秦梅娘厉喝道：“何方乞儿，狗爪休要弄脏了姑奶奶的衣裳！”说毕，一刀剁了过来，另一只手便抓住裙子猛力一扯。

时不济故意一个踉跄，顺手将那裙子在鼻尖前一晃，吱吱叫道：“阿也，好臭，好臭！俺道是什么好东西，却原来是你这狗泼贱用梁山英雄后代的血染红这绫子。为了能穿上这华贵的衫裙，混个尊荣富贵，你这婆娘害了多少绿林义士，今日俺时不济要你以血还血！”说毕，身腰一扭，眨眼间便闪到

秦梅娘跟前，一双利爪已然抠上了她的双眼。

秦梅娘浑身一凛：好个身手怪异的乞儿！她见时不济出招厉害，哪里还敢怠慢，立时展开柳叶刀，点、搨、劈、刺，使出浑身解数，与时不济斗到一处。两个人斗了十余回合，时不济忽然大叫：“徐家兄弟，俺赤手斗钢刀太不划算，这买卖让给你了！”说毕，黑影一闪，便跳出了圈子。

秦梅娘单刀斗时不济一双肉掌，正自吃紧，见他退走，正待吁一口气，哪知呼吸之间，她面前却又换了一人，只见他短褐斜扎在腰间，一副筋筋片片的头巾耷拉在脑后，足下登一双破靴，手里握一杆勾镰枪，正自怒目而视。

秦梅娘一见此人，心中猛地一抖：糟！今日遇到这冤家对头，只怕后果堪虞！面前这丑汉正是数日前在埝头集会过的徐之俊，当时，未曾斗几十回合，便被他擒了。此刻，秦梅娘自知不敌，哪里有心恋战，不觉大叫一声：“儿郎们，姑奶奶这边风紧，快来帮一把！”

她只道众兵卒一过来，来一个层层围裹，不怕他徐文俊不手忙脚乱！谁知一呼之下，不仅未见一兵一卒过来，连应答也没听得一声，秦梅娘心下诧异，抬头向谷中望去：只见这偌大个葫芦谷里哪里还见得到一个活着的官兵？适才分明见到童杰、施耐庵两人节节败退，难道他们竟杀退了这五七十个部下？便是凭时不济、徐文俊两人手段，亦敌不过那数十柄长刀！

她正自纳罕，猛可地谷中响起一阵怒喝：“贼泼贱，看你今日逃到哪里去！”她回头一看，只见两头谷口分别走进几个人来，左边是欧普祥、邹普胜、时不济，右边是童杰、童俊、

施耐庵，六个人手里一式地横着雪亮的兵刃，满脸是仇恨与鄙夷的神色，一步步围将上来！显见得众元兵是被他们一鼓杀退。

面前一个徐文俊，秦梅娘已然不敢抵敌，再加这六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她的魂灵都早已吓的出窍，哪里还敢动弹！一见众英雄步步逼近，她忽地一头跪倒地上，潸然泪下，哀恳道：“众位好汉，俺秦梅娘奉王命差遣，多有冒犯，还望看在梁山一脉份上，念小女子娇小弱质，放俺一条生路，往后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来世犬马相报！”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秦梅娘不提这“梁山”二字还罢，一提这两个字，众人心头怒火蓬然而起，那邹普祥、童俊二人暴吼一声，双刀并举，早已兜头劈了下来。

秦梅娘口中恳求，手里却未闲着，见二人来得凶猛，情知今日不免。一抖长裙，早已侧身一纵，疾如飙风般地躲过了两把朴刀，只见玫瑰红裙卷起一阵红云，她矫若灵猫般早跃出数丈。

谁知她快，徐文俊比她更快，纵一纵，随着一阵狂风，早已横枪拦住了她的去路。秦梅娘惊吓之余，腰肢又是一扭，拖起一股红云，却又纵到了另一边。

没等她站稳，只见黑影一道，疾如大鸟，时不济已然立在她面前，只顾吱吱乱笑。没待她回过神来，其余六人早已桡桡圈围了过来。秦梅娘面对七双喷火的眼睛、七把寒森森的兵刃，早唬得浑身血凝，慌乱中举起柳叶刀，那招式已然失了章法，猛可地右肩上早被时不济攫了一爪，手腕一松，柳叶刀“啷啷”坠地，紧接着右腿上又着了邹普胜一刀背，痛



彻心肺，踉跄数步，脚下尚未站稳，徐文俊那勾镰枪早倏忽间勾住了她腰间勒甲绦，这女子待要挣扎，徐文俊单臂一收，立时便将秦梅娘拖了过来，顺手捞起一根裙带，将这妇人反翦双臂缚了。

邹普胜、童俊、欧普祥见秦梅娘被擒，心头怒火兀自不息，走过来左右开弓，打了她十数个耳刮子。时不济一见，闪一闪，早插到众人前面，说道：“慢来，慢来，费了无数手脚方才捉住这个女魔头，叫你们一顿耳刮子打死了岂不可惜。这泼贱欠了俺梁山后代累累血债，须寻个好法子消遣她！”

那邹普胜应声嚷道：“待俺零刀碎剐了她！”

童俊亦道：“将这泼贱熬油点天灯！”

时不济连连摇头：“不好，不好！这婆娘一条命怎抵得她害了的那许多英雄的性命，便是磨骨扬灰也难赎其罪！”说着，他搔一搔头皮，趑到施耐庵面前唱个大喏，说道：“施相公，你胸藏锦绣，才智远在俺们这些粗鲁汉子之上，依你看，如何处置这女魔头？”

施耐庵想了想，说道：“依晚生之见，这秦梅娘身为梁山后代，却丧尽天良，至死不悟，实是九死难赎其罪。不过，江湖之事，风云变幻，绿林之人，种种色色，晚生毕生志愿，正是欲借一枝秃笔，描摹世态，激励仁勇志士，警醒那些宵小之徒。这些时日，目睹秦梅娘种种劣迹，委实发人深醒。倘若相信我区区一介书生，便请将这妇人交与晚生，企望能将这梁山叛逆不仁不义、无廉无耻之情有一日形诸笔墨，以垂诫后人，恐怕比杀人雪恨更其有益于绿林大业！”

邹普胜闻言大叫：“不可，不可！倘若你这书呆子又被这

泼贱哀哀戚戚的模样儿搅得心软，解缚放了她，俺们却到哪里寻去！”

时不济道：“吃一堑，长一智，施相公岂是那种懵懂之人？他这办法不错。再说，交与他看押，也免得你们几个莽汉一时性起，将她一刀剁了！”

众人见他说得有理，也便依了。此时，那童杰早从谷口牵过七八匹元兵败逃时遗下的马来，徐文俊提着缚绳的绳头，只一举，便将那秦梅娘举上马背，将她横担在马鞍上，又怕这妇人再施诡计，将那缚人的裙带劈胸兜腿绑了几道，牢牢地系在马颈上，然后，叫施耐庵骑上马，攥住绳头。七个好汉一声吆喝，立时便奔向葫芦谷北边的谷口。

恰才驰得数步，猛听得谷口外一阵“得得”马蹄响，七个人不觉一惊：刚刚经过一番恶战，才杀退了秦梅娘埋下的伏兵，怎么眨眼间又来了一彪元兵？徐文俊叫声“小心了”，七个人立时凝神屏息，一齐掣出了兵器。

## 二十四 述痛史梅娘饮血 葬红裙耐庵悟道

说话间那谷口早转出四五骑人马，马上的骑者一式扎着黑包头帕，当先一人身躯十分精壮剽悍，一副金黄面皮。他一看见徐文俊等人，立时止住手下人马，迅即驰了过来。

徐文俊、施耐庵这边七条好汉正自凝神待敌，见此情景，心下不觉纳闷。徐文俊轻声嘱咐道：“众位兄弟当心了，保不定又是秦梅娘这泼贱使的诡计！”

他正自猜测，那队人忽地勒转马头，鞭梢扬处，早驰出谷口，霎时便没了踪影。

施耐庵等七人一时被弄得稀里糊涂，不知这四五条汉子是何等样人？又为何来而复去？正惊疑间，只见那时不济不知何时早已蹦到地上，此时手里正捏着件物事，挤眉弄眼、抓耳挠腮地吱吱乱叫。

徐文俊忙问：“时大哥，你又在弄什么鬼？”

时不济扬了扬手中的物事，叫道：“嘻嘻，那口口口先生正惦记着俺哩！这不，又给俺送来锦囊，适才那几个汉子便是送信的驿差。”一头说，一头便将那锦囊递给施耐庵，笑道：“施相公，有你跟着，俺便少了许多麻烦，你把这锦囊中的奥妙替俺拆解一番罢！”

施耐庵接过锦囊，拆出其中的字条，念道：“宿徐千里无

敌，先生专候飞鸿。□□□。”读毕之后，他也不明所以，便将锦囊又还给时不济，问道：“时大哥，这是何意？”

时不济眨一眨小眼，一把将锦囊揣入怀中，故意卖了个关子，笑道：“天机不可泄露，施相公休要多问！”说毕，肩腰一扭，早跃上了马背，吱吱一笑，当先驰出了谷口。

七条好汉押着缚在马背上的秦梅娘，一路快马加鞭，不出两个时辰，已然驰入一派莽莽长滩。此处乃是黄河故道，只见平沙漠漠，荒草萋萋，刚抽穗的芦丛这里一片那里一片丛，几株纤纤细细的小树点染着黄糊糊的沙滩瘠土，瞧来十分凄凉。七匹马走在沙滩上，平平坦坦，无遮无拦，倒叫人十分惬意。施耐庵七人七骑不移时便驰过这片黄河故道，再走几个时辰，就到了宿迁境内的井头街。

此时天色已晚，井头街一带又未曾驻扎官兵，几年前韩林儿的红巾军曾在此打家劫舍，搜捉贪官污吏，那些豪绅乡宦早已逃到通都大邑，施耐庵一行便寻了一家宽敞的客栈住了下来。

洗漱饮馔已毕，徐文俊等五人自去安歇。时不济歇不住，扎缚精悍，一眨眼早溜到街上，去做他登屋揭瓦的营生，只剩下施耐庵一人走到后院，进了囚着秦梅娘的那间柴禾房。

那妇人双手反翦缚着，用一根麻绳兜胸系在木柱上，她长发纷披，头颈低垂，斜倚在柴堆上，极度的困乏、饥疲、颓丧，已令那娇媚俏丽的脸庞变得憔悴而焦黄，薄薄的罗衫上到处是血污汗渍，皱巴巴地粘在她那被裙带勒缚得曲屈佝偻的身上，腰间系着的那条玫瑰红绫长裙胡乱裹在膝腿间，沾满了泥迹黄尘，那鲜艳娇嫩的红绫已然失了颜色。不知是恐

惧抑或是寒冷，她紧紧地蜷曲着双腿，使那条曾经衬托她无限袅娜万种风情的玫瑰红绫子长裙显得如此累赘而宽大，软滑地拥在她身下，散乱在腌臢的柴禾堆上。

一见她如此形貌，施耐庵心头不觉作恶。他又想起了埕头集客栈她那妖媚无耻的情景，又想起了运河小船上她那凶神恶煞的神情，仿佛看见漳州城头挂着的那几颗梁山后代鲜血淋淋的人头。霎时，他觉着太阳穴突突乱跳，胸膛里血流沸沸作响，一伸手便要拔出腰间的长剑，一剑刺穿这条毒蛇的胸膛！

忽然，一阵丝绸长裙的簌簌声响起，秦梅娘扭动着被缚的双臂，从昏晕中醒了过来，她长呻一声，抬起长发纷披的头，睁开疲惫的双眼，认出了站在面前的施耐庵。失了血色的嘴唇蠕动了一阵，忽然哑声说道：“施相公，倘若你念在上天好生之德，请你解开小女子的绑缚。”

施耐庵不觉怒道：“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子，死到临头，还想使奸么？”

秦梅娘仰起脸，叹道：“小女子不敢。前次曾骗得你为俺解缚潜逃，不女子已是后悔不迭，怎敢再作此想？不过，此番俺真的逃不了了，那位姓徐的好汉在缚俺上马时，已然将俺这两根琵琶骨挑断了。”

施耐庵听毕犹自不信，走到她身前俯身一看：只见她罗衫斜褪，凝脂般雪白的胸脯上方果然有两个深深的刃伤，翘出白生生的两根琵琶骨，淋漓的鲜血早濡湿了半边罗衫。他心中不觉暗暗佩服徐文俊手段的厉害。

秦梅娘又求道：“施相公，小女子武艺全失，已成废人。

此刻，求你将俺解了绑缚，一不为脱逃，二不为求生。小女子已是将死之人，意欲借这最后的一刻，把满腹苦衷与相公细细地述说。”

施耐庵想了想：这女魔头挑断了琵琶骨，的确是逃不了，如此紧紧捆绑，她讲话确也吃力。想毕，他便解开了扣在她喉间的裙带和紧紧勒在胸乳下的缚绳。不过，为了防备万一，他不敢再去解反剪缚着她双臂和兜裙捆住她双腿的那条裙带。

解开了喉头和胸口的束缚，秦梅娘不觉舒了口大气，鼻息血脉稍稍通畅，脸色也渐渐红润，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忽然长发一甩，圆睁两只失神的眼睛，仰天叫道：“苍天苍天，俺秦梅娘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叫毕，旋即满眼含泪，絮絮地讲出一番话来。

九年前的一个隆冬，闽西的一片白茫茫的旷野上，行着两个凄凉可怜的人儿。这一年夏秋，漳州、南靖一带遭了泼天大饥荒，入冬之后又下了一场百年罕见的大雪，真是赤地千里，饿殍遍地。这两个人便是从深山中出来乞讨的饥民，一个年约三十的中年妇人是在增城起义时被官兵杀死的梁山后人欧光弼的妻子魏氏，另一个年约十岁的女孩便是与欧光弼一同殉难的梁山后人秦嗣杰的遗孤秦梅娘。

这一大一小两个女子，冲风冒雪，沿村乞讨，无奈这饥馑之年，哪里还能讨到吃的？两上踉踉跄跄，一直去到天宝镇上，挨不住饥寒，来到一幢朱门大户之前，高声乞讨。没多久，门内便走出一个貂裘锦袍的人来，仔细打量了两个乞丐一阵，竟然发了善心，将他们唤进门去，不仅搬来了饭食，

亦且生了炭火。那富人笑嘻嘻地抚着秦梅娘的头说道：“这小姐长得好俊，在下正缺个女孩儿，你们便留下吧！”

那魏氏只道他讲着耍子，先答应下来，弄些酒食，从容再带梅娘回山去与那一众烈士遗属相聚。

于是，魏氏与梅娘便勉强在这大户家里过了数日，那富人也委实缺个女孩儿，鲜衣美食、心肝肉儿地把个小梅娘哄得宝贝似的。谁知有一日魏氏正自梳洗，那富人竟悄悄摸过来欲行非礼，魏氏一怒之下，拉着梅娘便出了门。那富人恼羞成怒，自然也粒米寸丝未曾施舍。

两个人又踏着冰雪沿村乞讨，却哪里再寻得到这等际遇，自然是冻饿难耐，愈走愈衰弱，及至走到离漳州府十余里地面的一条官道上，那魏氏便已奄奄一息、瞑目待毙了。小梅娘纤纤弱质，哪里经过这等惨境，望着白茫茫的旷野，真个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只有哀哀痛哭。

正在此时，一队轻裘肥马的人恰好路过此处，一见这两个女子，立时围了拢来，其中一个丰颐广额的人仔细端详了小梅娘一阵，抚着她的头顶连劝带哄地问了几句，立时用皮袍将她裹住身子，其时魏氏已然断气，那人便命人匆匆掩埋了她的尸体，将小梅娘抱上马背，舟车辗转，一直带到了京城，住进了一所深不可测、豪华无匹的官邸。

这小梅娘立时从黄连窝跳进了蜜糖罐里。也不知什么缘故，偌大个府邸里上上下下竟把她众星捧月般地侍候起来，每日里饫甘餍肥，穿的绫罗绸缎，吃饭有人喂，上轿有人扶，一个小乞丐霎时变作千金之体，把个小梅娘直喜得心花怒放，恍然一脚踏进了天堂。

其实她哪里知道，将她收养的那人乃是元廷朝中栋梁、足智多谋的堂堂宰相脱脱大人，此人龙韬虎略、满腹经纶。他身处乱世，眼见得江湖上群雄并起，举国烽烟，立志效忠朝廷，荡平众“寇”。除了亲冒矢石，东征西讨外，他觉着欲打胜仗，还须牢记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垒为下，攻心为上。于是便在军旅倥偬之余，着意蓄养了许多身手不凡的能人，或纵横捭阖于绿林草莽之中，挑拨离间于义军各营之间，企望能在反元好汉营垒里刺探军机，挑起内讧，涣散斗志。无奈元廷太失民心，义军禁令森严，他这桩计策收效不大。此番南巡闽赣，半路上恰恰遇上个秦梅娘，要是寻常人，哪里去管一个行将倒毙沟壑的小乞儿。偏偏这脱脱一见小梅娘骨相清奇，应对敏捷，尽管鹑衣百结、鸠形鹄面，却隐隐显出天生丽质，他心下一动，便将她抱回相府，细细盘问，秦梅娘区区一个未谙世事的孩儿，见脱脱待她恩高德重，口里便无禁忌，枝枝叶叶扯出了自己的家世。尽管她说得不甚分明，脱脱已然听出她乃是当年梁山造反英雄的后代。这一喜更是非同小可，他早已风闻当今的反元“贼党”，无论贤愚智不肖，没有一个不把前朝宋江等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奉为神明！如今这乱党遗孽落到自己手里，真是平空掉下个活宝，只要将这不懂事的孩儿的心买过来，将来撒将出去，借鬼打鬼、以毒攻毒，怕不闹得江湖上风雨满城？于是，他一回府便将秦梅娘收为膝下螟蛉，又为她在顺帝驾前讨了个御前龙禁卫的封诰，命阖宅上下加意服侍。

秦梅娘开初倒还惦记住在闽西深山中的各位婶婶，悬想那些青梅竹马、同甘共苦的兄弟，时间一长，渐渐地便也淡



忘。孩儿家心性，见好想好，何况此时花团锦簇般的生涯、至尊至贵的境况，远胜当年吃糠咽菜、餐风宿露的日月，偎在绮罗丛里，手捧嵌丝薰炉，她一想起漳州道上的风雪饥寒，一想起倒毙在路旁的魏氏婶母那骨瘦如柴的身影，心里便后怕，哪里舍得离开这富贵窝儿？

俗语云：人敬身贵，福至心灵，倏忽四、五年，秦梅娘已然长大，果然如花似玉，娇滴滴俨然相府千金，那心思气度、行事为人自然连一丝绿林味儿也没了。脱脱宰相见她已然脱胎换骨，心中大喜，更自加意调教，手把翰墨，亲授书史，又请得一流名师指点她琴棋书画、歌舞弹唱，见她姿质聪颖、才堪大用，专程派人送她到崂山、嵩山学习各门武功，命元廷第一高手兀良哈台亲授十八般兵器，直至觉得她智计武艺天下无对，方才笙箫鼓乐，将她迎回相府。

这一日，秦梅娘正自与众武师演练刀法。脱脱忽然将她唤进花厅，一进门，她不觉吃了一惊：只见花厅上灯烛辉煌、禁军罗列，阶砌下竖着一口大铁釜，铁釜下燃着熊熊烈火，两个赤膊大汉恶狠狠地手拿麻绳叉手侍立。脱脱满面寒霜地高踞在太师椅上，神色威严阴鸷，哪里有一丝一毫平日那慈祥温蔼的形貌。秦梅娘正自竦惧，只听那脱脱厉声说道：“梅儿，还不跪下，你的事犯了！”

秦梅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施施跪下问道：“义父，你平日待孩儿胜似亲骨肉，为何今日弄出这等唬煞人的场面，孩儿依依绕膝，端的犯了何事？”

脱脱喝道：“俺念你孤苦零仃，将你收为义女，谁知有人告到朝廷，道俺庇护叛逆后代。今日老夫只好大义灭亲，割

爱报国，将你明正典刑！”说毕，吩咐禁卫：“来人，将这叛贼遗孽抛入油锅，熬骨扬灰，以表俺对朝廷一片忠心！”

众禁军正欲动手，秦梅娘忙道：“义父，孩儿十岁便到相府，祖上罪孽丝毫与俺无涉。义父不念孩儿一介弱女，也须看在哀哀抚养八九年的亲情份上，饶孩儿一死罢。”

脱脱见她说得凄惨，沉吟半晌，冷冷说道：“既如此，俺为你想了一条生路，只怕你不肯走。”

秦梅娘道：“孩儿这条命都是义父给的，便是上刀山下火海孩儿也静听教诲。”

脱脱点点头道：“那好！有一桩秘密你瞒了老夫九年，今日若肯说出，老夫便面禀皇上，免你一死。”

秦梅娘忙道：“请义父明示。”

脱脱厉声说道：“九年前与你一起藏在闽西深山的那几个叛逆子孙乃朝廷钦犯，隐匿之处你是清楚的，还不快快如实道来！”

秦梅娘听毕心下一动：原来是为这一桩事！想那几位婶母兄弟虽是叛党后裔，怎奈曾经对天盟誓：不离不弃，不叛不泄密，倘若今日说出，怎对得起这些无辜的妇孺？她战战地说道：“义父，小女幼时曾对生父盟誓：千刀万剐，不离不弃，倒不是怕说出来叛了绿林，而是怕对不起生身父亲！”

脱脱一听，不觉呵呵冷笑两声，倏地走下座来，一把扳起秦梅娘的头，从袖内掏出一唱本，瞪目说道：“傻孩儿！你居然还在念你那叛逆的生父，还怜悯那些江湖贼党！你看看，这唱本上写的什么？”

秦梅娘接过一看：原来唱本写的是当年梁山泊的故事，脱

脱翻开的那一回，乃是宋江如何设计捉秦明上山的经过。

没等她看完，脱脱便柔声说道：“孩儿，你的远祖霹雳火秦明当年在宋朝做官，忠君报主，好端端的一个青州兵马统领，何等逍遥自在、富贵尊荣，却被一干叛贼杀了妻子、烧了家产，弄得家破人亡，后来又在睦州被那个邓元觉一刀斩为两段，何等凄惨！致使你们一个军官世家流落草野，被官府视为流寇，年年逃亡、代代饥寒，你不恨这些叛党，还要为他们保守秘密，孩儿孩儿，真真辜负老夫一番抚养教诲了！”

秦梅娘看完唱本上写的那经过，果然与脱脱所说一般无二，她哪里分得青青红皂白，心头早已燃起邪火，早先对闽西深山中那几个妇孺残留的一丁点儿怀恋，倏地变成刻骨之恨，立时便滔滔不绝，说出了陶氏、严氏和八个孩子隐藏的去处，最后竟自拔剑叫道：“苍天在上，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俺秦梅娘若不杀尽天下叛党，誓不为人！”

于是，秦梅娘便引着官兵捕捉了隐藏在闽西山中的两女五男七位烈士遗属，并且亲自劝降，火焚两位婶母。俗语云：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从此，秦梅娘便仗着一身文武技艺宵衣肝食、处心积虑，与绿林义军作了个大大的对头！

秦梅娘絮絮叨叨地讲到此处，忽然打住了话头，小柴屋里霎时静了下来，只响着秦梅娘轻轻地喘息。施耐庵沉醉在她刚刚讲完的那一幕幕情境之中，他仿佛看到，一个娇丽俏媚的女子，奴婢般地匍伏在华屋金紫、貂裘锦缎之前，从那峨冠衮冕的蒙古王公手里驯顺地接过密旨，提起带血的长刀，率着大队官兵走出禁阙。她那俏丽的罗衫红裙鬼影般地在林隙、田垄、营垒中飘忽腾挪，所到之处，立时尸骨横陈，鲜

血满目。他仿佛看到：这个娉娉婷婷的女子，从尸堆上抬起头来，那张娇艳迷人的脸庞忽地变得狰狞，她从垂死的妇孺胸脯上缓缓拔出柳叶钢刀，一边拭着淋漓的血迹，那条拖在血泊中的长裙上鲜血慢慢地浸过来、浸过来，把那玫瑰红绫子染得益发殷红。他不觉大叫一声：“可恨、可耻、可杀！”

秦梅娘吓得一阵瑟缩，那污渍斑斑的红绫长裙拖得枯柴“簌簌”乱响。施耐庵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俯首一看：秦梅娘头颈低垂，长发拂地，纷披的长发中露出惨白的脸庞，一双网满血丝的眸子显出呆瞪木然的表情，她瑟瑟地蜷缩成一团，仿佛变成一个婴儿，沉埋在层层叠叠的肮脏不堪的红绫裙子里。施耐庵望着眼前这卑微而可怜的女子，不觉心潮湏洞，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喷吐而出，他冷冷地疾视着秦梅娘，却只重重地问了一句：“身为梁山英雄后代，不效法先祖刚凛壮烈，却甘当朝廷鹰犬，卖身投靠，你不愧么？”

秦梅娘不言不动，只有那绑缚着的双肩在污迹斑斑的罗衫中微微抖索。

施耐庵情不能已，又问道：“身为女子，不为天下孤寡妇孺做一两桩舒心畅怀之事，却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出乖露丑，乱施色相，四处残杀无辜、屠戮善良，双手沾满血腥，你不羞么？”

秦梅娘默默地听着，只有轻罗下的胸脯在急骤起伏。

施耐庵见她冷漠无言，哪里还按捺得住心头怒火，他走上两步，一把揪住秦梅娘的长发，猛力一扯。

秦梅娘呻吟一声，倏地抬起头来，惨白的脸庞上早已失了血色，双目里只有一丝尚未熄灭的欲火在瞳仁间游走，她

一边微微喘息，一边用嘎哑的喉音说道：“施相公，你不必问了。自从俺走上这条路，也曾愧过、羞过、悔过！九年前那一日，亲眼见那些如狼似虎的刽子手斩下那几个孩子血淋淋的人头，仿佛觉着那就是俺同胞兄弟的头颅；亲眼见那些狱卒们剥光了陶氏、严氏两位婶母的衫裙肆意凌辱，俺仿佛觉着自己生身母亲在遭人蹂躏！夤夜之中，俺也曾为这狗彘之行愧悔难抑，咬破了嘴唇、捶疼了胸脯。可是，俺也是人，那些达官显宦、千金冢妇能过上锦衣玉食、华堂金马的日子，俺为何就无缘过得？天良萌发之时，俺也曾想过去效法先辈遗志，锄强扶弱、替天行道、披肝沥胆、为民除暴。然而许多年来，俺也曾亲眼见无数绿林豪杰、草莽英雄空负烈烈刚肠、耿耿赤心，到头来只落个身首异处，心洒荒冢，漫道是铮铮铁汉，到头来南柯一梦！致使祖祖辈辈窜伏深山，子子孙孙，祸患绵绵。何况俺一介弱女，自负绝世聪颖，天生丽质，人生如梦，去日苦多，与其流芳百世而赴汤蹈火，何如趁此髫龄韶华而享尽富贵！即便遗臭万年，身死心灭，又与俺何涉？”

讲到此处，秦梅娘眼底那一丝欲火早已勃勃升腾，只见她柳眉陡立，双颊泛红，一股奇怪的魔力竟自使她从身下那一堆污渍斑斑的血红绫子里耸起身来，她拼命地扭动着、挣扎着，企望挣脱紧紧反缚着双臂双腿的那条裙带，她的双目贪婪地凝望着无物之物的虚空，仿佛在搜寻那已然失却的荣华富贵。望着望着，她忽然陡地一挣，直挣得缚着她身躯的木柱“嘎嘎”乱响，她长发乱抖，厉声叫道：“天乎天乎！俺秦梅娘辱没祖宗英名、玷污如玉之身，没存想落得如此下场，死不瞑目，死不瞑目矣！”叫毕，只见她浑身乱抖起来，倏地

双眼一翻，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裹在长裙里的双腿蹬了两蹬，将那血红的玫瑰色红绫裙子撒满屋角，搅起一阵草屑灰泥，霎时头颈一垂，恨恨而亡。

目睹这惨烈情景，施耐庵嗟叹不已。此时，徐文俊等五个已然被秦梅娘临死前那声喊叫惊觉，披着衣服匆匆赶来，只见秦梅娘软软地歪在木柱下，反剪缚着的那根裙带吊着她血渍狼藉的身躯，一双眼睛已然定住，却兀自显着贪婪的目光。徐文俊将手掌伸到她鼻孔前，试出已然气绝，不觉跌足恨道：“俺只道这婆娘命长，没存想如此便死了，真真造化了这狗彘不食的泼贱！”

欧普祥道：“瞧她这模样，必是嚼舌而死，遭此报应，也就罢了。”

施耐庵一边听着众人的议论，一边打量着秦梅娘那吊在木柱上渐渐僵硬的躯体，默默地踱得数步，不觉仰天浩叹：“大块如磐，造化弄人，休道一介柔荑弱质，便是多少英雄也曾误入歧途！秦梅娘啊秦梅娘，你这裙上鲜血、心中污垢，该叫多少世人警醒，又为晚生笔下添了多少喻世之言！”

说着，他脑海里忽地又蓦起风雪荒原上踽踽独行的那个无知女童，又蓦起那个在暗夜中撕胸悔恨的娟秀少女，又仿佛看到在刀剑汤釜前瑟缩逡巡的那个丽人，他望了望秦梅娘可怜巴巴绑缚吊在木柱上的娇小躯体，心中又涌起一丝怜悯。他俯下身来，双手合什，对着秦梅娘的脸庞默默念道：“我佛慈悲，上天垂怜，但愿这一死能洗净你这女子半世罪孽，来生来世，脱胎换骨，作一个娴雅刚烈的好人！”祷毕，伸手为她掩好薄薄的罗衫，盖住琵琶骨上的刃伤，解了反剪缚住她

双臂的裙带，依旧为她束在腰间，将她的躯体在草堆上放平，再解了兜裙缚住双腿的绳头，将那条沾满血污泥垢的玫瑰红绫子长裙理得整齐，牵起一幅裙子上的红绫拭去她嘴角的血迹，阖上那一双兀自大睁的双眼。然后站起身来，对徐文俊等人拱一拱手，说道：“众位大哥，休要再记死人罪过。念在她先祖份上，相烦明日于僻静处掘个墓穴，胡乱立一通碑文，写上一句‘梁山泊好汉不肖子孙秦梅娘之墓’，也是一桩善事。”

众人见他说得虔诚，也便点头应允，施耐庵道声谢，正欲辞去，忽听得童杰叫道：“施相公，兀那女子裙腰里是甚物件？”

施耐庵回头一看，只见秦梅娘腰间裙褶里隐隐露出一角白绸，显见得是适才抖搂她那条玫瑰红绫子长裙时滑出的秘物。他连忙俯身从她裙褶里扯出那白绸，只见上面竟自密密麻麻地写着娟秀的蝇头小楷。

此时柴屋内十分昏暗，一时哪里瞧得见那些字迹，欧普祥便掏出随身带着的火摺子，一抖手敲得明亮，凑了过来。

施耐庵抻了抻那揣得皱皱巴巴的白绸，展开一看，只见上面整整齐齐写着四阙《古山坡羊》的小令，他轻声念道：

“冥冥中把天公相问：你为何虚生娉婷，空有这蕙质莲性？贤愚处却不分？欲绝千里尘，谁识冀北群？天涯走尽，闯不出乖蹇运！遍谒朱门，寻不着慧眼人。彤云，遮掩这日月昏。泣血，恨死翼上青云。”

“天样高雄心销尽，花蕊般丽质凋零。吐虹霓戾气填臆，射斗牛青萍磨磷。淹煎了锦绣文，折磨了少年情。五陵豪气，



空寂寞三江恨。万里鹏程，枉跋涉六尺身。耿耿，怎支撑一洗贫？经纶，有屈时尚有伸。

“羞花貌锦裙宽褪，倾国色鲛绡怎临？丛丛荆棘，杨妃青灯泪，韩侯淮水贫，非烟蛾眉倾。陆随逞辩，何须匡时论，绛灌当朝，无劳济世文。蹉跎，黄泉路已近，懵懂，富贵却无门。

“此一时风云际会，莫辜负红绡绣裙。时来运到，平步登凌云。罗帐春风紧，翠袖羽衣轻。低颦浅笑，莫忆儿时景，燕瘦环肥，暂许报君身。欣欣，只乐得人前醉，蹶蹶，哪顾得身后名？”

小柴屋里静静地，只响着施耐庵念读小令的声音，徐文俊等五个血性汉子默默地听着、听着，施耐庵那微微发抖的声音，一字一句仿佛敲打着他们的心弦。从这四阙曲词里，他们依稀看到了一个女子如何泯灭良知，一步一步走向罪恶的足迹。

施耐庵念完白绸上的词句，禁不住心潮起伏，思绪翻涌，一股莫名的悸动在胸腔脑际、九经百骸里奔突游走，他双目定定、凝然僵立，仿佛一尊塑象，只有捏着白绸的手在轻轻颤抖。他的眼前，似乎又显现出那位梁山英雄后代宋碧云侠骨铮铮的形象，又蓦起红巾军女营战士那英姿飒飒的身姿笑貌，对比眼前这个含恨而死的秦梅娘，善恶竟是如此分明！红巾军中那些刚烈女儿，为反抗暴虐，投身义军大营，成千上万地遭受官兵屠戮，血洒疆场，魂混荒草；而秦梅娘这样生于草莽的女子却又被朝廷引诱教唆，堕入罪恶渊薮，变成当道镇压百姓的鹰犬，喋血异乡。同是容颜俏丽、姿质颖秀的



娇弱女儿，善善恶恶，殊途同归，都不能享人世乐趣，尽作了乱世的牺牲。呜呼，偌大个茫茫世界、朗朗乾坤，哪里有女儿们的存身的乐土，亦忠亦奸，亦善亦恶，都被逼上了一条令人伤心惨目的死路？只剩下芳魂杳杳、遗恨绵绵。

此刻，天色将曙，鸡鸣四起，一抹曦微的晨光悄然洒入柴房，施耐庵的目光又落到秦梅娘的身上：只见她平静地躺在墙角地上，已然变得苍白的脸庞上秀眉微蹙，双唇微闭，渐渐僵硬的身躯在被晨光抹上一层嫣红窄衫红裙映衬下，依然显得娇俏柔媚。施耐庵不觉疾走几步，奔到那尸身跟前，仰天长叹道：“苍天苍天，都只为当道残暴、乱世浇漓，致使普天下女儿家不得善终！秦梅娘秦梅娘，可恨你心生魔念，好端端弃了正义之道，致使一朵芙蕖陷入污泥，死后亦担万世骂名，惜哉！”叹毕，他将那幅白绸轻轻地盖在秦梅娘脸上，心中默默祷告：去罢，去罢，但愿早升天界，洗刷生前罪孽，来世作一个刚烈正直、心存侠义的好女儿。晚生不才，将来要仗一支秃笔，写下几个不仁不义的女子，揭露这暗无天日的世道，借以扬善抑恶，警醒世人，也教往后的女儿家不再堕入魔障。

次日，施耐庵与徐文俊等人买了一口棺木，请稳婆给秦梅娘换了一身新鲜裙衫，然后找了块僻静的荒地，掘了个圪穴，将秦梅娘的尸身殓葬妥贴。经历了这一番巨变，施耐庵心中又悟出许多道理。不过，目睹了秦梅娘的惨死，他心中亦觉郁郁，哪里还有心思在此地停留，便告辞了徐文俊等一众好汉，迤迳向北奔上了去山东的大道。

## 二十五 荒岗古庙义士歼仇 小镇秘宅书生探奇

施耐庵离了宿迁井头街，径直北上够奔梁山故垒。一路上免不了逢店寄宿，遇庙躲雨，晓行夜住，餐风宿露。在路不则一日，早走入山东境内。

这一日，他正在埋头趲行，蓦地，一派屋角撞入眼帘，左近一座荆棘丛生的乱岗之上，孤零零兀立着一间屋宇，瞧那之势，仿佛是一座神庙。

走近一看，只见那神庙早已椽朽墙塌，廊庑毁败；山门前蔓草丛生，石碑倾倒，只剩那油漆斑驳的匾额还端端正正悬在檐下，上面依稀可以辨认出七个泥金大字：“敕建泗洲大圣庙”。

施耐庵也顾不得细看，一把推开早已腐朽的庙门，在神殿前放下伞囊，顺手挪过那吱呀作响的香案，掩上大门，抵好插栓，回身坐了下来。

此时，尽管神殿上四壁透风，比起在旷野之上，端的暖了许多。施耐庵舒了口气，摊开行囊，从里面找出栽绒范阳笠和青布夹斗篷，穿戴妥贴，然后寻着了昨夜在新安县瓦窑镇那家客店里存下的半壶酒，倚在墙壁上，一边倾听着庙门外那呼啸的风声，一边细斟慢饮起来。

这些日子里，他只顾赶路，许多情由来不及细想，此刻

忙里偷闲，稍事喘息，又有那半壶冷酒聊作助兴之物，心头便立时募起许多事来。回想起数年前，那铁尔帖木儿为了一阙曲子，竟自惨杀了一门老幼，令自己茕茕子立，形影相吊，依靠着堂叔供养方才勉强成人，后来堂叔又在悲愤中含恨死去，一介书生家徒四壁，顿时犹如飘蓬断梗，无依无傍。眼见得元室江山日坏、酷吏横行，哪里还有心仕进？正自彷徨踌躇之际，亏得在钱塘、祝塘教馆之机，得以与隐居草莽的大侠刘伯温、鲁渊、游谦等人相识，促膝把酒，讲论国是，方始悟出一番“载舟之水可以覆舟”、“挟愤而起除苛政不为盗贼”的道理。后来在杭州行刺铁尔帖木儿不遂，运河侧畔巧遇红巾军飞凤旗首宋碧云，乌桥镇白莲教总坛得识那叱咤风云的绿林魁首刘福通，亲眼目睹了义军将士的声威豪气。然后又于极奇巧的机遇中领受了那一桩绝世大秘，辗转东台、淮安、牛栏岗、临河集、洋河集，北上去寻找那幅记着一百零八位梁山后代的白绢，先后又结识了许多绿林枭雄、江湖豪俊，诸如张士诚、徐寿辉等人，无一不是当今陈涉、吴广、张角、黄巢。开初从那宋碧云手中接过大秘，还只道寻找梁山英雄血裔只不过一场虚话，谁知数月之间，连逢奇境异遇，居然找着了十余个当年梁山英雄的后代，一个个豪气干云、生龙活虎，王擎云、索元亨的勇猛刚直，欧吉祥、邹普胜的质朴英勇，童氏兄弟的深沉豪爽，徐文俊、时不济的诙谐机智，还有那金克木、潘一雄、阮氏三杰等人无不是耿耿刚肠、凛凛正气，令人倾倒。尤其是两个女子，一善一恶、一侠一奸，同是英雄后代，行事却是迥然不同！一想起秦梅娘临死之时的那番凄楚情景，想起那四首藏着苦衷的小令，施耐庵胸中

便隐隐作痛。此刻，他脑际又浮现出宋碧云临离开汪家营时，将那“流萤箭囊”上的奥秘向自己一人倾诉的情景，他心底不由得涌起一阵悸动。唉，自己一介寒儒，这位奇女子寄望如此之深，期待如此之切，实在叫人铭感五内。

这些时他之所以拚命趲赶，也正是为了不辜负宋碧云一片苦心。“梁山之阴，蓼儿洼之北”，藏着她祖辈的遗愿，也藏着抗元大业的将来，既然已经知道了秘密所在，理当早日将它找到！

想着想着，忽地一股狂风从倾圮的墙隙中卷进，施耐庵不觉心中焦躁：种种迹象表明，不仅绿林群豪在觊觎这桩“秘宝”，便是铁尔帖木儿、董太鹏之流也在处心积虑企图攫取这绝世的“大秘”。世间无有不透风的墙，如耽搁得太久，保不定已有大盗奸臣获悉风声，一旦被他们捷足先登，窃走了那幅记着一百单八名梁山后代的白绢，后果岂堪设想？这股怪风早不起晚不起，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刮了个无休无歇，实在招人心烦！

施耐庵正想得入神，忽地，庙门外竟响起了说话的声音，仿佛有五六个人来到这泗洲大圣庙前，正在低声争执。施耐庵不觉心中一凛：这荒郊旷野天寒地冷何来人声？五六个人来到庙前，自己竟然丝毫也未察觉，看来这批人不是风高杀人的强徒，便是身负绝技的绿林义士。此刻，相隔只是两扇腐朽的庙门，倘若这伙人一头撞入，值此孤身独处、人地生疏之际，万一有个闪失，那将如何是好？

庙门外人声愈响愈嘈杂，只听一个中气充沛的人声言道：“不要争了！便是拿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也休想从俺手上换

走这两颗奸贼的头颅！各位，动手罢！”

这时，只听得“唔唔”之声叠起，仿佛有人被堵了嘴，兀自挣扎着想说话。

一个沙哑嗓门的人说道：“大哥，这两个贼夫妇的性命值得几何？可俺们饮马川大寨的军需粮秣出落在他们身上，万一杀了他们，几百名弟兄喝西北风去？”

又一个细声细气的人道：“着啊！再说，这两个肥羊乃是济南城鲁王驾下的宠幸，杀了他们，银子飞了事小，引来元人铁骑兵，俺饮马川可难以抵挡！”

那声音浓重的人又道：“怕他个鸟！那鲁王知道了，叫我来找俺赛玄坛晁景龙便是。连个鸟王爷都怕成这般模样，亏你们还天天叫喊什么灭元扶宋！”

话音中“铮”地一响，仿佛是兵刃掣出。

只听那“大哥”又道：“俺六人在饮马川八拜订交，有劳众位尊俺为大哥。今日若还念兄弟义气，就与俺一起宰了这两个狗男女，祭奠先祖先父在天英灵！”

余下四五人齐声道：“谨听大哥吩咐！”

话音未落，只听得庙门外兵刃出鞘之声“铮铮”连响。接着便是“嗨”、“嗖嗖嗖”、“扑哧扑哧”、“唔唉”、“扑通扑通”一连串奇怪声音响起，显然是群刃交下，那几个人所说的“狗男女”已被杀倒在地。

躲在殿堂上的施耐庵屏息凝神，浑身毛发直竖。他倾耳聆听庙门外的动静，不觉一怔，眨眼功夫，庙门外早已声息全无，那几个人不知何时已经离去，正如来时一样，迅如飘风。

施耐庵兀自不放心，蹑手蹑脚地走到庙门后，眯着眼从破缝中往外一看：门口哪有一个影子？！

他壮了胆子，拽开顶着门栓的香案，打开那吱嘎作响的庙门，一只脚恰才跨出门槛，眼前的景象吓得他差一点叫出声来。

只见山门前的草地上，躺着两具无头尸首。瞧那服饰形容，分明是常在官府衙门里行走的男女清客，胸腹四肢被兵刃戳得大洞大眼，仿佛入秋的黄蜂窝，身上的锦缎衣裳也剥得筋筋片片，地上汪着两滩血水，染得草棵石砌都红了。

施耐庵不忍看这惨象，他一步跨回神殿，忙忙地收拾酒壶伞囊，举足便走出了破庙。

忽然，山门前草丛中一阵“簌簌”骤响，旋即青锋闪烁，衰草败垣之间陡地涌出一伙人来，一色地扎着黑色包头。身着黑色箭衣，执着明晃晃的刀剑，怒目立眉地围了拢来。

施耐庵望着这伙气势汹汹的人众，不觉心下一愣：怪道适才杀了人后无声无息，原来他们是隐在暗处，乘自己不备，偷袭了上来。

想到此处，他一只手悄悄握住湛卢剑的剑柄，口中却客客气气地吟道：“萍踪浪迹，书剑飘零，人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不期齐鲁逢诸位豪俊，古庙歼仇，血殷衰草；书生无缘，就此远行。诸位，晚生别过了！”说着，拔步便要奔下荒岗。

人丛中一个大汉笑道：“兀那穷酸，倒好兴致，到这杀人场掉书袋来了！”说毕，朝其余的人叫道：“列位，你们说把这小白脸如何发落才解气！”

人丛中纷纷嚷道：“拖来吊在树上，一顿藤条，将他那肚里的酸气抖落出来，让咱们瞧瞧是个啥模样？”

一众豪客嘻嘻哈哈、龇牙咧嘴地逼了上来。施耐庵一见，向一旁退避两步，大声说道：“晚生路过宝地，因避风沙偶入破庙，与众位好汉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何必苦苦相逼？”

那领头的壮汉呵呵一笑，说道：“大胆穷酸，俺主人如今杀死在当地，还敢胡说什么往日无怨，近日无仇？！”

施耐庵听毕一愣：什么，被杀死在庙前的竟然是这伙人的主人？他掉头一看：只见这群人中已有两个壮汉正毕恭毕敬地脱下衣裳，包殓被杀在地上的两具尸体。看来这被杀之人果然是这伙豪客一条路道上的人物。那么，适才在庙内亲闻的杀人惨剧到底是何情节？难道，杀人的另是一伙人么？

想到此，他抱拳唱了个肥喏，说道：“众位好汉，贵府主人不幸遭难，晚生这厢致哀了！不过，小生一介书生，决不轻易杀人。冤有头，债有主，众位休要寻错了头。”

那领头的壮汉笑道：“哈哈，你说的不假，谅你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模样，休讲杀死俺主人、主母，便是毫毛也动不得他们一根。杀人者，俺们早已瞧见，那是另有其人。”

施耐庵记起在庙门后听到那豪气横溢的好汉声音，不觉忘了眼前险境，忙忙地问道：“哦，那是何人？”

那壮汉说道：“俺们躲在破墙后看得清清楚楚，杀人者便是钦马川山上落草的那伙强寇，领头的便是那恶名昭著的‘赛玄坛’晁景龙！”

施耐庵听了，心中不觉暗暗好笑。这伙豪客也实在古怪，亲眼见主人被杀，躲在暗处不出来救助；既然知道了仇人姓

名去处，却又不去报仇雪耻，直至好戏唱完了才出台，偏偏来寻自己的晦气，煞是叫人纳罕。此刻，他也顾不得再去抒发感慨，急急地插剑入鞘，结扎好衣襟鞋带，望了望躺在庙门前的两具包着黑衣的尸首，长叹一声，认明方向，大步奔上了道路。不多时，早已走出了新安县境，进了郟城地界，眼前这一大市镇，便是苏鲁皖三省交界的通衢市廛——有名的张秋古镇。

施耐庵信步走进街市，只见铺面繁华、人物齐楚，街面的青条石铺得十分整齐，到底又是一省风物，亚赛苏北那些城镇。

施耐庵也顾不得观赏人情风俗，一边走一边沿街张望，打算寻一爿僻静整洁的店堂打尖用饭。

走着走着，眼见来到一家酒楼门前，只见门面倒也鲜明，店堂里也还清静，正欲跨步入内，猛听得身后一个声音叫道：“年兄，这酒店乃是虎狼渊藪，住不得，住不得！”

这一声呼唤尽管声音低微，但却来得突兀，把施耐庵吓了一跳。

他回身一看，身后哪里有人？施耐庵心下正自纳罕，忽然耳畔又响起那个低沉而震人耳鼓的声音：“年兄，请朝这边看来！俺说的是真话！”

施耐庵寻声望去，只见街前人来人往，但一个个躬腰曲背，匆匆奔走，显然都在为生计奔忙，没有人驻步讲话。

他眼角一扫，蓦地瞧见离酒店五尺开外摆着一爿卜卦摊子，一块布招上写着“吴铁口天下神相”七个大字，卦桌上摆着龟蓍签筒，一个年约四十余岁的相面先生仰面靠在椅子



背上，只见他手捺长须，双目向天，面前并无问卦相面的客人，他那嘴唇却嚅嚅而动，实在是古怪之极。

施耐庵心中一动：“瞧这相面先生的模样，敢莫是他在暗中招呼？他那嘴唇微微嚅动，五尺开外，声音竟是如此清晰有力，敢情又是一位大有来历的角色！”

想到此处，施耐庵连忙奔下酒楼门前的阶砌，走到那卦摊之前，朝那相面先生深深打了一躬，喜眉笑眼地说道：“仁兄在上，晚生这厢有礼了。”

那相面先生听了，兀自仰头看天，不发一言。

施耐庵又道：“仁兄生意兴隆，晚生谨此致贺了！”

那先生坐起身子，冷冷地说道：“年兄少礼，俺与你素不相识，若要相面，先拿卦银来！”

施耐庵心想：既然来了，索性将礼性尽到堂，倘若此人并非与自己招呼，说完便走。想毕，他又说道：“晚生由南省来此，人地两生，前途未卜，先生若肯眷顾，一切都盼多多给予帮衬！”

那先生忽地站起，一脸怒容，不耐烦地说道：“俺相面素来是有缘随缘，无缘走开。谁耐烦你这浪荡书生胡搅蛮缠，扰了俺半日生意。”说毕，他七手八脚收了算卦摊子，双脚在地下蹭了几蹭，气咻咻地拂袖而去。

施耐庵讨了个没趣，半晌做不得声。忽然，他双目瞧见地下的灰沙上留下了几圈脚印，细看竟是“随我来”三个大字。施耐庵心中一动：哦，既然他划地留言，其中必然大有深意！

想到此，他也顾不得腹中饥饿，一双脚不由自主地跟着

那算卦先生走了过去。

那相面先生却也蹊跷，在前边大袖甩甩地走着。施耐庵走得快，他便走得快，施耐庵走得慢，他便踱起了方步，两人之间始终离着十步之遥。穿街走巷，不觉便走了几条街面。

转过一道高大的青瓦府第，再过了一道石拱桥面，那相面先生大步趑进了一条树木葱郁的冷巷。

施耐庵疾走几步，也跟进了巷子，一进巷口，他不觉惊得呆了。

这条巷子却原来是条死胡同，那先生早已失了踪影。施耐庵心中诧异：难道他能飞上天去？正自四处搜寻，猛听得左侧“吱扭”一响，一座门楼的两扇红漆大门忽然开了一条缝，从里边探出一颗梳着丫髻的小僮儿的头来。轻声唤道：“相公莫非是寻一位卜卦先生？”

施耐庵点点头。

那僮儿也点了点头，伸出手招了招，倏地消失在门缝里。施耐庵见状，连忙掸了掸袍襟，推开那扇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座极深邃的住宅，房屋虽不宏丽，但却廊庑雅致、曲径通幽，一抹古藤沿墙屈曲，看来屋主人是一位情趣高雅的林下隐士。

施耐庵略略走得几步，忽听得耳畔响起一阵娇滴滴的呼唤之声：“客到，沏茶！”那声音听来煞是悦耳。

施耐庵满院睃巡，哪里见一个人影？

正在惊讶，只听得娇声又起：“有请主人出堂！”

施耐庵循声望去，不觉失笑：只见正厅檐下一个金丝鸟笼迎风摆动，里面一只翠羽红头的鹦鹉正在喋喋学语。

那鸟儿叫声未歇，一阵窸窣窣窣的衣裙声响过，只见花厅上迎出两个少年女子来。

走在前边的一个约摸十八九岁年纪，穿一袭素白绉罗短袄，婷婷立在这阶砌上，仿佛一株傲雪的白梅花。跟在她身后的另一个女子，身着红装，看起来年纪略小两岁。两上女子，一红一白，一高一矮，神态各异，期期然立在花厅前的阶砌上，把个施耐庵看得呆了。只听两个女子齐声问道：“何方游子，竟来此处充不速之客？”

施耐庵唱了个喏，说道：“晚生岂敢？是你家主人引我来的。”

那白衣女子浅浅一笑，说道：“俺家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施耐庵道：“是一位年约四十余岁，沿街相面的先生。”

那红衣女子哈哈大笑，说道：“好个耍贫嘴的书呆子！此处是俺姐妹俩的家。俺姐妹俩便是此处的主人，哪里来的什么相面先生？敢莫是你这书呆子闯错了门径？”

施耐庵听毕一怔，心想：前此分明看见那相面先生蹚进这巷子，事后又是这家门内一个僮儿招手请自己进来，为何无端搅出这两个女子？

他看了那两个少女一眼，心想：适才那应门僮儿只怕是碰巧认错了人，自己糊里糊涂便误闯了门径，平白无故遭了一番奚落，也是晦气照命。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既然找不见那相面先生，还是一走了事。

想毕，他陪个笑脸，说道：“两位大姐休怪，只怨晚生地头不熟，误打误撞了闺阁人家，晚生告罪了！”说毕，打了一

拱，转身便欲走出。

忽听那白衣女子“嗤”地一笑道：“相公既然登门造访，如此匆匆而去，只怕有些失礼罢！”

施耐庵听毕驻步，回身说道：“大姐逐客又留客，为了何故？”

那红衣女子笑道：“哈哈，你家姑娘天生的古怪脾气，想进门的俺偏赶他走，想走的俺偏偏要留他！谅你这书呆子也不晓得：一进俺这院子，便是皇帝老儿，胆敢违拗姑娘们的意思，一样儿地挨顿打叫着娘出走！”

施耐庵听了，心中叫道：好一个风风火火的野妮子！管他子午卯酉，既留之，则安之，看这两个女子有何花样耍出来。他索性垂手立在当院，说道：“既有此话，晚生听凭处置。”

那红衣女子斜眸瞟了一眼施耐庵，抿嘴一笑，蹬蹬几步走下阶砌，上下打量了施耐庵一阵，忽然问道：“相公，你也会武艺么？”

施耐庵没想到她竟问了这样一句，茫然答道：“大姐问这个作甚？”

红衣女子答非所问，指着施耐庵腰间的湛卢剑又问：“那么，你带着这柄剑是作什么的？”

施耐庵答道：“哦，大姐原来问的是这把剑。想晚生一介寒儒，四方游学，哪里会什么武艺，这把剑不过是挂在腰间做个摆设，沿途吓吓偷儿，壮壮胆子罢了。”

那红衣女子怒目横眉，喝道：“休要罗唆，快拔出剑来，与你家姑娘比试比试！”

施耐庵曼声吟道：“大姐儿乍变红线侠娘，小姑娘忽成怒

目金刚，弱书生无拳无勇，怎敢来比武走场？大姐休要取笑了！”

红衣女子不再答话，双手掣开绣鸾刀，抖两圈刀花，直朝施耐庵裹将上来。

施耐庵急忙退开两步，右手掣出湛卢宝剑，朝着那红衣女子抱拳说道：“大姐慢来！既然要晚生献丑，那便要立个章程，否则如何判别输赢？”

红衣女子收刀问道：“又来罗唆，你说说，还要订个什么章程？”

施耐庵道：“既然大姐如此看重晚生，晚生只好奉陪。比武之时，晚生先让你三招，倘若三个回合之内不败，大姐便可接晚生剑式，若是一合之内大姐失风，晚生便要告辞了！”

这“大姐”“晚生”的一串罗唆，加之三合对一合分明是露骨地小觑于人，早把那红衣女子气得满脸涨红，只听她怒喝一声：“好一个欺人太甚的书呆子，俺姑娘依你，出剑罢！”

喝声未歇，那两把绣鸾刀虎虎生风，着地卷了上来。

施耐庵哪敢怠慢，曲臂擎剑，护住要害。

好一个红衣少女，那一对绣鸾刀使得精妙无比，施耐庵一面凝神架格闪避，一面暗暗叫好。只听得三声铿锵激耳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过，眼前的三团翻卷腾挪的红光倏地消失，那红衣女子早已收刀跳出战圈，擎刀兀立。

她凝视着施耐庵的身形，眼底隐隐露出诧异钦佩的神色，拱手说道：“饶你躲得快！三合已过，你出剑罢！”

施耐庵接过这三合，心中早已吓得“怦怦”直跳，暗暗叫声惭愧，心道：好险，若不是当年叔父教了这“快活剑

法”，今日只怕脱不了一刀之难！若是再斗上两三个回合，一定要露底出丑！想到此，他擎剑当胸，朝红衣女子客气地说道：“大姐承让，晚生适才不过说笑，那一剑不必接了。”

红衣女子闻言大怒，俏脸气得通红，仿佛被人迎面唾了一口唾沫，不觉叫道：“兀那书呆子，休要卖乖逞能，再不出剑，俺便要乱刀剁过来了！”

施耐庵见这女子如此要强，只好说一声：“如此，晚生得罪了！”说毕，手腕一松，竖在当胸的湛卢剑倏地平伸，他略抖一抖剑圈，大步直进，剑尖如奔雷闪电直点红衣女子的眉心。

红衣女子一见，不觉嗤嗤一笑：“这书呆子出剑竟然如此拙劣！只道他这一剑是什么精妙绝技，哪知竟是如此平易普通！这时，一直站任阶砌上冷眼旁观的那位白衣白裙女子早已看出胜败，不觉脱口叫道：“相公下手休要忒毒！”就在那红衣女子左手刀贴上剑刃，右手刀堪堪便要劈到施耐庵身躯之际，她猛地觉着左手那股“嗖嗖”寒风堪堪袭到颈脖，森森霜刃已触及肌肤之际，那柄剑忽地收势上挑，削下了她发际那枝赤金打就的红梅花。红衣女子只吓得心房“怦怦”乱跳，一踊身跃出了圈子。

此刻，金铁交鸣之声甫歇，雅洁的庭院一时显得十分幽静。红衣女子惊魂甫定，脸色羞惭，手执双刀呆呆兀立。

施耐庵收势拂袍，还剑入鞘，意态闲适地站在当院。稍顷，只见那白衣女子裙衫飘飘，从容不迫地从大厅前的阶砌上缓步走下，来到适才二人激斗之处，俯身拾起被湛卢剑削下的那朵赤金红梅，端详一阵，对红衣女子说道：“妹妹，还

不快去谢过这位大哥不杀之恩。”

红衣女子又羞又气，忸怩不语。

施耐庵说道：“大姐既然交过手，晚生侥幸，此时若无他故，晚生便要告辞了！”

红衣女子悻悻说道，“恕不远送！”

施耐庵闻言，撩袍举步，便要离去。

忽听一声呼唤又在身后响起：“大哥且慢，还有小女子一关未过哩！”

施耐庵心下一惊，回身望去，只见那白衣女子早已走到跟前，手里不知何时捧着两个髹漆檀木小盒，裙带飘飘，神态优雅，一双晶莹的眸子里显出不容置辩的神情。

施耐庵呐呐问道：“怎么，大姐也要与晚生交手么？”

白衣女子微笑道：“非也！小女子这里有围棋一副，愿与相公纹枰切磋一局，倘若胜了小女子，相公悉听尊便！”

施耐庵心想：这两个女子煞是古怪，说好了比武赢了悉听尊便，此刻又翻出花样，要手战斗棋，看来今日麻烦不少。

他略略沉思片刻，觉着这白衣女子口气谦和，仪态娴雅，却之未免不恭；加之这纹枰斗棋，乃是往日在黉门中操习已久的技艺，多日不下，此刻竟然觉着技痒难耐。此时有闲庭幽院，不妨下它一局，也可驱除多日的劳碌。想到此处，他欣然答道：“大姐既然有此雅兴，晚生理应奉陪。”

白衣女子赞声“好爽快”，引着施耐庵走到右侧回廊之下。日见凭栏放着一张红木小桌。两侧摆着红绒包裹的锦墩，小桌上早铺好了一副赭色贡缎的棋盘，那横横竖竖的三百六十一一个棋目竟是用金色丝线绣成。缎子棋盘四角压着缕刻着狮

头的田黄石镇纸。望着这雕栏静院，面对这别具风格的棋桌，施耐庵益发兴致勃然，对白衣女子道声“请”，正襟坐上了锦墩。

一时间，那径尺见方的棋盘上金戈铁马、合纵连横，隐隐有风雷之声。约摸两个时辰，棋枰上的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中，处处燃起战火，无一区不陷入“金鼓”杀伐之境。

白衣女子正自凝思默想，忽听得身后有人叫道：“哎呀不好，这局棋输得冤枉！”

白衣女子回头一看，只见红衣女子满脸沮丧之中，指着棋枰又道：“姐姐，你输了！”

白衣女子俯身一看，只见东角上那一线黑棋早已陷入重围，只要再补上一目，这局棋果然胜负已判。

此刻，只见施耐庵捂着肚腹，一手拈着棋子，正瞅着那白棋链上的唯一缺口，作势欲下。

白衣女子见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不觉长叹一声，褰裙而起，双手一推棋枰，轻轻地说了声：“相公好棋艺，小女子输了！”



## 二十六 密语窃窃惊怪杰 墓碑历历会群雄

施耐庵见白衣女子推枰认输，不觉舒了口长气：这一局棋下得实在难挨，输赢倒在其次，肚里的饥火里真真叫人无法忍耐。

此刻，他忙忙放开捂着肚腹的手掌，有气无力地唱了个喏，说道：“大姐生死之际让了一着，这局棋倒是你赢了！”

那白衣女子这局棋输得稀里糊涂，心中窝着一团火，又不好发作。她尤其耿耿于怀的，却是最后那几着臭棋，仿佛着了鬼迷，连自己都不知是为何要那般胡乱落子。

她顾不得落败之后羞红满面，呐呐地问道：“相公休要过谦。小女子失着认输，不过还请相公给俺说个明白，你最后几着，又是嘴里咕哝，又是扭腰捂肚，又是蹙眉皱额，又是唉声叹气，这是何种怪异的下棋之法？”

施耐庵一听，顿时觉着哭笑不得。适才她下了那大大的一个败着，竟然是被自己的怪异模样搅得神智涣散，将忍饥挨饿的苦状当成了下棋高招，真真是叫人好笑。

他忍住腹中饥饿，只恐说起来又是缠夹不清，只得含糊糊地“唔唔”两声，连连说道：“唔唔，没有什么，晚生不过侥幸取胜，侥幸取胜！”

谁知那红衣女子却一把攥住施耐庵的衣袖，风风火火地

嚷道：“你这书呆子也忒怪吝，既然俺家姐姐服输求教，你就把怪棋教她几招！”

施耐庵腹饥如绞，肠鸣似鼓，一边挣扎，一边唔唔地嘟哝道：“小大姐，区区小技，实在是不足挂齿！”

红衣女子双目含怒，忽地又抽出双刀，冷不丁架在施耐庵颈上，喝道：“想不到你这书呆子，竟然如此塌了俺姊妹俩的面皮，再不讲出来，俺便宰了你！”

施耐庵连连叫道：“小大姐，俺这棋……棋……棋艺怪招，委实是说不得的，说不得的。”

红衣女子扬颌斥道：“什么泼天大的怪招！说不得也要说！俺姑娘偏要听个清楚明白！”

施耐庵道：“二位大姐真的要听？”

红衣女子道：“真的要听。”

白衣女子道：“相公但讲无妨。”

施耐庵道：“若是讲了出来，二位大姐不笑话晚生？”

红衣女子笑道：“你这呆子真真可笑，传授棋艺，俺怎会笑话？”

施耐庵忸怩一阵，此时疗饥要紧，哪顾得有辱斯文，嗫嚅半晌，方才低头说道：“唉唉，说来惭愧，俺自晨至晚，水米尚未沾牙，这肚子在唱大戏哩！”

这话一说出口，两个女子兀自咂摸着滋味，及至回过神来，不觉笑得前仰后合，半晌都缓不过气来。

施耐庵一时手足无措，走也不是，站也不是，只得喃喃地咕哝道：“说过不许见笑，二位大姐毁诺了。”

白衣女子先止住笑意，说道：“大哥何不早言，既然腹内

空空，说出来，俺姊妹们也不好意思与你赌赛了。”

红衣女子一步上前，抓住施耐庵的袍袖，拽住他便要前行，一头嚷道：“好一个陈蔡绝粮的孔圣人，既然文武两道都赢了俺姊妹俩，该你有好口福！走，俺家厨下正熬着热腾腾腊八粥，俺与你盛三大碗去！”

施耐庵此时早饿得两眼昏花，见两个女子情词恳切，也顾不得许多礼性，撩撩袍襟，跟着两个女子朝廊下走去。

恰恰走了两步，猛听得花厅内响起一声低喝：“慢！”

三个人闻声，不觉同时驻步。

施耐庵回身一看，立时惊得呆了：只见花厅内缓步踱出一个人来，步态稳重，一双眸子精光灼人，声音低沉而洪亮。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酒楼门口摆摊算卦的先生。

只见他缓缓走近施耐庵身边，捋须问道：“未行宾主大礼，怎可冒昧叨扰俺的酒饭？”

施耐庵不知所以，期期艾艾地答道：“仁兄所责有理。不过此处居停主人是这两位大姐，晚生乃是应请叨扰。”

那先生听了这番话，不觉仰天失笑，那笑声尽管低微，却轰轰然震人耳鼓。他笑毕之后，朝两个女子一指，说道：“年兄未免托大，谁是此处主人，你问问她俩！”

施耐庵正欲发问，那红衣女子抢上一步答道：“这有什么干系，叔父不在，自然便是俺姊妹俩当家！”

那先生微微嗔道：“好个野妮子，又在此处滥充家长了，还不退下去！”

两个女子相视一笑，伸了伸舌头，霎时衣裙之声响起，姊妹俩转过回廊，在花厅右侧的厢房门口消失了踪影。

施耐庵此刻方才明白，一番追踪，果然没有摸错门径，这幽雅别致的庭院，正是这相面先生的府第。

他连忙深深一揖，说道：“仁兄以足划地，指引晚生到此，想必有事赐教？”

那先生面色沉静，神态闲适，挥一挥袍袖，说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饥肠辘辘，如何畅叙契阔？”

说毕，他唤道：“左右，将酒饭移到处来！”

只见两个厨役模样的人抬着一只竹编笼屉走到跟前，收了小桌上的棋盘棋子，打开笼盖，搬出菜肴酒饭：一盘细切牛肉，一盘烧鹅，一碟油炸花生米，一碟烟熏鹿脯；另有一大盘白生生的馒头，一碗琥珀色熬得浓浓的腊八粥。

那先生说声“请”，站起身趺了开去，仰头低吟，旁若无睹。

施耐庵此时饥不择食，早已一扫而光，只差把盘子碗筷也吞下肚去。吃饱喝足之后，施耐庵兀自美美地咂了咂嘴唇，精神陡长，踊身站起，对着在一旁沉思的相面先生谢道：“这一餐饭菜，亚赛瑶池王母的筵席，晚生多谢了！”

那先生兀自伫立不语，口中念念有辞。

施耐庵不觉诧异，轻步走了过去，朝那先生深深一揖，大声说道：“仁兄，晚生在此谢过盛情款待了！”

那先生仿佛聋人一般，这一声大叫，仍旧未曾将他惊觉。只见他仰首向天，喃喃自语。

施耐庵不知缘故，哪敢再去搅扰，自己吃喝完毕，叨搅也告，礼数周全，也该是走的时候了。

想到此，他收拾起伞囊，结扎好衣带，拔步便要离去。忽

然，那先生的喃喃自语声中传出一句问话：“怎么，这位年兄叨扰一顿好菜饭，临走也不留个姓名么？”

那一声问话尽管夹在相面先生的喃喃絮语之中，但听来却分外清晰响亮。

施耐庵情知这一句问话是冲着自己来的，不觉驻足停步，沉思片刻，他想：此人问得在理！正要脱口答出，心下却蓦地一动：此处人地两生，这先生善恶未明，怎能随便露了自己身份！倘若是大奸大猾，有意探访，岂不是大大的失算？于是，回身答道：“不劳仁兄动问，晚生姓张，名慕丘，贱号继贤。”

“哦哦，张慕丘！好名字，好名字。”

施耐庵不知所以，讪讪笑道：“呵呵，不好，不好！”

陡地，那先生俯首转身，大步蹬蹬走到施耐庵跟前，冷冷笑道：“张年兄，你果真长进了！”说毕，他忽然双目暴睁，精光逼人，厉声问道：“俺倒认识一个人，不知年兄也曾会过么？”

施耐庵忙问道：“不知仁兄所言何人？”

那先生道：“他姓施。”

施耐庵陡地一惊，止不住心中“突突”直跳，口中呐呐问道：“此人名唤什么？”

那先生道：“此人名唤施元德。”

施耐庵益发惊讶：原来这古怪先生与堂叔相识！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怔怔地站在当地，半晌作不得声。

那先生微捺长须，说道：“既然年兄不想以真实来历相告，俺也不便相强！”说毕，拂袖转身，又要踱回那廊庑之下。

施耐庵欲走不甘，欲留不能，一时失了主张。

只听那先生长叹一声，说道：“唉唉，可惜施家一门豪侠，施元德一世仗义，俺眼睁睁瞧着他的骨肉步入龙渊虎穴，天意如此，休怪俺无情无义了！”

这一句话不打紧，倒叫施耐庵猛然惊觉，立时放下伞囊，心下一横，赶到那先生跟前，一躬到地，说道：“仁兄在上，晚生有难言之隐，欺瞒之处，万望鉴谅。”

那先生回头问道：“你到底说了句实话，那么你又是何人？”

施耐庵答道：“仁兄双目如神，洞幽烛隐，晚生何必赘言！”

那先生摇摇头笑道：“年兄差矣，俺未必便知你是何人！”

他稳了稳心神，答道：“仁兄在上，晚生便是施元德的堂侄，姓施名彦端，贱号耐庵居士。晚生冒犯，这厢陪罪了。”

那先生呵呵一笑，脸上涌起一抹亲切的神情，连忙一把扶住施耐庵的双肩，久久端详他的面容，声音沉重地说道：“啊啊，的确是施家的骨相，年兄请起！”

施耐庵叉手侍立，望了望对方那和颜悦色的模样，心下立时坦然。他轻声问道：“既蒙抬爱，敢请赐告仁兄名讳？”

相面先生笑道：“俺的姓名，年兄不是已经晓得了么？”

施耐庵茫然摇头。

相面先生又道：“年兄贵人健忘，难道不记得俺那相面摊子了？”

施耐庵立时想起，疑疑惑惑地问道：“呵，原来仁兄便是叫作‘吴铁口’？”

相面先生点点头：“嗯。”

施耐庵听毕，心下自忖，这先生神态潇洒，儒雅风流，一派宿儒高士的气度；瞧这座宅院，尽管规模不大，却是庭园幽深，华堂焕彩。这样一位倜傥高洁之士，殷实富庶之家，真真犯不上去沿街打坐，借三寸不烂之舌，以那龟蓍卜筮讨几文小钱度日。

想到此处，他心中一动：啊，此公真实身份掩藏不露，令人难测玄奥，这“吴铁口”三字决不是他的真实姓名！如今乱世浇漓，凶险莫测，这必是他潜踪晦迹、掩人耳目的虚名假姓！

他壮了壮胆子，正欲上前发问，忽听得身后花厅上一阵脚步声响，立时又走出两个人来。

只见这两人年纪相仿，都是二十刚刚出头的翩翩少年。走在前边的那位，穿一身蓝，面皮白里透着微黄；后边一个少年，口阔鼻直，着一身黄。他俩步伐迅捷，几步跨到“吴铁口”身边说道：“俺二人前前后后找了几遍，叔父却原来在这里临风望月！”

“吴铁口”点点头道：“原来是吕贤侄、郭贤侄，找俺有何事体？”两位少年指着兀自立在一旁的施耐庵问道：“叔父，这位大哥又是何人？”

“吴铁口”微微笑道：“不妨事，敢站在俺眼前讲话的，便不是外人，尽说无妨。”

也不知那穿蓝衣的少年附耳说了些什么话，“吴铁口”神色变幻，仿佛遇见塌天大祸，眉目间显出惊惧与诧异的神情。不过，他只是稍稍变色，马上又恢复了那闲雅从容的情态，唤了声：“来人。”

廊下走出个家院，问道：“先生有何吩咐？”

“吴铁口”朝施耐庵一指，说：“照俺午间吩咐的，请这位相公到西偏房歇息，休得怠慢！”

那家人一边应“是”，一边走过来，叉手对施耐庵道：“相公请随俺来。”

施耐庵极想知道眼前有何种奇境异变，及至见了三人神态，似乎自己不便掺合，也就捺下好奇之心，提起伞囊，随着那家人走下廊庑，直趋西偏房。

一路行来，只见幽径盘曲、庭院清新，阶砌墙边养着许多经冬不萎的奇花异草，时时飘来冷冷的幽香。约摸走了两个院子，便到了西厢房。一进门，迎面扑来一股温馨的气息。

家人见施耐庵怔怔地望着屋内的陈设，恭恭敬敬地说道：“俺家先生午间回来，就吩咐赶紧收拾这间屋子，说是有一位贵客要到，想不到贵客便是你这位相公。”

施耐庵听了这几句话，心中不觉一动，心想：只道在那酒楼门前与这“吴铁口”萍水相逢，谁知他却是早有料算。

只听那家人又絮絮说道：“不瞒相公你说，还有一桩蹊跷的事，那便是俺家先生带回来的客人，只须与他讲得半日，住得一夜，从此便是生死之交，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要时时回到这里看望俺家主人。不管这些人身份贵贱、才气高下，一个个都将他视作至亲骨肉，敬他为尊长，畏他如神明！”

施耐庵听到此处，不觉又想到这半日来与“吴铁口”相处的情景，此人言语不多，那行事为人的确叫人可敬可畏，可亲可近。

他见这家院说得入港，连忙斟了杯茶，扶他坐在椅上，说



道：“老丈，坐下喝口热茶，消消停停地讲来。”

老家院道过谢，美美地品了口茶，赞一声：“好茶！”接着叙说：“打从俺随先生进了这庭院，十余年间，就凭着那一片相面摊子，俺家先生前前后后接纳过三四十位客人。”

施耐庵连忙插口问道：“老丈适才讲道，你家先生即不夤缘官府，又不接识高人雅士，那么，这三四十位贵客又是些何等样人？”

家人说了句：“这个——”忽然住了口，四面巡视一阵，悄声说道：“这些内情也只可相公一人知道，万万不可传出。说起俺家先生结纳的这些朋友，倒也叫人奇怪得紧。这些人，不是落魄的士子，便是亡命的强徒，一个个形迹古怪、行事缜密，尽是个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施耐庵渐渐听出点眉目，不觉“呵呵”连声。

那老家院接着讲道：“更叫人奇怪的是，俺家先生还收留些孤男寡女、孀妇弃儿。”

施耐庵顿觉惊诧，忙问：“如此累赘人物，他收留下又有何益？”

家人笑道：“唉唉，俺又哪里晓得他肚里的心事？相公若是不信，俺便讲一桩奇事给你听听。”

施耐庵又给他斟了茶水，凝神静听。

只见那老家院拍拍额头，想了想，讲了起来：“十五年前，当时，俺家先生还是个翩翩少年。那一日，却是隆冬飞雪、滴水成冰的天气。这张秋镇上沸沸扬扬传出消息，说是朝廷在东边一带荒山野岭中捕得一帮叛党魁首，钦命梟首正法。大约是看中俺这镇子乃是南北通衢，便选在这镇东的河滩之上

开刀问斩。

“行刑的那一日，俺家先生仿佛患了一场大病，满镇老幼都涌到河滩上看热闹，他却怒目横眉地吩咐俺这满院之人不许出门。当时，他换了一身白巾白袍，在院内僻静的密室之中备了一副香案，命人在街前买了冥钱香烛。然后，扛起相面的布招便出了大门。

“大约傍晚时分，他忽然领着两个衙役打扮的汉子悄悄进了庭院，又是打躬作揖，又是苦苦相求，仿佛要托那两个公人办一件十分秘密、又十分为难的事情。

“经过一番苦口交涉，那两个公人到底点了头。俺家先生不觉喜上眉梢，连忙叫人捧出大盘的金银珠宝，交给了那两个公人，那两个公人大咧咧地收下，也不言谢，神态煞是傲慢。

“当时，见了这番景象，满屋之人都按捺不住怒气。试想俺家先生平日何等自尊自贵，慢说是两个替官府当差的走卒，便是四品黄堂，他眼角也不曾瞟过一回。然而这两个公人，竟然在俺先生面前如此托大，你说叫人气不气？当时，大家怒气填膺、摩拳擦袖，便要上去教训那两个官府走狗。

“哪晓得俺家先生一边与两个公人周旋，一边暗暗向众人示意：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大家也只好忍住怒气，冷眼旁观。

“这时，只见那两个公人收了金银珠宝，慢慢从墙阴下领出两个人来，在场众人一见，不觉惊得呆了。

“只见牵在两个衙役手上的，竟是两个小小的孩童！”

“当时，送走了两个公人，俺家先生也顾不得满院人惊诧叹息，一手抱着一个婴孩，又是亲脸蛋又是逗乐子，那神情，

简直象是抱着自己的心肝宝贝，亲生骨肉。接着，他便将两个婴孩抱进那间密室，掇了两把圈椅，将两个孩子放得稳当，让他们脸相朝着香案，然后沐手焚香，燃了冥纸香烛，一头拜倒在地。

“从那日以后，每逢这一天，俺家先生便要两个孩子领到那间房内，顶礼致祭。”

听了这些话，施耐庵大动感慨，长叹数声之后，问道：“后来这两个孩子到哪里去了？”

老家院笑道：“后笨，俺家先生便将这两个孩子收留下来，尽心抚养，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出落得如花似玉，谁见这两个水灵灵的大姑娘，都是又疼又爱了！”

施耐庵听毕后若有所思，忙道：“老丈，你说的这两个孩子，莫不然便是那穿红穿白的两个少年女子？”

老家院点点头，说道：“正是她们两个，想必相公早已会过。”

施耐庵又想起日前比武斗棋之事，眼前似乎又晃着那一红一白两个女子调皮娇憨的神态，不觉叹道：“唉，真是两个可爱之极的女子，原来身世遭际如此惨痛！”

他忽然兴致大起，忙忙问道：“老丈，讲了许多，你还未告诉晚生：这两个女子姓甚名谁，父母究竟是何等样人？”

老家院笑了笑，连忙扶案站起，说道：“相公，老朽口风不紧，不知不觉竟然讲了这许多事情，再不能多讲了。时候不早，相公奔波一日，也该早早安歇了！”

正听到兴头上，施耐庵哪里肯放他走，连忙一把拽住，说道：“老丈，反正闲暇无事，你就再坐不讲讲吧。”

那老家院一把挣脱，脸色忽地变得执拗，说道：“相公休要相强，小老儿再要多讲，只怕要砸了饭碗。恕不奉陪了！”说毕，大步走了出去。

老家院这一走，施耐庵顿时觉着冷清起来。适才听到的那些故事，使他对“吴铁口”又增了几分了解，也平添了几分敬意。他的那些行事为人，尽管出人意表、奇幻莫测，但却仿佛使人觉出，这是一位心肠豪侠、决断有谋的奇人。

他一边想着，一边解衣上床，指望黑甜一觉，以消连日疲累。谁知后颈一搁上枕头，想起这半日来见到、听到的许多事情，真是如行山阴道上，令人目不暇接。思绪如缕，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哪里还能闭目入睡？

此时，冬夜阑珊，万籁俱寂，树影摇窗，烛光明灭。他忽然觉着这座宅邸之中仿佛充满着扑朔迷离的气息，不觉疑窦丛生，忍不住一翻身坐了起来。

他到底按捺不住心头的好奇与疑虑，披衣走出了房门。走着走着，看看出了西院，又穿过两道幽雅别致的月洞门，只见这里既无花草回廊，又无房间屋宇，满眼是啸风的衰草，触目一派荒凉。

他定睛一瞧，发现这一片旷场之上，杂乱的丛草之中，竟然掩藏着无数石碑，一尊尊仿佛潜伏的猛兽，在这寒风冷夜之中，荒郊旷野之上，森森林立，显得煞是吓人。

施耐庵强忍住恐惧，走到一碣石碑之前，蹲了下来。他双手拨开荒草，借着昏暗的夜光，仔细辨认一番之后，不觉一阵惊喜。

只见那石碑上依稀镌刻着十余个大字：

“梁山寨主及时雨宋江六代裔孙宋靖国之墓。”

他读毕猛地站起，疾步走到第二道石碑之前，默默读道：

“梁山寨主托塔天王晁盖六代裔孙晁毅之墓。”

他止不住惊喜的心情，顺着墓道，一块一块地读了下去：

“梁山军师智多星吴用六代裔孙吴钺之墓。”

“梁山元帅玉麒麟卢俊义六代裔孙卢威之墓。”

“梁山正将小李广花荣六代裔孙花九之墓。”

施耐庵一路辨认，直至读完所有墓碑上的文字，不禁目疲腰酸，他回头数了数，这里竖着四十八座石碑。

数完石碑，他回头一看，只见剩下的荒地之上，没有石碑，却掘着六排隐约可见的墓穴，每排十穴，共是六十个墓坑。他不觉心下恍然，石碑与墓穴两两相加，正好是一百零八，恰恰正是当年梁山好汉之数！

此时，施耐庵思潮起伏，久久兀立。

他想，梁山好汉湮没已久，不想在此处找到了四十八位后裔的姓氏坟茔。在这风尘漫天的乱世之中，这真真是一桩难得的发现！

他不禁又记起这宅子的主人，那个奇特难测的算命先生，他不知用何种手段，竟在茫茫宇内查到了四十八位梁山后裔的下落，而且还为余下的六十位好汉留下墓穴。看来此人不仅是一个行侠仗义、胆识过人的豪士，而且他一定与梁山山寨当年的那些英雄们有着意想不到的渊源！

他正自冥想，忽然肩膀被人重重地拍了一掌，接着便是一声森严的低喝：

“好一个读书士子，竟然在此凭吊这些造反的魁首，今日

看你往哪里走！”

施耐庵吓了一跳，一纵身便欲跳开。

身后那人忽地呵呵大笑，那笑声尽管低微，却是声震耳鼓。

施耐庵回头一看，不觉舒了口气。

只见面前站着的，正是那位行踪诡异的相面先生“吴铁口”，他的身后影影绰绰跟着十余个人影。

“吴铁口”笑毕，对施耐庵问道：“年兄不在那西厢房歇息，夤夜到这荒坟乱碑之地来作甚么？一位黉门秀士，孤身来此，年兄真好胆量！”

施耐庵惶恐答道：“仁兄休怪，晚生只不过一时内急，出来寻间茅厕，不巧误撞到这坟地上来了，还请多多鉴谅。”

“吴铁口”不觉莞尔一笑，缓缓说道：“年兄何必掩饰，你我均是个中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他倒背双手，抬头向着虚空，长叹一声，吟道：“呜呼，二百余年瞬息间，如今黄天改苍天，沥血长剑空啸吟，不知何日斩楼兰？”

吟毕，他忽然大张双臂，奔过来抚着施耐庵的双肩，语调霎时变得热切，大声说道：“耐庵年兄，你把俺盼得好苦！数年间，俺从苏州施元德前辈府上，盼到皖东乌桥镇上，从乌桥镇盼到汪家营，从汪家营盼到淮安府，从淮安府盼到埕头集，又从埕头集盼到洋河集！到底把你盼到了眼前！”说着，他放开施耐庵的肩背，一边背剪双手缓缓踱着，一边说道：“俺有生以来，尚未为一个区区读书士子费过如此心机，朝夕悬望，日夜忧思！”说毕，他猛地回过头来，一双深邃莫测的

眸子凝视着施耐庵，问道：“施相公，你知道这是何种缘故么？”

施耐庵听毕心下一动：“如今江湖中人，大都知道自己身膺那桩绿林大秘，瞧这相面先生如此精明，八成也知晓这桩事儿。他如此企盼，莫不也是为了索取这一百零八名梁山后裔的下落？此人身份不明、心机难测，怎能轻易吐露真情？想到此，他故作迷惘地摇摇头，答道：“多承仁兄悬想，晚生潦倒士子，委实愧疚难当。至于仁兄问起其中缘故，晚生的确不知，还望仁兄明示。”

那“吴铁口”掀髯一笑，从容说道：“哦哦，初逢乍识，竟要人吐露肺腑，俺吴铁口今日却如何恁地糊涂！”说着，他携起施耐庵的手来，笑道：“俺自道决胜千里、算无遗策，料定年兄昨日必到，谁知左等右盼，竟自失望。俺只道一着疏漏，令年兄落入董大鹏、秦梅娘之手！今日午间，若不是你腰间这把湛卢剑，俺几乎失之交臂！”

“吴铁口”这一席话，把个施耐庵惊得眼都直了！他呆呆地望着眼前这个气宇轩昂的“相面先生”，心下骇然：此人敢莫有千里眼、顺风耳，足不出户，如何便晓得自己这数年的行踪？想到此，不禁呐呐问道：“仁兄适才所云，又是从何说起？”

“吴铁口”笑道：“呵呵，人道俺是世上第一个谨慎之人，想不到施年兄口风守的更是滴水不漏！”说着，他朝身后叫道：“时家兄弟，还不出来为俺作证？”

话音未毕，只见后面那些憧憧黑影之中走出个又矮又瘦的人来，扬头唱了个大喏，对施耐庵说道：“施相公别来无恙，俺‘灶上虱’时不济这厢有礼了！”

施耐庵一看，果然又是那刁钻促狭、如鬼似魅的黑瘦偷儿！他心中不觉惊诧：此人自那日进了井头街，倏忽便失了踪影，还只道他又去干那登屋揭瓦的勾当，谁知他冷古丁又在此处冒了出来！这“灶上虱”的身手脚力、智计灵巧，实在不亚于乃祖“鼓上蚤”时迁。施耐庵回想之下，记得从乌桥初遇此人，嗣后在汪家营、洒阳城外直至洋河集、井头街，一路上这时不济确也随现身，而且往往在紧要处解救了危难。可是数年前苏州之事他又如何得知？叔父施元德府上人人都曾相识，哪里见过这个“灶上虱”？

时不济见他沉吟不语，早猜出他的心思，唧唧笑道：“施相公你还蒙在鼓里，从你堂叔南归之日起，俺吴大哥便派了俺守护着你家那本《御批千家诗》和你身上这把湛卢宝剑，俺藏在那屋梁上唧唧弄鬼，搅得你们阖家不宁，施老安人还命仆人在屋梁上安了鼠夹，不知施相公还记得此事么？”

施耐庵一经提醒，果然记起了那次闹得阖宅不安的“鼠患”。

时不济又道：“此事尚在其次，倘不是亏了俺，只怕施相公、你家娘子，还有你那婶母，全家老小早已死在那铁尔帖木儿之手了！”

施耐庵闻言一惊，忙道：“怎么，你还救了晚生全家性命？”

时不济唧唧笑道：“着啊！当日那狗官曾派人在你家米缸之内暗中放了毒药，是俺悄悄从屋梁上溜了下来，乘无人之机将缸中之米全都掏出泼入阴沟。然后又从那下毒之人家中偷了一缸米，还进了你家米缸。唧唧，那下毒的狗贼哑巴吃黄连，只道下毒之事被你家发觉，连夜一溜烟走出了苏州。唧



唧，这件事俺如今想起来，也觉着有趣得紧咧！”

施耐庵哪里知道当日还有这许多周章，心下不觉又惊又骇。这些武林中的奇人怪杰，行事竟是如此神鬼莫测！

他一边想，一边对时不济道：“没曾想兄弟对晚生一家如此眷顾，实在铭感五内，晚生再次称谢救助之恩！”

时不济唧唧一笑，说道：“你这相公，谢俺作甚，俺不过跑跑腿逗乐子玩儿，一切都是吴大哥掐算如神，要谢你还是谢他吧！”

“吴铁口”挥挥手道：“时家兄弟又说外家话了！天下忠直之士皆是一家，何况施元德前辈于梁山后代恩德如山，可惜血气太盛，自刎殒命，实在是一桩绝大的憾事！”

这一番对话，倒叫施耐庵心中猜测丛生。他瞟一眼时不济和“吴铁口”，见二人谈笑洽切、相知颇深，显见得是一路人物。时不济一句“一切都是吴大哥掐算如神”，立时令施耐庵勾起一桩心事，他记得数日前在运河渡口，那秦梅娘使计擒了自己和徐文俊等五位豪杰，便是此人撬开谷仓，救了众人，当时他曾拿出一只锦囊，按计脱却虎口，又在葫芦谷里一举缚住了那奸狡溜滑的秦梅娘。询问之下，道是一个什么名叫“口口口先生”的奇诡人物早已安排下的妙计。事后在葫芦谷中捉了秦梅娘，那“口口口先生”又命人送来锦囊，那上面分明写着：“宿徐千里无敌，先生专候飞鸿”十二个字。此刻，这“吴铁口”声言已在张秋镇上等候多日，时不济又言明“一切都是吴大哥掐算如神”，难道面前这相命先生便是那奇诡莫测的“口口口”先生不成！

想到此处，施耐庵禁不住又抬头打量了那相面先生一阵，

只见“吴铁口”气度闲雅、举止潇洒，一双深邃的眸子目光舒徐，脸上笑意可掬，一手只拈着微微在胸前飘拂的美髯，一只手倒背在身后，兀自踱着。那神情举止，煞似一个竹林行吟的阮籍、乍登瑶池的李谪仙，一派雍容斯文气度，哪里有丝毫绿林豪侠的情态？施耐庵复又默默忖道：这张秋镇离钱塘、苏州，远逾千里，便是张子房、诸葛孔明复生，也掐算不出此时彼时发生的种种情事。即是在那洋河集、葫芦谷，休道这“吴铁口”远隔十数日路程，便是近在咫尺、身临其境，面对秦梅娘鬼魅般的狡计，置身那波诡云谲、奴履薄冰的危殆局面，一时也无所措手足。何况这相面先生明明叫作“吴铁口”，与那“口口口”三字迥然不同，显见得世上决无决胜千里、掐算如神的神仙，那“口口口先生”必是另有其人，此刻又何必胡乱猜疑！

想到此处，施耐庵就势接过时不济的话头，对“吴铁口”叉手唱个大喏，说道：“如此，晚生便谢过一路照应之恩了。”

“吴铁口”袍袖一挥，笑道：“休听这时家兄弟胡说，这都是年兄的造化！不过，久闻施年兄心亲绿林，今日既到寒舍，俺忝为地主，总得有薄礼以慰年兄怀抱。俺特意派人到饮马川走了一趟，为数年兄见识几位江湖英雄。”

说毕，他对身后唤道：“晁家兄弟，朱家兄弟、雷家兄弟、柴家兄弟、史家兄弟、石家兄弟，这位便是俺常常对你们提起施元德前辈的堂侄施家年兄，还不快快见过。”

话音未落，只见忽忽啦啦从黑暗中涌过六个人来，施耐庵凑近一看，原来是六个身着黑色夜行衣靠的慍悍汉子。六

个人一齐唱了个肥喏，说道：“俺饮马川六杰见过施相公！”

那轰雷般一声喏，倒把施耐庵吓了一跳，定神之后，他心中忽然一动：这几个人的声音好生耳熟！及至听到“饮马川”三个字，他蓦地想起昨日在那泗洲大圣神庙避风之时，在庙门内听见的便是这几人的声音，这真是山不转路转，麦不转磨转，半日之内，不想竟然又在此处遇见了这几个杀人不眨眼的大汉！于是，他一边还礼，一边说道：“原来竟是几位好汉，晚生日间在那荒岗破庙之内早已幸会。”

那领头的大汉听了此言，不觉怔住，立时，他身后便有两人“铮”地拔出刀来，嘈嚷道：“什么？原来这厮竟是官府眼线？”

领头大汉叉开巨臂，拦住两人，喝道：“雷家兄弟、石家兄弟，休要放肆！难道你们没听见吴大哥说，此人是施元德前辈的堂侄？！”

说道，他跨前一步，沉下脸色说道：“这位相公，不知为何也到了那荒岗破庙？”

施耐庵道：“晚生行路遇风，不过偶尔进庙躲躲寒气。”

那大汉又道：“哦哦，原来如此。那么，相公敢莫是亲见俺弟兄们杀人了？”

施耐庵道：“也是机缘凑巧，晚生刚刚进庙，好汉们便在庙外杀了人。”

那大汉呵呵笑道：“不错，是俺兄弟们杀了人！而且乱刀剁了个痛快！不过，相公可知，俺杀的是两个何等样人？”

施耐庵道：“依晚生看，怕是两个在官府中颇有身份的人。”

那大汉呸了一口，怒道：“有身份？！呸，有他娘的鸟身份！两个狗男女，狗夫妇！两个朝廷走狗，专一与俺忠义之士做对的奸贼！”

施耐庵忙问道：“这两人是什么来历？”

那大汉正欲回答，只见“吴铁口”一步走上来，插口言道：“施这年兄莫怪，俺这几位兄弟性子暴烈，出言鲁莽。不过，那两个贼子也确是死有余辜，不冤不枉！”

说着，他携着施耐庵的袍袖，穿过如林的墓道，来到那第一排第二尊晁毅石碑跟前，指着晁盖的名字，对施耐庵说道：“施家年兄，你可知这位梁山前辈、托塔天王当年死于何人之手？”

施耐庵答道：“晚生自幼听说书人讲道：这梁山第一任寨主晁大英雄，乃是被曾头市土豪豢养的教师爷史文恭毒箭射死。”

“吴铁口”点点头，又道：“如此可恨的官府走卒，你道他家的后人该杀不该杀？”

施耐庵道：“此人该杀。不过他的后代，那要看是否改恶从善，倘若承继乃祖乃宗衣钵，那便在可诛之列。”

“吴铁口”道：“着啊！适才晁家兄弟所杀的一对夫妇，正是那史文恭第七代裔孙史绳武夫妻。十五年前，便是这两个奸贼，从海州贩布匹路过山东，被晁家兄弟之父晁毅劫上翠屏山大寨，这对夫妇诡称家中有八十岁老母，改了名姓，骗过了山寨一众好汉。那晁老前辈生性忠厚，不仅未曾难为他俩，而且留下两夫妇在山寨饮宴了三日，指望他们下山之后

传扬绿林义士为民仗义的情形。谁知这两个狼心狗肺的男女，受德反噬，恩将仇报，下山之后，不仅不为山寨扬名，竟然为了贪图五百两银子的赏赐与九品教官的禄位，立时到山东行省衙门告了密。朝廷闻讯，夤夜发了三万大军，教这史绳武夫妻作眼线，从翠屏山后头的秘密栈道偷偷袭上大寨！”

听到此处，施耐庵不觉又恨又怒，骂了声：“好个黑心肝的奸徒！”

“吴铁口”又讲道：“晁家前辈和山上一众头领何曾提防有此巨变，一时仓卒应战，五百喽罗面对三万如狼似虎的元兵，哪里抵敌得过？可怜除了掩护几十名家眷从陡崖滚下山头之外，剩下的好汉们一个也没能逃脱厄运！”

听到此处，施耐庵猛地记起老家院讲过的那件惨事，显然，当日被处决的一众“叛党”，便是翠屏山大寨失手遭擒的绿林义士。而那两个收养的女子，一定是其中某两位好汉的遗孤了。

施耐庵正自联想，猛听得那伙大汉之中有人高声问道：“听了这些原委，难道俺弟兄杀了这对狗男女还有错么？”

他正欲答言，忽见“吴铁口”语气严峻地说道：“石家兄弟，史绳武夫妇的确该杀。不过，你们所选的杀人之时、杀人之地，却是大大的错了！”

这一句话出言轻落地重，那六条大汉立时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呆呆地怔住。

此时，倒是轮到施耐庵大惑不解了，他忙问道：“仁兄，此等无耻之徒，人人得而诛之，荒岗古庙，正是恶贼授命之所，此事又如何大大的错了！”

“吴铁口”冷笑不言，对站在身后的人群中招招手，说道：“吕家贤侄、郭家贤侄，把东西拿过来！”

黑影处立时走上两个人来，施耐庵定睛一看，原来正是日间所见的那两个少年。

只见那穿黄衣服的少年从怀中掏出一支令箭，穿蓝衣服的少年从袖内摸出一张官府的布告，一齐递到“吴铁口”手上。

“吴铁口”环视了众人一眼，先展开那布告说道：“列位兄弟，这是沂州府衙今日午后贴出的布告，言明济南鲁王府书办史绳武在泗洲神庙被杀，杀人凶犯为梁山乱党余孽，着四州二十八县协力剿办！”

众人一听，不觉竦然，坟地上顿时鸦雀无声。

“吴铁口”又晃着那支令箭说道：“这是驻在郟城境内的元朝荡寇将军怯不花的大营令箭！”说着，他一拍那穿黄衣服少年的肩膀，续道：“幸亏这位吕家贤侄，今日在镇外道口截得怯不花的信使，诳来了这支令箭，否则，大军早已围了这张秋镇！”

听了这番话，那几个大汉益发做声不得。人丛中响起几个人的惊叹：“哎呀，好险！”“唉唉，这都是晁大哥杀人杀出来的大祸！”

“吴铁口”说完，一把将那布告和令箭笼入袖内，默然兀立，仿佛一尊巨岩。

施耐庵此时心中方才明白：怪不得日间在那廊庑之下他们三人叽叽啾啾，耳语密谈，却原来半日之内竟然发生如此异变。

“吴铁口”忽然长叹一声，对那六条大汉说道：“唉，诸位兄弟也曾亲见，俺十余年潜踪晦迹，苦心孤诣，指望在这小小的张秋古镇，凭着一杆相命招子，悄悄地寻访梁山后代，收容英烈遗属，安埋壮士们的忠骨！这些年来，凭着俺行事缜密、耳目灵便，渐渐地已经查访到了四十八位梁山前辈的姓名名讳，结纳了二三十位忠烈后代，收养了四五位壮士的遗孤。本待苦苦挣挫十余年，拚着这偌大家业，陆续将余下的前辈们查访完竣，把散在各处的梁山血裔们聚到一处，以了平生夙愿！”

说到此处，他不觉顿住，清冷朦胧的夜光之下，依稀看得出他眼里闪着泪光。

他双臂箕张，仰天又道：“完了，完了！俺这十余年的心血今日毁于一旦了！晁家兄弟，你们做得好事，为了区区一个史绳武，使朝廷嗅出了气味，明日，不，也许今夜，那王保保的蒙古铁骑便要来踏平这张秋古镇，毁了这片举世之人都难以发现的先烈坟园！完结了，完结了，俺还有何颜面对天下义夫烈妇、江湖壮士，还有何面目对梁山前辈泉下英灵！”

这一番话讲得如此凄厉，如此撼人心弦。在凛凛朔风的应和之下，惊起了夜宿的几只寒鸦，“呀呀”怪叫，“扑愣愣”破空而去。

在场众人仿佛被这酷寒之夜凝结，竦然僵立，只觉得气血冰凉，肝肠欲裂。

## 二十七 呼天彻地索大秘 六杰八义显真容

此时，施耐庵站在那坟场之上，早已被“吴铁口”那一席话深深震动，面对默默僵立的群雄，施耐庵一时手足无措，仿佛有千言万语，又好象应该给众人一点慰藉，然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忽然，他一拍后脑勺，惊喜地叫了声：“不要急，有救！晚生这里藏着一百零八名梁山后代的姓名下落！”

“吴铁口”闻声驻步，双目定定地望着施耐庵，喃喃问道：“什么？施家年兄，请你再跟俺说一遍！”

施耐庵道：“仁兄，晚生决不相瞒，的确知道梁山一百零八名英雄后代的下落！”

“吴铁口”倾耳听毕，不觉“啊呀”叫了一声，随口咳出一口浓痰，问道：“年兄，你说说，他们，那一百零八名英雄都在哪里？”

施耐庵指了指心口：“都在晚生心里！”

“吴铁口”半信半疑，问道：“那么，年兄又是从何得知的？”

施耐庵道：“心诚则灵，晚生毕生寻觅，也是得天授！”

这时，场上众人也一齐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嚷道：“倘若真的知道，快请讲出来！”



施耐庵见场上又活了起来，心下一块石头落了地，于是掸掸衣袖，嗽嗽嗓子，作势欲言。

只听人丛中有一位提醒道：“吴大哥，此处风寒夜冷，一百零八个人的姓名下落只怕半日也讲不完，不如请施相公进到花厅，围炉向火，细细讲来。”

众人一齐叫好。“吴铁口”闻言点了点头，正欲吩咐人众回屋，只听施耐庵说道：“仁兄，不必了！”

众人一惊。“吴铁口”忙问：“怎么，年兄又要反悔？”

施耐庵道：“非也！这件事，只须片刻便可揭晓。”

“吴铁口”听毕大疑，忙道：“如许之多的其人其事，年兄竟可片刻讲出？”

施耐庵点点头，朝众人言道：“哪位壮士身上有火？”

话音未落，便有两人走了上来。好在这伙壮士素常惯于月黑赶路，无时身上不带“火明子”。那“火明子”非灯非烛，乃是一套三件系在腰间，两块尖尖燧石，一根油浸麻捻，一旦需要，两石相击，凑上油捻，即刻便可照明。

那两人从腰间解下小兜，摸出“火明子”，双手奉给“吴铁口”。

“吴铁口”双腕微动，只听“砰哧”、“砰哧”两响，两根麻捻霎时明晃晃地燃了起来。他双手擎着麻捻，朝施耐庵走近一步，说道：“施相公，这两支火明子，够你讲完那桩绝世大秘密了吧。”

施耐庵点点头，俯身从地上拾起一段枯枝，双脚在地上抹得一抹，立时露出了平平的一块地面，他伸手便将那枯枝朝地上划去。刚刚写完那“分”字的最后一笔，映在地下的

亮光忽然恍惚摇曳起来，夜风一吹，眼前模模糊糊，哪里再瞧得见写字？

施耐庵心头纳闷，抬头一看：只见那“吴铁口”仿佛发了疟疾，双唇乌青，浑身发抖，擎着火捻的两只手犹如羊痫疯病人，双手僵如鸡爪，两根麻捻早已拿捏不住，东倒西歪，看看便要脱手坠地。

日间所见的两个少年早已瞧科，抢上一步，忙忙扶住“吴铁口”，一把接过火捻子，捶背的捶背，揉腰的揉腰，忙了个不亦乐乎。

“吴铁口”抖得一阵，忽然精神陡长，喝一声：“郭贤侄、吕贤侄，掌好火明子！”一把拨开两个少年，从施耐庵手中接过了那根枯枝，对他嘻嘻一笑，说道：“年兄，你这一个字撩得俺技痒，剩下的就由俺替你写吧！”

面对“吴铁口”那变幻莫测的神态，施耐庵微微一惊：自己分明好好地写着那箭囊上的古怪字迹，这“吴铁口”既然心急火燎、急于探知大秘，自当凝神聚思，仔细察看，却为何忽然夺过枯枝，自己写字。施耐庵一时不明所以，让那“吴铁口”拿走枯枝，心下忖道：那箭囊上的几个古怪字迹，乃是当今世上旷世无匹的绝秘，休讲那几个字迹，这举世之人，除了金克木、宋碧云和自己，便是那刻着字的箭囊亦没有几人见过！这“吴铁口”竟然自作聪明，冒冒失失地接过枯枝续写下去，岂不是荒唐至极！

施耐庵叉手当胸，微微哂笑，望着那煞有介事地攥着枯枝便要在地面写字的“吴铁口”，心中暗笑：既然要你便尽管写去，看你闹出何种笑话来！

谁知他心里这句话尚未说完，早惊诧得伸出舌头缩不回来。只见“吴铁口”不慌不忙，俯下身去，那枯枝在湿土地面上“沙沙”划了一阵，立时显出两个清晰的字迹，分明便是那“流萤箭囊”上的第二、第三两个古怪文字：

猷 卒

施耐庵木人一般，痴痴地凝望着眼前这个相面先生，仿佛逢着了鬼魅，他嘴唇哆哆嗦嗦，连呼：“怪哉！怪哉！”心里却道：想这桩绝世大秘，得来何等不易，休道梁山英雄，祖祖辈辈，代代单传，不知有多少义夫烈女、大侠大杰为此洒血抛头，才传至当年梁山山寨首领宋江的血裔宋碧云手上，宋碧云又历经多少磨劫，方才秘密传给自己，一旦珍重嘱托之后，便早已毁了箭囊，如今，那绝世大秘已然从世上消失。回想在汪家营祖宅内，为了拆解箭囊上这几个古怪文字，自己熬尽心智、费尽神思，饶是学富五车，也自猜详了三天三夜！此刻，他竟然用枯枝在这地面之上写出了第二、三两个怪字，而且一笔一划、一勾一款，不缺不漏，处处到堂！这件事实在叫人难以置信。

施耐庵正自冥想，耳边又听得“吴铁口”的声音款款说道：“施年兄，还想看俺写下去么？”

施耐庵如逢仙鬼，连连摇手道：“仁兄，不必写了、不必写了！”

“吴铁口”笑道：“怎么，这绝世大奥秘不是还剩下几个字没写完么？”

施耐庵强忍住心头的诧异，问道：“仁、仁兄，原来你、你、你也知道那‘流萤箭囊’上这几个古怪文字？”

“吴铁口”漫捺长须，频频颌首。

施耐庵续道：“那、那么，仁兄能否赐告：这绝大的一桩奥秘，你足不出户，又是从何得知的？”

“吴铁口”听了也不作答，只是微微冷笑。

倒是那穿蓝衣服的少年忍不住答道：“哼哼，这还用问么？俺义叔连你的家世来历都了然于胸，这几个鸟文字算得什么？”

那姓石的壮汉又被撩拨得性起，大声嚷道：“兀那书呆子，收起你那测字摊子！休要惹得俺性发，一百孤拐打折你那腿！”

众人正自嘈嘈，忽见“吴铁口”倏地收住脸上笑容，双手反翦，慢慢仰起头来，双目眯眯地凝视着虚空，嘴唇微微抖动，喃喃地自言自语起来。

施耐庵一见他这副模样，记起日间用饭之际，这古怪先生兀立默诵的情景，想不到节骨眼上，他却偏偏又做起这光景来。他这一“入定”，不知何时方能醒转。

他又想起此时此刻的危殆处境，那布告和令箭已经表明，不出今夜明晨，元军铁骑便要合围张秋镇，毫不留情诛杀“乱党”。这一群从啸聚的山寨上下来的壮士，自然在诛剿之数；便是那穿着一红一白两个少女，一黄一蓝两位少年也难逃劫数。

他渐渐从“吴铁口”那呢呢喃喃、含混不清的自语中听出了眉目，原来他并非在吟书诵经，而是在耗尽心力剖解那藏在古怪文字中的奥秘。

施耐庵一听出这些古怪至极的言语，心中不禁对“吴铁口”大生怜念，一股热血冲上脑门，不觉冲口而出，按着

“吴铁口”呢喃的节奏，大声吟诵起来：

“山月相伴，苍颉失色，水巽遭逢，许慎为难——”

“吴铁口”仿佛充耳不闻，仍旧照着原样喃喃自语。

“文人引证，顿生魔念，武夫造字，实在新鲜。”

听了这几句，“吴铁口”忽然停住自语，怔怔地朝施耐庵望了过来。

“从声从意，大谬不然；睹形思物，天机显现。”

这几句吟毕，倒轮着“吴铁口”失惊了！只见他脸色变幻繁复，神情异常专注，听着听着，禁不住须发抖索，嘴唇动得几动，忽地双臂大张，急切地嚷起来：

“好兄弟，好兄弟，快念，快念！”

谁知施耐庵念到此处，忽地戛然而止，倒背双手也踱起了方步。

“吴铁口”情急难耐，一把抓住施耐庵的双肩，拚命摇曳起来，一叠连声地叫道：“好兄弟，念吧，念吧！”

施耐庵扬眉一笑，微微摆了摆头颈。

“吴铁口”不觉大失所望，仿佛一个被耗干了精血的人，双目失神，踉跄倒退几步，几乎跌到地上。

那穿黄、穿蓝衣服的两个少年赶紧一把抱住，瞋目怒视施耐庵一阵，忽然“铮”地一声，双双从腰间擎出两把短戟来，厉声喝道：

“好个卖狗皮膏药的书呆子，休要再来折磨俺义叔！再要装神弄鬼，俺们便一戟在你身上戳个透明窟窿！”

“放肆！你们还不与施年兄跪下！”“吴铁口”一声喝毕，只听得一阵“簌簌”衣衫撩动之声响过，接着便是“扑通、扑

通”一串腿膝磕地之声，十余条大汉齐刷刷地跪了一圈。

施耐庵不觉吓了一跳，心道：男儿膝上有黄金，何况眼前尽是一些崑崙磊落的绿林壮士，此刻竟然都在自己面前曲下膝头，这叫人何以克当？！

想到此，他连忙奔过去，搀搀这个，扶扶那个，一叠连声说道：“休要折煞晚生！快请起来。”

可那些大汉们仿佛钉子钉在地上，哪里搀得起一个来。

施耐庵急得团团转了一圈，疾步奔到“吴铁口”跟前，一撩袍襟便要冲他跪下。

“吴铁口”连忙伸出双臂拦住，问道：“年兄这是为何？”

施耐庵道：“仁兄，众多兄弟如此受屈，叫晚生无地自容。”

“吴铁口”道：“年兄，只怪晁家兄弟作事鲁莽灭裂，将俺逼到这般绝境；只怪吕贤侄、郭贤侄、石家兄弟出言无状，有伤年兄尊严。施年兄，还望你看在俺的面皮份上，怜悯这几位兄弟知错能改，将那八个字的拆解大法慷慨赐告罢！”

听到此处，施耐庵不觉恍然朗朗说道：“仁兄，诸位壮士，非是晚生故作神秘，有意藏私，实在是因为这桩秘密关系重大，不敢在这荒郊旷野、众口藉藉之下随意乱讲！”

说着，他对“吴铁口”道：“仁兄，倘若要叫晚生讲出这件大秘密，请你先让这一众壮士们站起身来！”

“吴铁口”闻言一挥袍袖，说声：“起来！”

施耐庵点点头，说道：“不过，晚生此刻，倒有一事相求！”

“吴铁口”忙问：“施年兄还有何事，尽管讲来，休教弟兄们等得急了！”

施耐庵双目在众壮士脸上睃巡一过，最后停到“吴铁

口”身上，说道：“晚生不才，敢请在场诸位壮士自报家门来历！”

一众壮汉面面相觑。“吴铁口”眉头一皱，问道：“怎么，施年兄难道信不过俺弟兄？”

施耐庵连连摇头，一撩袍襟，大大地跨上一步，忽然曼声吟道：“似新交，却旧游。休言万里觅封侯，九洲神骏一目收。且将经天纬地策，化作绿林侠义图！”

“众位壮士，休要忒看浅了晚生一介寒儒！试想这角巾青衫，怎容得下一腔热血；琴剑书箱，又岂能挽乱世狂澜？晚生近年来经世历劫，早已看尽了人世辛酸，亦且悟出了何谓忠义二字！”

一众好汉只道这文弱书生性子迂腐，几曾见他如此意气风发，出言豪放？听了这席话，一个个不觉肃然聆听。

“从数年前离家出走之日起，晚生便混迹江湖草莽，结识绿林豪客，立意作一个伦理反叛、名教罪人，作一个古今以来最古怪的读书人！”

这一番话，立时引得众壮汉“啧啧”称奇。

“今日天缘凑合，竟在此处一瞻众位壮士风采，晚生实在是三生有幸！其实，诸位不言，晚生也已猜出在场的壮士无一不与当年梁山泊好汉有着绝大的瓜葛，多半便是那些血性英雄的血裔后代！晚生此刻敢请诸位各自讲出自己的身份来历，这绝非晚生生性猜疑，乃是想一一印证详实之后，再将那数百年来家喻户晓的传闻融汇在一起，用晚生一枝秃笔，将绿林义士的心胸性格、行迹遭际一一记下，写出一部千古未闻的奇书，了却毕生夙愿！”

施耐庵一气说完许多话，豪兴未阑，犹自抚膺挥臂，睥睨雄视。

“吴铁口”凝神聚思，依稀还沉浸在施耐庵适才那番话语之中，不停地点头叹息。稍顷，他走过来说道：“年兄，今日午间，俺初会你之时，只是念在令叔于梁山后代有恩的份上，以一个拯人于危难的主人身份，指望稍稍结识，令年兄知道世间还有俺这个念旧报德之人。唉唉，听了年兄适才一席振聋发聩之言，俺一番回味，实实觉得惭愧无地！”

“圣人有言：草莱编氓，实有我师！今日之事，的确叫俺觉着，此言乃千古警句！年兄抱负，委实是令人可敬可佩、可传可颂！”

说着，他跨前一步，对在场众人说道：“既然施年兄愿听弟兄们的来历，就请列位一一报上家世姓名！”

话音未毕，只听得“嚓嚓嚓”一阵脚步响，众壮汉一齐围了上来。

当先走出的便是那领头杀了史绳武的壮汉，只见他迎面唱了个肥喏，说道，“俺，梁山首任寨主托塔天王晁盖七世裔孙、饮马川六杰之首，人称‘赛玄坛’晁景龙！”

接着，一个脸色蜡黄、身腰佝偻、双目有神的汉子趋前说道：“俺，人称‘病络索’朱一鸣，祖上乃是梁山开酒店蒙人的‘旱地忽律’朱贵！现今忝居饮马川二寨主之位。”

又一个虎头虎脑的壮汉道：“俺祖上倒是名声赫赫，谁不知梁山泊‘插翅虎’雷横的大名，可惜俺雷振塘仅在饮马川小小寨子里坐了第三把交椅，尤为可气的是，取了个诨号也不中听，叫他娘的个什么‘没毛大虫’！”



“你这大虫没毛，终究还是个大虫，可俺‘独目蛟’更是晦气，比起俺祖上那位‘九纹龙’，真叫人气得要一头撞死！”

“施相公，俺梁山泊‘小旋风’柴进七世裔孙‘山间鹿’柴林这厢有礼了。”

“施相公，俺‘舍命童子’石惊天多有冒犯，死罪死罪！”

这时，只见“吴铁口”双手将那穿黄、穿蓝衣服两个少年推到施耐庵面前，说道：“年兄，这两个乃是俺收养的后生晚辈。”他指指穿黄的少年，“这位贤侄，乃是当年梁山泊大寨护旗将军‘小温侯’吕方的八代裔孙，名唤吕俊，俺见他长得英俊，便胡乱取了个诨号，叫做‘小忽雷’。”

说毕，他又指着那穿蓝衣服的少年言道：“这位贤侄，乃是当年‘小温侯’吕方的生死搭档‘赛仁贵’郭盛之后，人称‘武潘安’郭云。”

话音未落，余下的几个汉子七嘴八舌地报出了家门姓名。

只见一个身着土黄短褐的矮矬汉子走上来说道：“俺，梁山泊好汉‘活闪婆’王定六之后王持九，绰号人称‘拱地龙’，平生没基本事，登山涉水，钻穴掘墙便是俺的手艺。”

“俺，架海金梁郁岳，先祖梁山泊头领郁保四。”

话音未了，两个黧黑面皮的汉子走上来说道：“俺堂兄弟两个乃是随王大哥一起从翠屏山逃出的莽汉，翦尾猴解明、单臂猿解亮是也！先祖‘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当年打虎不成一怒上了梁山，俺二人打虎不成却投了饮马川！”

二人道毕，旋即又蹦出两个人来，只见一人年纪稍大，面色焦黄，着一件宽大长袍，另一人却是燕额虎腮，颌下一部

虬髯，煞是举止生威，两人敞声叫道：“俺‘大铁尺’穆龙、‘小铁尺’穆虎凭着两根七星铁尺打家劫舍，没的今日却在此地喝风，怎对得起俺祖上那两位举手无遮拦的英雄穆弘、穆春？”

两个人正待又叫，身旁早挤出两个魁伟精壮的汉子，一式抹额英雄巾、紫色豹皮裤，齐齐唱个喏，说道：“俺二人，饮马川行刑刀手‘玉臂狼’蔡遂、‘花面狸’蔡巡，当年梁山山寨‘铁臂膊’蔡福、‘一枝花’蔡庆六代裔孙！”七个人依次说完，便退过一旁。

施耐庵听完众壮士报过姓名家世，不觉喜上眉梢。他注目一望，只见这十六位好汉，尽管面目不同，神态举止迥异，然而一个个性格豪爽，出言坦荡，与那衣冠中人大异其趣。与他们在一起相处，直觉得襟怀为之一舒。

“吴铁口”见众人都已说完，走近一步，对施耐庵说道：“施年兄，列位兄弟都已打过问讯，如今只剩俺与这时家兄弟两个，你想听听来历么？”谁知时不济小小身形一扭，霎时闪到面前，扬颌说道：“吴大哥，俺与施相公乃是老相识了！”

“吴铁口”凝视着施耐庵，一字一顿地说道：“年兄，俺的来历，说简单则简单之极，说曲折，千言万语也难诉说。俺问你：当年梁山山寨之上，姓吴的英雄有几人？”

施耐庵答道：“梁山好汉姓氏虽然甚杂，而姓吴的仅有一人。”

“吴铁口”点点头道：“是的。既如此，俺的来历岂不是昭然若揭了？”

施耐庵又惊又喜，不觉叫道：“啊啊，原来仁兄便是那

‘智多星’吴用吴学究的后代，失敬失敬！”

谁知那“吴铁口”摆摆手，冷冷地问道：“不过，施年兄既然对当年梁山泊故事耳熟能详，却为何漏听了一桩绝大的公案？”

施耐庵一时怔住，苦苦搜索记忆，茫然无言以对。

“吴铁口”又道：“施年兄，你可记得这样一件事，那吴用吴大英雄在楚州自缢而死之时，并未娶妻生子，又从何留下血裔？”

施耐庵一经提醒，不觉记起：世间只口相传，吴用毕生辅佐宋江，至死未成家室，孤魂杳杳在楚州追随宋江英灵于泉下，这是确凿无疑之事！既未成室，何来子息？

想到此，他不觉疑虑大起，忙忙问道：“如此说来，仁兄又不是那吴大英雄的后代？”

“吴铁口”闻言，仰头浩叹，喃喃地说道：“岁月如过隙白驹，世事奇幻莫测，造化作弄人事，实在令人叹恨！”说着，他转过头来，眼底忽放奇彩，对施耐庵说道：

“此日此时，面对众位梁山前辈泉下英灵，面对列位血肉兄弟，俺也不再隐藏这数百年来身世大秘！”

在场众人闻言，各各悚然失惊。此刻，坟地上阒倦无声，人人屏息以待，等待着“吴铁口”讲出身世。

“吴铁口”瞑目俯首，仿佛沉入深深的回忆。忽地，他昂起头，说道：“施年兄，列位兄弟，说起俺的身世来历，那真是奇异之极了！”

众人正耸耳聆听。忽然，旷野中一阵“簌簌”的衣裙掠风之声响起，两个娇俏的身影闪过，霎时一个白衫白裙、一

---

个红袄红裙的女子倏地立在面前，气喘嘘嘘地叫道：“义叔，不好了，官军将宅院团团围住了！”

## 二十八 施奇袭扩廓增兵 分锦囊铁口逞能

两个女子这一声呼喊，仿佛平空响了个炸雷，又好似在静静的池塘之中投进了一块巨石，立时将在场众人惊得呆了。

“吴铁口”收住话头，适才沉湎住事之时涌上脸庞的悲凉之色倏然收敛，面对这惊人巨变，一时竟显得出人意料的从容镇静。

只见他袍袖轻拂，长须微摆，一副闲适悠雅的神态，对一众好汉说道：“列位弟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何必如此沉不住气！”

说着，他转头朝施耐庵说道：“施年兄，情势紧迫，可惜俺无法将身世告诉你了，真真抱歉得很哪！”

施耐庵此时哪里还有心思去听他的来历，他早被这突发巨变惊得五内如焚了。元人铁骑围了宅邸，这一众梁山好汉的后代，突遭偷袭，众寡悬殊，倘若落入朝廷之手，哪里还能生还？岂不是又逢上了千古恨事！

想到此，他忙忙地对“吴铁口”说道：“仁兄，都怪晚生太谨慎，以至未将那八字大秘相告，此刻，俺立即与你拆解明白。”

谁知那“吴铁口”听了，竟自微微一笑，摆摆手道：“不必了！”

施耐庵不觉茫然，忙问道：“适才为探寻此桩大秘，仁兄如渴思饮，此刻又为何如此淡漠？难道仁兄忘了你那桩毕生大愿么？”

“吴铁口”双目精光射人，语调豪爽地说道：“施年兄，今日之会，俺已知道你的为人，亦且晓得你心中藏着那桩八个字的拆解之法，既然你我声气相求，惺惺相惜，你知我知，亦是一样，何必藉藉追问？有年兄在，何愁梁山后代重聚无望，俺那桩毕生大愿不偿？！”

说毕，他一步纵到坟场高处，对那红衣红裙的女子唤道：“燕家侄女，你速速去到后院，督率阖宅老弱妇孺从地下暗道撤出镇外！”

那红衣红裙少女急急应了声：“是！”红影一闪，倏忽奔入夜幕。

“吴铁口”又对那白衣白裙少女吩咐道：“林家侄女，你火速到东偏院打叠珠宝银两、衣物器械，从西侧院水道送出后山！”

他又转头对穿黄穿蓝衣服两个少年唤道：“吕贤侄、郭贤侄，你们二人保护施相公从后园门出去，直奔饮马川！”

此时，夜空之中早已听得四周杀声阵阵，马嘶萧萧，远远近近已燃起烛天的火光。

“吴铁口”丝毫没有惊慌之色，从怀中掏出三只小小锦囊，对众人说道：“列位兄弟，居安思危，俺早已提防有今日之变，现已备下这三只锦囊！”

说着，他拿出一只黄色锦囊，喝道：“饮马川六杰听令！你们六人从正门杀出，一待出了镇口，便拆开这个锦囊，依

计行事，休要误了军令！”说完，将那黄色锦囊递给晁景龙。

不待晁景龙六人奔远，“吴铁口”又举起一只黑色锦囊，喝道：“解家兄弟、穆家兄弟、蔡家兄弟听令！尔等从东跨院杀出，直插元军后背，一定要拖住那王保保的人马！只等这里火起，立即拆开锦囊，依计行事！”

“吴铁口”不慌不忙，直待正门方向杀声大起，分明是饮马川六杰已经杀入敌丛，他方才倏地举起那最后一只白色锦囊，喝道：“时家兄弟听令！你速速去镇口醉仙楼放一把冲天火，一待火起，便拆开这只锦囊，照计行事，不得有误！”

“吴铁口”吩咐已毕，双臂微微一弯，只听得“刷刷”一阵响，他早已脱下外罩长袍，露出一身玄色短靠，手头上冷芒闪耀，不知何时早将一支笔管短枪掣出，大叫一声：“郭贤侄、吕贤侄，时机已到，可以去了！”

一边说，一边又道：“郁家兄弟、王家兄弟，随俺来！”

霎时，六个人兵分两路，一奔南院，一奔后园，三人一队，倏忽离了那片坟园。

恰才奔出十余步，施耐庵忽听得背后山崩地裂一阵“轰隆隆”巨响，他不觉回头张望。

只见身后那片坟园上响声隆隆，泥土崩裂，竟然渐渐地陷了下去，那四十八块石碑随着徐徐下陷的地面，齐齐倒下，淹没在漫天的黄尘之中。

一路穿廊过院，排门越墙。每过一排屋宇，都见那郭、吕二人回身掀动墙上暗道机关，那刚刚走过的墙垣房屋无不应手而倒。一旦奔到后园门口，回头一看，那幽幽庭院、栉比屋宇早已变成一片瓦砾场。

吕、郭二人不待施耐庵动问，愤愤地说道：“叔父说过，这一派好庭院，决不留给贪官污吏，这叫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施耐庵听了这番话，望着那已毁的庭院屋宇，心情霎时由惋惜变为赞叹：好一个“吴铁口”，行事竟是这般果断决绝！这副刚直脾性，委实非常人可比！

看看奔出后园门，三人正自疾行，忽见路畔密林之中一声喝：“娃娃休走，还不快快留下买路钱来！”

三个人不觉吓了一跳，正待拔出兵刃，只听得“嗤嗤”一阵娇笑，白光一闪，一个女子蛇矛横胸，跃出树丛。

原来竟是那日间与施耐庵斗棋的白衣女子，只见她此时早已换了装束，头上缠着围发白巾，身穿月白紧身靠衣，腰扎白绫板带，下着素白熟罗灯笼裤，手中一根烂银打就的三尺蛇矛银光闪烁，那姿态煞是飒爽俊俏。

吕俊一见，忙道：“原来是林师妹，你怎么还未出镇？”

那白衣女子烂银蛇矛顺手往腰间一插，抿嘴笑道：“嘻嘻，瞧你这人尖儿，也太小瞧人！这么久功夫俺还没出镇，未必一忽儿变成了跛脚婆婆？”

吕俊道：“既然杀出了重围，干嘛又返回来？”

白衣女子道：“俺照义叔吩咐，早将珠宝细软在镇口交割与郁大叔、王大叔，此刻领命回来相机接应！”

郭云闻言，急忙插口道：“既如此，还不赶紧过河去山道接应燕师妹？她一个人掩护阖宅眷属，假若一众老弱妇孺有什么闪失，却如何向义叔和好汉们交待？”

白衣女子又是“扑哧”一笑，说道：“瞧师兄这副鸡肠鼠



胆！师妹听了又得啐你一口。她那两把绣鸾刀可不是吃素的！”

听毕此言，吕、郭二人方才舒了一口气，对那姓林的女子道：“如此，多谢林家师妹接应俺们三人。”

那姓林女子一听“俺们三人”，不觉抬头瞧了施耐庵一眼，笑道：“嗨，两个小白脸又添了个书呆子，这回可配得齐整了！”

吕俊忙喝道：“休要嚼舌！”说着，他指着施耐庵道：“此位乃是义叔的尊客，从江南来的施相公，还不叩头？”

那姓林女子“嗤嗤”一笑，说道：“瞧把你能的！休在俺面前装博学。告诉你，这阖户之内，俺第一个会的这施相公！晌午时分，在那前院内，俺姊妹俩个还与他唱了文武两出哩！”说着，她对施耐庵道：“施相公，此言不是假话吧！”

施耐庵点点头道：“大姐好棋艺，晚生得益多矣！”

那姓林女子道：“哼，要不是你肚子里唱戏，俺何曾输得了那盘棋？改日有空，俺再与你手战五百回合！”

施耐庵一边嗯嗯应答，一边倾听身后远远传来的喊杀之声。他不时回头眺望，只见张秋镇上大火烛天，杀声震耳，胆小之人听了心中发怵。

他又看了眼前三个少年男女一眼，不觉暗暗称奇：想不到这三个少年，小小年纪，在这杀声震天之际，竟然如此嘻嘻哈哈，毫不在意，这些英雄后代，实在是大异常人。

四个人一路说笑，不觉走到镇外的河边，只见一条小船泊在岸边，一个斗笠蓑衣的艄翁背身坐在船头。郭、吕、林三人早知这是“吴铁口”安排的接应船只，纵步疾促地朝那船埠头奔去。

奔着奔着，忽听得身后隐隐响起一阵“得得”的马蹄之

声，一队元兵铁骑“哇呀”直叫，无数长刀在夜色中闪着冷光，急骤地尾追上来。

吕俊叫了一声“快”，领头一路纵跃，奔下了河滩。及至奔近一看，却见那只船并非泊在滩边埠口，而是荡在离岸五六尺的河面之上，一时无法登船而上。那吕俊性急，忙忙叫道：“是俺家哪位老丈，连船都不会拢岸，快快撑过来，俺们几个要赶紧过渡！”

谁知那位艄翁却似聋人，如此大声呼喝，竟然一动不动，郭云急得性起，大声喝道：“再不将船拢岸，俺可要用强了！”

说着，他“呼”地擎起右手画戟，作势便欲投出，嘴里随即喝道：“着戟！”

就在此时，那艄子喝一声“慢着”，旋即将竹笠、蓑衣往上一掀，霎时红光一闪，猛地耸身站起，转过身来。

此人哪里是什么艄子，竟是一位精悍娇俏少女。她发际缠着茜红头巾，沿颈项打个梅花结子，上穿嫣红绫罗紧身短袄，腰系紫色绸带，下穿大红绫子灯笼裤，一手执着两把绣鸾刀，另一手拄着撑船的长篙。亭亭立在船头，英姿飒爽，煞是雄壮无比！原来竟是那姓燕的红衣女子。

只听她叫一声：“有俺在此，四位休得惊慌！”双手一抖，绣鸾刀“铮”地滑入腰际刀鞘，船篙同时点入河底。

吕俊早已按捺不住，怒声斥道：“好个莽撞妮子，不去护卫阖家老幼，竟在此处胡闹，还不快快把船撑过来！”

那红衣女子调皮地偏一偏头颈，嘴角一瘪，嗔道：“众位大哥大叔都在抡刀弄杖，偏叫俺作护院的庄丁！俺这手早痒痒的难熬哩！”

说着，她篙头一颤，那船儿“噌”地靠上了滩头。她一把弃下长篙，纵身跃到了岸上，对着四个人“扑哧”一笑：“四位请上船，待俺去会一会这些元兵！”抡刀便杀了过去。

吕俊急叫：“师妹休得胡来！”便要去拦挡。可是，哪里还来得及？

吕、郭二人不禁跌足，施耐庵也被这眼前的变故惊得失了主张。

唯有那姓林的白衣女子“嗤嗤”笑道：“莫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俺们杀一个元兵，义叔、晁大叔他们便少一个敌人，这宗大好事，你们不干，俺姊妹两个便一揽子包办了！”

说着，一挺烂银蛇矛，白色衣襟一闪，一阵风似地冲进了厮杀的圈子。

此时，已有一百余骑元兵堪堪追到沙滩之上，一见两个少女迎上来，勒马大笑，极是睥睨。谁知经过一场酣斗，元兵竟至大败，大队人马正欲跃前拚命，吕、郭也顾不得避嫌守礼，倏忽间纵到两个女子身旁，狠命拖了回来。五个人奔上船头，“小忽雷”吕俊长篙一点，那条船轻轻一动，霎时箭也似离了河岸。上得岸后，郭、吕、林、燕四人步履快捷，纵跃如飞，施耐庵凭着当年在堂叔施元德手下学得的少许窜纵步伐，堪堪跟得上趟，不过终因自幼习文，到底比不得这些个习武的，一阵猛赶，早已气喘吁吁。适才紧迫之余，尚且不觉湿衣裹身、寒意砭骨，此时奔得喘息不继，反而觉得身上一阵阵抖索起来。

奔着奔着，忽地一件衣物悄悄盖上了肩背，他正欲回头，只听耳畔一个娇俏的声音说道：“休要则声！披上这个斗篷，

免得掉队！”

这分明是那姓林的女子的声音，女孩子怕冷，怎能再披她的斗篷？！

施耐庵正欲答话，忽觉肩头猛地一重，又一件斗篷搭到肩上，只听另一个娇憨的声音悄悄说道：“施相公，这是俺报你日间比武时剑下留情之恩，休要罗嗦！”

施耐庵急忙回头，只见一红一白两个身影眨眼之间早已奔出十步开外，追上了前面那一黄一蓝两个少年的身影。

施耐庵心头一暖，疾奔之时，也不便絮絮拘礼，只好束一束肩上的斗篷，一时寒意顿时消褪，脚下陡生劲力，大步追了上去。

看看奔出十余里地面，翻过一道岭坡，五个人手搭凉篷站在高岗上一望，不觉惊得呆了。

眼前是一马平川，周遭约摸十七八里，荒草萋萋，平野沃沃，既无田原村舍，亦无河川山岭，只有一条隐在丛草中的小路直通向远远一脉朦胧的山峦，那便是有名的饮马川。

此刻，这平川之上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也不闻丝毫动静。这一阵紧赶，竟然未能赶上吴家宅院转移的眷属队伍！

按照那队老弱妇孺的行走速度，再快也不会走出这一派平川，一路上又未见掉队的人众，他们此刻为何踪迹不见？

惊异未定，只听得山岗旁的丛莽中“哗哗”一阵骤响，矮树草梗仿佛被排镰齐齐刈倒，“叽哩哇啦”一阵怒吼，霎时钻出了一片人头，密密麻麻的长刀如林竖起，将五个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只见一个身如巨猿的元朝将官骑着匹踢雪乌骓，一

马立在山径之上，嘿嘿冷笑道：“儿郎们，休要走了这几个小小蠹贼！”

这一骤变，大出五人意料。五个人不觉浑身一凛，面对大队元兵，紧紧地护住圈子。

郭云脸色惶惧，一切均已明白：好一个鞑子将军王保保，竟自施展狡计，趁张秋镇上鏖战之时，派兵抄了义军的后路！那一众老幼家眷此刻只怕早已遭了大劫。

想到此，他一边凝神对敌，一面朝山岗四面搜寻，指望能发现被掳的家眷。

当头那名元将见状，不觉笑道：“兀那小儿，敢莫是在找你的爷爷、奶奶？放心放心，这帮手无寸铁的人物，俺察罕帖木儿怎舍得杀他？”说着，对身旁的元兵打了个尖锐的呼哨。

哨声未歇，只听得“唰唰唰”一阵响，左侧一片树林忽地齐齐倒下，露出了一块凹下的土坳，里面赫然坐着四五十个老弱妇孺。

只见他们一个个被麻绳缚臂，每五人绑成一串，嘴里一律用乱草堵着，肩靠肩地挤坐在那方圆仅及数丈的土坳之内。

只听那察罕帖木儿笑道：“俺正愁朝廷修黄河缺人夫，这帮人手足齐全，正好让俺拿去充数！”说着，他喝着：“还不与咱家拿下！”

一声喝毕，四周响起炸雷般一阵吼叫，只见刀光霍霍，冷风嗖嗖，十余名元兵舞着长刀“哇哇”杀了上来。

郭云双目喷火，喝一声：“小心了！”率先挺戟杀入战圈。

吕俊、林姓女子身形一抖，一支短戟、一把烂银蛇矛当先戳向两个元兵的胸腹。

那姓燕的女子回头对施耐庵一笑，说道：“施相公，凭你那一柄剑，哪里还须俺护持？这几个元兵，就烦代劳了！”说毕，腰身一扭，竟然从元兵丛中跃出，直奔那囚着眷属的土坳！

施耐庵掣剑在手，一把解开系在肩上的斗篷，挽成一团，“呼”地直甩向“呀呀”挥刀逼来的四名元兵，乘着他们躲避之机。湛卢长剑抖一路寒光，直点向四名敌手的咽喉。

一场混乱，不时元兵便倒下了七八人。红衣女子想接近山坳，但东进东有人阻挡，西进西有人截杀。她忽然发现是察罕帖木儿在捣鬼，便奋身迎了上去。几个回合，察罕帖木儿仗着骇人蛮力占了上风，他忽觉一把寒刃刺向自己右腰，顾命要紧，疾扭身形，侧身贴至左马腹。

就在这奇险之际，察罕帖木儿猛觉着左手钢挝挝头一轻，接着眼前红光飘动，那个女子早已脱身跃起，纵到十步开外。

察罕帖木儿不觉惊出一身冷汗，他避开剑势，稳住心神，手勒马缰往下一看，只见一个青巾灰袍的书生怒目立在马前，手中如霜剑刃兀自“铮铮”直响。

察罕帖木儿直视书生，问道：“读书人好身手，快报个名来咱家知道！”

只听那书生曼声吟道：“羽扇纶巾，强虏灰飞烟灭！晚生钱塘施彦端，将军有何见教！”

察罕帖木儿见他那酸溜溜的样子，一挝将施耐庵打倒在地，接着又向红衣女子冲了过去。

红衣女子忽觉得狂风陡起，一股窒人巨力直逼胸臆，双刀拿捏不住，眼看就要被那股大力攫走，接着一只巨爪劈胸

抓来！

跌在一旁的施耐庵，这时肩头剧痛，半身酸软，几番挣扎欲起，又几番呼痛跌倒。他眼睁睁地瞧着红衣女子立时便要落入敌人魔爪而不能相助，心下又急又痛，浑身热汗淋淋。

就在这险到毫巅之际，忽听得一声吓人的惨叫蓦然大起，察罕帖木儿那只巨爪挟着凌厉的威势抓到红衣女子胸口！紧接着一个娇俏的身影腾空飞起，直跌向那踢雪乌雅马的马蹄之下，那匹高头神骏双蹄腾空，眼看便要踏上那匍伏在地下的娇小身影！